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二
三
九
九

題辭

承示徐霞客遊記，并欲補刻其遺詩，具見表彰前輩盛意，謹賦五古一首奉呈。

豈亥步紘擲，若士遊汗漫。尻車神爲馬，古語本荒幻。霞客乃好奇，足踏天下半。肩荷一襪破，手挾一油繖，非走奔衣食，非馳驅仕宦。南狎橫海鯨，北追出塞鴈。水愕險灘干，陸跋危巖萬。曉卷風裂膚，暴雨泥沒胷。渴掬懸瀑流，飢恰墮樵爨。身衝魑魅過，胆不豺虎憚。問渠何意爲，曰欲窮壯觀。將成一家言，親歷異遙勝。註證鄙柔精，經訂岳瀆誕。以俟後子雲，南針指一綫。果有葉保堂，曠世起驚嘆。購得舊板完，兼搜逸篇散。方輿燦列眉，一一可覆按。惜哉醫無閭，作者未識面。西土梁雍州，亦未度雲棧。遼左及隴蜀，其遊跡未到。想當明末造，（霞客之遊在崇禎中）遼瀋界久判，陝蜀莽盜區，更難結袂辭。今幸世昇平，萬里慶清晏。保堂與既豪，意氣薄霄漢。曷勿繼遺踪，探奇盡禹甸。歸補圖經全，供我臥遊徧。

嘉慶戊辰春仲，甌北趙翼，時年八十有二。

M69
K928.9
49
=1



參 考 文 獻

參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徐霞客遊記（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徐宏祖撰。宏祖，江陰人，霞客其號也。少負奇氣。年三十出游，攜一襆被，遍歷東南佳山水，自吳越之閩，之楚，北歷齊魯，燕冀嵩雒，登華山而歸。旋復由閩之粵，又由終南背走峨嵋，訪恆山，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尋金沙江，從瀾滄北尋盤江，復出石門關，數千里，窮星宿海而還。所至輒爲文以志游蹟。沒後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宜與史氏亦有鈔本，而譌異尤甚。此則楊名時所重加編訂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雁蕩以及五臺恆華，各爲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記，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廣一篇，次廣西六篇，次貴州一篇，次雲南十有六篇。所闕者，一篇而已。自古名山大澤，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聞品題名勝；逮典午而後，游迹始盛，六朝文士，無不託興登臨，史冊所載，若謝靈運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類，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牘連篇，都爲一集者。宏祖耽奇嗜僻，刻意遠游，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遊記之夥，遂莫過於斯編。雖足逆所經，排日記說，未嘗有意於爲文，然及耳目所親，見證較確，且黔滇荒遠，輿志多疎，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尤爲有資考證，是亦山經之別乘，輿記之外篇矣。存茲一體，於地理之學，未嘗無補也。

續經學彙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二

臣葉廷聖恭錄。

徐霞客遊記序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漢司馬子長創爲河渠書，後漢班孟堅始志地理，前宋范蔚宗始志郡國，自是有史，卽有志。沿及唐宋，而郡縣有志，寰宇有記，凡建置沿革，疆域田賦戶口關塞險要名勝古蹟，皆在所詳。至於山川之源委脈絡，未必能知其曲折，辨其經緯，歷歷如指諸掌也。恭讀乾隆四十七年刊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書目「史部地理類」，開列徐霞客遊記十二卷，分注云：明徐宏祖少好游，足跡幾遍天下，嘗西行數千里，求河源，是編皆其紀游之文。舊本缺殘失次，楊名時重爲編訂，以地理區分，定爲此本。是書上邀乙覽，蓋能詳人所略，爲從來史志之所未備。嘉慶十一年冬，筠峪徐氏以所梓行游記之板歸余。廷甲生平無他嗜好，見書之有益於學術治道者，每不惜重價得之，遂積至萬有餘卷，丹鉛甲乙，日不暇給。前既校刻楊氏全書，今復得徐氏游記板，翻閱之，朽蠹頗多，乃惜楊文定公手錄本，暨陳君體靜所校本，與徐本悉心讎勘。其文之不同者以萬計，其字之舛誤者以千計，其文不同而義可通者仍其舊，其字之舛誤而文義不可通者不得不亟爲改正。抑徐刻分十冊，與進呈之楊本卷帙不同，此無從更正者。且楊陳二本於滇遊日記卷首俱有提綱，楊本每記有總評，陳本每記

有旁批，此又無從增補者。惟是霞客有遺詩數十首，有齋黃公歎爲詞意高妙，忍令其秘藏而弗彰乎？又一切名人巨公題贈諸作，俱足以考見霞客之素履。又安可不傳信於來茲乎？十三年春，延梓人於家，訛者削改，杓者重鑄，又增輯補編一格附於後。庶幾霞客之精神面目，更可傳播於宇內也。雖然，霞客記游之書，豈僅此哉？前人謂霞客西出石門關，至岷崙山，窮星宿海，今所刊之本，暨楊陳二鈔本，其游覽日記，不過至滇南雞足山而止耳。廷甲聞郡城莊氏家藏鈔本有六十卷，戊辰三月，往郡訪之，莊之後人云：『先世信有之，今已散失。』果爾，今之所刊，不過六分之一耳。然一展卷而浙，而閩，而江，而右，自豫而秦，而荆，而襄，又自燕而雁門，而雲中，又自楚而粵，西而貴竹，而滇南，其所經歷之山川，靡不辨其源委脈絡，而一一詳記之。至土風民俗物產，亦隨地附見焉。是豈獨爲山人逸士濟勝之資，凡以民物爲己任而有政教之責者，周覽是書，於裁成輔相左右宜民之道，不無少補焉。邑前輩文定楊公久任滇黔利民之事，次第舉行，人第知其學術之深醇，庸詎遊其於遊記一書，手錄二過，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早已周知也哉？夾一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霞客此書，固千古不易之書也！士人束髮受書，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大，無所不知，然後可以出而履天下之任，若僅以此書當臥游勝具，豈廷甲補輯是書之志也耶？

時嘉慶十三年，歲次戊辰，四月，同邑後學葉廷甲識於水心齋。

刻遊記原序

昔劉彥和著文心雕龍五十篇，品藻千古，經緯六合，沈水部一見即詔爲異書，卒賴其力以傳於世。迨傳之久而滅沒滋甚，嘉禾雲間諸刻無完書，自錢功甫得宋槧本鈔補，而後綴學之士始得見全文，以至於今不廢。昌黎韓子有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乎！人之名之傳世而行遠，莫不有爲之先後者，其於書也，亦若是焉已矣。族祖霞客公，生有游癖，凡屐齒所到，模範山水，積記成帙，積帙成書，昔人所稱爲千古奇書者，此也。惜未脫稿而公卒，賴季君會明爲之次其簡編，後旋燬乎兵燹。又賴公子介立訪得義興史氏曹氏錄本參校，而遊記得復成書。於時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遺編，嘗臥游勝具，皆以謄本傳玩，而就中改換竄易者，更不一人。迄今百有四十餘年，雖得邑中楊凝齋先生手校於前，陳君體靜再訂於後，而傳寫益廣，譌落寔多，兼之俗下書傭，競於此作生活計，而任意刪節撞泰，一如彥和嘗夢素源之文，往往使讀者莫益漏義，是可痛也。乙未春，適得楊陳兩先生訂定真本，比對離勘，將手錄一通，思有以信今而傳後。獨念兩先生當日細意搜討，謂可存其真以永世，乃轉相傳寫，而訛落者已如彼，刪抹者又如此，予卽爲之攻其缺失，訂其異同，又安保無沿別淮混魯虎者，或從而斷脛添足，無復有作者之真面目存歟？夫是書之名世傳世，均非予小子之所敢知，要使作者之澌神不庸滅於煨燼之

餘，更不滅沒於妄庸之手，是則後人之貴所萬不獲辭者也。爰急付梓，庶幾後世有功甫其人，咸得以此比於華山槩本，則又私心之所冀幸也夫！

時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秋九月，孩浦族孫鎮謹序。

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開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肝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游蹟，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遠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資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倔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閎奧，曠覽幽遐，每出於蹤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至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生人所應窮屢，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有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雲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

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以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湖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旣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

康熙己丑八月，癸卯同邑後學楊名時序。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鈔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真，又妄用之，妄顛爲改正，添入，再手磨一過，以復其舊。大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憚委悉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舊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偃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闕，恆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游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即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目歷之處，惟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况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

徐靈客遊記 重錄徐靈客遊記序

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
庚寅二月，丙申朔，楊名時序。

書手鈔徐霞客遊記後

吾邑有三書，皆卓絕。王梧溪詩集，黃蘭溪邑志，徐霞客遊記是也。黃志余曾得家克艱校本，錄過，視他本稍佳，然猶間有譌字。梧溪集余止草錄一過，尙未謄真。獨遊記校對數次，並經融郊師訂正完好。後有得者，當爲全寶之。後學陳泓識。

徐霞客遊記

書手鈔徐霞客遊記後

徐霞客遊記目次

第一册 目次

題辭	顧北趙 翼	遊白岳山日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葉廷甲恭錄	游黃山日記
徐霞客遊記序	葉廷甲	遊武彝山日記
刻遊記原序	孩浦徐 鎮	遊廬山日記
錄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遊黃山後記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遊九鯉湖日記
書手抄徐霞客遊記後	陳 泓	遊嵩山日記
例言	孫浦徐 鎮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天台山日記	一	遊太和山日記
遊厲岩山日記		閩遊日記前
		閩遊後記
		遊五台山後記

遊廬岩山後記

遊五台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浙遊日記

江右遊日記

楚遊日記

第三册 目次

滇遊日記 一

遊太華山記 (附)

滇中花本記 (附)

遊顏洞記 (附)

筆記二則 (附)

滇遊日記 二 戊寅八月初七日

滇遊日記 三 戊寅九月初一日

盤江考 (附)

滇遊日記 四 戊寅十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五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六 己卯正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七 己卯二月初一日

第二册 目次

粵西遊日記 一

粵西遊日記 二 丁丑六月十二日

粵西遊日記 三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

粵西遊日記 四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

黔遊日記 一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

黔遊日記 二 戊寅四月二十五日

第四册 目次

法王緣起 (附)

江源攷 (續附) 諸本作湖江紀源

續編目錄附後

滇遊日記 八 己卯三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九 己卯四月初十日

滇遊日記 十 己卯五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十一 己卯七月初一日

永昌志略 (附)

近騰諸彝說略 (附)

滇遊己日記 十二 己卯八月初一日

滇遊日記 十三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

雞山志 (附)

雞山志略 (附)

雞山志略 二 (附)

麗江紀略 (附)

蔡雲客遊記 目次

卷 之 四

四

徐霞客遊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南)

遊天台山日記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自甯海出西門，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三十里，至梁隍山，聞此地於菟夾道，月傷數十人，遂止宿。

四月初一日——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馬首西向台山，天色漸霽，又十里，抵松門嶺，山峻路滑，舍騎步行，自奉化來，雖越嶺數重，皆循山麓，至此迂迴臨陟，俱在山背，而雨後新霽，泉聲山色，往復創變，翠叢中山鵲映發，令人攀歷忘苦，又十五里，飯於筋竹菴，山頂隨處種麥，從筋竹嶺南行，則向國清大路，適有國清僧雲峯同飯，言此抵石梁，山險路長，行李不便，縣若以輕裝往，而重擔向國清相待，余然之，令擔夫隨雲峯往國清，余與蓮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過筋竹嶺，嶺旁多短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俱吾閩門益中物也。又三十餘里，抵彌陀菴，上下高嶺，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轟風動，路絕旅人。菴在萬山坳中，路荒且長，適當其半，可飯可宿。

初二日——飯後，雨始止。遂越濠攀嶺，溪石漸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臥念晨上峯頂，以朗霽爲緣，蓋連日晚霽，並無曉晴。及五更夢中，聞明星滿天，意不成寐。

初三日——晨起，果日光輝燁，決策向頂，上數里，至華頂菴；又三里，將近頂，爲太白堂——俱無可觀。閉堂左下有黃經洞，乃從小徑二里，俯見一突石，頗覺秀蔚。至，則一髮僧結菴於前，恐風自洞來，以石瓮塞其門，大爲歎惋。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霜高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彌望，嶺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爲高寒所勒耳。仍上華頂菴，過池邊小橋，越三嶺，迴山合，木石竒麗，一轉一奇，殊慊所望。二十里，過上方廣，至石梁，禮佛曇花亭，不暇細觀飛瀑。下至下方廣，仰視石梁飛瀑，忽在天際。聞斷橋珠簾尤勝，僧言飯後行，猶及往返。遂由仙後橋向山後越一嶺，沿湖八九里，水瀑從石門瀉下，旋轉三曲：上層爲斷橋，兩石斜合，水碎迸石間，匯轉入潭；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坳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循級而下，宛轉處爲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又里許，爲珠簾冰，冰傾下處甚平闊，其勢散緩，沿沿汨汨，余赤足跳草莽中，採木緣崖，蓮舟不能從，眼色四下，始返。停足仙後橋，觀石梁臥虹，飛瀑噴雪，幾不欲觀。

初四日——台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食，即循仙後，上曇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闊尺餘，長三丈，架兩山坳間，兩飛瀑從亭左牽，至橋乃合流下墜，雷轟河隕，百丈不止。余從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盡

卽爲大石所隔不能達前山，乃還。過墨花，入上方廣寺，循寺前溪，復至隔山大石上，坐觀石梁，爲下寺僧促飯，乃去。飯後十五里，抵萬年寺，登藏經閣，閣兩重，有南北經兩藏，寺前後多古杉，悉三人圍，鶴巢於上，傳聲嘹唳，亦山中一清響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宮，覓「瓊臺雙闕」，路多迷津，遂謀向國清。國清去萬年四十里，中過龍王堂，每下一嶺，余謂已在平地，及下數重，勢猶未止，始悟華頂之高，去天非遠。日暮，入國清，與雲峯相見，如遇故知。與商探奇次第，雲峯言：「名勝無如兩巖，雖遠，可以騎行，先兩巖而後步至桃源，抵桐柏，則翠壁赤城，可一覽收矣。」

初五日——有雨色，不願取寒，明兩巖道，由寺向西門見騎，騎至兩亦至五十里，至步頭，雨止，騎去二里，入山。峯紫水映，木秀石奇，意甚樂之。一溪從東陽來，勢甚急，大若曹娥；四顧無筏，負奴背而涉，深過於膝，移渡一澗，幾一時，三里，至明巖。明巖爲寒山，拾得隱身於地，兩山迴曲，志所謂八寸關也。入關，則四圍峭壁如城。最後，洞深數丈，廣容數百人，洞外，左有兩巖，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聳，上齊石壁，相去一線，齊松紫蕊，蒼蕤於上，恰與左巖相對，可稱奇絕。出八寸關，復上一巖，亦左向，來時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敬容數百人，巖中一井，曰仙人井，淺而不可竭，巖外一特石，高數丈，上歧立如兩人，僧指爲「寒山拾得」云。入寺飯後，雲陰潰散，新月在天，人在迴崖頂上，對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凌晨，出巖六七里，至寒巖，石壁直上如劈，仰視空中，洞穴甚多。巖半有一洞，闊八十步，

深百餘步，平展明朗。循巖右行，從石隙仰登，巖物有兩石對發，下分上連，爲鵲橋，亦可與方廣石梁爭奇，但少飛瀑直下耳。還飯僧舍，覓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帶峭壁巉崖，草木盤垂其上，內多海棠、紫荊、映蔭、溪色，香風來處，玉蘭芳草，處處不絕。已至一山嘴，石壁直墜澗底，澗溪流駛，旁無餘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俯身而過，神魄爲動。自寒巖十五里，至步頭，從小路向桃源。桃源在護國寺旁，寺已廢，土人茫無知者。隨雲峯莽行曲路中，日已墮，竟無宿處。乃復問至坪頭潭，——潭去步頭僅二十里，今從小路，反迂迴二十餘里——宿。——信桃源誤人也。

初七日——自坪頭潭行曲路中，三十餘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漸窄，有館曰桃花塢，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飛泉自上來注，爲鳴玉澗，澗隨山轉，人隨澗行，兩旁山皆石骨，攢巒夾翠，涉目成賞。大抵勝在明寒，明兩巖間。澗窮路絕，一瀑從山坳瀉下，勢甚縱橫。出飯館中，循塢東南行，越兩嶺，尋所謂「瓊臺雙闕」，竟無知者。去數里，訪知在山頂，與雲峯循路攀援，始達其巔，下視峭削環轉，一如桃源，而巖壁萬丈過之，峯頭中斷，卽爲「雙闕」。「雙闕」所夾而環者，卽爲「瓊臺」，臺三面絕壁，後轉卽連「雙闕」。余在對闕，日暮不及復登，然勝已一日盡矣。遂下山，從赤城後還國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離國清，從山後五里，登赤城，赤城山頂圓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巖穴爲僧舍，凌雜，蓋掩天趣，所謂玉京洞、金錢池、洗腸井，俱無甚奇。

遊鴈宕山日記

浙江溫州府

自初九日別台山，初十日抵黃巖，日已西，出南門三十里，宿於八舉。

十一日——二十里，登盤山嶺，望鴈山諸峯，芙蓉插天，片片撲人眉宇，又二十里，飯大荆驛，南涉溪，見西峯上綴圓石，奴輩指爲兩頭陀，余疑卽老僧巖，但不甚肖。五里，過章家樓，始見老僧真面目，袈衣禿頂，宛然兀立，高可百尺，側又一小童，僂僂於後，向爲老僧所掩耳。自章樓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門東向，門口一梁，自頂斜插於地，如飛虹下垂。由梁側隙中層級而上，高敞空豁，坐頃之，下山，由右麓逾謝公嶺，渡一澗，循澗西行，卽靈峯道也。一轉，山腋兩壁，峭立亘天，危峯亂疊，如削如攢，如駢笋，如挺芝，如筆之卓，如樸之欹，洞有口如捲幙者，潭有碧如澄說者，雙鸞五老，接翼聯肩。——如此里許，抵靈峯寺，循寺側，登靈峯洞。峯中空，特立寺後，側有隙可入。由隙歷磴數十級，直至窩頂，則甯然平臺圓敞，中有羅漢諸像，坐玩至曠色，返寺。

十二日——飯後，從靈峯右趾覓碧霄洞，返舊路，抵謝公嶺，下南過響巖，五里，至淨名寺路口，入寬水簾谷，乃兩崖相夾，水從崖頂飄下也。出谷，五里，至靈巖寺，絕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闢一寰界。寺居其中，向南背爲屏，霞障障頂齊而色紫，高數百丈，闕亦稱之障之最南，左爲展旗峯，右爲天柱峯。

障之右脅介於天柱者，先爲龍鼻水。龍鼻之穴，從石罅直上，似靈峯洞而小，穴內石色俱黃紫，獨罅口石紋一縷，青紺潤澤，頗有鱗爪之狀。自頂貫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內滴，下注石盆。此一此障右第一奇也。西南爲獨秀峯，小於天柱，而高銳不相下。獨秀之下爲卓筆峯，高半獨秀，銳亦如之。兩峯南吻，轟然下瀉者，小龍掀也。隔龍湫，與獨秀相對者，玉女峯也。頂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過雙鸞，即極於天柱，雙鸞止兩峯並起，峯際有「僧拜石」一架，姿儂儂，肖矣。由障之左脅介於展旗者，先爲安禪谷，谷卽屏霞之下巖。東南爲石屏風，形如屏霞，高闊各得其半，正插屏霞盡處。屏風頂有「蟾蜍石」一與障側「玉龜」相向。屏風南去，展旗側褶中，有徑直上，磴級盡處，石闕限之。俯闕而窺，下臨無地，上嵌崕峒。外有二圓穴，側有一長穴，光自穴中射入，別有一境，是爲天聰洞。——則障左第一奇也。鏡峯疊障，左右環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觀。而小龍湫下流，經天柱展旗，橋跨其上，山門臨之。橋外合珠巖在天柱之麓，頂珠峯在展旗之上。此又靈巖之外觀也。

十三日——出山門，循麓而右。一路屋壁參差，流霞映采，高而展者爲板障巖，巖下危立而尖夾者爲小剪刀峯。更前重巖之上，一峯亭亭，插天爲觀音巖。巖側則鸞鞍嶺，橫亘於前。鳥道盤折，逾坳右轉，溪流湯湯，湖底石平如砥。沿湖深入，約去靈巖十餘里，過常雲峯，則大剪刀峯介立湖旁。剪刀之北，重巖陡起，是名連雲峯。從此環遶迴合，巖窮矣。龍湫之瀑，轟然下搗潭中，巖勢開張峭削，水無所着，騰空飄蕩，頓

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傳爲諸詎那觀泉之所。堂後層級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飯菴中。雨廉纖不止。然余已神飛鷹騰湖山頂。遂冒雨至常雲峯，由峯半道松洞外，攀絕磴，三里，趨白雲菴。人空菴圯，一道人在草莽中，見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雲靜菴，乃投宿焉。道人清隱，臥牀數十年，尙能與客談笑。余見四山雲雨淒淒，不能不爲明晨憂也。

十四日——天忽晴朗，乃強清隱徒爲導。清隱謂湖中草滿，已成蕪田，徒復有他行，但可送至峯頂。余意至頂，湖可坐得。於是人捉一杖，躋攀深草中，一步一喘。數里，始歷高巔，四望白雲迷漫一色，平鋪峯下，諸峯朶朶，僅露一頂，日光映之，如冰壺瑤界，不辨海陸。然海中玉環一抹，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內石笋森森，參差不一。三面翠崖環繞，更勝靈巖。但谷幽境絕，惟聞水聲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峯巒，累累不伏如邱垤，惟東峯昂然獨上，最東之常雲，猶堪比肩。導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峯，尙須越三尖，余從之。及越一尖，路已絕，再越一尖，而所登頂已在天半。自念志云，峯在山頂，龍湫之水，卽自峯來。今山勢漸下，而上湫之澗，却自東高峯發脈，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轍而東，望東峯之高者趨之。連舟疲不能從，由舊路下。余與二奴，東越二嶺，人跡絕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狹，兩邊夾立，如行刀背，又石片稜稜，怒起，每過一脊，卽一峭峯，皆從刀劍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見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峯盡處，一石如劈，向攏石鋒，攏人，至是且無鋒，置足矣。躊躇崖上，不敢復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級，遂脫奴足布四

條，懸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從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僅容足，無餘地，望巖下斗深百丈。欲謀復上，而上巖亦嵌空三天餘，不能飛陟。持布上試，布爲突石所勒，忽中斷，復續懸之，竭力騰挽，得復登上巖，出險。還雲靜卷，日已漸西。主僕衣履俱敝，尋湖之興衰矣。遂別而下，復至龍湫，則積雨之後，怒濤傾注，變幻極勢，轟雷噴雪，大倍於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寺後覓方竹數握，細如枝，林中所條，大可徑寸，柔不中杖，老柯斬伐殆盡矣。遂從岐度「四十九盤」，一路遶海而南，踰窰窰嶺，往樂清。

遊白岳日記

——徽州府——

丙辰歲，余同潯陽叔翁於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甯，出西門。其溪自祁門縣來，經白岳，循縣而南至梅口，會郡溪入浙，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過橋，依山麓，十里，至巖下，已暮。登山五里，借廟中燈，冒雪躡冰，二里，過天門，里許，入榔梅菴。路經天門珠簾之勝，俱不暇辨；但聞樹間水響鏗鏘，入菴後，大霰作。潯陽與奴子俱後，余獨臥山房，夜聽水聲尾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起視，滿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坐樓中。適潯陽并奴至，乃登太素宮。宮北向，元帝像，乃百鳥銜泥所成，色黛黑，像成於宋，殿新於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廟御製也。左右爲王靈官趙元

帥殿俱雄麗，背倚玉屏，前臨香爐峯，峯突起數十丈，如覆鐘，未遊台岩者，或奇之。出廟左，至捨身崖，轉而上爲紫玉屏，再西爲紫霄崖，俱危聳傑起，再西爲三姑峯，五老峯，文昌閣據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頗似筆架。返榔梅，循夜來路，下天梯，則石崖三面爲圍，上覆下嵌，絕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飛落其外，爲珠簾水。嵌之深處，爲羅漢洞，外開內伏，深且十五里，東南通南渡。崖盡處，爲天門，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間，高爽飛突，正如閭闔。門外喬楠中峙，蟠青叢翠，門內石崖一帶，珠簾飛灑，奇爲第一。返宿菴中，訪五井橋崖之勝。羽士汪伯化，約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夢中聞人言大雪，促奴起視，彌山漫谷矣。余強臥，已刻，同伯化躡屐，二里，復抵文昌閣，覽地天一色，雖阻游五井，更益奇觀。

二十九日——奴子報「雲開，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來所未睹，然寒威殊甚，乃促伯化共飯，飯已，大雪復至，飛積盈尺。偶步樓側，則香爐峯正峙其前。樓後出一羽士，曰程振華者，爲余談九井橋巖傳巖諸勝。

三十日——雪，兼霧濃，咫尺不辨。伯化攜酒至捨身崖，飲眺元閣，閣在崖側。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峯巒滅影，近若香爐峯，亦不能見。

二月初一日——東方一縷雲開，已而大朗。潯陽以足裂留菴中。余急同伯化，躡西天門而下。十里，

過雙溪街，山勢已開。五里，山復漸合，溪環石映，佳趣盤溢。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橋巖，橋側外巖高互如白岳之紫霄巖，下俱因巖爲殿。山石皆紫，獨有一青石龍，蜿蜒於內，頭垂空尺餘，水下滴，曰「龍涎泉」。頗如雁宕龍鼻水。巖之右，一山橫跨而中空，即石橋也。飛虹垂簾，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對其上，衆峯環侍，較勝齊雲天門。——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梁兩山間，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靈幻矣。浮橋而入，里許，爲內巖，上有飛泉飄灑，中有僧齋頗勝，還飯於外巖。覺導循崖左下，灌莽中，兩山夾澗，路棘雪迷，行甚艱。導者勸余勢傳巖，不必向觀音巖，余恐不能兼摹盤龍井之勝，不許。行二里，得澗一泓深碧無底，亦龍井也。又三里，崖絕澗窮，懸瀑忽自山坳掛下數丈，亦此中奇境。轉而上躋，行山脊二里，則摹盤石高峙山巔，形如擎齒，大且數圍，登之，積雪如玉。迴望傳巖，吼噴雲際。由彼抵摹盤，亦近，悔不從導者。旁有文殊菴，竹石清映。轉東而南，二里，越嶺二重，山半，得觀音巖，禪院清整，然無奇景，尤悔覲面失傳巖也。仍越嶺，東下深坑，石澗四合，時有深潭，大爲淵，小如臼，皆云「龍井」，不能別其孰爲「五」，孰爲「九」。凡三里，石巖中石脈隱隱，導者指其一爲青龍，一爲白龍，余笑領之，又亂崖間望見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橫石跨之，頗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請速循澗覓大龍井，忽遇僧自黃山來，云：「出此卽大溪，行將何觀？」遂返。里餘，從別徑向漆樹園，行巖石亂流間，返照映深木，一往幽麗，三里，躋其巔，余以爲高埒齊雲，及望之，則文昌閣猶然巍也。五老峯正對閣而起。五老之東，爲

獨簪寒竹。物而中曰：西天門。五老之西，爲展旗峯，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橋。余向出西天門，今自芙蓉橋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猶帶日色，遂先登，則落照正在五老間，歸菴已晚餐矣。相與追述所歷，始知大龍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爲僧所阻，亦數也。

遊黃山日記

——徽州府——

初二日——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橋，渡大溪，循別溪，依山北行，十里，兩山縮逼如門，溪爲之束。越而下，平曠頗廣。二十里，爲豬坑。由小路登虎嶺，路甚峻。十里，至壘。五里，越其麓，北望黃山諸峯，片片可掇。又三里，爲古樓坳，溪甚闊，水漲無梁，水片瀾布一溪，涉之甚難。二里，宿高橋。

初三日——隨樵者行久之，越嶺二重，下而復上，又越一重，兩嶺俱峻，曰雙嶺。共十五里，過江邨。二十里，抵湯口——香溪溫泉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漸上，雪且沒趾。五里，抵祥符寺，湯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湯池。池前臨溪，後倚壁，三面石磴，上環石如橋，湯深三尺。時凝寒未解，而湯氣鬱然，水泡池底汨汨起。氣本香冽，黃真父謂其不及盤山，以湯口焦邨孔道，浴者太雜，深也。浴畢，返寺。僧揮印引登蓮花菴，躡雪循澗以上。澗水三轉，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龍潭，再上而停涵石間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藥臼，曰藥鏡。宛轉隨溪，牽牽環盤，木石映掩。如此一里，得一菴，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爐及鏡

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爲。遂返寺宿。

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

初五日——雲氣甚惡，余強臥至午起，揮印言慈光寺頗近，令其徒引。過湯池，仰見一崖，中懸鳥道，兩旁泉瀉如練。余即從此攀躋上，泉光雲氣，撩繞衣襟。已轉而右，則茅菴上下，磬韻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寺舊名珠砂菴。比邱爲余言：「山頂諸靜室，徑爲雪封者兩月。今早遣人送糧，山半雪沒腰而返。」余興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臥。

初六日——天色甚朗。覓導者，各攜筇上山，過慈光寺，從左上，右峯環夾，其中石級爲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中，仰見巖峯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數里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著趾。余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從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峯，爭奇競秀，若爲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絕巖危崖，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僅數寸，平頂短盤，盤根虬蟠，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羣，從天而下，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覓糧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諸菴，俱已下山，後海山路，尙未通，惟蓮花洞可行耳。」已而從天都峯側攀而上，透峯罅而下，東轉，即蓮花洞路也。余急於光明頂石笋砭之勝，遂循蓮花峯而北。上下數次，至天門，兩壁夾立，中闊摩肩，高數十丈，仰面而度，陰

森悚骨，有內積雪更深，鑿冰上躋，過此得平頂，即所謂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峯，至平天缸。缸之兀笑獨聳者，爲光明頂。由缸而下，即所謂後海也。蓋平天缸陽爲前海，陰爲後海，乃極高處，四面皆峻塢，此獨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蓮花二峯最峻，其陽因微之歛，其陰屬甯之太平。余至平天缸，欲望光明頂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遂入缸後一菴。菴僧俱踞石向陽，主僧曰智空，見客色飢，先以粥餉。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謂余曰：「公有餘力，可先登光明頂，而後中食。則今日猶可抵石笋缸宿，是師處矣。」余如言登頂，則天都蓮花並肩其前，翠微三海門環繞於後，下瞰絕壁峭岫，羅列塢中，即丞相原也。頂前一石，伏而復起，勢若中斷，獨懸塢中，上有怪松盤蓋。余側身攀踞其上，而潯陽踞大頂相對，各誇勝絕。下入菴，黃梁已熟，飯後北向，過一嶺，躑躅菁莽中，入一菴，曰獅子林，即智空所指宿處。主僧霞光已待我菴前矣。遂指菴北二峯曰：「公可先了此勝。」從之，俯窺其陰，則亂峯別岫，爭奇並起。循之西崖，忽中斷，架木連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謂接引崖也。度崖，穿石罅而上，亂石危巖間，構木爲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窺，更雄勝耳。下崖，循而東，里許，爲石笋缸，缸脊斜互，兩夾懸塢中。亂峯森羅，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窺者。缸側一峯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正與接引崖對瞰，峯迴岫轉，頓改前觀。下峯，則落照擁樹，謂明晴可卜。踴躍歸菴，霞光設茶，引登前樓。西望碧痕一縷，余疑山影，僧謂：「山影夜望甚近，此當是雲氣。」余默然知爲雨兆也。

初七日——四山霧合。少頃，菴之東北已開，西南賦甚，若以菴爲界者，卽獅子峯亦在時出時沒間。晨餐後，由接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榦高不及三尺，而斜拖曲結，鱗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上下，幾與峯等，所謂「擾龍松」是也。攀玩移時，望獅子峯已出，遂杖而西。是峯在菴西南，爲案山。二里，躡其巔，則三面拔立塢中，其下森峯列岫，自石笋接引兩塢迤邐至此，環結又成一勝。登眺間，沉霧漸爽，急由石笋、石北轉而下，正昨日峯頭所望森陰徑也。羣峯或上或下，或巨或纖，或直或歌，與身穿遠而過，俯窺輾顧，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行五里，左峯腋一竇透明，曰「天窗」。又前，峯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狀，則「僧坐石」也。下五里，徑稍夷，循循而行，忽前澗亂石橫縱，路爲之塞，越石久之，一闕新崩，片片欲墮，始得路，仰視峯頂，黃痕一方，中間綠字，宛然可辨，是謂「天牌」，亦謂「仙人榜」。又前，鯉魚石，又前，白龍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澗邊，爲松谷菴舊基。再五里，循溪東西行，又過溪水，則松谷菴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稽雪，至是始芳。抵青龍潭，一泓深碧，更會兩溪，比白龍潭，勢旣雄壯，而大石磊落，奔流亂注，遠近羣峯環拱，亦佳境也。還餐松谷，住宿舊菴。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詢之，須下嶺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縣，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擬尋石笋奧境，竟爲天奮，濃霧迷漫。抵獅子林，風愈大，霧亦愈厚。余急欲趨煉丹臺，遂轉西南三里，爲霧所迷，偶得一菴，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逾午少霽。菴僧慈明，甚誇西南一帶峯巒，不減石笋，有「禿巖朝天」，「達摩面壁」諸名。余拉薄陽，蹈亂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諸巒，南向即丹臺諸塢，大抵可與獅峯說駕，未得比肩石笋也。雨驟至，急回菴。

初十日——晨雨如注。午停少，策杖二里，過飛來峯——此平天缸之西北嶺也。其陽塢中峯壁森峭，正與丹臺環遶。二里，抵壘。一峯西垂，頂頗平伏。三面壁翠合沓，則一小峯起塢中，其外則翠微峯三海門，踰巖拱峙，登眺久之。東南一里，遶出平天缸下，雨復大至。急下天門，兩崖隘肩，崖頽飛泉，俱從人頂潑下。出天門，危崖懸壘，路緣崖半，比接海一帶，森峯峭壁，又轉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轉嵒肖，來時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頗稔其異，詢之始知。已趨大悲菴，由其旁復趨一菴，宿悟空上人處。

十一日——上百步雲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傾側齧研，兀兀欲動。前下時，以雪掩其險，至此骨意俱悚。上雲梯，即登蓮花峯道。又下轉，由峯側而入，即文殊院蓮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湯院，復浴，由湯口出，二十里，抵芳邨，十五里，抵東潭，溪漲不能渡，而止。黃山之流，如松谷焦邨，俱北出太平。卽南流如湯口，亦北轉太平入江，惟湯口西有流至芳邨而巨，南趨巖鎮，至府西北與積溪會。

遊武彝山日記

——福建建甯府崇安縣——

二月二十一日——出崇安南門，覓舟，西北一溪，自分水關，東北一溪，自溫嶺關，合注於縣南，過那省而入海，順流三十里，見溪邊一峯橫欹，一峯獨聳，余眩而矚目。則歛者幔亭峯，聳者大王峯。峯南一溪東向而入大溪者，卽武彝溪也。冲祐宮傍峯，臨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後順流探歷，遂舍宮不登，逆流而進。流甚駛，舟子跣行溪間，以挽舟。第一曲，右爲幔亭峯，大王峯，左爲獅子峯，觀音巖，而溪右之源水者，曰「水光石」，題刻殆徧。二曲之右爲鱗板障，翰墨巖，左爲兜鍪峯，玉女峯，而板障之旁，崖壁峭立，間有三孔，作「品」字狀。三曲，右爲會仙巖，左爲小藏峯，大藏峯，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數孔，亂插木板如機杼，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號曰「架壑舟」。四曲，右爲釣魚臺，希真巖，左爲雞棲巖，晏仙巖，雞棲巖半有洞，外隘中宏，橫插木板，宛然埽堞。下一潭，深烈，爲臥龍峯。其右大隱屏接筍峯，左更衣臺，天柱峯者，五曲也。文公書院，正在大隱屏下。抵六曲，右爲仙掌巖，天游峯，左爲晚玉峯，響聲巖。迴望隱屏天游之間，危梯飛閣，懸其上，不勝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進，還泊曹家石，登陸，入雲窩，排雲穿石，俱從亂崖中宛轉得路。窩後，卽接筍峯，峯駢附於大隱屏，其腰橫兩截痕，故曰「接筍」。循其側，石險，躋磴數層，四山環翠，中留隙地如掌者，爲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爲接筍峯，口北爲仙掌巖。仙掌之東，爲天游，天游之南，爲大隱屏，諸峯上皆峭絕，而下復攢湊，外無磴道，獨西通一澗，比天台之明巖，更爲奇矯也。從其中躋躋登隱屏，至絕壁處，轟大木爲梯，貼壁直登，雲間，梯凡三接，級共八十一級，盡有鐵索橫繫山腰，下鑿坎受足。攀索，轉峯

而西，夾壁中有闕介其間，若垂尾，鑿磴以登，卽隱屏頂也，有亭，有竹，四面懸崖，憑空下眺，真仙凡覓隔，仍懸梯下，至茶洞，仰視所登之處，巖然在雲漢，隘口北溪，卽仙掌巖，巖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長盈丈者，數十行，循崖北上，至巔，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覽，南轉行夾谷中，谷盡，忽透出峯頭，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卽天游峯矣，是峯處九曲之中，不臨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環之，東望爲大王峯，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環之，南望爲更衣臺，南之近者，則大隱屏諸峯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環之，西望爲三教峯，西之近者，則天壺諸峯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環之，惟北望無溪，而山從水簾諸山層疊而來，至此中懸，其前之俯而瞰者，卽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見絕壁千霄，泉從側間瀉下，初不知其上有峯可憩，其不臨溪而能盡九溪之勝，此峯固應第一也，立臺上望落日半規，遠近峯巒，青紫萬狀，臺後爲天游觀，亟辭去，抵舟，已入暝矣。

二十二日——登涯，辭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則左涯也，第七曲，右爲三仰峯，天壺峯，左爲城高巖，三仰之下爲小桃源，崩崖堆錯，外成石門，由門偃僂而入，有地一區，四山環遶，中有平畦曲澗，圍以蒼松翠竹，雞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出門而西，卽爲北廊巖，巖頂卽爲天壺峯，其對岸之城高巖，巖然獨上，四旁峭削如城，巖頂有菴，亦懸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爲鼓樓巖，鼓子巖，左爲大厘石海蚌石，余過鼓樓巖之西，折而北，行塢中，攀援上峯頂，兩石兀立如鼓，鼓子巖也，巖高互竦如城，巖

下深塲，一帶如廊，架屋橫欄其內，曰鼓子巷，仰望巖上亂穴中，多木板橫插，轉巖之後，壁間一洞更深，敞曰吳公洞，洞下梯已毀，不能登，望三教峯而趨，綠山越磴，深木蒼蕨其上，抵峯，有亭綴其旁，可東眺鼓樓，鼓子諸勝，山頭三峯，石骨挺然並矗，從石罅間躡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門，兩崖夾峙，壁立參天，中通一線，上下尺餘，人行其間，毛骨陰悚，蓋三峯攢立，此其兩峯之罅，其側尚有兩罅，無此整削，已下山，轉至山後，一峯與貓兒石相對峙，盤亘亦如鼓子，爲靈峯之白雲洞，至峯頭，從石罅中累級而上，兩壁夾立，頗似黃山之天門，級窮迤邐至巖下，因巖架屋，亦如鼓子，登樓，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來，分而環之，至曲復合爲一，洲外兩山漸開，九曲已盡，是巖在九曲盡處，重巖迴盪，地甚幽爽，巖北盡處，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絕壁，壁間橫坳，僅一線，須伏身蛇行，盤壁而度，乃可入，余即從壁坳行，已而坳漸低，壁漸危，則就而僂僂，逾低愈狹，則隄行蛇伏，至巖轉處，上下僅懸七寸，闊止尺五，坳外壁深萬仞，余匍匐以進，胸背相摩，盤旋久之，得度其險，巖果軒敞層疊，有斧鑿置於中，欲開道未就也，半晌，返前巖，更至後坳，方構新室，亦幽敞可愛，出向九曲溪，則獅子巖在焉，循溪而返，隔溪觀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巖，種種神飛，復泊舟，由雲窩入茶洞，穹窿窈窕，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雲窩左轉入伏羲洞，洞頗陰森，左出大陸屏之陽，即紫霞書院，請先生廟像，順流鼓棹，兩岸蒼翠紛飛，翻恨舟行之速，已過天柱峯更衣臺，泊舟四曲之南涯，自鞠茶園登岸，欲透出金雞巖之上，迷荆叢棘，不得路，乃從巖後大道東行，翼有旁路，

可登大藏小藏諸峯，後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峯下，欲從此尋一線天，徬徨無可問，而舟泊金雞洞下，迥不相聞，乃沿溪覓路，迤邐大藏小藏之麓，一帶峭壁高聳，砂磧崩墜，土人多植茶其上，從茗柯中行，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謂仙學堂藏仙窟，俱不暇辨，已至架壑舟，仰見虛舟宛然，較前溪中所見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漸窮，向荆棘中捫壁而上，還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兩崖對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來受，亦游客初至者，約余返更衣臺，同覽一線天虎嘯巖諸勝，過余泊舟處，並棹順流而下，欲上幔亭，問大王峯，抵一曲之「水光石」，約舟待溪口，余復登崖，少入，至止止菴，望菴後有路可上，遂趨之，得一巖，僧誦經其中，乃禪巖也，登峯之路，尚在止止菴西，仍下菴前西轉，登山二里許，抵峯下，從亂箐中尋登仙石，石旁峯突起作仰企狀，「鶴模石」在峯壁罅間，霧翳朱頂，裂紋如縑，旁路窮，有梯懸絕壁間，躡而上，搖搖欲墮，梯窮得一巖，則張仙遺蛻也，巖在峯半，覓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尋別道，又不可得，躡石則峭壁無階，投莽則深密莫辨，傭夫在前，得斷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顧，趨就之，復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懸棘，亂墜而下，得道，已在萬年宮右，趨入宮，宮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峯頂久不能到，惟張岩梯在，峯頂六梯及徐霞梯俱已朽壞，徐巖蛻已移入會真廟矣。」出宮右轉，過會真廟，廟前大楓扶疎，蔭數畝，圍數十抱，別羽士歸舟。

二十三日——登陸，覓換骨巖水簾洞諸勝，命移舟十里，候於赤石街，余乃出會真觀，謁武彝君及

徐仙遺說，出廟循幔亭東麓，北行二里，見幔亭臺，後三峯駢立，異而問之，三姑峯也，換骨巖即在其旁，望之趨，登山里許，飛流汨然下瀉，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從壁半突出，疎竹掩映，殊有佳致，然業已上登，不及返顧，遂從三姑又上，半里，抵換骨巖，巖即幔亭峯，板崖也，巖前有菴，巖後懸梯兩層，更登一巖，巖不甚深，而環遶山巔如疊幃，土人新以木板循巖爲室，曲直高下，隨巖宛轉，循巖隙攀躋而上，幾至幔亭之頂，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峯麓，遠出其後，復從舊路下，至前所瞰突泉處，從此越嶺，即水簾洞路，從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從上瞰，未盡其妙，至是復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爲碓，有梯架之，鑿壁爲溝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從土壁墮坳中，復從坳中溢而下，墮坳之上下四旁，無處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間路，越嶺三重，從山腰約行七里，乃下塢穿石門而上，半里，即水簾洞，危崖千仞，上突下歛，泉從巖頂墮下，巖旣雄擴，泉亦高散，十條萬縷，懸空傾瀉，亦大觀也，其巖高矗上突，故巖下構室數重，而飛泉猶落檻外，先生塗間賭閑案，頗奇，道者指余仍舊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門，愛塢溪之勝，誤走赤石街道，途人指從此度小橋而南，亦可返，從之，登山入一隘，兩山夾之，內有巖有室，題額乃杜韜巖，土人訛爲「賭關」耳，再入，又得一巖，有曲檻懸樓，望赤石街甚近，遂從舊路，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則赤石街大溪也，下舟掛帆，二十里，返崇安。

遊廬山日記

——江西九江府山之陰爲九江府山之陽爲南康府——

戊午，余同兄雷門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易小舟，沿江南入龍開河，二十里，泊李裁縫家，登陸五里，過西林寺，至東林寺。寺當廬山之陰，南面廬山，北倚東林山。——山不甚高，爲廬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驛路界其間，爲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臨溪，入門爲虎溪橋，規模甚闊。正殿夷燬，右爲三笑堂。

十九日——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廣濟橋，始舍官道，沿溪東向行，又二里，溪迴山谷，霧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問之，由此東上，爲天池大道，南轉登石門，爲天池寺之側徑。余稔知石門之奇，路險莫能上，遂倩其人爲導，約二兄逕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過報國寺，從碧條香藹中攀陟。五里，仰見濃霧中雙石屹立，卽石門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復有二石峯對峙，路宛轉峯罅，下瞰絕澗，諸峯在鐵船峯旁，俱從澗底轟聳直上，離立咫尺，爭雄競秀，而屑烟疊翠，澄映四外。其下噴雪奔雷，騰空震盪，耳目爲之狂喜。門內對峯倚壁，都結層樓危閣。徽人鄒昌明畢貫之，新建精廬，僧容成焚修其間。從菴後小徑，復出石門一重，俱從石崖上，上攀下躡，磴窮，則挽藤，藤絕，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獅子巖。巖下有靜室，越嶺，路頗平。再上，里許，得大道。——卽自郡城南來者，歷級而登，殿已當前，以霧，故不辨。逼之，而朱楹綵棟，則天池寺也。——蓋燬而新建者。由右廡側登聚仙亭，亭前一崖突出，下臨無地，曰文殊臺。出寺，由

大道，左登披霞亭。亭側歧路，東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東二里，爲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昇仙臺。北折而東，曰佛手巖。昇仙臺三面壁立，四旁多喬松，高帝御製周顛仙廟碑在其頂，石亭覆之，製甚古。佛手巖穹然軒峙，深可五六丈，巖端石歧橫出，故稱「佛手」。循巖側菴右行，崖石兩層，突出深塢，上平下仄，訪仙臺遺址也。臺後石上書「竹林寺」三字。竹林爲匡廬幻境，可望不可即；臺前風雨中，時時聞鐘梵聲，故以此當之。時方雲霧迷漫，卽塢中景，亦如海上三山，何論竹林。遠出佛手巖，由大路東抵大林寺。寺四面峯環，前抱一溪，溪上樹大三人圍。——非檜非杉。——枝頭着子纍纍，傳爲寶樹，來自西域。向有二株，爲風雨拔去其一矣。

二十日——晨霧盡收。出氣池，趨文殊臺，四壁萬仞，俯視鐵船峯，正可飛鳥。山北諸山，伏如聚蠃，匡湖洋洋山麓，長江帶之，遠及天際。因再爲石門游。三里，度昨所過險處，至則容成方持貝葉出迎，喜甚。導余歷覽諸峯。上至神龍宮右，折而下，入神龍宮，奔澗鳴雷，松竹陰映，山峽中奧寂境也。循舊路，抵天池下，從歧徑東南行，十里，升降於層峯幽澗，無徑不竹，無陰不松，則金竹坪也。諸峯隱護，幽倍天池，曠則遜之。復南三里，登蓮花峯側，霧復大作。是峯爲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則左翼也。峯頂叢石鱗岫，霧隙中時作窺人態。以霧不及登，越嶺東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謀蕪漢陽之勝。漢陽爲廬山最高頂，此坪則爲僧廬之最奇者。坪之陰，水俱北流，從九江；其陽，水俱南下，屬南康。余疑坪去漢陽當不遠，僧言中隔桃花峯，尙有十

里遙出寺，霧漸解。從山塢西南行，循桃花峯，東轉。過廳毅石，越嶺南下，復上，則漢陽峯也。先是遇一僧，謂「峯頂無可託宿，宜投慧燈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峯頂，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東向越嶺，轉而西南，即漢陽峯之陽也。一徑循山，嶂幽寂，非復人世。里許，蒼然竹叢中，得一龕，有僧，短髮覆額，破衲赤足者，即慧燈也。方挑水磨麩，竹內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燈遠來者。復有赤脚短髮僧，從崖間下，問之，乃雲南雞足山僧，燈有徒，結茅於內，其僧歷懸崖訪之，方返耳。余即拉一僧爲導，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懸梯以度，一茅如慧燈龕。僧本山下民家，亦慕燈居此。至是而上仰漢陽，下俯絕壁，與世覓隔矣。曠色已合，歸宿燈龕。燈羹腐相餉。前指路僧亦至。燈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徧及其徒，徒亦自至，來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別燈，從龕後小徑，直躋漢陽峯。攀茅拉棘，二里，至峯頂，南瞰鄱湖，水天浩蕩，東瞻湖口，西盼建昌，諸山歷歷，無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峯，錚錚比肩，然昂霄逼漢，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舊路，向五老峯。漢陽五老，俱匡廬南面之山，如兩角相向，而犂頭尖界其中，退於後，故兩峯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遠犂頭尖後，出其左脅北轉，始達五老峯。自漢陽計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嶺角，望峯頂坦夷，莫詳五老面目，及至峯頂，風高水絕，寂無居者。因逼歷五老峯，始知是山之陰，一岡連屬，陽則山從絕頂平剖，列爲五枝，憑空下墜者萬仞，外無重岡疊嶂之蔽，際目甚寬，然彼此相望，則五峯排列自掩，一覽不能兼收，惟登一峯，則兩旁無底，峯峯各奇不少讓。真雄贖之極觀也。仍下二里，至嶺角。北行山塢中，

里許，入方廣寺，爲五老新剝。僧知覺，甚稔三壘之勝，言道路極艱，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窮，渡澗。隨澗東西行，鳴流下注亂石，兩山夾之，叢竹修枝，鬱葱上下，時時仰見飛石，突綴其間，轉入轉佳。既而澗旁路亦窮，從澗中亂石行，圓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綠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傾瀉於上，流者噴雪，停者凝黛。又里許，爲大綠水潭，水勢至此將墮，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亂聳，回互逼立，下瞰無底，俱聞轟雷倒峽之聲，心怖目眩，泉不知從何墜去也。於是澗中路亦窮。乃西向登峯，峯前石臺鵲起，四瞰層壁，陰森偃側，泉爲所蔽，不得見。必至對面峭壁間，方能全收其勝。乃循山岡，從北京轉二里，出對崖下瞰，則一級二級三級之泉，始依次悉見。其塢中一壁，有洞如門者二，僧輒指爲竹林寺門云。頃之，北風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舊路，至綠水潭，諦觀之，上有洞翕然下墜，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門之一。」然洞本石罅夾起，內橫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無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廣，已昏黑。

二十二日——出寺，南渡溪，抵犁頭尖之陽，東轉下山，十里，至楞柳院側。遙望山左脅一瀑從空飛墜，環映青紫，天矯濕濛，亦一雄觀。五里，過棲賞寺，山勢至此始就平。以急於趨三峽澗，未之入。里許，至三峽湖。湖石夾空成峽，怒流衝激而來，爲峽所束，迴奔倒湧，轟振山谷。橋懸兩崖石上，俯瞰深峽中，迸珠憂玉。過橋，從歧路東向，越嶺，趨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峯之陽，山田高下，點錯民居。椒歷坡陀，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峯下，爲白鶴觀。東北行三里，抵白鹿洞，亦五老峯前一山塢也。環山帶溪，喬松錯落。出洞，由大道

行爲開先道。蓋廬山形勢，犖頭尖居中而少遜，棲賢寺實中處焉。五老左突，下卽白鹿洞；右峙者，則鶴鳴峯也。開先寺當其前。於是西向循山，橫過白鹿樓賢之大道，十五里，經萬松寺，陟一嶺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則開先寺也。從殿後登樓眺瀑，一縷垂垂，尙在五里外，半爲山樹所翳，傾瀉之勢，不及楞伽道中所見。惟雙劍巒嶄衆峯間，有芙蓉插天之態，香爐一峯，直山頭圓阜耳。從樓側西下壑，澗流鏗然，瀉出峽石，卽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懸不復見，而峽水匯爲龍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於殿西之鶴峯堂。

二十三日——由寺後側徑登山，越澗盤嶺，宛轉山半。隔峯復見一瀑，並掛瀑布之東，卽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峯，絕頂爲文殊臺，孤峯拔起，四望無倚。頂有文殊塔。對崖削立萬仞，瀑布轟轟下墜，與臺僅隔一澗。自巔至底，一目殆無不盡，不登此臺，不悉此瀑之勝。下臺循山岡西北湖溪，卽瀑布上流也。一徑忽入，山迴谷抱，則黃巖寺據雙劍峯下。越澗再上，得黃石巖，巖石飛突，平覆如砥。巖側茅閣方丈，幽雅出塵。閣外修竹數竿，拂簷峯而上，與山花霜葉，映配峯際。鄱湖一點，正當窗牖。縱步溪石間，觀斷崖夾壁之勝。仍飯開先，遂別去。

遊黃山後記

戊午九月初三日——出白岳榔梅巷，至桃源橋，從小橋右下，陡甚——即舊向黃山路也。七十里，宿江邨。

初四日——十五里，至湯口。五里，至湯寺。浴於湯池。扶杖望硃砂菴而登，十里，上黃泥岡，向時雲裏諸峯，漸漸透出，亦漸漸落吾杖底。轉入石門，越天都之脅而下，則天都蓮花二頂，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東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趨，直上，幾達天都。復北上，行石罅中，石峯片片夾起，路宛轉石間，塞者鑿之，陡者級之，斷者架木通之，懸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陰林，楓松相間，五色紛披，燦若圖繡。內念黃山嘗生平奇覽，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茲遊快且愧矣。時夫僕俱阻險行後，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覺引余獨往。既登峯頭，一菴翼然，爲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蓮花，背倚玉屏風，兩峯秀色，俱可手挈，四顧奇峯錯列，衆壑縱橫，真黃山絕勝處。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遊僧澄源，至，與甚勇。時已過午，奴輩適至，立菴前，指點兩峯，菴僧謂：「天都雖近而無路，蓮花可登而路遙，祇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蓮頂。」余不從，決意游天都，挾澄源奴子，仍下峽路，至天都側，從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牽棘，石塊叢起，則歷塊，石崖側削，則援崖。每至手足無可着處，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終亦不顧，歷險數次，遂達峯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十丈，澄源尋視其側，得級，挾予以登，萬峯無不下伏。獨蓮花與抗耳。時濃霧半作半止，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眺蓮花諸峯，多在霧中，獨上天都，予至其前，則霧徒於後，予越其

右門霧出於左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柏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山高風鉅，霧氣去來無定；下盼諸峯，時出爲碧嶠，時沒爲銀海；再眺山下，則日光晶晶，別一區宇也。日漸暮，遂前其足，手向後撐地，坐而下脫；至險絕處，澄源併肩手相接，度險，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復從峽度棧以上。止文殊院。

初五日——平明，從天都峯物中北下二里，石壁愕然。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筍對峙，一塢幽然。別澄源，下山至前岐路側，向蓮花峯而趨。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將下百步雲梯，有路可直躋蓮花峯，既陟而磴絕，疑而復下。隔峯一僧高呼曰：「此正蓮花道也。」乃從石坡側度石隙，徑小而峻。峯頂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從其中疊級直上，級窮，洞轉，屈曲奇詭，如下上樓閣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廬，——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則前呼道之僧至矣。僧號凌虛，——結茅於此者，遂與把臂陟頂，頂上一石，懸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巔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蓋是峯居黃山之中，獨出諸峯上，四面巖壁環聳，遇朝陽霽色，鮮映層發，令人狂叫欲舞。久之，返茅菴，凌虛出粥相餉，啜一盃，乃下，至岐路側，過大悲頂，上天門，三里，至煉丹臺。循臺嘴而下，觀玉屏風，三海門諸峯，悉從深塢中壁立起；其丹臺一岡中垂，甚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塢中峯巒錯聳，上下周映，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還過平天頂，下後海，入智空菴，別焉。三里，下獅子林，趨石筍，至向年所登尖峯上，倚松而坐，瞰塢中峯右迴攢，藻績滿眼，始覺巨廬石門，或具一體，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閎博富麗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塢中，陰陰覺有異。復至岡上尖峯

側，踐流石，援棘草，隨坑而下，愈下愈深，諸峯自相掩蔽，不能一日盡也。日暮，返獅子林。

初六日——別霞光，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嶺，霞光復至。——因余欲觀牌樓石，恐白沙嶺無指者，追來爲導。——遂同上嶺，指嶺右隔坡，有石叢立，下分上並，卽牌樓石也。余欲逾坑湖，直造其下，僧謂：「棘迷路絕，必不能行。若從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復上此嶺。若欲從仙燈而往，不若卽由此嶺東向。」余從之，循嶺脊行，嶺橫亙天都蓮花之北，狹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峯夾映。嶺盡北下，仰瞻右峯羅漢石，圓頭禿頂，儼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湖以上，共四里，登仙燈洞。——洞南向，正對天都之陰。——僧架閣連板於外，而內猶窮然，天趣未盡刊也。復南下，三里，過丞相原。——山間一夾地耳。——其菴頗整，四顧無奇，竟不入。復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漸下，湖中泉聲沸然，從石間九級下瀉，每級一下，有潭淵碧，所謂九龍潭也。黃山無懸流飛瀑，惟此耳。又下，五里，過苦竹灘，轉循太平縣路，向東北行。

遊九鯉湖日記 —— 福建興化府仙遊縣 ——

浙閩之遊，舊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粵之桂林，及太華恆岳諸山，若羅浮，衡岳，次也。至越之五泄，閩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廣關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衡湘可以假道，不必專遊。計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節後一日，期若若叔父啓行，正楓亭荔枝新熟時也。

二十三日——始過江山之青湖。山漸合。東支多危峯峭嶂。西伏不起。懸望東支盡處。其南一峯特聳。摩雲插天。勢欲奮騰。問之。卽江郎山也。望而趨。二十里。過石門街。漸趨漸近。忽裂而爲二。轉而爲三。已復半歧。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則又上銳下斂。若斷而復連者。移步換形。與雲同幻矣。夫鴈宕靈峯。黃山石筍。森立輪拔。已爲瑰觀。然俱在深谷中。諸峯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卽縉雲鼎湖。巖然獨起。勢更偉峻。但步廬山。卽時於旁。各不相降。遠望若與爲一。不若此峯。特出衆山之上。自爲變幻。而各盡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抵興化府。

初八日——出蕃郡西門。西北行五里。登嶺四十里。至吾溪。降涉不啻數嶺矣。吾溪卽九深下流。過吾溪公館。二里。由石上步過溪。又二里。一側徑西向山坳。北復有一磴可轉上山。時山深日酷。路絕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鯉湖之水。歷九深而下。上躋必有奇境。遂趨石磴道。——芳叔與奴輩憚高陟。皆以爲誤。頃之境漸寒。彼益以爲誤。而余行益勵。飈而愈上。愈高。杳無所極。烈日薰鑠。余亦自舌脣矣。數里。躋巖頭。以爲絕頂也。轉而西山之上。高峯復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疇蕩蕩。正似武陵。誤入。不復知在萬峯頂上也。中道有亭。西來爲仙游道。東卽余所行。南過通仙橋。越小嶺而下。爲公館。爲鐘鼓樓之蓬萊石。卽雷轟深在焉。潤出蓬萊石旁。其底石平如礪。水漫流石面。勻如鋪設。少下。而平者多窪。其間圓穴。爲灶。爲臼。爲槽。爲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遺也。平流至此。忽下墮湖中。如萬馬初發。誠有雷霆之勢。則第一深。

之奇也。九仙祠卽峙其西，前臨鯉湖。湖不甚浩蕩，而澄碧一泓，於萬山之上，圍青漾翠，造物之醜靈亦異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諸勝。梅洞在祠側，駕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門，透而上，舊有九仙閣，祠前舊有水晶宮，今俱圯。富祠而隔湖下墜，則二濤至九濤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濤，急與芳叔返曰：「今夕嘗談神休力，靜晤九仙，勞心目以奇勝，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萊石，跣足步湖中，石瀨平曠，清流輕淺，十洲三島，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懸峯頂，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靜中瀟瀟，時觸雷濤聲。是夜，祈夢祠中。

初九日——辭九仙，下窮九濤。九濤去鯉湖且數里，三濤而下，久已道絕。數月前，雷田祭酒堯俞令陸善開復烏道，直通九濤，出莒溪，梅昨不由側徑溯濤而上，乃紆從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裝改途，竟出九濤瀑布爲第二濤，在湖之南，正與九仙祠相對，湖窮而水由此飛墮深峽，峽石如劈，兩崖壁立萬仞。水初出湖，爲石所扼，勢不得出，怒從空墮，噴噴衝激，水石各極雄觀。再下，爲第三濤之珠簾泉，最與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觀瀾。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從此上下嶺澗，盤折峽中，峽壁上覆下寬，珠簾之水，從正面墜下，玉筋之水，從旁瀉沸溢。兩泉並懸，峽壁上削，鐵障四圍，下與天並，玉龍雙舞，下極潭際。潭水深泓澈碧，雖小於鯉湖，而一壁環瀑流交映，集奇撮勝，惟此爲最，所謂第四濤也。初至湖底，芳叔急於出硤，坐視九口不復入，余獨緣綫石而進，踞潭邊石上，仰視雙瀑，從空天矯，崖石上覆如甕口，旭日正在崖

巖與瀨波交浪，捲暈流輝，俯仰應接，不能舍去。循澗復下，忽兩峽削起，一水斜迴，澗右之路已窮。左望，有木板飛架危磯斷澗間，亂流而渡，可以攀躋。遂涉澗從左，則五澗之石門矣。兩崖至異，壁湊僅容一線，欲合不合，欲開不開，下湧奔泉，上碍雲影，人緣陟其間，如籟籟然，陰風吹之，凜凜欲墮。蓋自四澗來，山深路絕，幽峭已極，惟聞泉聲鳥語耳。出五澗，山勢漸開，澗石危嶂屏列，左則飛鳳峰迴翔對之，亂流透其下，或爲澄潭，或爲倒峽。若六澗之五星，七澗之飛鳳，八澗之棋盤石，九澗之將軍巖，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帶雲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豈必刻迹而求乎？蓋水乘峽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頽石，斜插爲巖，橫架爲室，層疊成樓，屈曲成洞，懸則瀑，環則流，澹則泉，皆可坐可臥，可倚可濯，蔭竹木而弄雲煙，數里之間，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歷一處，見有別穴，心穿巖通隙而入，與達旁疏，不可一境窮也。若水之或懸或滄，或翼飛壘注，卽匡廬三壘，鴈宕龍湫，各以一長擅勝，未若此山微體皆具也。出九澗，沿澗依山，轉東向五里，始有耕雲樵石之家，然見人至，未有不驚訝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初十日——過橫嶺驛，過榆溪，聞初路驛西十里，有石所山，巖石最勝，亦爲九仙祈夢所。聞有「春游石所秋遊鯉湖」語。雖未合其時，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輿遂行，以橫路去此尙十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至波黎鋪，卽從小路爲石所游，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嶺，又五里，渡溪，卽石所南麓。循麓西轉，仰見峯頂叢崖，如攢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樓，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頗峻，遂短衣屨，而上。磴

路與折，木石陰翳，虬枝老藤，盤結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應答不絕。忽有亭突踞危石，披迥凌虛，無與爲對。——亭當山之半，再折，石級巍然直上，級窮，則飛巖驚覆垂半空。再上兩折，入石洞側門，出卽九仙閣，軒敞雅潔。左爲僧廬，俱倚山凌空，可徒倚憑眺。閣後五六稍峯，離立高聳數十丈，每峯各去二三尺，峯巒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峯之頂，松偃藤延，縱目成勝。僧供茗芳逸，山所產也。側徑下，至垂巖，路左，更有一徑，余曰：『此必有異。』從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卽至半山亭。下山，出橫路而返。是也，爲日六十有三，歷省二，經縣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遊嵩山日記

——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余髫年蓄五岳志，而元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擬歷襄隕，捫太華，由劍閣連雲棧，爲峨眉先導，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猶屬有方之遊。第沿江沂流，曠日持久，不若陸行舟返，爲時較速。乃陸行汝鄧間，路與陝汴略相當，可以兼盡嵩華，朝宗太岳。遂以癸亥仲春朔，決策從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鄭州之黃宗店。由店右登石坡，看聖僧池。清泉一涵，停碧山午，山下深澗交疊，洞無滴水。卜坡行澗底，隨香爐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攢立如覆鼎，衆山環之，秀色娟娟媚人，澗底亂石一壑，作紫玉色，兩崖石壁宛轉，色較纈潤，想清流汪汪時，噴珠洩黛，當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嶺，又五里，入密縣界，望嵩山尚在六十

里外。從歧路東南二十五里，遇密縣，抵天仙院。——院祀天仙黃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後中庭。——相傳三女蛻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幹，鼎聳霄漢，膚如凝脂，潔逾傅粉，蟠枝虬曲，綠鬚舞風，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觀也。周以石欄。一軒臨北，軒中題詠絕盛。徘徊久之，下觀滴水，潤至崖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滴歷其下。還密，仍抵西門，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歌店，向南爲右滌道，遂稅駕焉。

二十日——從小徑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岡亂壘。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岡脊中，下瞰，則石在望矣。余入自大梁，平衍廣漠，古稱陸海，地以得泉爲難，泉以得石尤難。近嵩始睹蜿蜒衆峯。於是北流有景，須諸溪，南流有潁水，然皆盤伏土窟中，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石滌，乃嵩山東谷之流。將下入於潁。一路陁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岡山峽間，有當關扼險之勢，水沁入脅下，從此水石融和，綺變萬端，遶水之兩崖，則爲鶴立，爲鴈行，踞中央者，則爲飲咒，爲臥虎，低則嶼，高則臺，愈高，則石之去水也愈遠，乃又空其中而爲窟，爲洞，揆崖之隔以尋尺計，竟水之過以數丈計，水行其中，石峙於上，爲態爲色，爲膚爲骨，籌極妍麗。不意黃茅白草中，頓令人一洗塵目也。登隴，西行十里，爲告成鎮。——古告成縣地。——測景臺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爲岳廟。入東華門時，日已下春。余心豔盧巖，卽從廟東北循山行，越陁陀數重，十里，轉而入山，特盧巖寺。寺外數武，卽有流鏝，然下墜石峽中，兩旁峽色，氤氳成霞。湖流造寺後，峽底蠶崖，環如半規，上覆下削，飛泉墮空而下，舞綃曳練，霏微散滿一谷，可當武彝之水簾，蓋此

中以得水爲奇，而水復得石，石復能助水不尼水，又能令水飛行，則比武藝爲尤勝也。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點餉，急返岳廟，已昏黑。

二十一日——晨謁岳帝出殿，東向太室絕頂。按嵩當天地之中，祀秩爲五岳首，故稱嵩高，與少室並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兩室相望，如雙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厲稱尊，儼若負辰，自翠微以上，連崖橫互，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覺巖巖。崇封始自上古，漢武以嵩呼之異，特加祀邑，宋時逼近京畿，典禮大備，至今絕頂猶傳鐵梁橋避暑寨之名。當盛之時，固可想見矣。太室東南一支曰黃蓋峯，峯下卽岳廟，規制宏壯，庭中碑石森立，皆宋遼以來者。登岳正道，乃在萬歲峯下，當太室正南，余昨趨盧巖時，先過東峯，道中見峯巒秀出，中裂如門，或指爲金峯玉女溝，從此亦有路登頂，乃覓樵預期爲導，今遂從此上。近秀出處，路漸折，避之險絕，不能逕越也。北就土山，一縷僅容攀躋，約二十里，遂越東峯，已轉出裂門之上，西度狹脊，望絕頂行，是日濃雲如潑墨，余不爲止。至是嵐氣愈沉，稍開，則下瞰絕壁重崖，如列綉削玉，合則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門，上下皆石崖重疊，路多積雪，導者指峻絕處爲大鐵梁橋，折而西，又三里，遂峯南下，得高登巖。凡巖幽者多不暢，暢者又少，迴藏映帶之致，此巖上倚層崖，下臨絕壑，洞門重巒，擁護左右，環倚臺嶂，初入有洞，呀然，洞壁斜透，穿行數武，崖忽中斷五尺，莫可着趾。導者故老樵，猴捷如猿猴，側身躍過對崖，取木二椽，橫架爲關道。既度，則巖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灶石榻諸勝，從巖側躋而上。

更得一臺，三面懸絕壑中，導者曰：「下可瞰登封遠及箕穎。」時濃霧以塞，都無所見，出巖轉北二里，得白鶴觀址，址在山坪，去險就夷，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躋絕頂，有真武廟三楹，側一井，甚瑩，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滯也。飯真武廟中，問下山道，導者曰：「正道從萬歲峯，抵麓二十里。若從西溝懸溜而下，可省其半，然格極險峻。」余大喜，謂嵩無奇，以無險耳。亟從之，遂策杖前，始猶依巖凌石，披叢條以降，既而從兩石峽溜中直下，仰望夾崖逼天。先是，峯頂霧濤如雨，至此漸開，景亦漸奇，然皆垂溝脫磴，無論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勢愈壯，一峽窮，復轉一峽，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峽，抵平地，得正道，過無極洞。西越嶺，趨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爲特產，他處所無，山雨忽來，遂借榻僧寮。其東石峯夾峙，每月初生，正從峽中出，所稱「嵩門待月」也。計余所下之峽，即在其上。今坐對之，祇覺雲氣出沒，安知身自此中來也。

二十二日——出山東行，五里，抵嵩陽宮廢址，惟三將軍柏鬱然如故，灑所封也。大者圍七人，中者五，小者五，柏之北，有室三楹，祀二程先生；柏之西，有舊殿石柱，大半沒於土，上多宋人題名，可辨者爲范陽祖無擇，上谷寇武仲，及蘇才翁數人而已；柏之西南，雄碑傑然，四面刻蚊螭甚精，右則爲唐碑，裴迴撰文，徐浩八分書也；又東二里，過崇福宮故址，——又名萬壽宮，爲宋宰相提點處。又東，爲啓母石，大如數間屋，側有一平石如砥。又東八里，還飯岳廟，看宋元碑，西八里，入登封縣。西五里，從小徑西北行。又五

里，入會善寺，「茶榜」在其西小軒內，元刻也。後有一石碑，仆牆下，爲唐貞元戒壇記。汝州刺史陸長源撰文，河南陸郢書，又西爲戒壇廢址，石上刻鏤極精工，俱斷委草礫。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折而西南，爲少松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雲氣俱盡，入正殿，禮佛畢，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絕頂，高與太室等，而峯巒峭拔，負「九鼎蓮花」之名。俯環其後者，爲九乳峯，蜿蜒東接太室，其陰則少林寺在焉。寺甚駉麗，庭中新舊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夾塹二松，高偉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橫峙於前，仰不能見頂，游者如面牆而立，輒謂少室以遠勝。余昨暮入寺，即問少室道，俱謂雪深道絕，必無往。凡登山以晴朗爲佳。余登太室，雲氣瀰漫，或以爲仙靈見拒，不知此山魁梧，正須止露半面；若少室工於掩映，雖微雲，豈宜點滓。今則霧甚，適逢其會，烏可阻也？乃從寺南渡澗，登山六七里，得二祖菴。山至此忽截然土盡而石，石崖下墜成壑。壑中有泉，突石飛下，亦以珠簾名之。余策杖獨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達，其山雄拓不如盧巖，而深峭過之。巖下深潭泓碧，僵雪四積。再上，至煉丹臺，三面孤懸，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從未有抵此者。過此，皆從石脊仰攀直躋，兩旁危崖萬仞，石脊懸其間，殆無寸土，手與足代履而後得升。凡七里，始躋大峯，峯勢寬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盡爲土。從草棘中莽莽南上，約五里，遂凌南寨頂，屏翳之土始盡。南寨實少室北頂，自少林言之爲南寨云。蓋其頂中裂，橫界南北，北頂若展屏，南頂列戟戟，其前相去僅尋丈，中爲深崖。

直下如剖，兩崖夾中，壑底特起一峯，高出諸峯上，所謂摘星臺也。爲少室中央，絕頂與北崖離倚，彼此斬絕，不可度，俯屬其下，一絲相屬。余解衣從之，登其上，則南頂之九峯森立於前，北頂之半壁橫障於後，東西皆深坑，俯不見底，罡風乍至，幾假翰飛去。從南寨東北轉，下土山，忽見虎跡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菴，擊石炊所攜米爲粥，啜三四碗，飢渴霍然去。倩菴僧爲引龍潭道，下一峯，峯脊漸窄，土石間出棘蔓翳之，懸枝以行。忽石削萬丈，勢不可度，轉而上躋，望峯勢蜿蜒處趨下，而石削復如前。往復不啻數里，乃迂過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則龍潭溝也。仰望前途路處，危崖欹石，俱在萬仞峭壁上，流泉噴薄其中，崖石之陰森嶄嶄者，俱散成霞綺，映夾澗轉，兩崖靜室，如蜂房燕壘。凡五里，一龍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規以丈，又經二龍潭，遂出峽，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從寺西北行，過甘露臺，又過初祖菴，北四里，上五乳峯，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闊殺之，達摩九年面壁處也。洞門下臨寺，面對少室，地無泉，故無棲者。下至初祖菴，菴中供達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質黑章，儼然西僧立像。中殿六祖手植柏，大已三人圍，碑言自廣東置鉢中攜至者，夾堦一松，亞少林。少林松柏俱修偉，不似岳廟偃仆盤曲，此松亦然。下至甘露臺，土阜矗起，上有藏經殿。下臺，歷殿三重，碑碣散布，目不暇接。後爲千佛殿，雄麗罕匹。出飯瑞光上人舍，策騎趨登封道，過嶺，頓宿大屯。

二十五日——西南行五十里，山岡忽斷，卽伊闕也。伊水南來，經其下，深可浮數石舟。伊闕夾岡，東

西橫亘，水上編木橋之。渡而西，崖更危聳，一山皆劈爲崖，滿崖鑿佛其上；大洞數十，高皆數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頂，頂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內，雖尺寸之膚，無不滿者，望之不可數計。洞左，泉自山流下，匯爲方池，餘瀉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絕，爲此地所難。伊闕摩肩接轂，爲楚豫大道，西北歷關陝，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遊太華山日記

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二月晦——入潼關，三十五里，乃稅駕西岳廟。黃河從朔漠南下，至潼關，折而東。關正由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連華岳，惟此一線，爲東西大道，以百雉鎖之。舍此而北，必渡黃河，南必趨武關，而華岳以南，峭壁層崖，無可度者。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岫出雲表，及入關，反爲岡隴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見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峯秀絕，東西擁攬諸峯，俱片削層懸，惟北面時有土岡，至此盡脫山骨，競發爲極勝處。

三月初一日——入謁西岳神。登萬壽閣，向岳南趨，十五里，入雲臺觀，覓導於十方菴。由路口入，兩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當其左。循溪隨峪行，十里，爲莎羅宮，路始峻。又十里，爲青柯坪，路少坦。五里，過寥陽橋，路遂絕，攀鎖上千尺幢，再上百尺峽，從崖左轉上老君犁溝，過湖孫嶺，去青柯五里，有峯北懸深

崖中三面絕壁，則白雲峯也。捨之，南上蒼龍巖，過日月嶺，去壑溝又五里，始上三峯，足望東峯側而上，謁
玉女祠，入迎陽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餘簪上東峯，昏返洞。

初二日——從南峯北麓上峯頂，懸南崖而下，觀避靜處。復上，直躋峯絕頂，上有小孔，道士指爲仰
天池，旁有黑龍潭。從西下，復上西峯，峯上石聳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葉，旁有玉井，甚深，以閹掩其上，不
知何故。還，飯於迎陽。上東峯，懸南崖而下，一小臺峙絕壑中，是爲棋盤臺。既上，別道士，從舊徑下，觀白雲
峯，聖母殿在焉。下至莎蘿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菴。出青柯坪，左上有杯渡菴，毛女洞，出
莎蘿坪，右上有上方峯，皆華之支峯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行十五里，入岳廟，西五里，出華陰西門，從小徑西南二十里，入泓谷，卽華山之西第三
峪也，兩崖參天而起，夾立甚險，水奔流其間。循澗南行，倏而東折，倏而西轉，蓋山壁片削，俱犬牙錯入，行
從牙罅中，宛轉如江行，調滄然。二十里，宿於木杯。自岳廟來，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行十里，山路既窮，遂上泓嶺，十里，躡其巔。北望太華，兀立天表。東瞻一峯，嵯峨特異，土
人云養華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華，卽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從東南注西北，爲華是陽川。溯川東行，
十里，南登秦嶺，爲華陰洛南界。上共五里，又十里，爲黃螺鋪。循溪東南下，三十里，抵楊氏城。

初五日——行二十里，出石門，山始開，又七里，折而東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卽洛南縣城。東南

三里，越嶺行峪中。十里，出山，則洛水自西而東，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復上嶺，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來，入洛，澗之入，十五里，爲景邨。山復開，始見稻畦。過此，仍澗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樹溝。山空日暮，借宿山家。自岳廟至木杯，俱西南行，過華陽川，則東南矣。華陽而南，溪漸大，山漸開，然對面之峯崢嶸也。下秦嶺，至楊氏城，兩崖忽開忽合，一時互見，又不比木杯峪中，兩崖壁立，有迴曲，無開合也。

初六日——越嶺兩重，凡二十五里，飯塢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東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餘里矣。又二十五里，上倉龍嶺。蜿蜒行嶺上，兩溪屈曲夾之。五里，下嶺，兩溪適合。隨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於溪口。

初七日——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於東，循之行十里，詣駒棗。棗東去武關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陝省間道。馬驛商貨，不護潼關道中，溪下板船，可勝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經武關之南，歷胡邨，至小江口，入漢者也。遂趨覓舟。甫定，雨大注，終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舟子以販鹽故，久乃行，雨後，怒溪如奔馬，兩山夾之，曲折縈迴，轟雷入地之險，能建溪無異。已而雨復至，午抵影石灘，雨大作，遂泊於小影石灘。

初九日——行四十里，過龍關。五十里，北一溪來注，則武關之流也。其地北西武關四十里，蓋商州南境矣。時浮雲已盡，麗日乘空，山嵐重疊競秀，怒流送舟，兩岸濃桃艷李，泛光欲舞，出坐船頭，不覺欲仙。

也。又八十里，日纔下午，榜人以所帶鹽化遷柴竹，屢止不進，夜宿於山涯之下。

初十日——五十里，下蓮灘，大浪撲入舟中，傾囊倒篋，無不沾濡。二十里，過百姓灘，有峯突立溪右，崖爲水所摧，岌岌欲墮。出蜀西樓山峽少開，已入南陽浙川境，爲秦豫界。三十里，過胡邨。四十里，抵石廟，登涯投店。東南去均州上太和，蓋一百三十里云。

遊太和山日記

——湖廣襄陽府均州——

十一日——登仙猿嶺，十里餘，有枯溪小橋，爲鄖縣境，乃河南湖廣界。東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見，所自來，而下流淙淙，地又屬浙川，蓋二縣界址相錯，依山盤曲，折路經其間故也。五里，越一小嶺，仍爲鄖縣境。嶺下有玉皇觀、龍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東北，蓋自鄖中來者。渡溪，南上九里岡，經其脊而下，爲蟠桃嶺。溯溪行塢中，十里，爲葛九溝，又十里，登土地嶺。嶺南則均州境。自此連逾山嶺，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豔異常。山塢之中，居廬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鱗次，不似山陝間矣。但途中蹊徑狹，行人稀，且聞虎暴，日方下春，竟止塢中曹家店。

十二日——行五里，上火龍嶺，下嶺，隨流出峽。四十里，下行頭岡，十五里，抵紅粉渡。漢水汪洋西來，涯下蒼壁懸空，清流遶石，循漢東行，抵均州，靜樂宮當州之中，踞城之半，規製宏整。停行李於南城，外定

計明晨登山。

十三日——躡而南趨，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東注，卽太和下流入漢者。越橋，爲迎恩宮，西向，前有碑大書「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陽筆，書法飛動，當亦第一。又十里，過草店，襄陽來道，亦至此合。路漸西向，過遇真宮，越雨陰下，入塢中。從此西行數里，爲趨玉虛道，南躡上嶺，則走紫霄間道也。登嶺，自草店至此，共十里，爲回龍觀，望岳頂青紫插天，然相去尙五十里，滿山喬木夾道，密布上下，如行綠幕中。從此沿山行，下而復上，共二十里，過太子坡，又下，入塢中，有石梁跨溪，是爲九渡澗，下流，上爲平臺十八盤，卽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在入溪，卽湖九渡澗，向瓊臺觀及八仙羅公院諸路也。峻登十里，則紫霄宮在焉。紫霄前臨禹跡池，背倚展旗峯，層臺傑殿，高敞特異。入殿，瞻謁，由殿右上躡，直造展旗峯之西。峯畔有太子洞，七星巖，俱不暇問。共五里，過南巖之南天門，舍之。西度嶺，謁榔仙祠，祠與南巖對峙，前有榔樹特大，無寸膚，赤榦聳立，纖芽未發，傍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帶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云。共五里，過虎頭巖。又三里，抵斜橋，突峯懸崖，屢屢而是。徑多循峯隙上。五里，至三天門，過朝天宮，皆石級曲折上躡，兩傍以鐵柱懸索。由三天門而二天門，一天門，率取徑峯物間，懸級直上，路雖陡峻，而石級旣整，欄索鈎連，不似華山懸空飛度也。太和宮在三天門內。日將晡，竭力造金頂，所謂天柱峯也。山頂衆峯，皆如覆鐘峙鼎，離離攢立，天柱中懸，獨出衆峯之表，四旁巖

絕峯頂平處，從橫止及尋丈，金殿峙其上，中奉元帝及四將，爐案俱具。悉以金爲之，督以一千戶，一提點，需索香金，不啻禦奪。余入叩匆匆，而門已闔，遂下宿太和宮。

十四日——更衣上金頂，瞻叩畢，天宇澄朗，下瞰諸峯，近者鵲峙，遠者羅列，城天真奧區也。遂從三天門之右小徑下峽中，此徑無級無索，亂峯離立，路穿其間，週覺幽勝。三里餘，抵蠟燭峯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爲蠟燭湖。循湖右行三里餘，峯隨山轉，下見平邱中開，爲上瓊臺觀。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峽山絢爛巖際，地旣幽絕，景復殊異，余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噤不敢答，旣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數枚畀余，皆已黝爛，且訂無令人知。及趨中瓊臺，余復求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因念由下瓊臺而出，可往玉虛巖，便失南巖紫霄，與其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泉溢處。左越蠟燭峯，去南巖應較近。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臺小黃冠以師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倅金橘，漉以蜂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珍謝別去。復上三里餘，直造蠟燭峯坳中，峯參差廉利，人影中度，兀兀欲動。旣度，循崖宛轉，連越數重，峯頭土石，往往隨地異色。旣聞梵頌聲，則仰見峯頂，遙遙上懸，已出朝天宮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巖之南天門，趨謁正殿。右轉入殿後，崇崖嵌空，如懸廊複道，蜿蜒山半，下臨無際，是名南巖，亦名紫霄巖，爲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峯正當其面。自巖遠至殿左，歷級堦中，數抱松杉，迎陰挺秀，

層其孤懸。高峯四眺，是名飛昇臺。暮返宮，賄其小徒，復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從南天門宮左趨雷公洞，洞在懸崖間。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巖歷不二菴，抵五龍，輿者謂迂曲不便，不若由南巖下竹笆橋，可覽滴水巖仙侶巖諸勝。乃從北天門下，一溪陰森，滴水仙侶二巖俱在路左，飛崖上突，泉滴灑於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至竹笆橋，始有流泉聲。然不隨澗行，乃依山越嶺，一路多突石危巖間錯，於亂葎叢翠中，時時放榔梅花，映耀遠近。過白雲仙龜諸澗，共二十餘里，循級直下澗底，則青羊橋也。澗即竹笆橋下流。兩崖蒼葱蔽日，清流延迴，橋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視碧落，宛若懸口。度橋直上攢天嶺，五里，抵五龍宮，規製與紫霄南巖相伯仲。殿後登山里許，轉入塢中，得自然菴。已遠至殿右，折下塢中，二里，得凌虛巖，巖倚重巒，臨絕壑，面對桃源洞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圖畫。希夷習靜處，前有傳經臺，孤瞰壑中，可與飛昇作匹。還過殿左，登榔梅臺，即下山。至草店。

華山四面皆石壁，故峯麓無香枝異幹，直至峯頂，則松柏多合三人圍者。松悉五鬣，質如蓮，間有未墮者，採食之，鮮香殊絕。太和則四山環抱，百里內密樹森羅，蔽日參天。至近山數十里內，則異杉老柏，合三人抱者，連絡山塢。——蓋國禁也，嵩少之間，平麓上至絕頂，樵伐無遺，獨三將軍樹，巍然傑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氣異，余出嵩少，始見麥畦青，至陝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關，則驛路既平，垂楊夾道，梨李參差矣。及轉入泓峪，而層冰積雪，猶滿澗谷，真春風所不度也。過塢底岔，復見杏

花出謹騎，乘桃雨柳烟，旌在都，有忽憶日已清明，不勝景物悱情，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搭佛後一日，抵家，以太和榔梅爲老母壽。

閩遊日記前

崇正改元戊辰之仲春，發興爲閩廣遊。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爲入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與江郎爲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棘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於山坑。

十二日——二十里，登仙霞嶺。三十五里，登丹楓嶺，嶺南卽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嶺而來，乃江西永豐道，去永豐尙八十里。循溪折而東，八里，至梨嶺麓。四里，登其巔，前六里，宿於九枚。

十三日——三十五里，過嶺，飯於仙陽。仙陽嶺不甚高，而山鵲麗日，頗可愛，飯後得輿，三十里，抵浦城，日未晡也。時道路俱傳泉興海盜爲梗，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華之興，遂覓延平舟。

十四日——舟發，四十里，至觀前，舟子省家早泊，余遂過浮橋，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喬松艷草，幽襲入裾。過三亭，入元帝宮，由殿後登嶺，兀兀中懸，四山環拱，重流帶之，風烟欲暝，步步惜別。

十五日——辨色卽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磯，風雨徹旦，溪喧如雷。

十六日——六十里，至雙溪口，與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甯郡，雨不止。

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四十里，太平驛四十里，大橫驛。過如飛馬，三十里，臨溪灘，水勢奔湧，余昔游鯉湖過此，但見穹石轉時，舟穿其間，初不謂險，今則白波山立，石悉沒形，險倍昔時。十里，至延平。

十八日——余以輕裝出西門，爲玉華洞游。南渡溪，令奴攜行囊，由沙縣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陸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將樂之水從西來，沙縣之水從南來，至此合流，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連舖，乃甌甯南平順昌三縣之界。

十九日——五里，越白沙嶺，是爲順昌境。又二十五里，抵縣，縣臨水際，邵武之水從西來，通光澤歸化之水從南來，俱會城之東南隅，隔水與城，如溪堤帶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將樂境，乃楊龜山故里也。又十五里，爲高灘舖，陰靈盡舒，碧空如耀，旭日濯芒，羣峯積雪，有如環玉。閩中以雪爲奇，得之春末爲尤奇，邛崃市廛，俱曠日掛爐，而余赤足飛騰，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於山澗渡之邨家。

二十日——渡山澗，遶大溪南行，兩山成門曰莒峽，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峽鋪，山始開。又十里，入將樂，出南關，渡溪而南，東折入山，登巖嶺，南三里，爲玉華洞道。先是過膝嶺，卽望東南兩峯聳立，翠壁嶙峋，迥與諸峯分形異色，抵其麓，一尾橫曳，迴護洞門，門在山坳間，不甚軒豁，而森碧上交，清流

出其下，不覺神湛骨寒。山半有明臺菴，洞後門所經。余時未飯，復出道左登巖，石磴縈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頰明，菴當其中。飯於菴，仍下至洞前門，覓善導者，乃碎斫松節，置竹簍中，導者肩負之，手提鐵絡，置松燃火，燼輒益之。初入，歷級而下者數尺，即流所從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數四，倏隘條穹，條上條下，石色或白或黃，石骨或懸或豎，惟「荔枝柱」，「風淚燭」，「幔天帳」，「達摩渡江」，「仙人田」，「葡萄墩」，「仙鐘仙鼓」，最奇。沿流既窮，懸級而上，是稱九重樓，遙望空濶，忽曙色欲來，所謂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與張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蓋洞開斜啓，元朗映徹，猶未睹天碧也。從側嶺仰矚，得洞門一隙，直受圓明，其洞口由高而墜，弘含奇瑰，亦與張公同。第張公森懸詭麗者，俱羅於受取之處。此洞眩巧爭奇，遍布幽奧，而關戶更拓。——兩洞同異，正在伯仲間也。拾級上達洞頂，則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頰，廣實出張公所未備。下山，即爲田塍，四山環鎖，水出無路，汨然中墜，蓋即洞間之流，此所從入也。復登山半，遇明臺菴，菴僧曰：「是山石骨稜厲，透露處層層有削玉裁雲態，苦爲草樹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峯。」遂導余上拾鳥道，下披蒙茸，得坐窟場，三面削壁蒼懸，下墜數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實纍纍。從山腰右轉，一二里，忽兩山交脊處，棘籬四塞，中有石磴齒齒，縈迴於懸崖夾石間，仰望峯頂，一筍森森獨秀。遂由洞後穹崖之上，再歷石門，下浴菴中，宿焉。

二十一日——仍至將樂南門，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始至永安，舟奴猶未至。

二十五日——坐待奴於永安旅舍，乃市順昌酒，浮白樓下。忽呼聲不絕，則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計。

二十六日——循城溯溪東南，二十里，轉而南，二十五里，發大泄嶺，岩巉行雲霧中，如是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時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兩溪自南來，東渾赤如血，西則一川含綠，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溯赤溪行。久之，捨赤溪，湖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橋，登馬山嶺。轉上轉高，霧亦轉重，正如昨登大泄嶺時也。五里，透其巔，爲甯洋界。下五里，飯於嶺頭。時旭，日將中，萬峯若引鏡照面，回望上嶺，已不可睹，而下方衆岫駢列，無不獻形履下。蓋馬山絕頂，峯巒自相虧蔽，至此始廓然爲南標。詢之士人，甯洋未設縣時，此猶屬永安，今則嶺北水俱北者屬延平，嶺南水俱南者屬漳州。隨山奠川，固當如此建瓴也。其地南去甯洋三十里，西爲本郡之龍巖，東爲延平之大田。云下山十里，始從坑行，渡溪橋而南，大溪遂東去，遙嶺復隨西來，小溪南行，二十里，抵甯洋東郭，遠城北而西，則前之大溪經城南來，恰與小溪會，始勝舟。

二十八日——將南下，傳盜警，舟不發者兩日。

四月初一日——平明，舟始前，溪從山峽中懸流南下，十餘里，一峯突而西，橫絕溪間，水避而西，復

從東折，勢如建瓴，曰石嘴灘。亂石叢立，中開一門，僅容舟，舟從門墜，高下丈餘，餘勢屈曲，復高下數丈，較之歸，淡諸灘，大小雖殊，懸險更倍之也。衆舟至此，俱鱗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纜前後倒曳之。須時乃放，過此山峽危逼，復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雲也。三十里，過館頭，爲漳平界。一峯又東突，流復環東西折，曰溜水灘。峯連嶂合，飛濤一縷，直舟從雲漢，身挾龍湫矣。已而山勢少開，二十餘里，爲石壁灘。其石自南而突，與流相扼，流不爲却，搗擊之勢，險與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東北來，合，再下，夾溪復自東北來，合，流遂大，勢亦平。又東二十里，則漳平縣也。甯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浦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甯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裂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則減，雷轟入地之險，宜詠於此。

初二日——下華封，舟行數里，山勢復合，重灘疊溜，若建溪之太平，巖澹者，不勝數也。六十里，抵華封北，溪至此皆從石脊懸瀉，舟楫不能過。遂捨舟逾嶺，凡水惟滄觴之始，不能浮槎，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黃河之三门峡，舟不能上下，然漢唐挽漕，纜跡猶存，未若華封自古及今，竟無問津之時，擬沿流窮其險，而居人惟知逾嶺，無能爲導。

初三日——登嶺十里，至嶺巔，則溪水復自西來，下循山麓，俯瞰祇一衣帶水耳。又五里，則隕然直

下；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西南陸行三十里，即漳郡。順流東南二十里，爲江東渡，乃與泉東茶驛道也。又順流六十里，則出海澄入海焉。

初四日——與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門，訪叔司理，則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門，下夜船往南靖。

初五日——曉達南靖，以溯流迂曲也。溪自甯平來，至南靖六十里，勢與西溪同其浩蕩，經漳郡南門，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兩溪誰孰牛耳也？

閩遊後記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擬是年暫止游屐，而漳南之使絡繹於道，叔祖念我翁高年冒暑坐促於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啓行。二十一日至武林。二十四日渡錢唐，波平不毅，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龍游，覺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於樟樹潭。

三十日——過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陸，循溪覓勝，得石崖於北渚。崖臨迴瀾，澄潭漱其趾，隙綴茂樹，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態，僧結椽依之，頗覺幽勝。余踞坐石上，有劉對予者，一見如故，因爲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詭，探幽之屐，不可不一過。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戒行。

八月初一日——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見。先擬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嶺，宿於寶安橋。

初二日——登仙霞，越小竿嶺，近霧已收，惟遠峯漫不可見。又十里，飯於二十八都。其地東南有浮蓋山，跨浙閩江西三省，衝處信甯四府之境，危峙仙霞梨嶺間，爲諸峯冠。楓嶺西垂，畢嶺東障，梨嶺則其南案也。怪石擎雲，飛霞削翠，余每南過小竿，北逾梨嶺，遙瞻手采，輒爲神往。既飯，與不能退，徧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楓嶺而上，爲大道而遠；由二十八都溪橋之左，越嶺，經白花巖上，道小而近。」余聞白花巖，益喜，近迂道且趨之，况其近也。遂越橋南行，數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嶺，三里，下嶺，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轉入南塢，即浮蓋山北麓耶也，分溪錯嶺，竹木清幽。里號金竹云。度木橋，由業紙者籬門入，取小級而登，初皆田畦高壘，漸漸直躋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羅，松竹與石爭險，已入勝地。竹深石標，中峙一菴，即白花巖也。僧指其後山絕頂，巒石甚奇。菴之右岡，環轉而左，爲裏山菴，出裏山，越高岡兩重，轉下山之陽，則大寺也。右有梨尖頂，左有石龍洞，前瞰梨嶺，可俯而挾矣。余乃從其右，二里，憩裏菴。裏山至大寺約七里，路小而峻。先躋一岡，約二里，岡勢北垂，越其東，塢下水皆東流，即浦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岡，循其左而上，是謂獅峯，霧重路塞，捨之。逾岡西下，復轉南上，二里，又越一岡，其左亦可上獅峯，右即可登龍洞頂。乃南向直下，約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巖正得其具體，而峯巒環列，此真獨勝。雨阻寺

中者兩日。

初四日——冒雨爲龍洞游。同導僧砍木通道，攀亂嶺而上，霧滃棘鋸，芟石籠崖，瘳惡如奇鬼；穿簇透峽，窈窕者，益之詭而藏其險，吶嘍者，益之險而斂其高。如是二里，樹底院峭崿攀踞其內，右有夾壁，雖立僅尺，上下如一，似所謂「一線天」者，不知其即通頂所由也。乃篝火篝燈，匍匐入一罅，罅夾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線天，第外則頂開而明，此則上合而暗。初入，其合處猶通竅一二，深入，則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豎夾中，高僅三尺，兩旁貼於洞壁。洞既束肩，石復當胸，無可攀踐，逾之甚艱。再入，兩壁愈夾，肩不能容，側身而進，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導僧援之。既登，僧復不能下，脫衣宛轉，久之乃下；余猶側佇石上，亦脫衣奮力，僧從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內壁少舒，可平肩，水較泓深，所稱龍池也。仰睇其上，高不見頂，而石龍從夾壁盡處，懸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黃，而此石獨白，石理峭礪成鱗甲，遂以龍神之。挑燈遍闚而出，石隘處上逼下碍，入時自上懸身而墜，其勢猶順，出則自下側身以透，胸與背既貼切於兩壁，而膝復不能屈伸，石質刺膚，前後莫可懸接，每度一人，急則愈固，幾恣其與石爲一也。既出，歡若更生，而嵐氣忽澄，雲霄在望。由明峽前行，芟莽開荆，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層疊，如重樓複閣，其中燥爽洞透，徘徊久之，復上躋重崖。二里，登絕頂，爲浮蓋最高處。踞石而坐，西北羣嶺開，下視金竹里，以東，崩坑墜谷，層層如碧玉輕綃，遠近萬狀，惟頂以南，尙鬱伏未出。

循西嶺而下，乃知此峯爲浮蓋最東。由此而西，蜿蜒數峯，再伏再起，極於壘石巷，乃爲西隅，再下爲白花巖矣。既連越二峯，卽裏山越寺之第三岡也。時余每過一峯，輒一峯開霽，西峯諸石，俱各爲披露。兩峯盡又越兩峯，峯俱有石層壘。又一峯南向居中，前聳二石，一斜而尖，是名梨頭尖石；二石高數十丈，堪爲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縵壘石數塊，承以石盤，如坐嵌空處，俱可徙倚。此峯南下一支，石多磷岫，所稱「雙筍石人，攢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峯後散爲五峯，迴環離立，中藏一坪可廬，亦高峯所罕得者。又西越兩峯，爲浮蓋中頂，皆盤石累壘而成。下者爲盤，上者爲蓋，或數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復平列數石，上下俱成壘台雙闕。「浮蓋仙壇」洵不誣稱矣。其石高削無級，不便攀躋。登其巔，羣峯盡出，山頂之石，四旁有苔，如髮下垂，嫩綠浮烟，娟然可愛。西望壘石石仙諸勝，尙隔三四峯，而日已過午，遂還飯寺中。別之南下十里，卽大道，已在梨嶺之麓。登嶺過九牧，宿漁梁下街。

初五日——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復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其地爲南平沙縣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漲，故順逆皆遲。

十一日——舟隨山曲西南行，亂石崢嶸，奔流懸迅。二十里，舟爲石觸，榜人以竹絲繙紙包片木掩而釘之，止湧而已。又十里，溪石一山，瞰溪如伏獅，頰有崖兩重，閣臨其上，崖下圓石高數丈，突立溪中，於

是折而東。又十里，月下上一灘，泊於舊縣。

十二日——山稍開。西北二十里，抵沙縣，城南臨大溪，雉堞及肩，卽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兩旁爲輪，關水以春。西十里，南折入山間，右山石骨巖削，左山夾處有泉落，如玉筋。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其地路通尤溪，東有山曰里豐，爲一邑之望。昨舟過伏獅崖，卽望而見之，今遠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西南二十里，漸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口，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橫雙口，溪右一水自北來，永安溪水自南來，至此合。其北來之溪，舟通巖前，可七十里，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鋪。

十四日——行永安境中，始聞猿聲，南四十里，爲鞏川，上大灘，十里，東南行，忽望見溪右峯石突兀，旣而直逼其下，引突兀者轉爲差，爲崩削，俱盤互壁立，爲峯爲岩，爲屏爲柱，次第而見。中一峯壁削到底，或大書其上曰「凌霄」，於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爭勝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較詭異，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則桃源洞也。其峯排突溪南，上逼層漢，而下瞰迴溪，峯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檻飛欄，蓋帶不一。急停舟登焉。循澗而入，崖兩偉裂一罅，竹影偏溪內，得橋渡澗，再上有門曰長春圃，亟趨之，則溪南之峯，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時暮色滿山，路縱橫不可辨，乃入大士殿，道得人爲導，隨之北，卽循崖經文皇閣，轉越兩亭，俱懸崖綴壁，從此折入峭夾間，其隙僅分一線，上劈山巔，遂透山北，中不能容肩，鑿之乃受，累級斜上，直貫其中，余所見「一線天」數處，武彝、黃山、浮蓋，曾未見。

若此之大而逼，遠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峯攢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復得一臺，一樹當空，根盤於上。有飛橋架兩崖間，上下壁削，懸空而度，峯巒石裂，岿然成洞，曰環玉。出洞，復由棋坪側歷西塢而上，得一井，水甚甘冽。躋峯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遠，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匯爲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絕頂，一八角亭冠其上。復從西路下山，出倚雲關，河石磴垂絕，罅間一下百丈，蓋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線爲階，百丈爲明梯，游者以梯下，此一線上，始盡奇概，舍此別無可階也。還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燈穿綠塢，幾若陰房燐火。道人云：「由長春圃二里，有不塵館，旁又有一百丈巖，皆有勝可游。」余領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與奴輩併力刺舟。幸灘無石，月漸朗，二鼓，泊廢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抵城西橋下，橋已燬，而大溪自西來，橋下之溪自南來，依然余游玉華時也。遠城西而南，溯南來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長倩，溪出山右，沿山左，乃捨溪登嶺，越嶺兩重，西南過溪橋，五里，南過溪鳴橋。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爲已窮絕頂，其上乃更復穹然，不復上，循山角而南，紆翠微間，俯瞰山底，溪迴屈曲，惟聞怒吼聲，而深不見水，蓋峻峭削，錯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叢樹，行者惟見翠葆浮空，非聞水聲，幾以爲一山也。久之，備於樹隙稍露迴湍，渾赤如血。又五里，與赤溪遇。又五里，止於林田。十六日——沿山二里，有峯自南直下，峯東有小溪，西爲大溪，俱由此相會，而注於大嶺嶺西者。渡

小，循峯南上，共五里，至下橋，逶迤南躋，又八里，得上橋，一澗飛空，懸橋而度，兩旁高峯插天，度橋，路愈峻。千里，從山夾中直躋兩高峯之南，登嶺，迴視兩高峯，已在履下，計其崇峻，大斲浮蓋，嘗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甯洋縣。

十七日——下舟，達華封。

十八日——上午，始抵陸。漸登山阪，溪從右去，以灘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過山麓，又五里，跨華封絕頂，溪從其下折而西去。遙望西數里外，灘石重疊，水勢騰激，至有一灘純石，中斷而不見水者，此嶽中最險處，自念前以雨阻不能達，今奈何交臂失之，乃北下三里，得邨一場，以爲去溪不遠。沿塢西行，里許，欲臨溪，不得路。始從蔗畦中下，蔗窮，又有蔓植者，花如豈，細筴未成，復踐蔓行，上流沙削不受履，方藉蔓爲級，未幾，蔓窮，皆荆棘棘刺，藁不能入。初側身投足，不辨高下，時時陷石坎，掛樹杪，既忽得一橫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灘聲震耳，謂前望所中斷之險，必當其處。時大道直西去，通吳鎮，維埠。覓下溪之路，久不得，見一小路伏叢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猶有路影，未幾，下皆積葉，高尺許，蛛網繫之，上則棘莽叢密，鈎髮懸股，百計難脫；比脫，則懸澗注溪，危石疊嵌而下，石皆累空，間登其上，始復見溪，而石不受足，轉墮深莽。余計不得前，乃卽從澗水中攀石踐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間屋，側立溪南，溪北復有崩崖塞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塊，衝擣莫容，躍隙而下，下卽升降懸絕，倒湧逆捲，崖爲之傾，舟安得通也。

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瀉之勢，險無逾此。久之，溯大溪，踐亂石，山轉處，溪田層級，從之，始得路。循而西轉，過所踞溪石，二里許，灘整復沸如前，則又一危礧也。西二里，得小路，隨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見前不可下之灘，即在其上流，而嶺頭所望純石中斷之灘，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懸兩灘間，非至此，則兩灘度有遁形矣。逾嶺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遊天台山日記後

壬申三月十四日——自甯海發騎，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東南十五里，爲桑洲驛，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門嶺，爲入天台道。

十五日——渡水母溪，登松門嶺，過玉愛山，共三十里。飯於筋竹嶺菴——其地爲甯海天台界。陟山岡三十餘里，寂無人烟，昔彌陀菴亦廢。下一嶺，叢山香冥中，得邨家，淪茗飲石上。又十餘里，逾嶺而入天封寺，寺在華頂峯下，爲天台幽絕處。卻騎，同僧無餘上華頂寺，宿淨因房，月色明瑩。其地去頂尚三里，余乘月獨上，誤登東峯之望海尖，西轉，始得路，至華頂，歸寺，已更餘矣。

十六日——五鼓，乘月上華頂，觀日出，衣履盡濕，還炙衣寺中。從寺右逾一嶺南下，十里，至分水嶺，嶺西之水出石梁，嶺水之東出天封，循溪北轉，水石漸幽。又十里，過上方廣寺，抵曇花亭，觀石梁奇麗，若

初識者。

十七日——仍出分水嶺，南十里，登紫雲嶺，嶺甚高，與華頂分南北界，西下至龍王堂，其地爲諸道交會處。南十里，至寒風闕。又南下，十里，至銀地嶺，有智者塔，已廢。左轉得大悲寺，寺旁有石，爲智者拜經臺。寺僧恆如爲炊飯，乃分行囊，從國清下至縣。余與仲昭兄以輕裝東下，高明寺，寺爲無量講師復建。右有幽溪，溪側諸峰曰圓通洞，松風閣，靈響岩。

十八日——仲昭坐圓通洞。寺僧導余探石笋之奇。循溪東下，抵螺溪。溯溪北上，兩崖峭石夾立，樹巔飛瀑紛紛，踐石躡流。七里，山迴溪墜，已至石笋峯底，仰而峯莫辨，以右崖掩之也。從崖側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見石臺立湖中，湖水下搗其根，懸而爲瀑，亦水石奇勝處也。循溪北轉，兩崖愈峭，下匯爲潭。是爲螺螄潭。上壁立而下淵深。攀崖側懸藤，踞石窺其內，潭上石壁，中劈爲四岐，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窺其涯澗。最內兩崖之上，一石橫嵌，儼若飛梁，梁內飛瀑，自上墜潭中，高與石梁等。四旁重崖迴映，可望而不可卽，非石梁所能齊也。聞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風闕之左，可逾嶺而至。雨驟，不成行，還憩松風閣。

二十日——抵天台縣。

（至四月十六日，自鴈宕返，乃盡天台以西之勝。）——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視丹霞層，浮屠標

其巔兀立於重巖攢翠間。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廬新葺，不復似昔時彫敝。時急於瓊臺雙闕，不暇再躡上岩，遂西越一嶺，由小路，七里，出落馬橋，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嶺，五里，上桐柏山。越嶺而北，得平疇一圍，羣峯環遶，若另闢一天。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里像尚在右室，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黃冠久無任此者。羣農見游客至，俱停耕來訊，遂挾一人爲導。西三里，越二小嶺，下層崖中，登環臺焉。一峯突敞甬壑，三面俱危崖迴繞。崖右之溪，從西北萬山中，直搗峯下，是爲百丈崖。崖根瀾水，至環臺，脚下，一泓深碧如黛，是名百丈龍潭。峯前復起一峯，卓立如柱，高與四圍之崖等，曰瓊臺也。臺後倚百丈崖前，卽雙闕對峙，層崖外遶，旁絕附麗。登臺者從北峯懸墜而下，度物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間，趾無所著也。從臺端再攀歷而下，有石突起窟其中，爲龕，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瓊臺之奇，在中懸絕壑，積翠四遠。雙闕亦其外遠中對峙之崖，非由洞底再上，不能登也。憶余二十年前，桐雲峯自桃源來，適其外瀾入，第深窮其窟奧，今始俯瞰於崖端，高深俱無遺勝矣。飯桐柏宮，仍下山麓，南從小徑渡溪，十里，出天台關嶺之官道。復南入小徑，窺行十里，路左一峯，兀立若天柱，問知爲青苗山。又湖南來之溪，十里，宿於坪頭潭之旅舍。

十七日——由坪頭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陳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嶺二重。又六里，重溪迴合中，忽石巖高峙，其南卽寒巖，東卽明巖也。令僮先馳，炊於明巖寺，余羣遂南向寒巖。詰左俱懸崖

盤列中有一洞呀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備。路右即大溪築迴，中一石突出如擎蓋，心頗異之。既入寺，向僧索龍鬚洞靈芝石，——即此也。寒巖在寺後，宏敞有餘，玲瓏未足。由洞右上一視鵲橋而出，由舊路一里，右入龍鬚洞，略爲莽棘所翳，上躋里許，如歷九霄，其洞圓鑿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頗似鴈宕之石梁，而梁頂有泉中灑，與寶冠之芭蕉湖，如出一治。下山，仍至舊路口，東溯小溪，南轉入明巖寺。寺在巖中，石崖四面環之，止東面八寸關通一線。寺後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雖不及靈巖之雄偉，亦具體而微矣。飯後，由故道騎而馳，三十里，返坪頭潭。又北，二十五里，過大溪，——即西從關嶺來者，是爲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湖二重，直抵北山下，入護國寺宿焉。

十八日——晨，急詣桃源。桃源在護國東二里，西去桐柏僅八里。昨游桐柏時，留爲還登萬年之道，故先審明，及抵護國，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萬年，更可收九里坑之勝，於是又特趨桃源。初由洞口入里許，得金橋潭。由此而上，兩山愈束，翠壁穹崖，層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窮，瀑布較夾，由左崖瀉溪中。余昔來瀑下，路窮莫可上，仰視穹崖北峙，溪左右雙洞，諸峯娟娟攢立，嵐翠交流，幾不能去。今然從右崖叢莽中，尋得石徑，層疊遂不及呼，仲昭肩雨撥棘而上。磴級既盡，復疊石橫棧，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巖下，蹊磴俱絕，南瀑自巖左右分道下。遙睇巖左，猶有遺磴，從之，則向有累石爲橋於左瀑上者，橋已中斷，不能度。踴瀑之上流，從東北夾壁中來，止容一線，可踐流而入，計其勝，不若右巖

之瀑。乃遠徑六石岡，向西北上躋，抵懸崖下，得重潭甚廣，四面俱直薄峻底，無可緣陟，第從潭中西望，見石峽之內，復有石峽，瀑布之上，更懸瀑布，皆從西北杳冥中來。至此纒紛亂墜，於迴崖削壁之上，嵐光掩映，石色欲飛。久之，遠出層瀑下，仰昭以覓路，未得，方獨坐觀瀑，遂同返護國。聞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雲，通元二寺，入萬年路較近，特以秀溪勝，故飯後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漸轉而東，向是爲九里坑。坑既窮，一瀑破東崖下墜，其上亂峯森竝，路無可上。由西嶺攀躋，遶出其北，迴瞰瀑背，石門雙插，內有龍潭在焉。又東北上數里，逾嶺，山坪忽開，五峯圍拱，中得萬年寺，去護國三十里矣。萬年爲天台西境，正與天封相對，石梁當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飯於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後高嶺，又向西升陟嶺角者十里，乃至騰空山下牛牯嶺，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嶺三重，共十五里，出會墅。大道自南來，望天姥山在內，已越而適之，以爲會墅乃平地耳。復西北下三里，漸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

天台之溪，余所見者：——正東爲水辟溪，沿嶺東北，華頂之南有分水嶺，不甚高，西流爲石梁，東流過天封，邊嶺壑嶺而東，出松門嶺，由甯海而注於海，正南爲寒風闕之溪，下至國清寺，會寺東佛隴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國清之東爲螺溪，發源於仙人鞋，下墜爲螺螭潭，出與幽溪會，由城東而入大溪者也。又東有檀溪諸水，余屐未經。國清渡西，其大者爲瀑布水，水從龍王堂西流過桐栢爲女棧溪，前經三潭，墜爲瀑布，則清溪之源也。又西爲瓊臺雙闕之水，其源當發於萬年寺東南，東

過羅漢嶺，下深坑，而匯爲百丈崖之龍潭，透瓊臺而出，會於青溪者也。又西則爲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雷瀑，東西交注，其源當出通元左右，未能窮也。又西爲秀溪之水，其源出萬年寺之嶺，西下爲龍潭瀑布，西流爲九里坑，出秀溪東南而去。諸溪自青溪以西，俱東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關嶺，王渡諸溪，余屐亦未經。從此再北，有會暨嶺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於勸昌；再北有福溪、羅木溪，皆出天台陰，而西爲新昌大溪，亦余屐未經者矣。

遊廬山日記後

余與仲昭兄遊天台，爲壬申三月，至四月二十八日，達黃巖，再訪廬山。覓騎出南門，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兩行三十里，逾秀嶺，飯於巖前鋪。五里，爲樂清界。五里，上盤山嶺，西南雲霧中，隱隱露芙蓉一簇，廬山也。十里，鄭家嶺。十里，大荆驛，渡石門澗，新雨漲溪，水及馬腹。五里，宿於章家樓，——是爲廬山之東外谷，章氏於時，媿樓以憩山遊之屐，今旅肆寥寥，猶存其名。

二十九日——西入山，望老僧巖而趨。二里，過其麓。又一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還至溪旁。西二里，逾謝公嶺，嶺以內，是爲東內谷，嶺下有溪自北來，夾溪皆重巖怪峯，突兀無寸土，雕鏤百態。渡溪，北折里許，入無峯寺，峯峯奇峭，離立滿前。寺後一峯獨聳，中裂一壘，上透其頂，是名靈峯洞。躡千級而上，石台重

整，洞中產漢像俱更新。下飯寺中。同僧自照膽潭越溪左觀風洞，僅半規，風蓬蓬出射數步外。途從溪左歷探崖諸洞，還寺。雨大至。余乃赤足持傘溯溪北上，將抵真濟寺，山深霧黑，茫無所睹，乃還過溪，東入碧雲洞。愚上人精舍在焉。覺其有異，令僮還招仲昭，亦踐流而至，恨相見之晚。薄暮，返宿靈峯。

三十日——冒雨循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來，其勢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名淨寺，雨益甚。雲霧中仰見兩崖重巖夾立，層疊而下，莫辨層次。衣履沾透。益深窮西谷中，有水簾谷，維摩石室，說法台諸勝。二里，至響巖，巖右有二洞，飛瀑罩其外。余從榛莽中履險以登。其洞一名龍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巖突出，若露台然，可棧而通也。出洞，返眺響巖之上，一石側耳附峯頭，爲「聽詩叟」。又西二里，入靈巖。靈峯西轉，皆崇巖連嶂，一開而爲淨名，一疊直入，所稱一線天也。再開而爲靈巖，疊障迴環——寺當其中。

五日朔——仲昭與余同登天聰洞，洞中東望圓洞，二北望長洞，皆透漏通明，第削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復下至寺中，負梯破莽，率僮踰別塢，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斫木橫嵌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揉樹，遂入圓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語。復如法躡長洞而下，已日中。西抵小龍湫之下，尋劍泉，不可得。踞石磧而坐，仰視迴障，遍天峭峯倒插，飛流掛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西過小剪刀峯，又過鐵板障，障方展如展，高插層巖之上。

下開一隙如門，惟雲氣出沒，阻絕人跡。又過觀音巖，路漸西，巖漸拓，爲犖尖。復與常雲並峙。常雲南下，跌而復起，爲戴辰峯。其跌處有坳曰馬鞍嶺，內谷之東西分者，以是嶺爲界。從靈巖至馬鞍嶺，凡四里，而崇巖兀嶮，應接不暇。踰嶺，日色漸薄，晦暝。二里，西過大龍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從寺後塢覓方竹，無佳者。上有曇花菴，頗幽寂。出寺右觀燕尾泉——即溪流自龍湫來者，分二股落石間，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龍湫溪口。更西二里，由連雲障入，大剪刀峯轟然立澗中，兩崖石壁迴合，大龍湫之水從天下墜，坐看不足亭，前對龍湫，後揖剪刀，身在四山中也。出連雲障，逾華巖嶺，共二里，入羅漢寺；寺久廢，臥雲師近新之。臥雲年八十餘，其相與飛來石羅漢相似，開山巨手也。余邀師窮頂，師許同上常雲，而鴈湖反在其西，由石門寺爲便。時已下午，以常雲期之後日，遂與其徒西逾東嶺，至西外谷，共四里，過石門寺廢址。隨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來合，即凌雲寶冠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來之溪，宿於凍雲寺。寺在合珠峯下，孤峯插天，忽裂而爲二，自頂至踵，僅離咫尺，中含一圓石如珠，尤奇。循溪北入石夾，即梅雨潭也。飛瀑自絕壁下激，而甚雄壯，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仍東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門，停擔於黃氏墓堂。歷級北上鴈湖頂，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漸伏，海嶼來前，愈上海輒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東北最高處迤邐西來，播爲四支，皆易石而上，四支之脊，隱隱隆起，其夾處匯而成窪者三，每窪中復有脊，南北橫貫，中分爲兩，總計之，不止六

窪矣。窪中積水成蕪，青青彌望，所稱鴈陂也。而水之分墮於南者，或自石門，或出凌雲之梅雨，或爲寶冠之飛瀑，其北墮者，則宕陰諸水也。皆與大龍湫、鳳馬牛無及云。既逾岡，南望大海，北瞰南閣之溪，皆遠近無礙。惟東峯尚高出雲表，余欲從西北別下寶冠，重岩積莽，莫可寄足，復尋舊路，下石門，西過凌雲，從含珠峯外二里，依澗訪寶冠寺。在西谷絕塢中，已久廢，其最深處，石崖迴合，磴道俱絕。一洞高懸崖足，斜石倚門，門分爲二，軒豁透爽，飛泉中瀝，內多芭蕉。頗似閩之美人蕉，外則新鐫高下，漸已成林。至壺，聞瀑聲如雷，而崖石迴掩，杳不可得見。乃下山涉溪，迴望洞之右脇，崖卷成罅，瀑從罅中直墜，下搗於圓物，復躍出，成溪去，其高亞龍湫，較似壯勝，故非若山第二流也。東出故道，宿羅漢寺。

初四日——早望常雲峯，白雲濛濛，然不爲阻，促臥雲同上，東逾華岩，二里，由連雲嶂之左，遵松洞之右，躋級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峯，已在履底，一里，山迴溪出，龍湫上流也。渡溪，過白雲，雲外二廡，又北入雲辭菴，菴廡與登山徑，修整俱異昔時。臥雲令其徒採筍炊飯，既飯，諸峯雲氣修盡。仲照留坐菴中，余同臥雲直躋東峯。又二里，漸聞水聲，則大龍湫從卷崖中瀉下，水出絕頂之南，常雲之北，夾韋中即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聲漸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絕頂，南出分爲兩支，東支爲觀音巖，西支爲常雲峯，此其過派處也。正脊之東，爲吳家坑，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鐵板障，再遠爲靈巖，又再遠爲淨名，又再遠爲靈峯，外爲謝公嶺而盡。脊之西，其坑即龍湫背，其峯之迴列者，近爲龍湫之對崖，再遠爲芙蓉峯，又再

遠爲凌雲，又再遠爲寶冠，上爲李家山而止。此廬山之南面諸峯也。而觀音常雲二峯，正其中，已伏杖屨下。惟北峯若負展然，猶屏立於後。北上二里，一脊平時，狹如垣牆，兩端昂起，北頽然直下，卽爲南閣溪。橫流界，不若南面之環互矣。余從東巔躋西頂，倏躑躅聲大起，則駭鹿數十頭也。其北一峯，中剖若斧劈，中則石筍參差，亂崖森立，深杳無底，鹿皆奔墮其中，想有隕墜者。諸僧至，復以石片擲之，聲如裂帛，半响始沉，鹿益啼號不止。從此再西，則石脊中斷，峯亦漸下。西北眺廬湖，愈遠愈下。余二十年前探廬湖，東覓高峯，爲斷崖所阻，懸縵而下，卽此處也。昔歷其西，今東出其上，無有遺憾矣。返下雲靜菴，循溪至大龍湫，上，下瞰湫底龍潭，圓轉夾崖間，水從卷壁墜潭，躍而下噴，光怪不可追視。遂逾溪西上，南出龍湫之對崖。歷兩峯而南，其嶺卽石門東，羅漢之西，南出爲芙蓉峯，又南下爲東嶺者也。芙蓉峯圓互特立，在羅漢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東達於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 別臥雲，出羅漢寺，循溪一里，至龍湫溪口。凡四里，逾馬鞍而下，北望觀音峯下，有石壁若門，層列非一。仲昭已前向靈巖。余挾一僮，北抵峯下，循樵路西轉。二里，直抵觀音常雲之麓，始知二峯上雖遙，其下石壁，連互成城。又循崖東躋，里許，出石壁之上，叢木密蔭，不能下窺。崖端盤石如擎蓋，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復下循石壁而入，層崖懸裂，皆可捫而通也。壁外一峯特起，薄齊片雲，頂拱神，高若老僧岩，儼若小兒拱立，出路隅，戶多吳氏，有吳應岳著，留余餐，余挾之溯溪入，卽絕頂。

所望吳家坑溪也。在鐵板觀音之間。欲上溪左黃崖層洞——崖在鐵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層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獨又在懸崖間。無可下也。乃循崖東行。又得一石壘。望其上。層壘可入。計非構木懸梯不能登。從此下一小峯。曰鶯嘴巖。與吳別。東過鐵板嶂下。見其中石壘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亂石壅塞。而崖左有路直上。鑿坎懸崖間。垂藤可攀。遂奮勇上。衣礙則解衣。杖礙則棄杖。凡直上一崖。復一崖。如是者再。又棧本爲橋者。再。遂入石壘中。石對峙如門。中寬廣。得累級以升。又入石門兩重。抑蹙其上。石壁環立。青天一圍。中懸如井。壁窮。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處。有木梯。緣升其上。若樓閣然。從閣左轉。復得平墟。後即鐵板嶂高列。東西危崖環繞。南面石壘下伏。軒敞迴合。異仙靈所宅矣。內有茅屋一楹。虛無人。居隙地上。多茶樹。故坎石置梯。往來其間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峯而東。二里。入靈巖。與仲昭會。

初六日。小狹靈巖僧爲屏霞障之遊。由龍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絕。有梯倚崖端。蓋燒炭者所遺。緣梯出其上。三巨石橫壘南間。內覆石成室。跨其外者爲仙橋。其室空明幽敞。蔽於重巖之側。雖無鐵板嶂石門之奇瑰攢合。而幽邃自成一天。復透左。上。攀藤歷棧。遂出屏霞障之中層。蓋龍鼻頂也。崖端亦境寬可廬。後障猶上倚霄漢。障右有崖。外覆飛泉落其前。由右復攀躋崖石。幾造障頂。爲削石所阻。其側石隙一縷。草木緣附。可以著足。遂隨之下。崖間多修藤垂蔓。各採而播之。

當石削不受樹，樹盡不受履處，輒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岡者五重，降升不止數里，始下臨絕湖，即小龍湫上遊也。其澗發源鴈頂之東南，右即鐵板，左即屏霞，二障中墜爲絕壑，重崖虧蔽，上下無徑，非懸綆不能飛度也。入澗，踐石隨流，東行里許，大石橫踞澗中，水不能越，穴石下處，兩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絕，乃縛木爲梯，升崖端，復繩入前澗下流，則橫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樹十丈旗。水從石後建瓴下注，匯潭漾碧，潄然沁人。左右兩岸，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龍湫下墜處也。余兩旁索劍泉寺，僧輒云在龍湫上，人力難達，今仍杳然，知淪沒已久。從欲此橫下兩峯，遂可由仙橋達石室，乃斫木縛梯，盤絕巘者數四，俯視獨秀雙鷲諸峯，近在屐底，既遙仙橋，隔崖中斷，日已西，疲甚，乃返，竟前轍。復經屏霞側石室，返寺，攜囊過淨名投宿靈峯。

初七日——溯寺前溪，觀南霄岡，軒爽無他奇。又三里，西轉望真濟寺，在溪北塙中，是窮西由斷崖破峽而來，峽南峯爲五馬朝天，崢嶸尤甚，兩旁逼仄石蹊，內無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許，甚艱，不可窮歷。北過真濟寺，寺僻居北谷，遊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馬家山嶺，路甚峻，登頂稜窳如蓮花狀，北瞰南閩，已在屐底。飛鳥山下，四里餘，得新菴，弛擔於中，溯南閩溪，探岩陰諸勝。南閩溪發源鴈山西北之箬裏嶺，去此三十餘里，與永嘉分界。由嶺而南，可通芙蓉，入樂清，由嶺而西，走楓林，則入甌郡道也。溪南與鴈山之陰，山勢崇拓，竹木蒼茸，不露南面巖嶽態，溪北大山，自箬裏迤邐而來，皆層崖怪峯，變換闔

閣，與雲霧爭幻，至閣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閣自會，俱東下石門潭。門內平曠千畝，居人皆以石門爲戶牖，此閣所由名。而南北則分以溪也。南閣有章恭毅宅，西人有石佛洞，散水巖，洞仙巖諸勝。北閣有白巖寺舊址，更西有王子晉仙橋，爲尤奇。余冒雨窮南閣，先經恭毅毛，聚族甚盛。溯溪五里，過牽頭巷，南即石佛洞，以踏蕪不能入。西十里，至莊塢，夾溪居民，皆葉姓。散水巖在北塢中，石崖橫互，飛瀑懸流，巖左登嶺，有小巷。時暮雨，土人留宿莊塢，具言洞仙院之勝。

初八日——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澗愈幽。隨溪轉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徑，破雲磴而入，東渡溪從之。忽峯迴溪轉，深入谷中，則煙巒歷亂，峯從莊塢之後，連互至此，又開一隙，現此瑰異。執士人問之，曰：「此小簷厝也，洞仙尙在其外，大溪上流。」復出而渡溪，里許，有溪自東來，入即洞仙塢。溪大，澗小，溪東上，其中峯巒茅舍，與前無異。仙洞卽在其內崖，倚峯北向，層簷翳之，乃破莽躋石隙而入，初其險最上漸寬，仍南出莊塢，東還牽頭巷，終不得石佛洞道。遂出過南閣，訪于晉仙橋，在北閣底，尙二十里。念仲昭在新巷，甚近，遠晤巷中，日已晡，豈不及爲北閣遊。東趨大荆而歸。

遊五台山日記

——山西太原府五臺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爲五臺遊。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關。山自唐縣來，至唐河始密，至黃葵

漸開，沙不甚穹隆矣。從阜平西南，過石梁，北行諸峯，皆崿嶸起。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來注，乃捨大溪，溯西溪北轉，山峽漸束。又七里，飯於太子鋪。北行十里，溪忽至，迴顧右崖，石壁數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從溢者。今天旱，瀑痕猶在削崖間。離澗二三尺，泉從坳間細孔泛溢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嶺，嶺上四眺，北塢頗開，東北西北，高峯對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殺，復有遠山橫其外，即龍泉關也。去此尚四十里。嶺下有水從西南來，初隨之北行，已而溪從東峽中去，復逾一小嶺，則大溪從西北來，其勢甚壯，亦從東峽中去，當即與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過阜平，捨大溪而西，以爲西溪即龍泉之水也，不謂西溪乃由鞍子嶺坳，逾嶺而復與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則出戶曹鼻。溪有石梁曰萬年，過之，溯流望西北高峯而趨，十里，逼峯下，爲小山所掩，反不睹嶸岫之勢。轉北行，向所望東北高峯，瞻之愈出，趨之愈近，峭削之姿，遙遙逐人，二十里之間，勢於應接，是峯名五巖，又名吳王寨，有老僧廬其上。已而東北峯下，溪流溢出，與龍泉大龍會，土人橫石梁於上，非龍關道所經。從橋左北行，八里，時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當隘口，爲龍泉關。

初五日——進南關，出東關北行，十里，路漸上山，漸奇，泉聲漸微，既而石路陡絕，兩崖危峯峭壁，合蒼攢奇，山樹石，競麗錯綺，不復知升陟之煩也。如是五里，崖逼處，復設石關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長城嶺絕頂，迴望遠峯，極高者亦伏足下，兩旁近峯擁護，惟南來一線，有山隙，徹目百里，嶺之上，巍樓雄峙，即

龍泉上關也。關內古松一株，枝發葉茂，秀拔于雲。關之西，即爲山西五臺縣界。下嶺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齊路嶺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來，至此隨山向西北去，行亦從之。十里，五臺水自西北來，會合流注溹沱河。乃循西北溪，里，爲天池莊。北向塢中，二十里，過白頭菴，去南臺止二十里，四顧山谷，猶不可得其彷彿。又西北二里，路左爲白雲寺。由其前南折，攀躋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臺間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始至。

初六日——風濤起，滴水皆冰；風止日出，如火珠湧吐翠葉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嶺，始望南臺在前。再上爲燈寺，由此路漸峻。十里，登南臺絕頂，有文殊舍利塔，北面，諸臺環列，惟東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臺在其下，遠則盂縣諸山屏峙而東，與龍泉峰嶒接勢。臺石道下，塗甚夷，可騎。循西嶺西北行，十五里，爲金閣嶺。又循山左西北。

初七日——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橋。一峯從中臺下，兩旁流泉淙淙，幽靚迴絕，復度其右澗之橋，循山西向而上，路欹甚，又十里，登西臺。頂，日映諸峯，一一獻態呈奇；其西面，近則闕魔巖，遠則鴈門關，歷歷可俯而挈也。闕魔巖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層累而上，爲此中奇處。佛龕，即從臺北下，三里，爲八功德水。寺北面左爲維摩閣，閣下二石聳起，閣架於上，閣柱長短，石參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爲萬佛閣，佛俱金碧旂檀，羅列輝映，不啻萬尊；前有閣二重，俱三層，周廡環閣亦三層，中架複道，往來空

中，當此萬山巖阻，非神力不能運此。從寺東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臺，望東臺南臺，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臺外之龍泉，反若更近。惟西臺北臺相與連屬。時風清日麗，山開列如鬚眉，余先趨臺之南，登龍蟠石，其地亂石數萬，湧起峯頭，下臨絕塢，中懸獨簷，言是文殊放光攝影處。從臺北直下者四里，陰崖懸冰數百丈，曰萬年冰，其塢中亦有結廬者，初寒無幾，臺間冰雪，種種而是。聞雪下於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時也。行四里，北上澡浴池。又北上，十里，宿於北臺。北臺比諸臺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風大作。

下五里，抵清涼石，寺宇幽麗，高下如圖畫。有石爲芝形，縱橫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銳，屬於下石者無幾。從西北歷椽拾級而上，十二里，抵馬跑泉，泉在路階山窩間，石隙僅容半蹄，水從中溢出，窩亦平敞可坐，而馬跑寺反在泉側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於獅子窠。

初八日——老僧石堂送余，歷指諸山曰：「北臺之下，東臺之中，臺中，南臺北，有塢曰臺灣，此諸臺環列之概也。其正東稍北，有浮青突銳者，恆山也。正西稍南，有連嵐一抹者，鷹門也。直南諸山，南臺之外，惟龍泉爲獨雄；直北俯內外二邊，諸山如蓓蕾，惟茲山之北證，峭削層疊，嵯峨之勢，獨露一斑，此北臺廳覽之概也。此去東臺四十里，華嚴嶺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嶺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領之，別而東，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華嚴嶺，由北塢下十里，始夷。一湖自北，一湖自西，兩湖合而羣峯環

深壑中「一壺天」也。循澗東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場。南自白頭菴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菜，出此則絕種矣。由此兩崖屏列鼎峙，雄峭萬狀。如尊者十里，石崖懸絕中，層閣傑起，則懸空寺也。石壁尤奇。此爲北臺外護山，不從此出，幾不得臺山神理云。

遊恆山日記

山西大同府渾源州

去北臺七十里，出始豁然，曰東底山。臺山北盡，卽屬繁峙界矣。

初九日——出南山，大溪從山中俱來者，別而西去。余北馳平陸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臺山之四，其長繚繞如垣，東帶平邢，西接鴈門，橫而徑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卽爲沙河堡，依山瞰流，磚甃西整。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爲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爲大同東道。余從堡後登山，東北數里，至峽口，有水自北而南，卽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峽，與流屈曲，荒谷絕人。數里，義興寨，數里，朱家坊。又數里，至葫蘆嘴。含湖登山，循嘴而上，地復成塢，溪流北行爲渾源界。又數里，爲土嶺，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

初十日——循南來之湖北去，三里，有湖自西來合，共東北折而去。余湖西瀾入，又一湖自北來，遂從其西登嶺，造基陵，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轉，又北躋而上者五六里，登峯南重，造其巔，是名箭臺嶺。自

沙河登山沙湖，盤旋山谷，所值皆魁荒阜，不意至此而忽躋穹窿，然嶺南猶復阿蒙也。一逾嶺北，瞰東西峯連壁墮，翠蜚丹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樹之色不一也，而錯綜又成台錦；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縻以藻繪而愈奇；樹得石而半鋪倒蟠者，緣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年，直下千甬底，則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與之俱出塢口，是名諱峪口，堡臨之。邨居頗盛，皆植梅杏，成林茂麓，既出谷，復得平陸，其北又有外界山環之，長亦自東而西，東去渾源州三十里，西去應州七十里，龍峪之臨外界，高阜遠近，一如東瓜山之視沙河峽口諸山也。於是沿山東向，望峪之東，山愈嶙嶒斗峭，間知爲龍山，龍山之名，舊著於山西，而不知與恆岳比肩，至是既西涉其閭域，又北覽其面目，從不意中得之，可當五喜桑榆之收。東行十里，爲龍山大雲寺，寺南面向山，又東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恆山之麓，遂折而從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兩峯互峙，車騎接軫，似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馬紫荆大道也。循之，抵山下，兩崖壁立，一澗中流，透轉而入，逼仄如無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闕雙峙，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擬之也。時清流未泛，行即溯澗，不知何年兩崖俱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時插木爲閘道者，今廢已久，僅存二木懸架高處，猶棟梁之巨擘也。三轉，峽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層樓高懸，曲榭斜倚，望之如屢吐重臺者，懸空寺也。五臺北壑，亦有懸空寺，擬此未能具體。仰之神飛，鼓勇獨登，入則樓閣高下，檻路屈曲，崖即蟲峭，爲天下巨觀，而寺之點綴，兼能盡勝，依巖結構，而不爲巖石累。

考儘此，而僧寮位禪適序，凡客坐禪龕，明窗暖榻，尋丈之間，肅然中雅。既下，又行峽中者三四轉，則洞門豁然，巒壑掩映，若別有一天者。又一里，澗東有門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石級數百層承之，則北岳恆山廟之山門也。去廟尚十里，左右皆土山層疊，岳頂香不可見。止門側土人家，爲明日登頂計。

十一日——風鬢淨盡，澄碧如洗。策杖登岳，而東而上，土岡淺阜，無攀躋勞。蓋山自龍泉來，凡三重。惟龍泉一重，峭削在內，而關以外反土脊平曠，五臺一重雖崇峻，而骨石登拔，俱在東底山一帶出峪之處。其第三重自峽口入山而北，西極龍山之頂，東至恆岳之陽，亦皆藏鋒斂鋸，一臨北面，則峯峯陡削，悉現巖巖本色。一里，轉北，山皆煤炭，不深鑿即可得，又一里，則土石皆赤，有虬松離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則崖石漸起，松影篩陰，是名虎風口。於是石路縈迴，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傑坊曰「朔方第一山」，內則官廡樹井俱備。坊右東向拾級上，崖半爲寢宮，宮北爲「飛石窟」，一相傳真定府恆山從此飛去。再下，則北岳殿也，上負絕壁，下臨官廡，殿下雲級插天，廡門上下，穹碑森立。從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會仙臺，臺中像羣仙，環列無隙。余時欲躋危崖，登絕頂，遠過岳殿東，望兩崖斷處，中垂草莽者千尺，爲登頂間道，遂解衣攀躋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絕頂，猶傑然天半，而滿山短樹叢密，槎枒枯竹，但能鉤衣刺領，攀踐輒斷折，用力雖勤，若隨洪濤，汨汨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盡，始登其頂。時日色澄麗，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渾源州城一方，卽在山

麓北瞰隔山一重，蒼茫無際；南惟諸泉，西惟五臺，菁菁與此作伍；近則龍山西亘，支峯東連，若比肩連袂，下扼沙漠者。既而下西望，尋前入峽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東顧，有一人飄搖於上，因復上其處，問之，指東南松柏間，望而趨，乃上時寢宮後危崖頂。未幾，果得徑，南經松柏林，先從頂上望松柏窈青，如蒜葉葦莖，至此則合抱參天，虎風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從崖隙直下，恰在寢宮之右，即飛石窟也。視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懸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潭源州西關外。

浙遊日記

余久擬西南遊，遷延二載，老至不能待，遂以崇正九年——丙子——九月十九日，爲黨里遠征計。束裝未就，適杜若叔至，飲至子夜，乘醉放舟，天未明，抵錫邑。同行者爲靜開師。

十月初二日——舟止餘杭，登陸沿苕溪北岸行，二十里，度馬橋，爲餘杭臨安界，其北可達徑山。西十七里，至石錦亭，亭北西去，於潛徽郡道也。余從臨安道，於亭南西去。二里，抵臨安，西出關，過皇潭，循山西南行，共十六里，爲下舟橋，橋南可直逾新嶺間道。二十里，抵新城。新嶺甚險，無託宿處，乃從迂道，逾橋過溪，西上，二里，宿全張之白玉菴。僧意餘，杭人也。聞余負遊癖，深夜篝燈淪茗，爲談遊日本事，甚悉。

初四日——西二里，過一橋，折而南，六里，上乾塢嶺——嶺甚坦，東西各崇山峻嶺，獨此峽中夷，南

北流分入茗輿浙，其山過東，忽垂天而起，曰五尖山。循其西麓西南十二里，石梁跨澗，曰趨安橋。由橋北西溯澗，沿三九山北麓，入後葉塢，又西十三里，爲鉢盂橋。水西自龍門龕出橋下，龕有四仙傳道嶺，在橋西四里，乃於潛境。從橋北轉東南，里餘，東卽三九洞山峙其西，環塢一區，皆石峯嶙峋，黑邃點漆，丹楓翠竹，間如錯綺。水穿壁而下，濯石爲雪，時凌寒絕溜，而黑崖白峽，處處如著懸瀑。二里，度橋。至洞山東麓，洞山者，自龍門龕南迤邐東來，其石稜銳紋疊，東南山半開二洞，正瞰橋下，余同靜聞西向躡山，沿小澗而上，石皆峽踏整透，潛流漱之，淙淙有聲，夾澗兩旁，石片踴出田畦中，竹樹穿石而出。再上，忽一大石當澗立，方重不作透漏態，而細紋密編，習索縷工。竹林有菴，曰靈隱菴。後危壁空起，聳翠成疊，屏南卽明洞，如軒斯啓，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連卷也。中一柱上不至簷，簷垂一石欲下，而下不及柱，相對不接者不可尺。柱旁一樹，高撐至簷端，輒漚而反曲，翠色拂簷而上。再南，卽幽洞，兩洞並啓，爲石壁所界，壁經紅若桃花。入幽洞，洞口高懸，內若浮橋之復空，其中空洞無底。人呼輒傳響不絕。二十丈之後，忽南北洞分水陸，陸者拾級而北，如登閣殿，入三十丈，轉南，又闢一小閣。其水洞兩入一轉，卽山田成畦，塍界分明，水滂其中，初無涸溢。從塍上曲折入，約二十丈，忽水聲潺潺，乃透入小澗，見一溪南來，至此，破壑下墜，宛轉無底。又過一峽，透小門，旁無緣徑。短衣去携，溯水躡流，又三十丈，石俱倒垂若蓮花，平沙陰門，忽束忽敞，正如荆溪白鶴洞，而白鶴潛伏山麓，得水爲易，此洞高闢山巔，兼水

尤奇耳。再入，則石洞既盡，匯水一方，又不知隨者何來，墜者何出也。出洞，溯南來之溪，二里，止太平橋洞中。

初五日——南二里，上馬嶺，里許，達其巔。嶺以北屬新城，水亦出新城。嶺南則屬於潛，縣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應潛埠出分水縣，下馬嶺，南十里，過兌口橋，歧分南北。北達於潛，可四里，南則應潛埠道也。兌口之水，源自於潛，馬嶺之水東來，合而南出，路隨之。八里，過板橋，橋下水自西塢來，與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達於潛及昌化。又南八里，止於唐家拱，南去應潛埠尚二里，原無市肆，擔夫以應潛舟下桐廬，必北曲經此，遂止溪畔，久之，得桐廬舟。蓋應潛埠爲於潛南界，溪之南即隸分水，於潛之水北經玉潤橋，昌化之水西自麻汶埠，俱會於應潛，而水勢始大。顧玉潤橋而上，已不勝舟，麻汶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於潛水固不敵昌化也。下舟，東南行，十里，爲分水縣，縣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東南去，其西山陸行八十里，通淳安。余初欲從陸，爲王奴遁去，乃就水道，反向東南焉。

初八日——抵蘭溪，與靜聞爲金華三洞遊金華之山，橫峙東西，陽臨郡城，浦江在北，西垂盡處爲蘭溪，東則善鳥也。婺水東直從永康經郡之南門，而西北抵溪，與衢江合。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遠，丹楓疎密，映壘尤佳，仰瞻北山，兀突天表，若負屨立。顧背之東南行，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在郡，若陸行，使可中道入也。六十里，抵金華西門外。

初九日——卽循城西北行，高下岡隴，十里，至羅店。主人具悉北山之半爲鹿田寺，其東下者南時爲芙蓉峯，西下者南結三洞，洞之西卽蘭溪界。余欲由三洞逗蘭溪，恐東有別勝，遂望芙蓉峯而趨。自店東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峯西。北山南麓首剎也，今已凋落。殿中止餘一碑，乃宋陸務觀爲智大師建殿撰，字卽其手書。碑陰又鐫務觀與大師手牘數首，楷碑行牘，具其風致。恨無搨工，不能得一通爲快。寺東菴口芙蓉，有路可登芙蓉峯，見峯高不及北山半，舍之。仍由寺西北登嶺，升陟五里，得清隱菴。由北塢登楊家山，遶其西，山夾中北透而上，則北山絕頂，上倚於後，前列楊家山，中開平塢，竹石充隙者，朱淮督山墅也。東北石巖巒蹲伏平莽中，曰石浪，爲黃初平叱石處。石上卽鹿田寺，闔籬巖在其東二里，過山橋，東下二里，兩峯夾澗，峯石片片排空，作雞冠怒起狀，溪流奔躍其下，頗勝。聞巖東下數里爲赤松宮，乃郡城東門所入，芙蓉峯東坑也。巖北卽北山頂，頂有棋盤石，攀榛莽而上，約二里始到。石前有平台，壘塊後聳，中列室一楹，有澗冷冷從山頂下。溯流再躋，則石硤成門，水從門出，門上更得平壑，所稱西玉壺也。聞其東尚有東玉壺，皆山頭出水之壑。西玉壺之水，南下者歷棋盤石而潛溢三洞，北下則從裏水源出。溪北東玉壺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宮出金華，東下者出義鳥，北下者出浦江，凡一郡分流，此其脊矣。玉壺一名盤泉，分聳於上者稱三望尖，文之曰金星峯，總所謂北山也。仍下，返鹿田寺。僧以久不至，方分路遙，山谷響應入寺，浴臥。

初十日——拉寺僧東炬從朱墅後西行，一里，北登嶺。約里許，一石聳出峯頂。由石畔循山而東，可達玉壺。逾峯而北，卽朝真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卽下雙龍洞。外居人也。蓋北山自玉壺西來，中支至此而止，後復生一支，西走蘭溪。其層分而南者，一環爲龍洞塢，再環爲堂塢，三環爲玲瓏巖塢，而金華之界於是乎盡。玲瓏巖之西，又一環而爲鈕坑，再環爲白坑。一環爲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於是乎盡。後支層遠中支，中支西盡，頽然下墜，初闢爲朝真，中墜爲壺，最下及谷底爲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疊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嶄絕，倚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實層注。朝真洞門軒豁，內洞稍窪，卽下秉炬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漉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行石隙攀躋下墜，復得巨夾，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出內洞，其左復有兩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卽內洞深墜處。一洞，仍從突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遜。出洞，直下里許，則爲雙龍洞。洞闢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爲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舉，闔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

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幙，橫列別洞中。湖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循溪南出羅店，逾嶺屢塢，北入東轉，去雙龍約五里，又上山半里，爲講堂洞，亦有二門，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軒爽高潔，可居可憩，其澗涸而不流，渡澗西，逾第二嶺，塢逼嶺下，而澗中有水，淙淙北來。又渡而西，循嶺北上，外隘中轉，是名玲瓏巖，去講堂西又六里矣。轉而西，逾其嶺，爲西溪界，下嶺爲鈕坑。又逾一嶺，曰思山祠，去玲瓏巖西又六里矣。時日已將墜，問洞源寺道，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嶺，循澗南趨，五里，至白坑，又西逾石塔嶺，嶺後高峯之北，卽洞源寺。從北嶺穿逕而上，庵里許，而正道在山前下洞旁。蓋此地亦有三洞：下水源，中紫雲，上曰上洞，其地總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與水源異地。時昏黑不辨山路，竟循大道下山，徑路紛錯，久不得寺，遙望一燈隱隱，急投之，則水春也。其人曰：「此地卽水源，由此北過洪橋，循右嶺而上，可三里，卽上洞寺。」依其言，得至，強寄宿焉。

十一日——不及晨餐，輿靜聞從寺後躡磴北上，覓白雲洞。逾嶺而北，嶺塢忽下，窪如盤，披莽從之，一洞呀然，下墜深黑，疑卽白雲。仰問樵者曰：「此洞窗也，白雲在北。」乃復北行。兩山夾中，又環成一窪，大且百丈，深數十丈，螺旋而下，中無滴水，倚甕水其中，卽仙遊鯉湖矣。然山頂四環，無一隙瀉者，僅見此。又下，從峽西轉，則爲白雲洞。洞門北向，門頂一石橫裂，梁架於上。入洞仰窺，所稱鸛橋者，非耶？轉而

左。漸下漸黑，有門穹然，內似甚深，外有石屏遙峙。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數十步，洞倍寬廣，第無燈炬，四顧無所睹。返步出，抵穹門，初出黑甚者，至是歷歷可見。乃轉屏出洞，逾嶺遠。飯而出寺，循舊路而下，二里至洪橋，未度。從橋左人居後上紫雲洞，門西向，中垂柱四五，界爲數重，瓊窗翠檻，處處皆是，亦敞亦奧，廣色俱勝。洞北一奧，宛轉邃深，亦以無炬返。下度洪橋，循澗而東，度石梁，水源洞卽在其側。洞門南向，正跨澗上，洞口垂石巖紛，中一柱自下屬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紛綸，復闢一竇，幻作海蜃狀。洞中上下分二層。下卽澗水所出，隘束之。上層由洞門躡磴上，入漸下，下則空廣愈無極，俱聞水聲，亦以無炬不及窮。出坐洞口擎柱內，觀石態古幻，始與靜聞別洞源而去。循西嶺出塢，又西南十五里，達蘭溪南關，飯而登舟。刺行五里，泊橫山頭。

十五日——始西入常山溪口，過花椒山，懸帆正拂緒崖。自是兩岸綠橘丹楓，珍苞映日，雖霜且嚴，辰有同暄藻。

十六日——午抵常山縣，登岸募耒。

江右遊日記

十七日——五十餘里，至草坪，爲常山玉山兩縣界。又五十餘里，至東津橋，其水自北山南流。山高巖在玉山縣北三十里外，蓋自草坪北渡，卽西峙此，曰三清山。度橋西五里，由玉山東門入，而東津橋之

水，遶南而西，至此已勝舟。時已下午，無長舟可附，得小舫至府，二十里而暮。榜人乘月鼓棹，八十里，泊廣信之南門。郡西二十里，有石橋瀕流，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參霄競秀，俱不及覽。

十八日——至鉛山河口，初擬由廣信北遊靈山，且聞其地北山寺叢林甚盛，阻病創而止。西南下三十里，有峯圓互曰仙來山，舟過時，臥未起，及經二十里潭，至馬鞍山下，迴望見之，已不及登矣。自仙來至雷打石，凡二十里，石山介溪左右，俱如伏牛覆釜，不特形絕嵒峒，并無波縵文，至織土寸莖，亦不能受，或山斷沙迴，霜痕樹色，出郁廬石隙中。又二十里，過旁羅，南望鷓鴣峯，峭削天際，此余昔年假道分水關趨樓亭處。又二十里，抵河口，一水自東南分水關經鉛山縣，至此入大溪，兩溪合，始勝大舟。

十九日——下貴溪舟，二十里，西至叫岩，瀕溪石崖盤突，下插深潭，竇橫開其上，迴互峯腰，穿穴內微，如行廊閣道，窗櫺戶牖都辨。崖上大喜「漁翁隱次」云。崖右有磴可級，余循級上，列石縱橫，穿石隙而遶其後，一徑成蹊，衆峯環互，壑迴峯易，居人多截塢爲池，種魚鱗鱗，投問之地，已屬興安。其前對之山，圓互而起，曰團鷄石嶺，嶺前即叫岩寺也。叫岩前臨大溪，漁隱崖當岩左突出，又一岩翼其右，右崖之前，一圓峯兀立溪中，曰印山。寺後岩石中虛，兩旁迴突，度以一軒爲叫岩，岩爲寺蔽，景之佳曠，在漁隱不在此也。西十里，抵弋陽界，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惜以棹急失之。又三十里，西南望龜岩，峯插天際，余心豔之。又十里，至弋陽，遂以行李託靜聞督舟去，余與顧僕留旅舍，爲明日龜巖之行。

二十日——雨中過西南門，遇一龜巖人，欲歸，求之。三里，渡大溪，俱從山崗行，淋漓十里，望龜巖香不可睹，忽踞左一峯，疑卽夜來插天際者，詢之，爲羊角嶠，去龜峯尚五里。比至，遙望一峯中剖如門，已而門之南，忽歧出片石如圭，卽天柱峯也。及抵其處，路復南去，轉而東入，先過一堰，堰南匯水曰放生池，池水兩注崖足。循池北崖，鑿石成棧，卽展旗峯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盡，竹色林嵐，掩映一壑，兩崖飛瀑交注。旣入，忽見南崖最高處，一竅通明，若耳之附顙，疑白雲所凝，最近而知爲石隙。時雨勢彌甚，衣履沾溼，抵方丈，貫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篝火就爇。

二十一日——雨漸收，衆峯俱出，惟東南絕頂尙有雲氣。貫心出方丈中庭，指點諸勝，正南而獨高者爲寨頂，頂石如鸚鵡口峯，名口峯，又名老人峯，上特出一圓頂，從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爲老人者以此。上振衣臺平視，則其峯漸分爲二：由雙劍下窺，卽頂若一葉綴起，其北山之脊，一起而爲羅漢，再起而爲鸚鵡，三爲浮瓶，爲北下最高脊，四起最北爲觀音峯，亦峭，此爲中支，北與展旗峯爲對，楠木殿因之。從南頂而西，最峭削者爲龜峯，三石攢立峯頂，與雙劍並峙；峯下裂隙分南北者，爲一線天，東西者爲摩訶洞，其後卽爲尸聲谷——從其側一呼，則聲傳宛轉九四，蓋以峯東水簾谷石崖迴環其上故也。峯東，高者卽寨頂，西之最近者爲含龜峯，其下卽寨頂，今龜分脊處，而龜峯雙劍峭插於上，爲含龜所掩，故其隙或顯或台，合則并成一障，時亦陡露空明，昨途疑爲白雲耳。又西爲雙劍峯與龜峯並立分脊

之西南，龜峯三剖其下而上，併雙劍同本，兩歧其頂，其南大書「壁立萬仞」四字，款字剝落，相傳未暇。此二峯爲西南過脊之中，東北與香合峯爲對，而舊寺之回因之。從西而北，障於左者，卽含龜巷峯，下卽振衣臺，平石中懸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線天者。次爲明星峯，北接雙鰲，南聯合龜，在正西峯爲最高。又次爲雙鰲峯，峯北下插澄潭，卽入谷所經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峯環峙谷西，而秦頂之脈，西北盡於此。從南頂而東，最迴環者，城梁峯，圍屏峯，此爲東南層巒之後，西北與雙鰲爲對。從東而北，嶙嶙右列，爲橋頂峯，象牙峯，獅子峯，比肩谷東，而秦頂之脈東北轉於此。乃又從北而駢立爲峯，平突者香合，幻起者靈芝，卽方丈靜室所向，最高而歛者，展旗峯，東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卽入谷之鑿棧於下者。此三峯排拱谷北，而秦頂之脈，東北盡於此，此皆谷之內者也。展旗北爲天柱峯，卽昨遙望開岐如圭者，旁爲犬子峯，獅子南爲卓筆峯，圍屏峯南深壑中，有棋盤石，秦頂東南有朝帽峯，一峯獨高，孤立秦頂後，余從弋陽東，舟中遙見者，卽此，近爲誘峯所掩。又秦頂朝帽間，則有接引峯，秦頂西又有畫筆峯，蓋秦頂北下者，旣爲羅漢諸峯，其南迴西遠列成屏幃，又秦頂之後者，此是也。巖上有泉，是名水簾洞。——此則谷之外者也。其谷面峯攢，自成洞窟，惟西向一峽，兩崖壁立，水從中出，路亦從之。其南龜峯之下，東從獅峯之側，北從香台天柱間，皆逾峯躋隙而後得度，真霄壤中一靈勝哉。谷中觀音峯一支自秦頂北墜谷，分爲兩，西則方丈靜室所託，最後爲摩尼洞，振衣臺之路，東則繞莽深巖，余曳杖

披棘而入，直抵圍屏城梁之下，仰觀「虎搏羊」諸石。使芟蕪蕪蔓，道置級，益進，必有深美，奈何任亂石
荦棘，阻絕奧區！出循獅子峯，北逾嶺南，轉所謂轆頂象牙諸峯，從其外，西向視之，中懸一峯如卓筆，不經
此不見也。衆峯之麓，俱石岡高互。其東又有石峯一支，自寨頂環而西北，與轆頂象牙諸峯又環成一谷。
余從石岡直南徹谷底，復阻石棘而出。因西逾象牙獅子，間春欹削，幾不容足，迴瞰內谷，真別有天地矣。
此谷東第一外谷也，復循外嶺東行南轉，二里，是爲棋盤石，一大石穹立谷中，平如砥；其西南即朝帽峯，
西北即寨頂，蓋圍屏峯之後也。其外峯一支自朝帽峯下，復環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參差環立，不復如
內，俱石崖削成者，此第二之東外谷也。寨頂朝帽之度脊處，一石高數十丈，南向立，即接引峯也。余於棋
盤石頰見，擬從此可躋絕頂，開棘直窮嶺下，則懸削無階，仍從古道至獅子峯，轉經香合峯，登靈芝峯，望
天柱犬子兩峯，直立北谷中，蓋展旗峯獨峙於此，又環成一谷。此北外谷也。從展旗西南直東上其頂，東
南眺朝帽峯左，又分立一石，有同接引，而接引則蔽不可見。南面龜峯雙劍，俱成一壁迴環，無復才隙。下
峯，從夾棧西出，循放生池南行，出雙巖明星含龜後，東視三峯背，俱垂土可升。捨之南，東入，即水簾徑。逾
龜峯雙劍，爲下振衣谷中道，又捨而南，有路東上。知爲琴寨頂道，從之。上二里，西視龜峯雙劍，已在足下，
始知已出水簾上，下視谷中，三面迴環如玦，惟北面正對龜峯雙劍，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見所從。此
第一南外谷也。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北從南，見東南岡上亂石湧起，有若雙芝駢發，盤大莖斂，下復並巖

中穿孔，其上飛舞變幻，賞不周接。又上一里，登一頂，復舍南從北，穿石隙而上，轉而東南行，其頂更穹然也。其東北復起一頂，兩頂夾而成峽，東南自過脊始，而西北溢於水簾，山途中斷爲兩，而過脊之度其東南者，一石如梁橫兩頂間，梁盡而蠱崖削起，決無登理，踞脊上迴瞰南谷，崩隕直下，深不見底，但見東西對崖，懸嵐倒峯，不知何途之入。——此第二南外谷也。久之，覓路欲返，忽見峽北頂有級下達，自峽中直上者，因諦審峽南石上，復有級同之，始知其道不從脊而從峽也。想秦昔爲人盤踞，故梯險鑿空，今路爲草沒，而石蹟未泐。遂循級北下峽底，復自峽攀級北上，一里，東登最高處，竟與朝帽接引，連袂並肩。朝帽四面孤懸，必無可登，而接引之界於其中者，已立懸脊之上，兩旁俱蠱石鐔塊，不特下不能上，上亦不可下。其北下之脊，即棋盤石南下之谷，當朝帽南來山脈所環而成者，亦不知入自何途。此爲第三南外谷也。獨西無外谷，乃絕頂之北，東分爲圍屏城梁，西分爲鸚口，然其異下仰則穹然見奇，上瞰反宵絕難盡也。時日暮返，余已目勞懷竭，飛騰而下，不自知其足之前也。四里下山，東向入至雙劍龜峯下，有徑可入水簾，昏黑難辨，遂逾嶺，息方丈。

二十二日——逾振衣臺，上至龜峯下，再穿一線天而東，北過四聲谷，谷壁一隙東南向，內皆大石，巉度可西北出，其西北爲摩尼洞，止下窺方丈，平揖觀音諸峯，遂下嶺，西入外谷，入水簾洞，其處三面環崖，迥迤自天，北對龜劍二峯，泉從崖東飄灑下墜，爲此中絕勝。蓋龜峯樹嶂之奇，雁宕所無，但詛水觀

耳；此谷獨飛珠捲雪，在谷尤異。但其洞雖與泉對，而窪伏崖末爲恨，願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標舉也。時朔風舞泉，遊漾乘空，聲影俱異。霽色忽開，日采麗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飯於寺而別。仍從崖棧西出，十里排前，又西二十里，至留口，暮涉其溪，溪西卽貴溪境。自排前至留口，迴望龜巖，祇見朝帽峯作一羊角插天，與七陽東向望，不纖毫差別，第見一石人旁立亭亭爲異。

二十三日——西行八里，將至貴溪城，忽見溪南一橋架兩山間，執途人問之，知爲仙橋，隔溪不可至。西趨二里，入城，覓靜閣於逆旅，同出西南門，經張真人墓，碑乃趙松雪奉勅撰書者。一里，越一小橋，東向溪，溪流直瀉五峯峯下。此溪發源江仙山，自花橋而下，卽通舟楫。西北六十里至羅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爲通閭間道。其所北輪楮炭適有炭舟，巖溪畔呼之渡，渡溪東一里，由五面峯西北入，其山俱石崖盤峙，中剖而開，夾而起，遠近離立不一。抵穹巖下，捨級而上，得一臺，綴兩崖如掌，其南下級直垂湖底，其西上則山巔。余先攀磴里許，至絕頂，則南瞰西華，東瞰夾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顧間。以山雨忽來，亟下山，從前磴南下一線天，卽從峯頂中剖而下者，是爲直峽，峽至中間，忽轉而東穿，復得橫峽，俱上下壁立。東盡口鳩而南，望兩崖穹巖盤竇，往往而是。直抵西華，余已從五面峯稔視，捨之。仍轉出一線天，北逾嶺，二里，東轉入小隱巖。巖上穹下深，裂成平竅，東西環轉，南連北谿，可廬而憩。巖後有宋洪駒父宣和年間書。余久知有徐仙巖，遍問不可得。聞有巖肩山，在小隱東南三里，遂由羅塘大道過一嶺，

北轉入山。竹樹深倩，巖石高穹，雨大至，飯於巖中。問仙橋道，曰：「間道循山而東，穿塢北去，四里可至。」從之，路甚荒忽，久之，逾一山，忽見碧巖高聳者甚，折及下谷，茫不可得。既直抵其下，一石高跨峯塢，上環如卷，中開成門，面平整如臺。余先至橋下仰視，頂高穹不啻數十丈，及登步其，修廣平直，駕虹役鶴之巧，不逮也。從其西二里，奇峯象山，間徐仙巖，不可得。忽一老翁曰：「屋後南入，即是。舊稱徐巖，今爲朝真宮，路荒沒，非明晨不覓。」余以明晨將發，遂強靜聞南望山峽而入。始猶有徑，入漸滅，兩崖深極，不顧莽刺，直透其底，石峽盡處，隘不容足，乃象山東第三塢。望其西，又有一塢，入不得路，問知路向，在西乃得入，則高崖盤互，中有深巖，外垂飛瀑，乃象山東第二谷，卽徐仙巖也。循暗路出，南登象山，兩崖前突，中塢不深而峻，從巖右登仰止亭，亭高懸崖際，嵌空環映，仰危峯而俯幽壑，令人徒倚忘返。守祠者以昏黑，恐無舟渡，遂扶余二里至中坊渡，隔溪呼舟渡余過，乃別。里餘入南關，抵肆宿。

二十四日，仍渡西南門大溪，南十里，新田鋪，山勢漸開，正值西華山之南，迴望諸巖，兀突俱併成一山，祇有高下，無復割裂痕。三十里，過馬鞍山，復入山谷。四里，逾嶺下，宿申命，地爲上清入山始境。主人爲余言：「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西去仙巖止二十里，不若卽此向仙巖而後上清便。」又言：「仙巖之西十五里，不若竟赴馬祖，轉而由仙巖抵龍虎，以盡上清爲更便。」余善其計，分靜聞待於上清，而余與願僕西去。

二十五日——趨而西，二十里，過香爐峯，峯危互三疊，南面直削下，中一坳，佛廬其上，雨不及登。其西，卽安仁界。於是又涉饒郡地，八里，過新巖脚，不知巖之在上也。從東峽穿而北入，有巖橫互於西，飛瀑交灑於上。復探其南，南巖有戶掩竹間，出躋其上，高敞盤互，但無宛轉穿漏致，此卽新巖，非舊巖也。西趨下山，一里，北轉入山峽，峽口巨石磊落，高下盤峙，深樹古藤，密籠其上；其內崖東西並峙，北連南豁，豁卽峽口，連者其底也。馬祖巖在東崖之半，卽新巖背。余由巖下仰視，欄柵憑虛，以爲殊勝；及冒雨登巖，則穢息不可近。——蓋爲業僧畜壻所，且拒客不納。時衣已雨透，強棲石龕側。

二十六日——仍從北連處下，轉上西崖，直趨而南，路斷處，卽來時峽口上也。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腹西出，既越洞，分兩道：一道循崖而北，兩崖並夾，遂成一線；一線中東崖下，復裂而爲巖，清幽可託；巖外之崖與對崖，下墜百仞，上插千尺，不合者盈咫，而中亦橫裂，邃若重樓，惟極北豁然，以爲可通外境，而豁處天光上開，懸險愈深，削崖穹壁，阻絕上下。復遠至洞門分道處，仰其上層，飛石平出，然高不可攀。從其南道，轉峯側而上，則飛閣危懸，又闢一境。覓路下，不祥；仍穿洞出崖端，覓路下峽口，又不得；乃循舊沿崖，抵北連處下。出峽口，四里，過南嶺，遙望東面亂山灑翠，駢聳其北者，爲排衙石，欹側其南者，爲仙巖，最秀；而近瞰嶺下，一石尖插平曠，四面削起者爲碣石。下嶺卽見大溪自東來，直逼嶺足，其溪發源瀘溪，由上清而下。乃從溪北溯流東南行，四里，至碣石下，仰望穹然，雖漸展而闊，然削立愈甚，有孤柱分

霄狀。下有礪石。是爲安仁。東南界。渡溪，南爲灑水，山復隸貴溪矣。又東五里，直抵排衙石，西爲魚塘地。東臨大溪……(下有脫)

二十七日——自蔡坊渡溪，東一里，龍虎觀。觀後一里，水簾洞。南出山十七里，曰石岡山，金谿縣東界也。入撫州境。又八里，宿孔坊。

二十八日——五十里，下一嶺，爲五里橋。東南入金谿城。南十里，至大塘山。

二十九日——西南十七里，抵建昌東門。

十一月初二日——出建昌南城，西二里，至麻姑山。上二里，半山亭。又一里，噴雪亭。麻姑以水勝，而詘於峯巒。半山亭之上，有水橫橋，如臥龍蜿蜒。上至噴雪，則懸瀑落峯間，一若疋練下垂，一若玉筍分瀉。——分瀉者，交縈石隙，珠絡縱橫。——亦不止於兩，但遠眺則成兩瀑耳。既墜，仍合爲一，復如臥龍斜蹇出峽去，但上之懸墜止二百尺，不能與雁宕、匡廬爭勝。再上，五級連注，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見，各自爭奇，其中兩潭甚深，螺轉環連，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盡，爲少遜耳。再半里，上至龍門橋，兩崖夾立，泉鳴中壑，不敢下視，架橋俯瞰於上，又變容與爲雄壯觀。龍門而上，溪平山遠，自成洞天，不復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爲麻姑壇，仙觀，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嶺十里，逾篔簹竹嶺，爲丹霞洞。又上一里，玉仙嶺，最高。西下左物中，宿華嚴菴。

初三日——仍出篔簹竹嶺，由西坳中南上，越兩山，東南共五里，爲飛爐峯，南爲軍峯，北接麻姑，東瞰盱江，西極芙蓉，蓋在五老峯西，陽華峯西北云。

初四日——東出建昌，過太平橋，南循溪五六里，西折出，從姑南上天柱峯，山頂兩石並起如雙髻，北向登其巖，曰飛鰲峯，其後崖飛突而出，下有方池，曰玉冷泉。從東上天際亭，亭後鑿石梯而上，一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中高穹而寬，天柱之南隅也。仍下石級，西沿崖，登天柱鰲峯間，有臺一掌，上眺層崖，下臨絕壁，竹拂石門，斜懸崖隙，爲雲臺巖。從其上西穿峯峽，架木崖間，曰雙玉樓。再西，一石欲墮未墮，兩峽並起，上下離立，曰一線天。此鰲峯北隅也。一線既盡，峽轉而北，有平石二片，方圓各異，橫度峽內，曰跌跏石。此二峯者，從天柱西，鰲峯北，又起二峯，高殺於鰲峯天柱，而以麗得奇者也。其東一峯，卽南與鰲峯夾成一線，又與西峯夾度跌跏者。西峯之西，又有片石橫架成臺，其東西俱通跌跏石。從跌跏石北踐一動石，梯東峯而上，頂兩架梁於一線，出鰲峯巔，東鑿礮以躋，遂凌天柱之表。北瞰郡城，西瞻麻嶠，時天霧明爽殊甚。從跌跏峽中，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臨，片石夾立，入柱北裂一隙，上有懸臺可躡，曰滴水巖。東下，又得穹崖一重，爲竹影菴，從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巖。石隙東向，則天柱東隅下層也。飛鰲之西，有斗母閣，閣側二石曰螭螭，下嵌成窩，而上突爲臺，則又鰲之西下層也。

初五日——東南四十里，爲硝石，南溪東溪至此合，南來者爲新城溪，舟抵新城，尚六十里，東溪四

十里至五福，又六十三里至杉關，爲江關分界。度東溪橋而南，爲鐵仙巖，山俱純石，北半崎削爲崖，辟立田疇間，由崖隙而下，兩崖間澗水成溪，崖插溪底，整棧以入。又一水自東來注，亦純石插底，隘不容足。架梁南度，又轉一橋，西渡大溪，遂躡山峽而上，則飛巖高穹，東向而出，僧憑巖結閣，種竹於外，頗幽敞。出度峽橋，見有石級西上，因躡之，盤旋山頂，兩度過脊，皆深坑斷峽，迴互縱橫。下山二里，仍宿宿石東溪橋之南。

初六日——聞覺海寺勝，南趨二里，則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鐵仙巖以西之第二重也，蓋宿石以東，其山皆塊石堆簇，兩則交互盤錯，斬若截塔，峯峯皆然，以鐵仙爲中，西則兩突而峙於南溪之左，東則兩突而至於止，巖之東，再東則山轉而南矣。人覺海，見山在其前，乃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時有小舟自新城來。以南行，崖盡，有峽東下，蓋南北兩崖對峙成峽，其度脊處，反在西巖溪之上。參見其峽深，沉，遂躡山級，東南直登其巔，東西兩臺最高，自西而東，路盡莫前，下瞰亂壑縱橫，峽形屈曲，枝分，隨水成潭，莽曹疊瀉，疑即所云金龜湖也，而二峯東下無路，但見東峽有水行徑，即鐵仙傍從舊路下，至溪東兩崖對峽處，即從崖下東入峽中，漸下漸溼，遂東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韓公橋來，渡之入山，東北三里，大石巖，五里，韓公橋，三里，雙同槽，南二里，紫雲巖，西一里，渡溪，爲夫子巖，返出紫雲，一里，至鑿石巖，又登巖，一里，至坐二岫。

初七日——東南六十里，與南溪遇。東爲觀音崖，西爲山居院，兩崖束溪，門以內澄潭甚深。三里，入新城北門。出而西，西南二十五里，宿石瓶岡。

〔脫一日〕

初九日——從草堂左循崖南下，路甚微削，伏深草中。直下三里，東南一溪，自簫曲峯後，與外層巨山夾而成峽。巨山即閩界，其東北度而爲簫曲，西北度而爲應感峯。會仙峯，兩腋溪流夾而西去。簫曲南溪之上爲板鋪。渡溪東南上嶺，一里，則平轉山腰。又南，二里，直上山頂。二里，南下而東上，至應感巖。巖西向，巨壑轟削，環成一窩，置室於中，自下望之，直憑虛綴壁也。從崖側躡登，里許，至巖頂，以爲諸峯莫高於此。既登而後，知會仙亭更上也。應感二峯連起，東屬於大山，過脊甚峭。脊北之水出板鋪，脊南之水即西出會仙峯北。自應感登會仙南下，三里，過脊南水，復南上，則會仙北屬大山脊也。脊東之水，西出會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東北屬於應感後之大山，夾此水西去。其中塢落爲九坊，乃新城五十一都地，對會仙之山，名迷陽洞，山南卽爲邵武建寧縣。其大山東南爲泰甯，其西南爲建昌之廣昌。自過脊至會仙，望之甚近，而連逾四峯，皆峭刻。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會仙絕頂，則東界大山，俱出其下，無論簫曲應感矣。自會仙西至南豐百里，東南抵建甯縣亦百里。其界有側家斜在迷陽洞南，爲大山寥絕處。

初十日——由會仙西下十里，過溪，卽應感西南來溪也。又十里，爲下埔，應感溪自東而西，會仙南

溪自南而北，俱會於下埔。北去，自下埔而上，懸崖瀑布，隨處皆是，亦俱會於下埔。西南十里，至章邨，山始大開，有水自東而北，源自建甯縣邨家嶺——去章邨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甯云。章邨西南三十里，宿梅源。

十一日——西五里，至上塢，平曠一環，四山繞壑，以爲平地矣，已而流忽下墜，循級愈下，遂成瀑，紫山懸，又五十里，抵南豐，出其西，肝江自西南遶城東北而北下。西五里，一溪自北來，度其橋，軍峯溪自西來，溯之行，數家列溪上，曰三江口。

十二日——渡軍峯溪，從左路上，路漸微。六七里，入山口，越二嶺，約三里，詢知正道在南，從三江渡溪，已誤也。蓋其嶺西北爲吳坑，東南爲東坑，去三江已十里，乃南轉下一坑，復得土人指，上嶺，共五里，至樓阿，上二里，一小廟當道歧，出廟西北，平循山半陰崖行，又二里，至一山過脊處，南北俱有道，西向登嶺，道獨仄，遂躡之。登一峯，卽轉入山峽，峽有溪自西而東，東口破壁下，縮口一峯，西南半壁，首傾至底，石骨如削，鐵路在其對崖，循峽陰西入，自過脊登嶺，至此，共二千七百步。一石飛突南崖，俯瞰溪，日光溪影，俱爲浮動，溪中大石矗立，西盡峽，兩崖逼束成門，水從門中墜壁下，濺迴大石而出，蓋軍峯東溪源也。飛突崖下架一橋，渡湖而北，登嶺半里，山迴水聚，得歧路入，龍塘菴，西有龍潭，路棘不可入，菴左渡小溪，直上嶺，六百步，循崖而西，屢有飛湖，從山巔墜下，路橫越澗，流者五六次，下復成一溪，又九百步，得橫木棧崖。

又二里，直轉軍峯北，仰望峯頂猶天外，一石湖自峯頂懸而下。——此北溪之源也。渡溪二百步，上一嶺，始與北來大路合。自此西上一里，至北嶺度脊處，其西下爲宜黃道，東卽所來大道也。自此南上，鑿磴疊級，次第間出，踏空而上，道極修廣，愈上愈高，風氣寒厲，與曾仙異。自分道處至絕頂，悉直上，無曲墜，共四千三百步，抵軍峯巔。下望五六尖峯，自西南片片來，乃閩中來源也。其南圓互者爲著棋峯，亭亭削刻，非他峯所及。蓋自南豐來，從軍盤嶺南而上，不及北道之關，然經著棋峯棧石轉崖，度西峽中，躡磴攀隙，路甚奇險，余從北道望見之，恨不親歷。

十三日——北下十里，至嶺脊岐路處，捨東北二道，從西下半里，得混元觀，則軍峯北下觀也。地已屬撫郡宜黃縣。開山南車盤來道，亦有下觀云。循山北下，兩山排列，水瀉其中。五里，至湖底，軍峯直北水也。又一水自西南來，乃軍峯西壑水，至此會。循水東北，五里，過架娑石，石縮兩澗口，聚落在其外，曰壚上。又魚牙山之水，亦自西南來，會與大溪合，西轉下宜黃壚上，卽東北岐，溯一小溪，十里，至東源。東上三里，登板嶺，嶺水西流入宜，東南流入豐，東北流亦入宜，蓋軍峯北下脊也。度嶺東竟塢，一里，水東出峽，下墜深坑。從北岐一徑，五里，至下邨。又北二里，水入山谷中，兩山隘束，路濼山半，曰十八排，卽七里坑也。凡十里，水破峽而出。又一里，山開水轉，度小橋而西，曰楓林。

十四日——卽從小橋溯小溪北上，五里，入南灣坳，逾分水嶺，爲南源，卽小溪源也。五里，至八角莊，

有水東下北二里登黃沙嶺下巾兒潭水亦東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欄寨門平行李家嶺一里始下。一里爲磁龜。又東北逾嶺下深自東南下深坑路不能從。東下三里山少開東逾一嶺二里曰乘龍吻水亦南下復東上二里曰鵝腰嶺平行二里下一里曰鉏原先是下磁龜以爲平地至此歷級東下共十里至歪排始知磁龜猶在衆山上也歪排以上多墜峽奔崖之流但爲居民造橋濯水成滓失飛練懸珠之勢然鉏原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龜以東諸東南注壑者其奇勝更當何如也出歪排其南山塢始開水亦南下又東十三里則盱江自南而北日方下午不得舟。

十五日——右江左山北行三十六里則從姑在望入郡之南門。

十八日——西循麻姑道三十里逾朱君嶺復循山半行深竹密樹瀨山繪谷紅葉朱萸綵映沉綠中曰鞋山五里入石坪山環一谷隨水峽而入復登嶺五里踏嶺頭卽芙蓉峯東過脊也脊二重南下六七里有龍潭占剎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度脊而西卽芙蓉山自南而北高互衆山上循山東北上里許山開一塢東北向是爲芙蓉菴。

十九日——從菴左小徑直躋一里出峯上又平行一里登三仙石爲芙蓉最高處東眺黃仙峯已不能比肩南眺軍峯直欲競峻芙蓉之南有陳峯山在十里內高毅於芙蓉峭削似之凭眺逾時從峯北小徑西下里許與石坪西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堂叢木西下上四里登揭燭尖西南下二里爲

南坑，有澗自東南來，四山環遠，中平一壑。隨水數轉出，里許，一水自北至，二水合而南出，路因之。西九里，高峯逼西，又合一南來水，與俱北。遂度港口橋，循左麓而北，五里，抵上坪，水注北去。路西折，上杉木嶺，二十里，宿車上。

二十日——乘月西行，即與大溪遇——想即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發源軍峯，經坑陰至此。已而溪復西南下，路折西北山中，十里，則大溪復自東南來，渡之東行，五里，又一溪自西南循宜黃城東而北，軍峯溪與之會。再北，又一小溪自城北來入，三水合經獅子巖下，遂北下臨川云。乃與靜聞出宜黃北，過豐樂橋，上獅子巖，巖迴盤兩層，兀立三溪合流處。又西北二里，入山，得仙巖高峙，若列錦屏，上穹下通，其西垂忽透邃爲門，穿石而入，則乘山內闕，若另一區域。是巖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多隙——正如處之通天巖——巖之最奇者，乃返出縣南，循南來溪，西南行，二十二里，過玉泉山下，山屏路右若負辰。又南隨大溪三里，一小溪自西來注，即石碧下流也。始捨大溪，溯小溪西折入，三里，得石碧寺。寺北有巖崖立溪上，半自山頂平剖下，南峯尤突兀，與之對峙爲門，石碧嶺正中懸其間。寺倚嶺東麓，仰望之，祇見峯頂立石巍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

二十一日——兩登嶺。是峰東西橫跨，若飛梁天半，較貴溪石橋，軒大三倍，從寺西眺，祇得其端，從寺北轉入峽中，南向登，仰見竹影浮殿，一峯中穿，高度雲末。透石入，南瞰亂峯攢挺，溪聲山色，另作光響。

非復人世。出橋南，遠眺飛梁之上，石痕橫疊，疑有綬廬嵌室，無路可登。正徘徊間，一山鶴沖飛而去，響傳疏竹間，益令人留戀。是橋之南，其內石裂兩層，自下而上，離合尺許，由隙攀躋，欲達其上層，而隙夾逼仄，轉身輒礙，到可緣蹶。遠問寺僧，謂從橋內裂隙登，必去衣履，可及其上層，而從上垂綆，可引入中層云。下碧，由小路五里，抵玉泉山下，山甚峻，屏立溪西北，上半俱削壁，僧疊級鑿崖，架廬峯側，一峯懸上。三面懸空，後復下隔深峽，離大山之右崖丈許。登眺久之，返抵北門，逆旅已昏黑。

二十二日——西北三十里，至陳坊。北度小木橋，沿小溪入五里，由迴龍洞入山隘，抵曹山寺。環峯四圍，平疇一圍，水流其間，亦此中一洞天也。

二十三日——西四十里，至朱碧街，去樂安尚三十里。

二十四日——西南三十里，至大坪墅，東轉入華蓋山。二里，為一天門。又躡級上，一里，為舊一天門，有二小溪合於石屋之上。從此行峻坂中，七里，至二天門。兩度脊，東北遠三峯之陰，共七里，而登華蓋頂，謁三仙焉。華蓋三峯並列，而中峯稍遜，西為著棋，東為華蓋。路由西峯而登，其陽甚削，故取道於北。華蓋之上，衆道房簇遠仙殿，無餘地可舒眺。登著棋，縱目四覽，其北正與相山對，西南則中華山與顏顏，東與南各翼以崇障，然皆不能與華蓋抗也。是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東去宜黃亦百二十里，西去樂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豐，東南至甯都，則二百里焉。余自建昌，宜取道磁壘，則直西而至；自宜黃，則取道

石碧，從雲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則迂而北，環而西，轉東向入山，取道雖迂五十里，而得北遊曹山洞石，可無憾矣。仍下三天門，西南十二里，出大陂，溪中亂石平鋪，水碎飛其上，望之如冰玉。

二十五日——爲長至日，早寒殊甚，西南十五里，溪遂一橫石，流與靜聞箕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在其下，及起回顧，溪流汨汨透石出，始知爲架壑石也。余道樂安，聞城西十里有天生橋，欣然欲往，今路已南，不及西向，幸得此石，雖溪石庫細，已見天生石梁一斑。南十五里，抵流坑，又西八里，宿於烏江溪南之茶園。

二十六日——候舟逆旅。度溪橋，北上會仙峯。其峯在大溪北，黃漠溪之西，蓋兩溪交會，是山獨峙其下流，與雪華山東西夾黃漠溪，入大溪之口者，高聳巖巖，倍於雪華，南面石骨嶙峋，於此中獨爲峻拔。其西南則豁然溪流，放注永豐境。由溪北從東小徑西上，五里，至會仙峯。更西北上，一里，石尤巖，上多鵝花紅豔，但不甚高，亦冬深殊景也。下山，舟尚不行，復止宿。余自常山來，所經縣治，無不通舟，惟金谿樂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二十七日——舟發烏江，經永豐，出吉水恩江。

十二月初二日——抵吉安郡。

初十日——登中華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遊洞雲。

十二日——循中華而南，十里，登分水嶺。逾嶺東，五里，爲帶源。由帶源隨水東行，出水口峽，水東去。路捨水南入山，六里，過羅源橋，復與帶水遇。蓋其水出峽東行，循山南轉至此。度橋而北，山始大開。又五里，宿水北。

十三日——由水北五里，度瀘溪橋，爲夏朗。潯張氏西園數日。

十八日——由夏朗西，西華山之東，小徑北，五里，西轉，循西華北十里，至富源。西二里，爲瀘頭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爲瀘瀘。溪東南山間，衝崖破峽，兩崖石骨壁立，竇突出溪中者，爲「瑞石飛霞」——峽中八景之一。西北十三里，北宿於羅家埠。

十九日——行十里，循西巖山南，又西十里，嶽孟堂，則鑿江南來，爲瀘洋入處。曰張家渡。附小舟順流北下，十里，至永和。其北涯有道，可徑往青原登山。隨山東北行五里，入兩山間。又一里，有溪轉峽而出。渡溪南轉，石山當戶，清澗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初入時，不過東西兩山夾也。至北塢轉入而南，始覺水石清迥，巖整潔迴，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覺中洋開整，四山簇合。其塢內外兩重：外建書院，內峙香阜。若天造他設者。是寺久爲書院，僧本寂竭力興復，改院爲寺，鄒南華郭青螺欲兩存之，本寂力持不可。始遷書院於外塢。——寂爲余言如此。寺前一溪，由寺東南深壑中來，至前匯翠屏下，翠屏爲水所蝕，山骨

嶙峋層巒聳出，老樹懸綴其上，下映清流，景色萬狀。寺左循流上，山夾甚峻而塢曲，曲折八十里，抵黃姑嶺，入口迴鎖極險，但知有寺，不知寺後有此深塢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澗，宛轉其間，莫測所極，覺水春菜圃，種種俱有異致。日漸西，乃登山，由一笑亭返寺，出山渡溪橋，從山南五里，越而西，西北十五里，渡贛江，暮煙橫渚，不辨江城燈火。又三里，宿郡北白鷺州。

二十五日——入永新舟。

二十六日——十里，至神岡山下，乃西入小江。又西，二十五里，曰三江口，安福江自西北來，而西南來者，永新江也。舟湖西南行，至是始有灘。又十五里，泊橫江渡，去吉安郡五十里。

二十七日——三十里，廖仙巖，至是始有山。南岸爲泰和界，北俱廬陵境也。自此舟轉北行，十里，永陽，廬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十里，而始屬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三十里，泊止陽渡。

二十八日——二十里，至敷城，始南轉。揚帆五里，上黃壩灘，復北折入兩山間。五里，枕頭石，轉而西，三里，上黃牛灘，十八灘從此始。灘之上爲分絲潭，潭水深碧，崖束如門，至此始有夾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十里，經畫角灘，抵坪上，則廬陵永新交壤處。

二十九日——二十五里，至還古，望溪南大山橫亘，下有二小峯拔地起，問舟人，大曰義山，奇小曰梅田，有洞在山麓。余夙慕梅田之勝，亟登涯，令奴隨舟候於永新。余同靜聞由還古南行，五里，至梅田。

山下，峯皆叢石疊壘，無纖土蒙翳其間，真亭亭出水蓮也。東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東北一角，山石完善，東南洞盡處，與西北諸面，俱爲燼灰者，鏡削火淬，大喪玲瓏之質。東向第一洞，在穹崖下，一突石障洞，測洞門穹然，高可十數丈。入洞後，頂忽盤空起，四圍俱削壁下垂，如懸崑萬丈，牽綯迴壘，上復嵌空成閣，中仰一竅，直徹山頂，恨無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間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室，透門，伏獸垂幃，不可枚舉。而正洞垂門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界門爲兩。正門在西偏，直透洞光；東儘則旁門，暗中由別隙入，至第四門而合，再進抵第五門，約已半里，而洞門穹直，光猶將曠，至此路忽轉，西向入，入一門，黑暗漫無所睹，但聞傳響鏗鏘，比明處更宏遠。欲出，索炬燭之，既返步，所睹比入時更顯，垂乳列柱，種種滿前矣。洞之前，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後左轉亦幽暗，其瑰異宏麗，少遊等一洞。既出，見洞之西壁，一隙呀然，側身入，門高五六尺，闊僅尺半，上下方正，如從繩繫矩，而檻枯成形，宛然琢削，其內石色與外洞較異，圓窠側隙，曲折玲瓏，悉可蠅旋猿掛，入有風蓬蓬然，出自內深空中，而昏黑無所見，乃蛇退而出。出洞，又南下十步，再得第三洞，則穹然兩門：一東向，一南向。中皆穹朗，初直北入，既而轉右，轉處一石柱潔白如削玉，上垂爲寶蓋，綉圓珠絡，形多瑰異。從此東折，漸昏黑，兩旁壁益狹，上甚高，惜無炬，不能燭其頂，下則伏者漸低，不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之石，俱厄於大斧烈斨，乃從山下轉而北，見斧削之勝，四顧都無徑路。適東北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後洞，——洞在山北，——甫入，亦有一竅上透山頂，人其內，高穹明敞，當

洞之中，一石柱斜竦作檠檠狀，曰石樹，下有石棋盤，最內西轉，云可通前洞而出。時連遊四洞，日已下春，既不及覓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覺空中浮動，益無暇俯扶幽闕。遂與靜聞由石瓣中踏隙上，上至半，下瞰諸懸石，若削若綴。度日已暮，無覓炊處，亟下山。山之西北隅，慘受焚削，與東南齊曠。西過一澗，十里，至大道西嶺角，西南行五里，抵永新東關。時余舟溯流逆上，且迂曲甚繁，尙未至縣，乃入遊城中。抵暮出，舟適泊浮橋下也。永新東二十里高山，曰義山，橫互而南爲泰和龍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爲茶陵州界，南嶺最高者曰七溪嶺，去城五十里，乃通永甯龍泉道也。永新之溪，西自麻田茶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南向至，一水自永新北向至，合於麻田。

三十日——出城南，溯溪行七里，小溪南自七溪嶺來入。又西三里，大溪西南破壁去。道自西北沿山入，三里，越草豎嶺，爲楓樹，復與大溪遇。又西北越合口嶺，八里，至黃楊山，境始大開。溯溪而西，七里，宿李田山，鄉寒寂，徹夜不聞一爆竹聲。北望巖嶠甚壯，問之，卽禾山也。聞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趨武功一百二十里，計令靜聞先待於路江。

丁丑年正月初一日——余直北入山，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北抵厚堂寺。越小嶺，始見平疇，水田漠漠，隨流東北行，五里，西北轉，溯溪入山，溪乃禾山東北流，聚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見有大水南入溪者，嘗由東入永新下流也。北過青堂嶺，西下，復得平疇一塢，曰十二都。西溯溪入龍門坑，溪水從南

山峽中，破石崖下，搗連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下兩崖石，俱飛突相向。入其內，復得平疇，是爲禾山寺。寺南對禾山之五老峯，背倚者乃禾山北支復起之山也。蓋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峯，最爲聳拔。兩山夾坳中，有羅漢洞，余急於武功，不及爲羅漢五老遊，遂北登十里坳，越嶺北下，山復成塢，曰鐵徑。復從其北，越一嶺下，五里，更得平疇，曰嚴堂。五里，上雞公坳，一名雙頂，嶺甚高，嶺南之水出鉄徑，北水則出陳山。鷄公以北卽安福境。下嶺，五里，抵陳山，東西俱崇，山峻嶺夾峙，上則虧蔽天日，下則奔墜峭削，深奧非復入境。

初二日——北向行，南來之從東破山去，又有北來水合而而東，路卽溯流北上。五里，宛轉至嶺上，東轉北度嶺脊，曰常衝。嶺西一峯，爲喬家山，石勢嵯峨，頂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諸山之中，此爲翹楚。北下三里，一石崖兀突峯左，上皆純石橫豎，水從峯根墜空而下者數十丈，但路依右行，崖畔叢茅葦茸，不能下窺，徒聞搗空振谷聲。下此，始見山峽中田塍環壑。又二里，抵盧子壠，一溪自西南，一溪自東南，山峽與常衝之溪合而北。壠北一岡，橫隙溪使西走，溪乃環岡復北，遂西北流，路始捨溪北過岡。又五里，下至平疇，山始大開，成南北兩界。而盧子壠之溪，復自西轉而東，遂成大溪，東由洋溪與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復入山峽，三里，至泥坡嶺麓。五里，北越嶺而下，又有平疇一壑，曰十八都。又二里，有大溪亦自西而東，乃源從錢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橋跨之度橋，北上相公嶺。從此迢遙直上，五里，有路從東來

合。又直上十里，盤陟嶺頭，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開路下淙淙聲，覓菲間，一竇出泉，掬飲之。山坳得居落爲門家坊，坊西一峯甚峻，即相公嶺所望而欲登者，正東北與香爐峯對峙，爲武功南峯。

初三日——坊北三里，轉而西，復循山北向，始東見大溪來自香爐峯麓，是爲湘吉灣。下嶺，連越兩山脊，二里，抵何家坊。路從西塢下者，乃鑿山道，路從北坳上者，乃九龍道，而正道則溯大溪與從夾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一里，三仙行宮在溪北。從此漸陟崇崖，一里，直造香爐峯麓，其崖坳時有細流懸掛，北下大溪去。仰見峯頭雲影漸朗，亟上躋，忽零雨飄揚。三里，至集雲巖，雨遂沾衣，乃入集雲觀少憩。觀南倚香爐，北向武功，前則大溪由東塢來，西經湘吉灣而去。雨少止，倩一道流送至山頂，冒雨半里，度老水橋，復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嶺。五里，過棋盤石，雨漸大，道流還所昇送齋，棄行囊去。蓋棋盤有道，直北上五里，經石柱風洞，又五里，徑達山頂。此集雲登山大道也。由小徑循深壑而東，乃觀音崖道。余欲兼而收之，直從山頂小徑，趨九龍，而所送道流欲乃下集雲，從何家坊大道上，故不合而去。余遂從小徑，冒雨東行，山支直從山頂墮壑而下，埜者爲岡，坳者爲峽，路循其腰，遇岡則躋而上，遇峽則俯而下。由棋盤經第二峽，一石高十餘丈，豎峯側，殊覺娉婷，其內峽突石叢樹，望之甚異，而石滑草塞，無可著足。循路東過峽者三，其岡下由湖底橫度而南，直接香爐之東，水遂分東西流，西由集雲出平田，東即觀音崖下江口，皆安福東北溪也。於是又過兩峽，北望峽內，樹木蒙茸，石崖奇詭，時見崖上白練如瀑，而怪無飛動之勢，審

碗之俱儼凍成冰也。共五里，抵觀音崖，一名白法菴，在武功東南隅，其地幽僻深奧，初爲山牛野獸窩，白雲鼎建禪廬，其徒隱之擴大之，殿前廣池一方，亦高山所難觀者。前有尖峯，曰箕山，乃香爐東又起一尖也。菴前後竹樹甚盛。前大路直下江口，後即登山東路也。雨止，由菴東躋其後，直上五里，抵山頂茅菴，三石卷殿即在其上，而濃霧瀰漫，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禮，返宿茅菴。

武功山東西橫若屏列，正南爲香爐峯，香爐西即門家坊尖峯，東即箕峯，三峯俱峭削，而香爐高懸獨聳，並列武功南，若樞門然。其頂有路四達，由正南者自風洞石柱，下至棋盤集雲，經相公嶺，出平田十八都爲大道，余所從入山者也；由東南者自觀音崖下，至江口，達安福，由東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爲萍鄉界，下至山口，達萍鄉；由西北者，自九龍抵攸縣；由西南者，自九龍下餞山，抵茶陵州，爲四境云。

初四日，霧影忽開，忽合。從正道下，覓風洞石柱，直下者三里，遠見香爐峯，時出時沒，半山猶濃霧如故，遂乘未雨，返山頂，先往九龍。沿山脊西行，初猶瀰漫，已漸開。三里，下度一脊，忽沉霧中，望見中峯北，巖崖竒柱，直下插谷底，號曰千丈崖，百崖聳峙迴環，高下不一，隕北而下，爲門爲闕，爲嶂爲樓，皆密樹平鋪，霧猶時時籠罩，身至其側，輒復開朗，標異蓋武功屏立，東西與中共起三峯，而中峯最高，純石，南面僅見突兀，而北則極懸崖迴澗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幾謂武功無奇勝矣。西三里，過中峯之西，連度二脊，狹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嶄削，環突多奇，脊上雙崖，重剝如門，下隕，至重壑，由此通道而

下可盡北崖諸勝，惜山高路絕，無能至者。又西復下而上，爲西峯，峯與東峯無異，然石骨嶙峋，則少遜中峯。又五里，過野豬窪，西峯盡處，石崖特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聞其上尚有金鷄洞，未入。於是山分兩支，路行其中，西下四里，至九龍寺，寺當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開塢成圍，中有平壑，水西出，成橋，墜崖而下，乃神廟時與觀音崖東西並建者。觀音開爽下臨，九龍幽奧中敞，形勝固不若九龍端密也。若以地勢論，九龍雖稍下於頂，其高反在觀音崖之上。出寺，西越溪口橋，溪從南下，西越一嶺，又過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墜谷中，溪墜於東，路墜於西，俱垂南直下。五里，爲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間，幽爽兼得，亦精藍之最精者。從山上北望，猶在重霧中，漸下漸開，而破壁飛流，倒峽懸湍，十里而至盧臺，或從溪左，或從溪右，循渡不從，總在轟雷倒雪中行，但澗崖危聳，竹樹霧密，懸墜不能下窺，及下而渡澗，又復平流處矣。出峽抵盧臺，始有平疇一壑，亂流交湧，畦間，芒鞋沾溼。夾溪四五家，環堵離立，遂託宿。

初五日——東南越嶺行，五里，下至平疇，是爲大陂，居民數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東北來，乃何家坊之流也。盧臺之溪自北來，又有沙盤頭之溪自西北來，合而南出陳錢口，兩山如門，路亦隨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東向大洋也。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陳錢上陂之水自西而至，車江，二水合而東，經錢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車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復入山，渡溪，南上門樓嶺，五里，越嶺，復與溪會。過平塢，二里，一峯當溪之中，南北各有一溪，湊峯前而合，是爲月溪，上流。路從溪之南，溪入，南有石蘭衝，頗突兀。又三里，登

祝高嶺，平行二里，東南下二里，過洞北，西南登一小山，石色潤而形變，由石墮下，幾一竅四環，有門當墜中，內爲菴，後爲石城洞，洞外石崖四互，崖有隙，東向，菴卽倚之，菴北向，洞在其左，門東北向，循級而下，頗似陽羨張公洞門，而大過之，洞中高穹，與張公並，而深廣倍之，其中一岡橫間，內外分兩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門口，如臺，當臺之中，兩石笋聳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矗立，大倍於笋，而色甚古樸，從石底高擎，上屬洞頂，旁有隙，可環柱轉，柱根湧起處，有石環捧，若植之盤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進，又有一大柱，下若蓮花，圍臺成柱，上如寶幢，擎蓋屬頂，傍亦有隙，可循轉，柱之左，另環一竅，支洞益穹，因索炬不得，遂止。

初六日——由洞門南越一嶺，可五里，其處西爲西雲山，東爲佛子嶺，之西垂，望見東面一山，中剖門如意，路且南向，無由得一迫視，又二里，至樹林，忽度橋，轉而東，一里，正取道斷山間，乃即東向洋溪大道也，蓋自祝高嶺而南，山分東西兩界，中開大洋，直南抵湯渡，其自斷山之東山，又分南北二界，中開大洋，東抵洋溪，而武功南面與石門山之北，彼此相對，中又橫加祝高至兒坡一層，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陳饒口之水，由錢山平田會於洋溪，南洋西自斷山至路口，水始東下，合石門東麓廬子壟之水，由塘前而會於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勝舟，而入安福，初望斷山甚逼削，及入之，無奇也，是名鏗了坳，入坳，東南三里，至午口，南上嶺，山峽片石森立，色黑質秀如英石，又二里，一小峯特立而尖，土人號

曰天子地。東逾一嶺，五里，爲銅坑。坑南直上，黑霧中，五里，忽聞溪聲喧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霧中下瞰，皆峭石駢立溪上，沉黑逼人，不能詳也。已而竹影當前，犬聲出戶，遂得石門寺。問石門之奇，尙在山頂五里而遙。會雨大作，因留寺。

初七日——天雖霧，露未晞，日高乃上山，迨下山，日色已過午矣。以不及至梁上，遂由舊路下至銅坑，北向十里，宿路口劉氏宅。

初八日——西南向石門西北麓行，即向所入天子地處也。五里，小流自銅坑北麓，西北注山峽間，忽有亂石蜿蜒中，一石橫臥湖上，流淙淙透其下，其石玲瓏若雲片偃臥，但流微梁伏，似園亭中物，巧而不鉅耳。又五里，逾岡而得大湖，一峯兀立湖北，爲洞仙巖。逾湖南循西麓行，其西卽祝高南下之大洋也，南爲永新界。又五里，與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湖，東自牢芳坳來，坳在禾山絕頂，西北與石門南來之峯連列者，度之而南，卽爲梁上。復南五里，連逾東來二湖，過青塘墅。又二里，宿西塘。

初九日——復南行，西逾一北來之湖，卽前東來之湖轉而南者。七里，至湯渡，始與大溪遇。此溪發源於祝高南，合南下所經諸湖，盤旋西山麓，至此東轉，始勝舟。又五里，至橋上，其處有元陽觀，元陽洞，洞外列三門，內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復自北而南，渡溪逾山十里，隨大溪東入峽。又二里，爲龍山，數家倚溪上。循溪東去，崖石飛突，如蹲獅跳虎，高瞰其上，路出其下，灘石激湧，殊爲壯觀。三里，峽漸開，出峽，南

北廓然。又二里，溪轉而南，北望禾山，高穹獨出，與除夕李田所望無異，始知牢芳嶺之東，又分一支，起爲禾山，而禾山又西環一支，至高石砌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與龍江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隨之。五里渡龍田溪，循溪南岸東向行，又六里，至路江，與靜聞會。

初十日——由路江循西來小水，二十里，爲橋頭，分兩道：直西向者，往茶陵道也；渡溪西南向，則勞子樹下道。於是從西南道，十里，至界頭嶺，爲江廣分界處，蓋崇山南自崖子壟，東峙爲午家山，東行者，分永甯永新南北界，北轉者，至月嶺伏爲塘石，爲茶陵永新界，下嶺，水卽西流。聞黃雲仙在其南，遂迂道南入山，十里，南越一溪，卽黃雲下流也。逾仙宮嶺，下五里，望南山高插天際者，卽午家山，乃永甯茶陵界也。北與仙宮夾而成塢，中一峯自西而來，至此始卓立，卽黃雲廟。廟南有澗奔湧，不見上流，察之，則一竅伏卓峯之下，亂波流出，遂成滔滔之勢。游竟，仍北出仙宮嶺，十里，與界頭之道合。又一溪自西而東，發源崖子壟，在黃雲西北重山中。渡溪北，五里，復得一溪，亦東向去。度溪橋，卽爲芳子樹下，始見大溪自東南注西北，小舟鱗次其下，至高隴而更大。「芳子」樹名，昔有之，今無矣。

楚遊日記

丁丑正月十一日——分靜開舟從芳子樹順流至衡州，期以衡之青草橋塔下，予同顧僕從陸探茶陵攸縣之勝。順流西行，八里，越兩岡至蟠龍菴。菴前道分爲兩，一小溪北自龍頭山來，過渡直西去，是

爲巫江，乃茶陵大道，隨山順流轉南去，是爲小江口，乃雲巖山道，小江口卽蟠龍，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南入苦零大溪者。雲巖山在茶陵東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廟中，孤舟大師開山建刹，孤舟故虎來寺撰僧去，遂僧徒星散，豺虎晝游，人無入者，每從人間津，俱戒莫入，且雨霧沉霾，莫爲引導。予不爲阻，甚蟠龍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復與大溪遇。渡溪南入山，雨沉沉益甚。西南三里，則大溪復自北來，直逼山下，盤曲山峽，雨石崖，水礪成磯。沿大溪二里，至沙江——卽雲巖溪入大溪處——道遇一人，持蓋將遠出，見問雲巖道，卽曰：「入此山非多人不可，予爲君前驅。」因隨抵其家，爲予覓三人，各持械具，火冒雨入。初循溪口，東入一里，一小溪自西峽透隙出，望其石崖層互，外東如門，導者曰：「此虎窟也，樵採從未入者。」遂溯雲巖大溪，宛轉二里，溪底石峙如平臺，中剖一道，水由石間下，甚爲麗觀。於是上山，轉山嘴而下，得平疇一壑，曰和尚園，四面重峯環合。平疇盡約一里，復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曲折峽中。一里，抵雲巖寺，山深影黑，寂無一人，而大雨促行，遂同導者出。出溪口，遇一舟，附之，順流下，時衣履沾溼，得舟甚適，買薪炊粥炙衣，無暇問兩旁崖石也。山溪迂曲，下午登舟，四十里，暮。舟子宵征三十餘里，泊東江口。

十二日——聞靈巖在茶陵南十五里。乃出城。南渡酃水，東南行，陵陀上下五里，得平疇，曰歐江。有溪東南來，溯之行。霧中望東山石甚兀突，心異之。又五里，抵沙陂溪，溪源在東四十里百丈潭。山最高者

曰會仙寨，下臨沙溪，上亘圓，頂如壘，磨其內穹崖裂洞，曰學堂巖。再東，山峽盤亘，中曰石梁，梁在會仙寨東谷，其谷亂崖分亘，攢列成塢，兩轉而石梁東西橫列，下開一竇，由梁下北望，別有天地。透梁入，梁上復開崖一層，由東陂上，直造梁中止，登之如踐重樓。又東一里，乃北入峽中，一里得碧泉巖，對獅巖，俱南向。又東逾嶺下，北轉則爲靈巖，巖東向，深數十丈，高四丈。自會仙巖至此，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盤互，堆環成壑，爲玦爲門，爲巖爲洞，往往而是。但石質粗而色赤，無通漏潤澤觀。惟石梁橫跨，下復穹然，此中八景爲第一。

十三日——返至茶陵南關外，經大西門，尋紫雲雲陽諸勝。西九里，抵山麓，曰沙江鋪，大江至此直逼山下，鋪西爲攸縣安仁大道。南登紫雲山，上一里，山半真武殿，上則觀音菴，俱北瞰來水。予詢雲陽道菴僧曰：「雲陽山西去此十里，頂爲老君巖，雲陽仙在其東峯腋，去頂三里。雲陽仙之麓爲赤松壇，去雲陽仙亦三里。紫雲乃雲陽東北盡處，而赤松爲雲陽正東麓。由紫雲之北，西順江岸三里，爲洪山廟，乃登頂北道；由紫雲南循山麓，西四里，即赤松壇，則登頂東道也。去頂各十里而近。今觀音菴側西小徑，二里可達羅漢洞菴，亦有間道登頂，不必下紫雲也。」予從之，遂由真武殿側西北度雨小坳，一澗從西北來，則紫雲與羅漢後山夾成者，水北大江，紫雲爲所界斷，渡澗，即羅漢菴，菴東向。予急於登頂，從菴後西向登山，濃霧駁山半，不顧，攀躋直上。三里，逾峯脊兩重，霧漸開。又上二里，則峯脊冰塊盈柯，大小依枝，遇

風飄墜。時嵐霧悉消，山之南與東二面，歷歷可睹。鄱江自東南，黃鵲江自西，盤曲甚遠。始知雲陽之峯，俱自西南走東北，排列數重，紫雲其北面第一重也。羅漢菴後，余所由躋者，第二重也。雲陽仙，第三重也。老君巖在其上爲絕頂，所謂七十一峯第一峯也。頂峯在南，予所登峯在北，徑路迷絕。西南望峯頂，中隔一塢，絕頂尙羅沉霧中，俯瞰過脊處，在峯足里許，其上隔山竹樹一壑，兩乳迴環掩映，疑卽雲陽仙。雖無徑，亟直墜下，度脊上二里，逾一小坳，入雲陽仙菴，菴北向。登頂道由左畔上，可五里，至老君巖。菴後有大石，飛纒駕空，竹樹懸綴，石間五雷池，澄碧迴異。層巖上突，無可攀陟，且黑霧密翳其上，辨晰甚難。蓋余所登道，當風無樹，故冰僅隨枝堆積。此菴中山環峯夾，竹樹叢茸，縈霧成冰，玲瓏滿樹，每朔風一振，鏗然傾地，如玉山之頽，有積高二三尺者，塗爲之阻，通頂處登陟更難。因問赤松壇，而僧楚音，訛爲石洞。予貪石洞奇，遂捨登頂東下山，路側溯流瀉石間，僧指爲「子房煉丹池」，「仙人指跡」諸勝，予笑領之。直下三里，抵赤松壇，始知赤松非石洞，殿前特古松一株，無他勝。

十四日——濃霧四合，無復登頂望。循山麓北行，逾小湖二重，共四里，過紫雲麓。又六里，抵洪山廟。風雨暴至，市薪煨榲柎者竟日。廟後有大道，南登絕頂。時廟下泊舟數艘，俱苦石尤，不能順流下，屢招予爲明日行，予猶不能忍然雲陽頂也。

十五日——泊舟將放，招予速下舟，予見四山霧舒雲泄，遂決策登山。由廟後南向登三里，一高峯

北峙，道分兩岐。予初岐東南，疑由羅漢峽向雲陽仙，非經造老君巖者，乃復轉西南岐。不一里，陟高峯西峽，顧僕南見峽頂，若石梁東西架，予瞻眺不及。及西上嶺側，大江已環其西，大道乃西北下者，遂望嶺頭南躋。上嶺頭，冰葉紛披，雖無徑著跡，予意得石梁勝，亦可少慰。升嶺逼覓，無有飛磔石，第見是嶺脊，東南橫屬高頂，其爲登頂道無疑。遂東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踰脊，下瞰脊南，雲陽仙已在履底，蓋是脊東西橫亘，西爲絕頂北盡界，東即屬前登雲陽東第二重嶺也。於是始得道，更南向上，冰雪蜂接，行冰花玉樹中，一里，連過兩峯，始陟最高頂。從峯脊南下，又一里，復過兩峯，有十字微路界峯坳。南上，復登山頂，東西俱由山宇下。然脊北頂雖極高，純土無石，脊南峯較下，而東面石崖高穹，峯笋森立，乃從南嶺東，攀崖踞石，瞰塢中茅龕，意卽老君巖靜室，因上已盡勝，不必下。時欲探秦人洞，乃從西路行，山陰冰棘縈阻，舉足甚艱。不二里，道絕，四顧皆茅茨僵凍，舉首投足，上下觸困，兼茅中時有偃宕，疑爲虎穴，山下復重霧四沉，瞰眺莫矚，計難再下。復望山巔上，凍滑草附，隨躋輒墮，念嶺峻草開，可脫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復得頂，北望前所西下脊，又隔二峯矣，又南一里，再下二峯，忽亂石排空，片片攢刃交戟，霧盛風急，從中溜足直了，強攀崖踞坐，益自豪。既下石峯，坳中復得十字路，於是復西向下嶺。二里，草叢中時有細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樹蒙翳。又二里，則石懸樹密，路益絕。蓋始路逾嶺而西，聞秦陵人自東來，燒木爲炭，至此輒返，過此崖窮樹深，上者能不下，下者亦不能上。遂與顧僕掛石投崖，懸藤倒柯，墜空者數層，漸聞水聲終

不識去人境遠近。已而霧影一閃，露出層峯夾谷，樹色深茂，又見谷口兩重外，平塢可闕，乃益撥叢歷級。既而下一懸崖，忽得枯澗，遂可蹶石行，而澗躡草中，不辨水石，爲力甚艱。三里，下一瀑崖，微見路影，時隱現草面。又一里，澗從崖間破峽出，兩峽劈峙，北尤斗峭，始得道，從南崖逾嶺出。又一里，遇北來大道，一卮居曰窰裏，蓋雲陽西塢也。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遙，南去秦人洞，十五里。遂南循山峽行，逾一小嶺，五里，上聚核嶺，嶺俱雲陽西向度而北轉成峽者。下一里，渡澗，澗乃南自龍頭嶺下，出上清洞。依西麓溯澗南上，半里，爲絡絲潭，深碧無底，兩崖多疊石。又半里，復渡澗，依東麓登山。其處東，雲陽之南峯，西爲大嶺。——大嶺高並雲陽，龍頭嶺其過脊也；其東南盡西嶺，東北抵麻葉洞，西北峙五鳳樓，西南爲古爽冲。一溪自大嶺東北來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乃大嶺，雲陽過脊之川；二水合北出把七龍頭嶺水南下者，合秦人泄水，出大羅埠。越龍頭，二里，得平曠，曰東嶺塢。塢內水出平衍，卮居稠聚，東卽雲陽，西卽大嶺，北卽龍頭嶺過脊，南爲東嶺迴環。予始至，以爲平地，及上東嶺，而後知在衆山上也。循塢東一里，宿新巷。

十六日——南行一里，登東嶺，卽從嶺上西行。嶺頭多旋窩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爲井，深或不見底，是爲九十九井，是山下俱石骨崢嶸，上透一竅，輒水搗成井，井雖枯，皆無水，然亦以「九十九」奇也。又西一里，則西南谷中，四山環遶，亦成仰釜，釜底有澗，澗東西皆秦人洞也。灌莽中直下二里，

至其處，由澗西洞出，入東洞，澗橫界釜中，東西長半里，中流先搗入一穴，旋透穴東出，即自石峽中行，峽南北俱石崖壁立，夾成橫槽，水由槽中抵東洞，南向搗入洞口，洞有兩門北向，水先分入小門，透峽下傾，人不能從。稍東，南入大門者，從衆石中漫流，勢較平，但洞內水匯成潭，深浸洞兩崖，旁無餘隙可入。循崖則路斷，從水則苦無浮槎，惟小門水入峽後，亦旁通大洞流，可揭厲入，其隙宛轉分微，如軒櫺別啓，返闕搗入之勢甚奇。西洞洞門東穹，較東高少殺，水由洞後東向出，亦較淺可涉。入洞五六丈，上嵌圓頂，四圍飛石，架空兩重，如度懸閣，得二丈梯，可度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並東洞，不能入。出西洞逾嶺二里，南抵塢下，東洞水東向湧出山麓，亦如黃雲之出石下也。土人環石爲陂，壑成巨潭，以灌山塍。水南流出谷，路從其東北上嶺，共三里，仍達東嶺塢。

十七日——仍由新巷北下龍頭嶺，共五里，至絡絲潭下。先是，予按志有秦人三洞，上洞惟石門不可入；予既得東西兩洞，無從覓所謂上洞者，土人曰：「絡絲潭北有上清潭，洞門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勝；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非惟難入，亦不敢入也。」予聞之，益喜甚。既過絡絲潭，不渡澗，即依西麓下，蓋渡澗爲東麓，雲陽之西也。棗核故道，不渡澗爲西麓，大嶺洪碧之東也。出把七道。北半里，至上清潭，洞即在路之下，澗之上，門東向夾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三脈：自洞後者，匯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竇，出甚急。逾洞左急流，即當伏水入，尊者止供炬，無肯爲前驅者。予解衣伏水，蛇行以進，石隙

低而隘，水沒大牛，必身伏水中，手擎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餘，南北橫裂者亦三丈，然都無入處，惟直西一竇，闊一尺五寸，高二尺，水沒其中者如所闢，隙餘水面，僅得尺之半。計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貼隙頂入，猶半爲水漬。時顧僕守衣洞外，若泗水入，雖爲遞炬者身可由水，炬豈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予雖沒浸股，溘然可近，此水獨寒，而洞當風口，颼颼尤厲，風兼水逼，火復阻道，捨之出，燻火洞門久之。復循西麓，隨水北，已在棗核嶺西矣。去上清三里，得麻葉洞，洞在麻葉灣，西大嶺南，洪碧，東卽雲陽棗核之支，北則棗核西垂也。大嶺東轉，正東澗下流，夾峙如門，當門一石峯聳突，曰將軍嶺，澗搗其西，崖棗核一支，西至此盡。澗西有石崖，南向，東瞰澗中，大嶺一支，亦東至此盡。迴崖之上，開一隙，淺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東，入大澗。循小溪至崖西，亂石間，水窮於下，竅啓於上，卽麻葉洞，洞口南向，僅斗大，在石隙中，轉折數級下。初覓導，亦俱以炬懸，無敢導者，且曰：『此中有神龍奇鬼，非符術不能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將脫衣，問予乃儒，非法士，驚出曰：『予以爲大師，故縱膽入，豈能身徇汝耶？』予乃寄行李前，卽與顧僕各持數炬入。卽民隨至洞口者數十人，皆莫能從。予兩人乃以足先入，歷級轉竇，遞炬下，數轉，達洞底，洞稍寬，可偃身舒首，乃以炬前向。其東西裂隙，俱無入處，直北一穴，低僅尺，闊等下，甚平燥。先以炬，後蛇伏進，背腹摩貼，足後聳，乃度此內洞第一關。內裂隙既高，東西橫亘，然亦無入處。度第二關，低隘與前齊規，進法亦如之。既入，內層亦橫裂，西南裂者不甚深，其東北裂處，上

一石坳忽又縱裂起，上穹下狹，高不見頂，至此石幻殊形，膚理頓易，片竅俱欲生動，其西北之峽，漸入漸束，內夾一縫，不能容炬，轉從西南峽，仍下一幽，其底沙石平鋪，如澗底潔溜，乾燥鮮水。峽東南盡處，亂石轟瀾，疊成樓臺。由其隙，皆可攀躋上。其上石竇一縷，直徹洞頂，光由隙中下射，宛如鈎月。澗底南通，覆石低壓，高僅尺許，此必前通洞外，澗所從入者。由層石下，北循澗底入，隘底甚，與外二關相似。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轉而東，若度鞍歷嶠，兩壁石色石質，光瑩欲滴，垂柱倒蓮，紋同雕刻。東下一級，復值澗底，已轉入隘關內，於是成關一衝，關二丈，高毅其五尺，覆石平如布幪。北馳坦底，半里許，下有一石，度出爲榻，榻邊明辨，上則蓮葉下垂，連接成幃，四圍垂幔，大與楊並，中圓透盤空，上穹爲頂，其後西壁，玉柱圓豎，大小不一，而色皆瑩素，紋絕刻鏤，街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兩層，澗底東北去，上洞登自西北，時所齋火炬，已去其七，恐歸塗迷惘，遂割奇返。抵透光處，炬裁盡，澗外守視者，又增數十人，見余兩人，皆類禮稱異，且曰：「前久待不出，疑墮異物。」予各謝之。然此洞但入處多隘，其中美勝，予所見洞，俱莫及。不知土人何畏入乃爾，乃取行李於前邨，隨澗北十里，抵大道。又西十里，宿黃石鋪，去茶陵西已四十里。鋪南即大嶺，北峙峯石，俱嶙峋插空，西南一峯，尤甚，名五鳳樓，去十里而近，卽安仁道。予蚤臥，不及詢，明發登塗，知已無及。黃石西北三十里爲高暑山，又有小暑山，俱在攸縣境，疑卽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峯漸伏。茶陵江北曲，經高暑南麓而西，飲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兩江云。

十八日——西北五十里，抵攸縣。

十九日——西南四十五里，下太平寺嶺，則大江在其下，隔江，即芒洲也。候舟不得，宿泊舟間。

二十日——上午，始得舟，順流西北，向山峽行。二十五里，大鵝灘。十五里，過下埠，下四鄉灘，險甚，過此。山始開，江乃西向。二十五里，北下橫道灘。又十五里，宿楊子坪民舍。

二十一日——四鼓，舟人乘月促下舟。二十里，雷家埠，出湘江，又東北十五里，抵衡山縣。出望岳門，三里，越桐木嶺，始有大松立路側。又二里，石陂橋，松始夾道。五里，過九龍泉。又五里，師姑橋，山隴始開，乃見祝融峯北峙，然夾路松至師姑橋盡。五里，入山，復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又五里，過司馬橋入岳廟。問水簾洞，在山東北隅，非登山道。遂東山岳市，東北三里，有小溪自岳東高峯來，入小徑，三里，上山峽，即望見水簾布石崖下。二里，造其處，乃瀑之瀉於崖間者，非洞也。下山，又東北二里，登山循峽，逾一隘，中峯迴水遠，爲九真洞，亦山峽間瀑也，在蓋紫峯下，踰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塢，漸近湘潭境。予見日將暮，遂出山，十里，宿於岳廟。

二十二日——力疾登山，由岳廟西度將軍橋，岳廟東西皆澗。北入山，一里，爲紫雲洞，亦無洞，山前一岡，當戶環成耳。由此上嶺，一里，大石後度一脊。里許，路南有鐵佛寺。寺後躋級，一里，路兩旁俱細竹叢茸。上嶺，得丹霞寺。復從寺側北上，由絡絲潭北下一嶺，又循絡絲上流之澗，一里，至寶善堂，其處澗從東

西兩壑來，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澗環石，下出玉板橋，與東澗合而南，寶善界南澗中，去岳廟已五里，堂後復躡磴一里，又循西澗嶺東，平行二里，爲半雲菴，菴後渡澗，西躡級直上，二里，上一峯，爲茶菴，又直上三里，逾一峯，得半山菴，路甚峻。由半山菴丹霞側北上，竹樹交映，青翠滴衣，竹中聞泉聲淙淙，自半雲澗全不與水遇，以爲山高無水，至是聞之殊快，時欲登頂，過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爲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門，平行東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飛來船講經台，轉至舊路，又東下，半里，北度香，西北上，三里，抵上封寺，寺東有虎跑泉，西有卓錫泉。凡住寺者三日，夜觀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盃盃，不類平時所見也。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廡，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願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頽而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

廷甲按：「……夜觀……」以下一百餘字，係張江陵游衡嶽記中文，楊本不錄，不宜刻入。

二十六日——至觀音崖，再上祝融會仙橋。由不語崖西下，八里，路分南北。北二里，九龍坪，仍轉路口，南一里，茅坪，東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亂澗，至大坪分路，東南上南天門道。予乃從西南小路直上，四里，爲老龍池，在嶺坳，嶺外多靜室。西南至側刀之西，雷祖之東，東二里，上側刀峯，平行頂上二里，下山頂，度脊甚狹。行赤帝峯北，一里，透其東，乃南由物中東行，一里，轉出天柱東，遂南下，五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

由岐路西入福嚴寺。

二十七日——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脊。北轉，循天柱西一里，上西來脊。遂由脊上西南行，循華蓋東轉，出其南麓。西三里，復循華蓋西北下，風雨大至。北過一小坪，復上嶺，共一里，轉西行嶺脊上。連度三脊，或循嶺北，或循嶺南，共三里，復上嶺。直上二里，是爲觀音峯，峯北樹中行，三里，雨始止，沉澗益甚。西南下，一里，得觀音菴。又下，一里，爲羅漢台，有路自北塢至者。卽南溝來道。於是復南上，三里，度二脊，既逾高頂，南下，一里，得叢木一邱，曰雲霧堂。又南下，一里，得東來大路，遂西下。又一里半，至湖，度橋而西，卽方廣寺。蓋大嶺之南，石廩峯分支西下，爲蓮花諸峯；北則雲霧頂分支西下，爲泉室天臺諸峯；夾而成塢，寺居其中，水口西去，環鎖甚險，亦勝地也。寺西有洗衲池，補衣石在湖旁。度水口橋，卽北上，三里，得天臺寺，蓋泉室峯又西起高頂，突爲天臺峯。西垂一支，環轉而南，若大尾之掉，幾東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僅成峽，內環一塢如玦，在高原之上，與方廣可稱上下二奇，仍返宿方廣。

二十八日——出繡衲臺，沿湖西行，五里，石樹濛濛，巖影溪光，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峽自東南來，與方廣水合流西去，路遂北向登崖。崖下石樹愈密，澗在深壑中，有黑白黑三龍潭，兩崖峭削，路折而上，聞聲而已，不能見也。已平行山半，共三里，過鵝公嘴，得龍潭寺，寺在天臺西峯下，南爲雙髻峯。蓋天臺雙髻夾而西來，以成龍潭。潭北上卽寺，寺西爲獅子峯，尖削特立，天臺以西峯至此盡。其南隔溪卽

雙髻峯，而蓮花以西峯，亦至此盡。過九龍，猶平行山半。五里，自獅子峯南，遶其西下山；又五里，爲馬跡橋，而衡岳西面之山，始盡。橋東去龍潭十里，西去湘鄉界四十里，西北去白高三十里，南至衡陽界孟公坳五里。自馬路橋南渡一澗，澗卽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東南行四里，又越小橋。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爲界頭也。過坳，又五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下，高數十仞，曰小響水塘，亦衡岳餘波也。又二里，有水自西北山懸崖飛瀉，是爲大響水塘，闊大過前崖，而水分兩級，轉下峽間；初見上級，後見下級，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前卽甯水橋，水南出沙河，下衡那草橋，由甯水橋五里，過國清亭，逾小嶺，爲穆家洞，洞迴環圓整，水自東南環東北，乃石廩峯西南峽中水，山環如水，而東附於衡山之西。經洞二里，復南逾一嶺。二里，爲陶朱下洞，洞甚隘，水直西出，路又南入峽。二里，復踰嶺，爲陶朱中洞，水亦西出，又南二里，上嶺坳，甚隘，爲陶朱三洞，敞於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迴環。二里，又逾嶺，爲界江，江之西曰大海嶺。湖水南行，一里，上一坳，至傍塘，卽隨水東南行，五里，抵黑山。又五里，水口，兩山逼湊，水由其外破壁入，一里，水始出峽，路亦夷。又一里，爲橫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峭屨之水西南來，至此合。北望陶屨白石諸峯，甚近，南去衡郡五十里。

二十九日——沿溪南行，踰大小翠坪，共五里，復與溪遇，循溪東南下，十里，越溪。又五里，入排衝。排衝者，山岡自黑山西之巖碧嶺，東南至青山，分爲兩支，俱西北轉，兩岡排列，夾爲長塢，至青山坳，凡五里，

鳩始。所逾湖行南十里，下望日初。至黃沙灣，則蒸江自西南來，路隨江東南下。又五里，抵衡郡之草橋，寬靜間，暮得之綠竹菴，瑤光上人處。菴在北門外，華嚴松羅諸菴間，諸菴連絡，俱幽靜明潔，唄誦之聲相聞，乃桂藩焚修地。

二月初一日——由菴東南踰小嶺，至湘江，溯江至蒸水入湘處，渡江登東岸，東南行六里，復西五里，從丁家渡渡江，已在郡南門外。登崖上回雁峯，峯不甚高，東臨湘水，北瞰郡城，俱在足下，雁峯寺籠罩峯頂，無餘隙。仍出北門，登石鼓山，山在臨蒸驛後，湘江流其南，蒸江北遠，山由其間，東突成峯，前有禹碑亭，後爲崇業堂，再上，宣聖殿中峙焉。殿後高閣曠然，曰大觀樓，平視衡城，與回雁南北相對，蒸相峽其左右，俯出窗櫺下，近而萬家烟市，三水帆檣，遠極於岳雲嶺木，亦爲披映，雖書院宏偉，不及吉安白鷺，乃地爲名賢樂育之區，兼滕王黃鶴諸勝，非白鷺所得侔矣。樓後爲七賢祠，最後爲生牛閣，閣東向下瞰蒸湘合流於前，耒水北入二里外，與大觀東西易向。大觀踞山巔，收南北西三面之奇，此則東盡二江合流之勝者也。又東爲合江亭，址稍下，臨流遼近。下樓，過青草橋，東北二里，入綠竹菴。來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從郡城東北，特起垂江，爲第一重；雁塔又峙於蒸水東，耒水北，爲第二重。——南瀕江，與石鼓夾峙，蒸水左右。

初二日——至初六日——俱雨阻菴中。

初七日——靜日。同顧僕定永州船，予循菴東入桂花園，乃桂藩新構慶桂堂地，前列丹桂三株，皆簞幹參天，蔭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雖不及桂之高，亦鬱森殊匹。又東爲桃花源，西自華嚴天母二菴來，南北俱高岡夾峙，中層疊爲池，池兩旁依岡分塢，皆梵宮紺宇，諸藩閣亭榭，錯出其間。桃花源上，卽桃花沖，乃嶺坳也。其南最高處結亭，曰停雲。從亭北逾桃花沖坳，東復岡夾成池，越池而上，卽來雁塔，塔前爲雙練塘，西對石鼓，返眺蒸湘交會，亦甚勝。因促僧登塔，歷五層，四眺諸峯，北惟衡岳最高，次西之兩母山，又次則西北大海嶺，餘皆岡壘高下，無甚崢嶸；而東南二面，豁然無際，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至石鼓合蒸，遂東轉經塔下，東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長江一望無盡，而紆迴殊足戀也。歸菴，晤靜聞，知舟行期二日後。

初八日——入郡，出南城一里，由回雁麓一里，入花藥山。山不甚高，卽回雁西轉迴環下府城者。諸峯如開翅舒翼，四拱成塢，有寺堂其中，若在城郭內，宏敞爲一方冠。

初九日——移行李舟中，雨不止，舟泊不行。

初十日——舟行五里，泊水府廟。

十一日——二十五里，南下鉤欄灘，衡南首灘也。又西二十五里，爲車江，折而東南二十里，爲新塘站。又二里，泊新塘上流之對崖。二鼓中盜囊洗，僅脫身，顧僕被重創。

十二日——賴靜聞於焚餘中，拔得衣被數件，體得蔽，時劫舟已沉，鍋具焚沒無餘，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澆取江底溼米，煮粥遍食諸難者。余三人因附土人舟返衡府，抵鐵樓門，已五鼓。

十三日——入城，投金祥甫，欲假游資於桂藩，金其書記也。日復一日，竟不得要領。

二十日——出步柴埠門外，途遇折寶珠茶者，花大瓣密，其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大如鐘，皆桃花冲物也。擬往觀之。

二十二日——同靜聞出瞻岳門，越草橋，過綠竹園，桃花歷亂紛目，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盤，殷紅層密，萬朵浮園翠之上，艷陽繁景，流賞移情，不復知身在窘難中。望隔溪塢內，桃花竹色，映帶生姿。中有閣臨流，亭新其巔，循級入，登山踞亭，爲之憮然。

二十六日——金圖會得百金，遂貸二十金於予。會桂藩復有所捐助，靜聞不能無望，予議先往道州，留靜聞候助郡中，待予還，同西行。

三月初三日——下舟，風雨作，舟子遷延，晚始移泊南門埠。

初四日——下午，過汶江，抵集雲潭，去前日被盜處不遠。

初五日——平明發舟，風頗利。十里，過前日畏塗，沉舟猶在也。四里，過香爐山，上有灘，頗高，又二十五里，過桂陽河口，桂陽河自南岸入湖，香水出道州春陵山，歸水出甯遠九疑山，經桂陽西境，合流至此。

入湘，爲常甯縣界。由河口入，抵桂陽，尙三百里。又四里，至瓦州夾。

初六日——二十里，過白坊驛。又西南三十里，爲常甯水口。水從東岸入湘，亦如桂陽河口，水較小。常甯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西十五里，泊糧船埠。

初七日——西南十五里，至河洲驛。此地湘江東岸爲常甯界，西岸爲永之祁陽界，皆平陵曠然，岡埠遠疊。三十里，過大鋪，兩岸俱祁陽屬。上九州灘，又三十里，至歸陽驛。

初八日——西七十五里，泊石壩裏。

初九日——五十餘里，下午，抵祁陽。予病不能登。昨予將至白水驛，方疾西望，一橫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北轉，已出是山之陽，蓋祁山也。山在湘江北，縣在湘江西，祁水南，湘距十五里。上流則湘自南來，循城東抵山南轉，祁水西自祁陽來，東入湘，遂並東曲去。

初十日——舟以候客未發。予念涪溪勝，不可不登。乃泊江南五里，渡之東，已在涪溪下。溪由東，西入湘，流甚細。溪北三崖駢峙，西臨湘江，而中崖最高，顏魯公所書中興頌，高鑄崖壁，前有亭，下臨湘水，崖巖巖石簇立，如芙蓉叢萼。予病怯，臥崖邊石上，仰觀久之。舟至，又行二十里，過新婦塘，江北岸一石娉婷立巖端，矯首作西望狀，下有小鮮曰「竹魚」，極腴。八九月重一二斤，他處所無。又十里，泊舟滴水崖，崖在江南岸，危巖亘空。

十一日——六十五里，抵七里灘。

十二日——二十里，過冷水灘，舟循東岸行。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上；潁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闕闕之址，以石不以土；人從崖隙，拾級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忽南風大作，薄暮，風稍殺，舟乃行。五里，已暮，乘月行，五里，抵區河。

十三日——四十里，至湖口關，湘江自西南，瀟江自東南，合於其前。予舟由瀟入，十里，爲永都西門之浮橋。已一舟從後，予移附其中，蓋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過浮橋，泊小西門。隔江望西岸，石甚森幻，中一溪自西來注，石梁跨其上，心異之。循墟而北，西越浮橋，則浮橋西岸，異石張翕，執土人問，愚溪橋，卽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鉅銀潭，則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卽愚溪上流，潭從西，橋從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時見小溪流石間。半里，泚柳子祠，祠南向臨溪。再西，抵茶菴，則溪自南來，沿石東轉，轉處石勢尤森特，但亦溪灣一曲耳，無所謂潭也。求「小邱」「小石潭」，俱無能識者。是水發源永州南百里之鴉山，有「冉」「染」二名，柳子易之以「愚」。按文求「小邱」，當卽茶菴也。菴去潭西數十步，叢邱之上，爲此中鼎剝。求西山，亦無知者。後讀芝山碑，謂芝山卽西山，亦非也。芝山遠在北，當卽柳子祠後，圓峯高頂，今爲護珠菴者是。聞菴間有柳子崖，則爲西山信矣。予覺道其間，西北登山，崖已蕪，竟不得道。乃西南繞茶菴前，復東返柳子祠，前渡溪，南越一岡，東轉出愚溪橋，橋兩端架瀟江。

之上，卽前所望異石也。因搜蹠石窟，上下穿眺尤幻。橋內一菴曰通圓，北向俯溪，有竹木勝。時舟在隔江城下，以舟子遲待，予乃返。

十四日——晨過浮橋，西見一長者，叩以永州最勝。曰：「溯江南二里，瀕江爲朝陽巖，北墮江，轉入山岡，亦二里，爲芝山巖，無得而三也。」予乃先北趨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劉侍御山房。由其側北入山，越一嶺，又北逾山岡，登其山，見山之西北，湘水在北，稍遠，近則一小水從西來，東南則瀟水在其東。瀟江東岸，又有塔臨江，與此山夾瀟爲永水口，蓋此卽西山北走之支，北盡瀟湘合流處，當卽柳子所記萬石山，那人則稱爲芝山云。越嶺北，從巖上東轉，前望樹色合陰，石崖轟奮，知異境到矣，卽下崖，脚仰望，有菴倚之。路遠其北而上，乃捨菴上趨，則崖石聳透固奇，而兩旁亂石森立，上下起伏，如蓮萼芝房，中虛外簇，隨地而是。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穿一石關入，有室南向，遠其南，西穿石隙入，仍從西峽下至崖脚，一路竹木扶疎，玉齒鋪雪。入崖下菴，菴北一小閣可憩，南結精廬，倚之，門在其左，僧從內啓扉，揖入，小庭側竇，穿隙隙而上，崖石穹然，一亭綴石末，四窗空明，花簾間發，若置身盆石窈窕中，出返至浮橋，聞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門山，最勝，以溝登朝陽巖，不及往，分令顧僕從橋東溯瀟，放舟南上，予從橋西，仍過懸溪橋，溯瀟西岸南行。一里，大道西南折，道州道也。由徑東南，一里，則一山怒而豎石，奔與江關，逾其上，東俯入石關，內飛石浮雲，旁下瞰瀟水，卽朝陽巖矣。巖後逼前谿，上覆重崖，絕壑臨其下，憩倚於中，煙帆遠近，與

溪雪山鳥相出沒，游目所及，勝賞迭供。甫定而山谷傳響，舟人已放舟於下，促下舟，予不願，崖北有石磴，直下綠江，亟從之。磴西倚危崖，澄江東逼壘處，忽有洞呀然，高闊共四丈，亦東面江，溪流自中噴玉出水。洞口少入，卽南轉，平整軒潔，大江當其門，內界流泉，與上巖高下擅奇。入五六丈，卽匯流湍洞，洞西轉而黑，計可揭進，無炬乃出。其北更有一巖，覆結奇雲，躡插淵黛，土人橫棧架板若閣道，仍從石磴透出。巖後，凌絕頂，佛廬踞其上，舟人促不已，乃下舟。溯江漸東折，七里，至香爐山。山銳若髻，石骨攢簇，獨峙江西岸，時見佳植綴搖。下午，過金牛灘，上有金牛嶺，嶺北峯尖峭，南則橫突三峯，江流直搗其脇。至是，舟始南，泊廟下。舟行已五十里，陸路止二十里也。先是，聞水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巖，不意舟帆竟日，巖猶在前也。計明晨過其下，舟人執不肯待，予念陸近水遠，不若聽舟去，從陸躡之。

十五日——五里，至巖北，亟登涯，期舟於雙牌，雙牌者，郡南五十里鋪也。郡南二十五里，爲巖北，陸至此與江合，陸卽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至雙牌。水道則東迂溯江，至雙牌，又六十里。計舟一日僅抵此，予不難負病追躡也。巖脊東北臨江，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巖俱怒踔作攫人狀。已望見兩峯前突，西峯聳石尤異，及登之，官舍半頽。先是，西峯之陽，望見洞門高張，至是路從其側出，上見石崖攢舞，環玦東向，下則中空成巖，容數百人，下平上穹，明與幽爽，無偏仄昏昧苦。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攪樞分內外者，巨石磊砢界道，石上多宋元人題刻，黃山谷最愛此邱，謂爲此中第一。巖東穿腋竅上，有門上通叢石間，東瞰

官舍後迴谷。巖西南又闢一門，逾門，出其右，石壁穹然，僧寮倚之。西瞰山下平曠，桑麻布壤，中有進賢江，發源自龍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東來，直逼山麓，北入瀟江，側又有水洞，去此二里，乘炬可深入，從僧寮循巖南東行，過前望洞門高張處，門雖峻，中夾不廣，內亦不能上達後巖也。仍冒雨東出臨江，江迢迢在數里外，澹山南卽崇山排亘，支分東走，故江道東曲避之。乃捨江南行，七里，至木排鋪。又南逾小嶺，三里，爲陽江，江不能勝舟，西南自大小葉江來，至此二十餘里，東注瀟，其北則西嶺橫亘，南則曹祖山張家沖諸峯駢立於前。又南七里，直抵張家沖東麓，曰陳皮鋪，又南三里，逾嶺，望西山層墜，下時見石骨，攀奇標異，已復靈湊一區，衆竅迷幻。亟西披之，則石片層層，盡若鷄距龍爪，下踰於地，又如絲瓜之囊，筋縷外貫，而中悉透空，但上下爲蔓棘阻纏，無從披躋。隨之南，見旁有隙土新雜者，輒爲捫入，然每至純石，卽復不獲，問之路旁荷鋤者，曰：『是乃和尚嶺，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曰七十二雷。』因指路隅一菴，石更勝從之，則大道直出石壁下，石忽屏插起，上多透明隙，形備生躡，清泉一泓，下穿雲根出，有菴在其南，問之僧，則出水崖也。仰見崖後石勢駢叢，側有路一線，皆其雜地徑也。賈勇從之，其上石皆如臥龍翳鳳，出水青蓮，蔓叢巒裂，轉至出水崖後，覺茹吐一區，包裹叢沓，而窈窕無竟，蓋其處西互七十二雷大山，叢嶺南列，惟東北下臨官道，又出水崖障其東，北復屏和尙嶺，四面外同錯綺，其中怪石層朋，采豔奪眇，予乃透數峽，進東北崖之嶺，有石高碧，若天門上闕，不可慰卽。望石西南，卽出水崖內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

削壁下嵌，不見其底，若爬梳沙蔓，令石與水接。武陵漁翁爲移棹。予歷選山棲佳勝，此爲第一，而九疑尤溪，郵口稍次。搜剔久之，始下，由菴側南二里，得大道，一溪自西南山回來。過溪，東南一里，復與瀧江遇。溯江西南，三里，抵雙牌，舟適至，下舟。西南豁然，若可遠達，舟反向南山入瀧，蓋瀧水南自青口，沱水即入山峽中——是曰瀧口——北行七十里，皆連山駢峽，虧蔽天日；且水傾瀉直中下，所謂「瀧」也。中瀧有麻潭驛，南四十里屬道州，北三十里屬零陵。時風色甚利，薄暮，乘風驅舟，石灘捲浪如雷。五里，入瀧，又五里，泊橫口。自永州至雙牌，陸五十里，水倍之；雙牌至道州，水陸俱出瀧中行，無他道，故瀧中七十里止有順逆分，無水陸異；出瀧至道州，又陸徑水曲矣。

十六日——二十里，爲麻潭驛，已零陵盡界，南即道州境；自入瀧來，山勢逼東，石灘懸互，山陽盛開，皆在水涯岸側，不作漫山布谷觀，映碧流丹，尤覺異致。二十里，至吳壘舖，西南山稍遜。舟反東轉，又五里復南，又十里，山勢愈逼，東爲瀧口。又五里，泊將軍灘，灘有峯立瀧口，若當關然；溯流出瀧，劃然另關區宇。是夜月明徹夕，入春所未見。

十七日——山開水曲，五里，至青口，一水東自山峽出，甯遠道也，此水最大，即瀧水；一水平曠中南來者，即道州道也，此爲沱水，水小弱，乃舍瀧，南溯沱，又五里，爲泥江口。水西通營陽，舟上羅坪，三日程，當即營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登南城，迴眺州城，南憑江水，東南西三門俱瀕江，惟北門在內地，蓋沱水自

江華掩遶二水自永明，俱合於州西南十五里外，東北抵城西南隅，遶南門至東門，復東南去，若彎弓而城臨其背。

十八日——過城東半里，有小橋，卽滄泉入江處，泉流甚微，橋側有石突立江濱，狀如永州愚溪橋，透漏管削過之，分岐空腹，隙可穿簣入，所謂「五如石」也。中一石，擊之幽亮，爲「響石」。按元次山道州詩題，石有五如「密樽」而「密樽」莫覓，屢詢之，云在報恩寺，捨之，出州西門，南折過翼雲橋，有二歧，從西二十五里，爲濂溪祠，又十里，爲月巖，從南爲十里鋪，又六十里，爲永明縣。十里鋪側有華巖，巖下間道可出濂溪祠，予欲兼收之，遂從南行，大道兩旁，分植喬松，如南岳道中，密過之，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叢挺競秀，此中特見，他處所無也，聞自州至永明，松夾道者且七十里，州西南皆岡坡高下，道因之，四顧崇山開遠，惟西北一山最高，較近，則月巖後所倚大山也。至十里鋪東，從小徑北半里，爲華巖洞，門北向，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聞水聲，東轉三丈餘，復南下，則穹然深暗，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覓火炬，聞其內一炬可盡。遂從寮右，北向小徑行，此地山俱小而峭，或孤峙，或兩或三，石骨嶙峋，草木搖颺其上，曲折升降，如在奔雲瀾浪中，而西北崇峯，時從山隙瞻一面，五里，橫過山溪四五重，度一小石橋，又逾嶺，得西道，從之，二里，又北入小徑，共四里，轉出平嶺，則道州西來大道也。前一里，抵濂溪祠，祠北向，環山不臨水，前擴然容萬馬，乃元公所生地。濂溪則自祠西，豸山麓北注，乃西一里，過豸山，北渡濂溪，溪自月巖來，

至此爲豸山東障，乃北走，又東至州西入沔水。從溪北西溯五里，抵達邨，西南入山路，旁一峯甚圓銳，出其南。從此亂峯漸多，爲錐爲指，爲列屏，俱環映大山東，牽引成臺。五里，南轉入亂山腋。又三里，西越嶺，望見正西一山，白煙一抹橫其腰，卽月巖上層透空處也。蓋高山西立，若齊天不可階，東下三級，得此山中，空上碧，下闢重門，光徹前巒，遙睇之，如白雲浮動耳。又二里，抵月巖山下，從東麓拾級而上，先入下巖，巖東向，中空上合，高環成梁，下望如兔張吻，目光牙血，宛然栗畏。復從巖上徧歷諸勝，卽月巖宿。

十九日——仍過所望巖如白煙處，分歧東南行，穿小石山腋，宛轉羣隊中。八里，出山，渡大溪，東南十里至武田。再東半里，卽永明大道。橫過大道，南一里半，大溪湯湯介於前，爲永明掩遮。二水渡江，東南行六里，得板道，甚大，南隨板道，十里，止板寮。

二十日——東南從小徑一里，出江華大道，南爲火燒舖，在州南三十里而遠；又五里爲營上，則中江華道州，設營兵以守者，後有小尖峯倚之，東數里外，高峯突兀，爲楊柳塘，屏互而南，九疑當在其東矣。兩八里，有溪自西而東，石骨巉然，橫臥澗中，清流漱之，不減包圍石壑，南十二里，至伽祐舖，去江華十里，由舖南直下，一徑可通浪石寺。東南轉從嶺上行，共七里，至江華城西。出城南，東南一里，爲麻拐巖，又名回龍菴。由菴沿江南岸行，半里，水分二道來：一自東山谷中出者，其水較大，卽沔水也；一自南來者，可通小舟，發源自上武堡，堡南卽爲廣西賀縣界。大小二江，合於麻拐巖之南。大江東源錦田所，溯流二百餘

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僅到白馬營，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積石爲方堰，置中流，橫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內另置小舟，外有橋，橫板以渡，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東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馬營，爲小江上流云。乃沿南來小江岸西行，三里，宿浪石寺。

二十一日——次往蓮花洞，候引導者，久之，得一人，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盡，即上武堡，西逾大佛坳，爲富川道，坳去江華西十里，聞逾坳西二十里，爲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過枇杷把，在永明東南三十里，爲廣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縣治云。遂七里，直抵大佛嶺下。先是，路南一巖，若雲樞嵌垂，予意蓮花在此，而巖尙在路北大嶺麓，乃從北歧小徑入，不半里，至洞下。導者取枯竹一大捆，縛爲六大炬，分肩以入。出復探路左洞，披棘以進，返飯浪石，已過午。乃循舊路，抵麻拐巖，西合江口，南度小江堰外橋，東南三里，至重元觀。寺南里許，入獅子洞，出，返麻拐巖，北登嶺，直北行，已過東門外矣。又北逾嶺，渡池水北，宿江渡。

二十二日——循東山東北行，十里，爲蠟樹營。由此漸循山東轉，五里，過獠頭北麓。又十里，過馬岡原，自獠頭至是，皆循山北東向行，山南悉猿人居。東十里，逾虎版石，爲分邨。東渡兩大溪，共十里，於是東登嶺，先抵南面崇山，至是北亦有山橫列，路遂東向山兩間。升陟岡坳，十里，抵孟坳橋西彭家邨。

二十三日——東一里，南列山已盡，轉而西列。路循之南轉。五里，抵塘邨。其東又有峯，卓錫立戟，亦自南趨北，與西面之山若排闥，直南遙望峯盡處，中豎一峯，如當門之標，望之神動，惟恐道不出其下。南七里，東度一橋，小溪甚急。逾橋，則大溪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卽瀟水上流也。北望小溪入江口，有衆舟，艤其側。度大溪東南十二里，直逼東界亂峯下。南六里，至掩口營，始與甯遠南來之道合，北去甯遠三十里。掩口之南，東西排岫橫障，至此湊合成門，向所望當門之標，已列爲東岫之首，而西障東垂，亦豎一峯，若插屏，若攢指，若亘垣，與東岫競勝。二里，出湊門之下，水亦從中南出，其下平疇擴然，東西成壑。路從西峯南轉，西向行，又三里，至路亭。

二十四日——西五里，爲太平營。由此西北入山，多亂峯環岫，蓋掩口東峯，排列爲劍戟，此處諸岫如攢隊合圍，中環成洞，穿一隙入，如另闢城垣，山不甚高，而竊窅迴合，夾道皆宛轉之洞，卓立之峯，崢嶸之石，噴雪驚濤之初漲，如是十里，至聖殿。聖殿者，舜陵也。予初從岐路望之，見頽垣一二楹，路復蕪沒，竟從其東逾嶺北。北二里，問耕夫，已經聖殿，抵斜巖矣。遂西面登山，則穹巖東向高張，甚宏敞，洞門石峯中，峙門界爲兩，飛泉傾布其上，巖石垂石縱橫，巖底有泉懸空下，或從石端直注，或依石竇斜噴，衆隙亂流，顧盼交射，更一奇也。下復開一巖，深下亦極宏峻，然不能遠透。巖之左，上層復開一巖，圓整高朗，若樓閣，乘虛正對洞門，中峻峯，兩瀑懸簾其前，爲外巖最麗處，下有池，蓄水一方，不見所出，復無盈溢，池北一門

復開，即左巖下層也。由其內墜級下，爲深入道。明宗上人曰：「此間勝迹，君當先了書字飛龍二巖，惟三分石遠不可到。遠以餘晷入洞，爲秉炬遊，不妨深夜也。」予乃先探二巖，隨明宗爲導。出斜巖，稍北折而南下，馬蹄石，其陰巉石嵯峨，巖雲聳翠。益南，過永福寺故址，礎石猶偉，已犁爲田，又南過一溪，即瀟江上流，西轉共三里，入書字巖，巖不甚深，後有垂石天矯，巖外鑄「玉瑄巖」三隸字，宋人李挺祖筆。巖石鑄「九疑山」三大字，爲宋嘉定六年知道州軍事甯山方信儒筆，側又隸刻漢蔡邕九疑山銘，乃宋碑祐六年郡守瀘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襲之既新其宮，因鑄銘於側，以存曩蹟，後人固陋，執巖有巨書，遂以「書字」名巖，反失「玉瑄」之實，蓋此地爲九疑中峯，故鑄題於此，予坐玉瑄中，因求導人往三分石者，土人謂：「去此五十里，俱猿窟中，必且得猿人爲導，然中無障棧，攜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購得一入，乃平地猿劉姓者，期以晴爽乃往，遂過馬蹄石，東入飛龍巖。巖從山半陷下，內亦寬廣如斜巖外層之南巖，中有石坡中懸，但無宛轉致。返針巖，明宗出七火炬與顧僕分攜，薰炬前導，始由巖左，下層循隙歷磴下，水自巖頂飛注，與人爭級，級盡路舒，水亦無有。東向入洞，忽平廣，旣而石田鱗次，水滲其中，從膝上行，下遂墜成深壑。石田上有石池，由田涉水，乃楊梅洞道，捨之，仍下洞底，涉一溪，水自西而東，流入洞內，截流之後，循洞右行，路復平曠，洞愈宏闊，有巨柱踞壑中央，直近洞頂，東復有一小石，侍立其側，又東爲帛空石，一柱自頂下，垂空半止，其端反卷而大，又東有天柱石蓮花。於是過爛泥河，卽前涉下流，河

底泥靡，陷深及膝，少遼緩，足沉不得拔。乃行循洞左，左壁崖片樞垂，上飛爲蓋，下度爲臺，中均爲床，爲龕，南眺一方柱，自洞底屏列上躋，其東亦一柱與之並起，更高巨，端有一石，旁坐石蓮上，爲大士座，由此西下，可北遠大士座後，前爛泥河水，亦遠大士座下西來，至此南折去，洞亦南轉，愈極洪崇，水深艱渡，遊者至此例止。予強朋宗渡水，水深逾膝，然無爛泥河漚甚，既渡，南向行，水流於東，路循其西，四顧石柱參差，高者千尺，低亦丈，以數十計。俱光耀如凝脂，曰雪洞，又前曰風洞。前又當南下渡河，明宗謂：「曾無抵此者，故前過大士座，輒抽矩筥插路爲誌；若再入，前逼深潭，後迷歧竇，甯不爲歸塗慟耶？」時予一足已無黃，蹠一足行，先令顧僕攜一綑備壞者，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遂不能前返。約所入已三里餘。聞其水潛出廣東連州，恐亦臆論，大抵入瀟之流，然所進周通，正無底也。還過初渡第一河，上石田，北入楊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兩崖瀉峽如門，池水滿浸，涉亦逾膝，然其下石底坦齊，旁無寸土。入峽門，大石橫其隘，透隘入，復得平洞，寬夷豐博。北皆飛石平鋪若樓閣，有隙下窺，則石僅板薄，下復穹然成洞，水從下層奔注入，卽爛泥諸河上源也。洞中產彈丸圓石，四面紋痕蝟毛起，楊梅之名以此。此洞所入水，卽巖外四山窪注地中者，此塢東爲簫韶峯，西卽斜巖，南爲聖殿，西嶺，北爲馬蹄石，皆巖高裏降，有同釜底，四面水俱潛注，第不見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臥巖中。終夜瀑聲雨聲，雨不能辨。詰朝起視，雨正瀟瀟下也。

二十五日——靜息巖中，寒甚。間出觀瀑，亟返，煨柑榘竟日。此巖之瀑，非若他處懸崖下，俱從覆石

之底，穿竇下注；其懸於左巖上洞前，再一瀑皆然，爲最壯。其右崖窪洞上者一瀑數竅，較小左瀑，乃出自懸石之端者一，出石底之竇噴者二。

二十六日——雨仍不止，下午，往聖殿，仍由來道北逾嶺，稍東，轉出簫韶峯北，簫韶自南而北，屏峙斜巖前，上分兩歧，北盡爲舜陵，陵前環遠數峯，正中者上歧爲三，稍西者頂有石獨聳。陵有二大樹夾道，大四人圍，廟僧呼爲「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兩旁巨杉，亦有大四人圍者，尋丈以上，卽分歧高聳，乃冒雨返斜巖。

二十七日 雨止，急飯，逾馬蹄石嶺，抵玉瑄巖南，覓所期劉獠，獠以雲霧未盡，已他往。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借患瘡，不能導，爲予言：「由此東行五十里，有三石參天，水分三處，俗呼舜公石，卽三分石也，路已溼。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巖突山頂，俗謂之舜母石，有徑可達。下卽爲蒲江，過嶺卽爲麻江，麻江口舟可達錦田。」且以所摘新茗獻。返，過永福故址，址南溪流甚急，雖西下瀟江，而東南北三面皆予所經，尙未睹來處。乃溯流尋之，則故址之南，石崖側懸，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其下甚深，不能入也。是日，仍觀瀑矣。新巖中，雲氣漸開，心目舒逸。因爲永南諸洞殿最，道州月巖第一，九疑斜巖第二，江華蓮花洞第三，獅巖第四，永州射陽巖第五，澹巖第六，江華大佛嶺側巖第七，九疑玉瑄巖第八，道州華巖第九，日巖南嶺水洞第十，九疑飛龍巖第十一。又聞道州長田有中朗洞，勝不及洞。

二十八日 仍過玉瑄，南覓導猿，爲肩火炬前行。東上楊子嶺，二里，上有石，人立而起，山皆盤突。東南折行嶺坳中三里，曰茅窩，皆奇，不下深窩，有石崖，嵌削千尺，四面交流，攝入巖洞，是名九龜進巖。巖西向，疑永福南透崖出者，卽此水也。又東南二里，越嶺爲蟠龍峒水口，又登嶺一里，爲清水潭，其東下嶺，菲菜原道也。逾東南，二里，渡牛頭江，江水東自紫金原來，江兩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艱。渡江，卽東南上半邊山。東北高山爲紫金原，山外卽藍山縣境，其西南高山爲空寮原，空寮原前山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巔，下至山麓，若懸帛，再南爲香爐山，山在玉瑄巖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亞三分石，頂有澄潭，廣三畝，中石筍兩枝，亭亭出水面三文餘，疑志所稱天湖也。由半邊山頂行，五里，層度山脊，下少上多。共東南五里，出鰲頭山。先是，沉霧不開，半邊鰲頭諸山，亦近望不及，身至始出。至是南眺三分石，尙不知所在。頃之，雲忽澄明，瞥然閃影高峯頂，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一爲浙源，一爲瀟源，但江郎高聳山半，此懸萬峯絕頂爲異耳。半邊鰲頭兩山，捉北與紫金夾牛頭江，西南與空寮香爐夾爲瀟源江，乃兩水中脊，二水合於玉瑄東南，西下魯觀，與浦江合。始勝如葉舟，出大洋焉。沿鰲頭東嶺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爛泥河，始得水野炊，已下午。其爛泥河東五里逾嶺下，三里，爲高梁原，隸藍山西境，嶺乃藍山甯邊分界處，在三分石東。余往三分石，下爛泥河，卽與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嶺，山花紅紫鬪色。余於鰲頭山，始見山鵲蘭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花，如山茶，小者與山鵲等，艷色可愛，枯樹間蒸菌黃。

白，厚大如盤，余袖摘，夜至三分石，穿箐烘之，香正如香菌。又山木干膏，有獨木最貴，楠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側柏，柏儔也，鉅者圍可五人，高數十丈，瀟源水畔渡河處，倒橫一楠，修可齊眉，長可三四十步。凡上下嶺共五里，抵瀟源水，水東南從三分石來，經香爐山東北出魯觀者，乃絕流南渡，即上三分石嶺，麓嶺峻削不容足，細徑伏深箐中，俯首穿箐上，即兩手挽之以移足。時箐猶風霧淋漓，首不得舒，又不能平行，其下，惟爲垂空繙練資。如是八里，路漸平。又南行嶺上二里，濃霧仍翳，望頂莫辨，而晚色漸合，遂除箐依松，得掌大地。山高無水，有火不成炊，命導獠砍大木積焚之，困箐圍火，爲度宵計。既暝，吼風大作，飛火星舞空中，火燄流徙，倏忽奔突數丈，初謂奇觀，既而雨次風盛，傘不能蔽，幸火威猛烈，足以敵之。五鼓，雨盛，火亦奮魄矣。

二十九日——天明，漸霽，仰見三分石，露影在咫尺間，輒憑飢沖溼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尚隔一峯也。度坳中小脊，復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盤崖，昨升降處，皆峻土，無塊石，爲導獠誤。出其南，南一里，東眺盡頂，已可周摩之，爲霧所埋，對面無所睹，道窮磴絕。忽山雨大注，頂踵莫不沾濡，乃返。過巨石崖，始見有練道，俱伏箐中，雨巨不可上。遂返至夜來依火處，擬從直北舊路下。就溪炊米，又誤出其西，竟失道。久之，得微礪，炊礪中，已當午。躑躅莽箐中，下抵礪，則五澗縱橫，交會一處，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水也。何所渡，東來一溪，尙在最北。溯流東一里，至來時所渡處，始涉而北。人謂三分石下水，一出廣東，一出廣西，一

下九疑爲瀟水，出湖廣，予至此乃知爲石分三岐耳！其東北合北與西諸水，卽五湖交會處，出大洋，爲瀟江源；直東者，自高梁原，爲白田江，東十五里，經臨江所，又東二十里，至藍山縣治，爲歸水源，東南者自高梁原東南十五里之大橋下錦田，西至江華爲迺水源，而三分石水，初不出兩粵也。且其南有錦田水，橫流爲楚粵界。聞錦田東有石魚嶺，屬廣東連州，水至此，始東南流入東粵耳。乃從舊道下，至牛頭江日已暮，命導獠從間道趨非菜原，以自此而南，絕無一寮，而此原有高山獠居也。初升，猶土山，既東下，聞水聲，出深壑中，暗捫危級下，又一里，過兩獨木橋，見火光熒熒伏畦旁，乃獠人捕蛙者。已而茅寮在前，呼之一人秉炬出，迎歸托宿焉。

三十日——平明行，始見所謂非菜原，在高山底，若釜。西越一山，二里，出清水潭。遂循故道返斜巖，仍出宿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四月初一日——從路亭東北岐，隨簫韶水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東兩山峽，已出，其下平疇矣。於是東山漸豁，路因溪東轉。溪兩旁石盤錯競敵，水奔束其中。隘處如門，卽架木其上以度。度而循溪南岸行，共七里，抵下觀，下觀西有溪，自南邊下觀而東，石梁鎖其下流，水出橋下，東合簫韶水，其南一溪，又自應龍橋來會，三水合，勝舟，北可二十里，至甯遠。過下觀，始與簫韶水別，路轉東南向。南望下觀後，千峯萬巒，亭亭若竹竿玉立，中有最高銳者，名吳尖山，下有巖，窈窕當不減斜巖，內有尤耶洞，外有東角潭，俱此

中甚奇處，恨未滯杖履其中。搜剔奇闕也。東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邨洞來，橋跨其上，卽應龍橋也。亦稱通濟橋。已度橋，遂南入亂峯中。乃吳尖東派二里，上地寶坪坳，於是四際皆奇峯曲折，獅象龍蛇之石，夾路起，與人爭道。共六里，飯山口，名雖「山口」，實瑤房錦幃，桃源鹿門，不辨此幽奇邃詭也。南出山口，逾嶺，共三里，忽兩峯夾道，競險爭高，刻摹詭態，恣極變幻。峯下小溪南向，憩溪橋，遇儒冠者王璇，家尤邨內，欲挽予還其處，爲吳尖主人，予期以異日。過峽南，始有容土負塊山。又五里，逾嶺，抵大吉墅，石峯復夾道起。路東一峯，下嵌空玲瓏，逆懸欹裂，巖雲不足喻其巧，予望之，神怦怦動。亟分劑入，皆竇空通漏。上盤腋轉，真可窮詰。西峯懸削，不少雌遜，路出兩峯中，透隘南，始豁然山開，曰路園下，石峯至是始盡，東西俱盤坂崇樹。南二里，始出大道。又南五里，宿界頭鋪，爲甯遠藍山界。其西大山曰滿雲山，當是紫金原之普，其支東北行，界遂因之。

初二日——東南行，問所謂石柱山，俱莫知所在。共五里，過嶺，至總管廟，遙望正東有聳尖卓立者，不辨爲樹爲石，又東南五里，至顏家橋，始辨爲石峯也。橋下水東北流去。過橋，東南逾一小嶺。大道南十五里，至藍山，余東折取臨武道。五里，過寶林寺，讀寺前護龍橋碑，云寶林山脈由北柱來，乃悟向所望疑樹峯，卽志所稱石柱，碑所指北柱也。東過護龍橋，橋下水南流洶湧，卽顏家橋溪委曲至者。隨溪東走，北磨石柱峯，倩削如碧玉簪，兩旁石崖兀突，露奇，然較之尤溪山口峯，此纔得其一體耳。又二里，至下澗田。

大樹峙路隅，上枝分發，下盤曲偃塞，大七圍，旋窩錯節間，俱受水若洗頭盆，亦樹妖也。又東，路出臥石中，溪始折南向藍山路。仍東二里，一橫道自西南貫東北，即藍山趨桂陽道。又東沿白帝山南十里，抵雷家嶺。

初三日——大溪自藍山曲而東至，循溪東行，已而溪南折，路捨溪，東逾嶺，共五里，大溪復自南來，曰許家渡。渡之東一里，溪北向入峽，路南入山十五里，至田心鋪，鋪南徑道開闢，小溪來自朱禾鋪，北向去。自此路西大山，由藍山南南向排列，澄溪帶之，路東石峯聳秀，亦南向排列，喬松蔭其上，置道於中，三里一亭，供倦旅憩臥。二十里，飯朱禾鋪，爲藍山臨武界。一里，度永濟橋，水東流抵東山麓，折而北入歸水。又南四里，爲江山嶺，則南龍大脊，水遂分楚粵。嶺西十五里，曰水頭，志謂武水出西山下鷓鴣石，嘗即其處。過脊，即東南循水行，四里，至東廊。東南一里，逾嶺，下行塢中，路旁喬松合抱，夾立三里，出兩石山口。又四里，達整江鋪，南去臨武尚十里。

初四日——開整江東北十里，有龍洞，甚奇。遂由小徑行，四里，出臨武，北向桂陽州大道。一里，即渡溪。越捭岡嶺，復從小徑西北入山，共五里，抵石門，蔣氏居後洞，在山半翠微間。洞門東南向，一入，即見百柱千門，懸列其中，俯窺以下，則洞外層也。從東上穿入列柱。衆柱復迴環成洞，如委房深閣，無不徹明達隙，八窗掩映，從來所歷洞，無此開朗宏麗，屈折殫工者。時蔣導還取火炬，予貪奇獨先至，意炬入處，

當在下洞外層後，及炬至，導者從左洞後穿隙西入，連入石門數重，已轉出外洞之後，下層之上，乃北逾石限穿隙進，即下石池中，水澄明不流，兩崖俱穹壁列柱，池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臥水底，水浮其上僅尺許，踐梗行，蹇蹇可涉。十步之外，臥梗又橫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浮，水底白石如龍首頂橫脊，尾拖池中，逼崖側，又前兩三步，圓石大如斗，罅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許，密依龍側，真領下物也。珠旁又一石，大倍珠，中凹如臼，面平水，曰「珠盤」，然與珠並列，未嘗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無梗絕涉。西望水洞宏廣若五畝池，四旁石崖攢突，參錯而下，泥水不得去，洵異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無槎可航。還從舊路出，經左洞下，迴望窪洞外層，紛綸竊窺，乃獨下洞底，環洞四旁，轉出列柱後，洞雖不深通，而芝田蓮帷，上下重布，即無內二洞，亦自成一奇也。此洞品第，固當在月巖上。下山，返墊江，南十里，抵臨武。

初五日——出臨武，南三里，過迎榜橋，橋南即掛榜山，予初過不之覺，從其南東上嶺，共七里，過深井坪。又南二里，路從右下，是謂鳳頭巖——即宋王淮錫稱秀巖者。洞門東北向，度橋以入，出洞，下抵石溪，溪流自橋即伏流石間，復透隙濳崖，破洞東入。此洞，即王記所云「下渡溪水，其入無窮」處也。第王從上洞而下，此則水更由外崖入，予抵水洞口，深不能渡，聞隨水入洞，二丈，即見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東，是山如天生橋，水達其下僅三五丈，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廣，度者不覺耳。予登巔東瞰，深壑下環，峽流東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窺，王記所云「其入無窮」者，臆說也。還度

迎榜橋，迴瞻掛榜處，石壁一幃，色黃白成章，剖峯平列，但少方整耳。遂宿臨武生祠中。

初六日——出東門，東南四十里，至鳳集鋪，爲臨武宜章東西界。又二十里，抵梅田白沙巡司。

初七日——司東渡武溪，東北三十里，爲芹菜坪，南有石峯分突，下層崖承之，色斑赭雜黑，極似武彝一體。此處四山俱青巒巖，獨此有異。又五里，過隘口，循塔山北垂，覓小徑轉入山坳，曰良巖寺。寺向西南，巖向西北。巖口有池一方。僧鳳巖爲煮「金剛笋」供粥。下午，至宜章城南三星橋，過橋則市肆夾道，商旅雜遝，爲南下廣東之大道。路循城而東，已乃北十里，過牛觔洞，在青岑山東北麓。更北一里，至野石鋪，其北石峯嵌空，踰踞路左，卽爲野石巖。投宿巖下邨家。欲從舍後上巖，須自其舍後門出。予乃從南畔亂石中攀崖逾石入，先登一巖，其門呀然，內有透頂隙，不甚深。仰視門左，有磴埋草間，亟披棘上，西南行石徑中，復得石門如合掌，內雖隘，稍深，右裂旁竅，上亦透天光，而東壁半一圓竅，透光如鏡。出峽門，西北隨磴上，則穹崖削立，上有疊石分霄，下成屢障。以薄暮，乃下。聞中室牖內，有呼客聲，謂「客探巖曾見仙詩否？」予以所歷對曰：「未也。穹崖之東，峽門之上，尙有路可登，明日當再窮之。」且爲予言「高雲山乃衆山頂。路由黃岑嶺而上。宜章八景，有「青岑滴翠」，「白水流虹」——二勝，在其下，不可失也。」

初八日——復登巖上，由穹崖東叢鬱之下，果得路上數步，亂石縱橫，路復莫可辨。乃攀逾石罅，上嵌空扶裂，有大石高聳於外，夾成石坪，掩映愈勝。還至失道處，見一石穴，卽在所踰石下。匍匐入，其內

峰呀起裂，列穴旁通，宛轉透石坪下，皆明朗可穿，前越其上，茲又達其底，然終不得洞中詩。下巖，南從舊路抵牛舩洞北，西越山峽，出峽共五里，循青岑南麓行。西三里，轉一岡，始與南來大道合。北上曲折嶺，二里，直躋嶺坳，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上源也。水自高雲山南，經黃岑洞，由此出峽，布流懸石下，土人即稱此嶺曰黃岑，然黃岑山尙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嶺西北半里，即溯白水上流行，黃岑山危峙東北，陽環成洞，大溪橫貫之。溯溪西行三里，乃北轉湖溪一里，乃捨溪登嶺。溪在嶺南，開湖行三十里，可抵黃茅嶺。乃北上，一里，西下塢中，是爲藏經樓，高山四遶，小澗潑門，寺甚整潔，昔爲貯藏所，近被賊焚劫，移經高雲矣。由寺左登坪頭巖，直上二里，逾嶺塢甚幽，山幃疊翠，衆壑爭流，修篁一邱，叢木交映，中一靜室出焉，半里，塢窮，復湖澗北上嶺，里許，嶺已及巔，水復不絕，此坪頭上之第二嶺也。水自上塢透峽下，路循峽入，平行半里，渡澗，東北上嶺，澗東自黃岑山後來，平流塢中，石坪殷紅，清泉素澗，色伴濯錦，出峽下瀉，球鳴玉韻，重木翳之，杳不可窺，由是透靜室西南下注，出藏經嶺南，爲大章之源也。嶺不甚高，半里，漸盤出黃岑北，山隴鮮麗，光采耀人，此坪頭第三嶺也。過一坪，又東北上第四嶺，里許，逾其脊，嶺西石峯，突如踞獅，爲將軍山。踰嶺北下，行深樹中，共二里，得高雲寺，寺倚翠微，猶踞萬峯頂上也。以億極，日未暮，止焉。

初九日：一東北叢木中下山，五里，抵山麓坦山邨。邨側北上虎頭嶺，嶺東坳中，澗水瀉大石崖下，懸簾曳布，亦此中僅見。逾坳湖流，北行塢中，逾嶺下，共四里，有溪自西而東，渡溪，又一溪自北來入。溯溪

北行峽中，二里，爲大竹峒。水自西來，想爲黃茅嶺餘波也。東逾大竹嶺，嶺爲大竹山南下脊，上少下多。東向直下，二里，是爲吳溪。東一里，度橋，北上小分嶺，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場，有水頗大，北自山峒透峽而東，一峯當關扼之，水激石南折，峯剖其西，巖巖轟辰，以爲下必有洞壑可懸，絕流以渡，竟無人居。東北十二里，出良田。又北十里，至萬歲橋。

初十日——二十里，至郴州。州東白里餘，山下有泉，方圓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測，是爲鉅潭。永州鉅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郡耳。

十一日——午後，下小舟，東北由蘇仙橋下，順流西北去，六十里，達郴州。郴州自東南，未水自正東，二水合流，勢始大。未水出桂陽縣，用五里未山下，西北至興寧縣，勝小舟；又三十里，至江東市，勝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諸峯，俱石崖盤立，寸土絕麗，志稱曹王寨，山極險峻，暮不及登。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黃泥鋪。雨至而泊，予從篷底窺之，外若橋門，心異，因起視，則一大右室下也，寬踰數間屋，下匯爲潭，四舟俱泊其內，巖外雨聲山色，不意夢中睹此奇境！四鼓雨止，乃行。味爽，達程口。

十二日——晨炊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稱程鄉水也，地屬興甯，水發源茶陵，鄰縣界，舟溯流入，皆興甯西境，進有鐘湖山，土人誇爲名山，久進，則小舟尙可三日程，逾高脚嶺，則茶陵道矣。程鄉水西入耒江，煤炭大舟鱗次，水淺不能登。上午，得小煤缸，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巖若剖，夾立江岸，兩崖純石，盤互錯

突，色間赭黑，還轉一如武彝，如此四十里。又二十里，過永興縣。十五里，爲觀音巖。巖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石崖騰空，上覆下裂，如剖半瓜，其足疊閣兩層，閣前有洞臨流，中容數人。由閣西懸梯直上，上接崖頂，透隙上，一龕嵌覆頂下，中洞大士，巖下一石獅橫臥江心。下舟，又五里，至森口，大溪自南來，乃桂陽州龍渡，以東諸水，東北合白豹水，至此入朱江。又北五里，泊柳州灘，永興以北，山始無迴崖突石觀。

十三日——六十五里，過上堡市，地爲耒陽境。北過江，登直釣巖。巖前有真武殿，觀音閣，東向迎江，洞門瞰江南向，當門石柱中壘，界爲二，若連環然。其內空闊平整，右隅裂一竅，歷磴上，別爲蓬室，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竅忽盤空起，東透一竅，軟納天光，內又盤空起，透頂直上，天光一圓，下徹其中，直是井底窺天也。下午，九十里，抵耒陽縣，江經城東直北去，山至此盡開。

十四日——順流北百二十里，至新城市，爲耒陽衡陽分界。乘月隨流，六十里，泊相公灘。

十五日——百二十里，至前溪渡。陸路抵府止三十里，水倍之。渡西岸，途登陸西行，十二里，已暮。

十六日——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關外。抵金宮，靜聞宿花藥未歸，及歸，桂藩助金事尙未就。

十七日——已定廣右舟。

十八日——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日早發。

十九日——靜聞同祥甫齋王所助遊資來。

二十日——予冒雨下舟，靜聞往謝桂藩，追至南關外，揮手別祥甫，舟即解維，三十里，泊東陽渡，漲水濁，湘流又作一觀。

二十一日——五十里，將抵松柏，忽衝友劉明宇使使追予晤別，乃與靜聞登涯逆之，而劉不至，宿山頂茅菴。

二十二日——聞劉舟已往松柏，旬旬雨中，二十里，別劉於柏肆中。昨所附廣右舟，計竟日力，當止與常甯河口，乃遍覓漁舟，爲夜抵白坊計。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驛。已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適見二舟泊下流，予漫呼願行，得應聲，始知舟猶待予於此也。乃過舟。

二十三日——北行二十里，過大魚塘，見兩舟被劫，哭甚哀，於是同行。兩舫人謝予曰：「昨不候君，臺亦當至此。」始舟子以候予故，大爲衆詬，至是甚見德色。共六十里，泊河州驛。

二十四日——歸陽驛。

二十五日——小河口。

二十六日——觀音灘。

二十七日——祁陽縣。予乃同靜聞出祁陽，東北一里，憩甘泉寺。泉一方，當寺前坡下，味極澆冽，似惠泉。殿前有吾郡朱鄒浩甘泉銘碑，張南軒從郡中蔣氏得之，跋而鐫此。鄒大書，張小楷，可稱二絕。寺前

山第二層之東，盤成一窩，則九蓮菴也。邑人陳尚書重建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臥蠶，中不斂，疎鬚傑張——陳氏得之內府供此者。九蓮菴山南盡，前有大池，乃甘泉南下。東透注於湘，入湘處爲瀟湘橋，橋北一峯突起，奇石靈幻，湘江從南至此東折去。祁江從北至此南向入湘，乃三水交會中也。峯頂曰瀟湘廟，廟後孽裂瓣族，石態多奇。

二十八日——水漲，舟泊，竟不成行。

二十九日——味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藻，旣而火輪湧起，騰饒飛芒，直從舟尾射于枕際，素岳日觀，不謂得之臥游也。過二十四磯，泊黃楊鋪。

閏四月初一日——冷水灣。

初二日——湘口關。自冷水灣來，山開天曠，目界大騁，江兩岸歐水之石，出沒屢變，但有所遇，靡不竊心竚目。蓋入祁陽境，石質奇，石色潤，過祁陽，突兀之勢，以次漸露，至此，隨地湧立，及入湘口，則聳突盤亘者，變爲峭壁迴翔矣。

初三日——放舟入湘口，於是別瀟湘，專向湘。瀟即予前入永州道，與湘交會，此二水一東南，一西南，界其中者爲芝山北盡，兩流夾之，尖若龍尾下垂，圍其脊無石中砥，故控之必銳而後已。由湘口上，多西北之曲，灘聲愈多，石崖愈奇。凡四十里，有磨立東岸者，與江左平剖之崖，峽江對峙，如五老比肩，愈見奇。

船西轉五里，過軍家埠，又南轉，一山中剖，半插江右，其下雲根倒浸重波，時落日正啣山外，舟過江東，忽峯間片穴通明，若鈎月與日並懸，旋即隱蔽。乃去軍家埠五里泊。

初四日——東過掛榜巖，巖平削江北，下嵌水面。其上石若磨崖，色間黃白。遠逾臨武，南行三十里，抵石溪驛，已屬東安境。有東江自南北注湘，石梁跨其口，水發源零陵。南舟由橋下，南溯十五里，爲零陵境，又二十五里爲東江橋，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無疑也。石溪之西，有山突兀，石崖下插江中，一隙北向，如重門懸峽；山之後頂爲獅子洞，洞門東南向，不甚高峻，穿石窟下一里，可透出臨江門峽，惜時方水溢，臨江處既沒浸中，洞復無炬入，遂返。又五里，泊白沙洲。其對岸石壁臨江，黃白燦然充壁，崖北山巔，又起一崖，西北向，有菴橫之，隔江不能往也。

初五日——十五里，上磨盤灘，兩岸山始峻。峭崖突北岸者，飛瀑掛其腋間，雖以雨壯觀，要爲不斷之流。又五里，爲兵書峽，西坳亦有瀑如練。又五里，爲沉香崖。崖斜疊成紋，高迴處疊紋忽裂，中吐兩枝，望之木形黝色，上有大樹一株，正當崖頂，更有上崖一重內時，菴嵌其間，屢嵐聳翠，下挈遙江，真異境也。過崖，泊羅埠。

初六日——江漲，舟纔掛帆，行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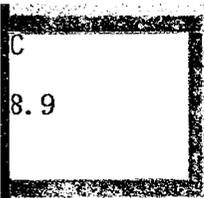
初七日——西六里，兩山門立，遂分楚粵界。又南三十里，上金華灘，灘東石崖當衝，轟流駢壁，高下

兩絕險一勝時。又西十里，止廟頭。

姑。初八日——放舟南行，二十里，爲黃沙鋪。粵舟可直抵桂林，予欲盡全州諸山，遂止此，從陸爲粵游。

發 行 所 經 銷 處

廣 東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李三九印

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3 2168 0130 2

丁丑閏四月初八日——分顧僕舟抵桂林。予同靜聞從湘江南岸登涯——為山角驛，即黃沙也。西南行，大松夾道。五里，經黃沙舖。又二十二里，捨官道，右入山，西向大山行。四里，止山下牛頭岡。

初九日——西五里，至鸞巖普潤寺，洞前門東向如橋，出水約三十丈，後門北向，入水約十五丈，泉自山後破石窟三級下，故曰「鸞」。西二里，小石山兀立路旁，又三里，張家邨。邨後大山曰迴龍巖。南五里，上大衝。衝西半里，飯福壽庵。西北上柳山，三里，宿獅子巖南清泉庵。

初十日——南下二里，至湘山寺——寺在全州西門外半里——登殿，拜無量壽佛塔。塔後有飛來石。出寺，由寺西折羅江，一里，上捲雲閣。閣西為盤石，半嵌江中，絕壁有蓮花一瓣，凹入壁間，白瓣黑崖。又西，一洞臨江。泉由洞東裂石出，曰玉龍泉，復有一石峯高聳，共十五里，度石覓岡，差南為龍隱洞，小山獨立江上，門西向。出洞而西，抵橋度，橋度水東自龍水出口，山巒秀夾立。

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

mt
K928.9
19
江

十一日——橋度西北行，十里，北入峽，爲山川口。又十三里，抵白竹江，望西北鈎挂山甚兀突，聞其上金寶頂甚奇。遂自白竹橋溯江西北，五里，進峽口，兩山壁立夾溪。沿溪東北崖上行，緣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峽爲南洞。開南洞北五里，洞盡，可由四川嶺達寶頂，但路已沒。遂捨北道西渡溪，上嶺，嶺左腋有瀑布。又十里，至打狗凹，宿興隆庵。庵北高嶺，卽金寶頂也。

十二日——由庵西上，沿崖北轉，三下上，又三度坳曲，共三重，踰土地坳，西望新甯江，已在山麓。下山，五里，爲大竹坪。坪北踰嶺，共三里，至大鼻山。

十三日——從大鼻邨後夾澗上，一里，飛瀑懸崖宛轉下，修竹迴巖掩映。卽西攀嶺上，約行一里，至南來大道。——乃從南大源上此者。又四里，至角庵基。伏身蛇行庵後叢竹中，四里，乃從右崖叢中上。又二里，行「觀音竹」叢中；竹大如管，多竹實，如蓮肉大；採笋置路隅，識來徑。竹中上二里，至寶頂殿基。日甫中，四山俱出。南峯近爲鈎挂山，石崖峭立，東北向若削；再南卽打狗嶺；再南爲大帽；再南爲南寶頂，頂最高，與北相頡頏，而基後絕頂更倍之。復從竹叢中東北上，一里，至頂，其「觀音竹」更大，笋腴美，然叢密中無由四望，登樹踐枝，終不暢眺。忽竹浪中出大石如臺，梯躋其上，羣山歷歷可縷數。仍下山，宿大鼻邨。

十四日——隨溪西下，四里，爲大源，則大鼻西峽水，與邨後東峽水會，橋於上，曰朝橋；橋西爲大源

邨。予往南頂，則從嚆東隨澗南行，里許，渡木橋，澗忽東折入山，路南出山陰，澗復墜路東，破峽出，連搗三潭。上方瀑長如布，中凹瀑轉如傾，下圓磬瀑勻成簾，下二潭，俱有圓石中立承水，水墜潭作勢，濺迴尤異。又三里，度橋爲桐初，有水南自打狗嶺來會，亦橋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則又觀音橋跨之。大道從觀音橋西踰嶺出。予從橋下隨溪南，一里，水從西峽出，路踰一嶺，下，墜深壑中。四里，至陳墓源，瀑自東南山峽中踴躍出，東嶺溪合，亦橋跨其會處。大道與水俱南，予度橋，東躋嶺，即薄瀑南嶺也。二里，平嶺脊，北望北寶頂巋然，峽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甯江流，遠從巾子嶺南橫界南寶頂之西，其西南有峯尖突，正當陳墓水口。已而路漸出其下。二里，南下嶺，行凹中。二里，又踰小嶺。里許，至蘇家大坪，坪側大瀑，破山西向出，勢甚雄偉，下爲大溪，西北合陳墓源出口。下午，東南上一嶺，誤東往大帽嶺道，乃西南轉六里，出南寶頂道桃子坪，問上梁宿處，四里而是。踰嶺東至新開田所，有路南下伏草中，復誤出其東，歷險陔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龕，地名挂旛，去上梁五里矣。其處五里至快樂庵，又十里乃至南頂。以暮雨，遂歇龕。

十五日——雨不止，滯龕中。

十六日——雨稍止，路滑，仍滯龕中。

十七日——從定心橋下過春處，覓蓮瓣隙痕，削崖密附，旁無餘徑。乃從春東隔峽望之，痕雖呀然，

然上垂下削，非托廬架道處也。乃上定心石，過聖水涯，再由捨身崖登飛錫絕頂，返白雲庵。

十八日——由東路下山，一里餘，路旁峭石分列，石級出其間，爲天門，門外聳石立路右，上大書「白雲洞天」。從此屢磴下，危峭較勝西路。四里，經顯龍庵，庵北向。又東下，南望隔山飛瀑，自那峯山南腋下，從先賢頂卽窺見，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東下，五里，北渡一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謂苦煉庵矣。庵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後來繞，而右溪較大，橋橫其上，水從西南山腋透壁下。庵前東南度橋，南上嶺——其地竹甚大——路始分東西岐，從西下，始見那又瀑，北掛層崖，苦煉溪亦透空懸壑，與那又大小高下，勢相頡頏，然苦煉近在對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見其搗壑勢，其下山環成城，瀑垂其下，出西壁，與那又東大溪合而東南去。又見西峽中一瀑透山下，連瀉九層，雖練細，然甚危長。路乃東轉，中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來，渡而隨之，始僅涓微，漸下漸大，遂成轟雷湧雪觀。路循溪北，東二里，爲大坪。右渡溪，入一邨家，邨西上流爲蓮花庵，竹色叢鬱。遂西南渡，那又大溪，溪東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嶺，十三里，抵望江踰嶺湖溪，又十里，爲桐原山。下山，五里，隨小車江南下。又四里，桐原大溪自西來，與江合而南去。度小車江口橋，從水東上山，隨江東南，路行夾江山上，極險峻。一小石山，北面平削，江邊其南，路邊其北，東北又有小溪，被峽成瀑。凡東南四里，始下至江涯。稍上，有溪自東北來入。其北峯曰不住嶺。

十九日——東南上嶺，隨江東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山三里，出兩山峽口，壩堰水甚巨，曰上官壩。

壩外一望平曠，直南抵裏山隈，出峽。水東南入湖。路隨峽右西南下，一里，抵白塘邨；邨後石山特立，白金鍾山下，俱青不削，西南渡溪橋，過棄雞嶺，共八里。出咸水，則官道山巖驛也。渡橋西南行，長松合抱，夾道蔽天，極似道州永明道。十里，石脂鋪。從小路東南拆，五里，抵界首，屬全州與安界。

二十日——湖湘江西，五里，出塔兒鋪，古松時斷續，不及全州連雲接障也。三十里，至興安縣萬里橋；橋下水送北城西去，兩岸磬石，中流平而不廣，即靈渠，已爲漓江矣。湖漓分水處，尙在東三里也。由橋北湖靈渠北岸東行，已復北拆渡大溪，則湘江本流也，上流堰不通舟。既渡，又東有小溪，疏流若帶，舟道從之。蓋取湘分水，西注爲漓，又東潄湘支，以達舟楫，稍下，復與江身合矣。支流上跨以接龍橋，橋南水灣爲觀音閣，去城東二里；又東南五里，則湘水南來，直逼石崖下，崖突立南向，曰獅子寨。循寨足溯溪東入，東北七里，躡羊牯嶺，抵狀元峯下，宿迴龍庵。

二十一日——庵東踰小山，南一里，至長冲，東逼狀元峯麓。又里許，至草庵，則狀元峯南，一峯片插，曰小金峯，削削似過之。二峯各有路，皆草翳。余直東上，二里，抵狀元翠微間，山削草合，蛇路伏沉莽中，漸東北轉，三里，直上躡嶺坳，麻川遙其下。麻川東大山橫亘，屬灌陽界，乃老龍脊也，坳北峯下，即入九龍殿之峽。予從坳南直躡峯頂，峯甚峭窄，凡七起伏，共南一里，上狀元峯，則亭亭獨立矣。但北面九峯，相連南走，與小金尙隔二峯，峭若中斷，不能飛度，故道必由麓更上小金頂也。頂北第三峯，西北石臺如船首，飛

突凌空。坐峯頂久之，下，返迴龍庵。

二十二日——東行二里，過九宮橋，踰小嶺，共二里，至錦霄，是爲峽口。麻川江自南來，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沒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峽；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峽；錦霄在其中，爲陸行口。通江，湖東夾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龍廟，南北東皆崇山逼夾。南麓卽所溯溪之北麓，溪聲甚厲。遂下山，過觀音閣，寺流分環閣四面，惟南面石堰僅通水，東西北則舟上下俱繞之，惜閣小不稱。閣東度石橋，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橫絕中流，南北連亘，以斷江身，祇以小穴洩餘波。由塘南分湘入瀉塘之北，卽潯湘爲支，以通湘舟於觀音閣前者也。遂刺舟南渡分瀉口，入分水廟。西二里，抵興安南門。出城西三里，打三里橋。橋跨靈渠，渠至此細流成澗，石底磷峒。時巨舫鱗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則去箔放舟焉。

二十三日——橋西有金鼎山，山爲老龍脊。由此至興安，南轉海陽，雖爲史祿鑿山分瀉水，而橋下有石底，水不滿尺，終不能損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頂，頂大止丈許，惟南面羣巒，紛叢嵐霧中，若聚米，若流火，倏斂其出沒甚近，下至三里橋，西隨靈渠西南去，已而渠漸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叢立。雨中迴眺，共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亂山堆疊中，穿根盤壑，多迴曲，無升降。又三里，爲蘇一坪，東有岐可達乳洞。予從西趨關，共二里，而出隘口，東西兩石山駢峙，路出其下，若門中關，傍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

如蓮瓣，坐觀行旅，紛紛沓沓。返由蘇一坪東南行，一里，溯靈渠東北上，一溪東自乳洞夾注爲清水，乃東渡靈渠，四里，過大巖堰。渡堰東石橋，轉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岬然西向。遂西向隨溪入，二里，至董田巨邨，洞即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趨東山入隱山寺。寺後有洞門，南向高懸，水由下出，西合乳洞北流水，破西北山腹，出大巖堰。縛炬從寺右入洞，攀石崖上，石巖削圯側，下墜淵壁若裂，深覺暗中水石，無可著足，乃出。

二十四日——西二里，至乳巖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寺。

二十五日——東一里，出山口，支峯兀立處，有庵，草翳無人。從庵左先循其上崖，崖危草沒，予攀隙入，轉崖之東，則兩壁門裂，內繞一線，宛轉嵌漏，上夾參天，離合殆十層起，下夾直墜澗底，俱凭臨十尺，夾半兩崖，復有痕受足，肩倚隔崖，手攀石竅，無墜隕懼。直進五六丈，夾始東轉。出由支峯坳脊，北望觀音巖，在對崖，亦幽峭可喜，昨從其前盤山轉，惜未一至，今不能更北也。下山，東南十七里，至開州，爲湘西岸。南十三里，宿唐匯田，東有大山巋然出東界上者，曰赤耳山。

二十六日——南湖洲，六里，爲太平堡，東西山至是開成巨塢，小石峯一帶，駢立湘水東。南十里，飯廟角雙泉寺，南即靈川界。南二里，東南岐入山。又二里，度橋，湘水有橋始此。循左山南，四里，一石峯特立水中，曰海陽山。有海龍庵，在峯南石崖半，庵爲臨桂屬。抵庵，日已西，乃下山，自東麓二洞門繞北，西入一

洞，龍母廟已圯。即從流水中行，轉南，水遂成匯，深沒股。庵下石崖壁立，下臨深塘，由塘南水中行，東轉登山。海陽山俱巉峭貯水，水門二，南平，西出甚急；南旱門二，下一二尺，即水匯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細流，東源季陵，亦下此；則此山尚在過春北，水俱北流，惟爲湘源也。漓源尚在海陽西西嶺角。

二十七日——東望白面山，南諸峯峭甚奇。聞其上有讀書巖。遂東北，四里，度雙溪橋。又東一里，尖峯在白面西，望之越，乃登嶺北坳，望山下水，反自北南去；北皆山岡亘絕，無容流處。由棘中循崖南轉，捫隙歷塊，上峯腰，一洞南向，內西裂龕窟，吐納日月，以爲即讀書巖矣；但平入三四丈漸險，其下路復巒峿，頗疑之。出洞，望洞東削崖萬丈，插霄臨淵，上一石飛突無所承，極似巨鼠下躡，然無路可捫，乃裂棘攀條，梯登懸石，直至巨鼠崖下，仰望巨鼠，又有二小鼠下垂，崖腰一線痕可著足，下仍峭壁。又東有巨擘一雙，作接引狀，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處，山腰痕絕，不可前。乃從舊路下，至南麓，詢耕者，巖尚在嶺坳西，嘗從嶺西下，不當東上也。乃從麓西溯澗而北，則前所望溪，從洞中出，讀書巖在澗上。登之，洞西向，高而不廣，內垂柱擎蓋，種種異觀；三丈後即北轉，下隘不可俯視。出過下水洞，水即從讀書巖下石穴湧出，水與口平，第見急湍湧流，不見洞門也。由海龍庵東南過季陵，循過春西行，二里，爲海陽堡。堡前又分一支南下山，與西山夾爲兩界，水始淙淙南出。隨水下，一里，則西谷中裂，水破峽出，又羅姑山與西嶺夾而成流者，皆爲漓水源矣。越之，西南七里，循大瀾嶺上行，忽有水自東南下，搗成澗，路隨之直墜澗底。南越橋，水

自橋下復搗峽中，路不能從，乃踰嶺隕然直下。共四里，出口。又西南二里，抵湖上；西有銀燭山，尖削特聳；東南則石崖正扼水口也。

二十八日——西南十里，望西北五峯高突，頂平若臺，可奪五臺之名。西五里，直抵五峯南，則亂峯尖疊，什伯爲伍，橫變側移，殆更難僕數。其陽卽爲榕邨，東南三十里，有靈襟洞；南二里，有陽流巖云。西五里，過上橋，橋下水東北自叢尖，山南，西至此。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二里，過慶邨。西北有山危峙，爲金山；東叢角亭亭，更覺屏疊者，龍潭山也。又五里，西穿石山峽，則諸峯分峙疊出，離立獻奇；石峯下俱水匯，不流深者尺許，淺半之，諸峯倒插於中，直如青蓮出水，各欲獨上。初兩大峯夾道，後又夾以兩銳峯，道俱疊水中，取徑峯隙，令人賞無專接；但石皆廉利，侔刃戟，不免目慙足妬耳。峯有名者曰雷劈，曰萬歲；其間逸名者甚多。共二里，始出水磴。平疇十五里，直抵兩山峽中；山南北成門。北山東垂，石峯分岐起如削，岐峯尤亭亭作搔首態。崖半裂透明隙，惟南眺光列一線，少轉步卽失之；南山又有石突綴其首；人行於下者，左右流盼。又西爲浮橋，滴水北自皇澤灣，至是極汪洋。桂林省城東臨其上。城之臨水者，東北爲東鎮門，又南過木龍洞，爲就日門，又南出伏波山下爲桂水門，又南爲行春門，極南爲浮橋門，皆東面臨江。自北隅南至浮橋，共五門。浮橋貫江而渡，寬願僕，不得宿城中逆旅。

二十九日——東出就日門，從城下北行，城上一山當面起，石脚下插江中，路忽穿山透跨下，南北

呀然，殆天闢關津也。西則因山爲城，城以內，卽登綵東隅。穿洞出，正下臨江潭，盤山壁透腋入，又爲木龍洞。洞亦自南穿北，東開窗隙，屢引天光；外瀕江有路，行者或內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達。出洞，片石夾峙，上屈曲架穹石，色錯青紅，似非本山石質，不知何處移架此。洞北關威崖，綴以飛廊，前臨大江，後倚懸壁，翹眺勝莫踰此。循城溯江北，一里，過東鎮門。又北，過城東北隅，爲東江驛，驛東向，當皇澤灣南下衝出驛，北望皇澤灣，二紅舫泊山下，疑願僕或在此舟，趨問之，則泊舟之山在松陰中，乃虞山也。其下大殿爲舜祠，祠後卽韶音洞，東臨江曰薰風亭。余沿江登山，上薰風亭，由西亭下，謁舜殿。從殿後入韶音洞。洞西向，高二丈，東透出約十丈，洞東高崖峭絕，小水匯其前，幽潭嵌壁；水自北塢南來，石梁當洞架其上，曰接龍橋。坐橋上，還眺洞門崖壁，更盡崢嶸勢。從此上躋，宛轉石級間，將至山頂，一靜室窗櫺西向，戶榻洒然，室斗大而潔，乃與靜聞解衣憑几，指點西山，甚適。因急欲覓願僕，下山南循故道，入就日門，門內南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門，南一里，經行春，至浮橋門，始遇之。

五月初一日——北抵靖江王府。循王城北行，登登綵山。山踞省城東北隅，山門當兩峯間，亂石層疊錯立，浪文花蔓，騰簇眩目；上爲佛殿。殿後一洞，屈曲穿山背，門南向，高二丈，深倍之，北透小門，忽轉而東，開洞前，下瞰城東，江水直激其足；洞內石門轉透處，風從前洞扇入，寒吹凌人，土人稱爲風洞。石門北向，當東轉之上，仰見石板平度，上透圓竇，若樓閣再覆。予與靜聞分道趨，各會層樓之上。其處東復開隙，

垂乳列於西，乃從圓竇中墜空下。出後洞，北躋磴上，南越洞頂。遂登絕巘，則越王壇也。是爲桂山上，皆石壁巖發。一石峯前支起，謂之四望山。西一石峯，高與此峯並，峯半有洞高懸，望之豁然中空。頓下，仍從風洞山寺，由寺西坳中復登西峯。峯半洞東向，透峯腹而西，徑十餘丈，高十之四，由其中望東西洞，然惜絕頂地少窄，未能徹矚全勝耳。是名干越山。洞西墜壑下，極險峻。仍東下至寺，有大道北透兩峯間，抵麓，西行里許，又一洞倚山北向，遂捨級以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寬廣盤曲，多垂柱，界窳分歧。土人以爲馬廐，散臥馬匹，令人氣阻。由西南躋級更上，從洞門入，透隙而西，外裂重門，內駕層洞。既下，西行，見峯頂洞門西墜處，危峽孤懸，下有長垣環之，仰眺不得端委，則藩府別圃也。遂北轉至北門，門在兩山峯夾中，門外兩旁，山俱峭拔，卽爲華景寶積衆勝云。折而東南，出桂水門，抵慶真觀。北渡江，入玩珠巖——卽伏波山東麓——石壁下嵌重江，裂隙兩層，上縱下橫，上者高盤入頂，無級可階，橫着下臥波上，下石浮敞爲臺，覆以欹石，石柱下垂覆簷外，直抵下石，不接者僅寸，名「伏波試劍石」。後壁紅白紋若縷，圓宕三疊，恰當其首，故曰「玩珠」。雙紋後內復裂隙，直抵巖下，垂柱之西，石臺中坳，橫石以渡，更北穿旁竇，下臨淵碧無底，南入山腹，有光西轉，北達前門，是其奧境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巖玲瓏映徹也。登涯由浮橋返寓。按圖志以索桂林諸可游者。

初二日——東出浮橋門，渡浮橋。又東渡花橋，循山北轉，山峙花橋東北，七星巖卽倚焉。巖西向，下

有壽佛寺。寺左登山，一亭翼然迎客，曰摘星。石崖橫齶其上，僅可置足，然俯覽城堞諸山甚暢。亭左佛龕，當巖之口，入其內，不知其爲巖也。推龕後扉入，歷級上，約三文，忽轉而西北，豁然中開，上穹下平，多列筭懸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爲七星巖。從其右歷級下，又入下洞，是爲栖霞洞。洞雄拓，門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頂橫裂一隙，石鯉自隙中懸躍下向，首尾鱗鬣酷肖，旁盤結幡蓋，五色燦爛，西北層臺高聳，懸梯而上，曰老君臺。由臺北向，洞若兩界，西行高臺之下，東循深壑之中。由臺上一門，直北至幽暗處，垂石上穹無際，下陷成潭，頽洞峭裂，忽變夷爲險。返下臺，仍至洞底，導者携松明前驅，循臺東壑中行，始見臺壁攢雲錯綺，備諸幻化。直北入一天門，石楹垂立，僅度單人。既入，穹然高遠，左橫列石欄下，深黑，杳不見底，云獼子潭，卽老君臺北下墜處；至此高深易位，又成一境。內又進兩天門，路漸東北轉，崖石詭變，多所仿類。導者行急，予強留諦視，顧此失彼；然予所欲睹者，正不在種種規擬也。又踰崖上，東有潭，淵黑如獼子，宏廣更過之，是名龍江，下與獼子潭通。又北行東轉，過「紅白氈」，「鳳凰戲水」。穿一門出，忽見白光一圓，內映沉壁，遂東出後洞。水自洞北環流，南入洞中，想下爲龍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宋相曾布帥桂時所爲，是名曾公巖。蓋與棲霞一洞潛達，兩門各擅耳。予佇立橋上，見澗中有浣汲者，予訊「水從西北來，可溯入否？」其人謂：「水穴之上，更西北，可深入數里，名勝較倍棲霞；水穴則清淺莫探，惟寒辰肅月爲可涉。」予卽倩其人爲導，其人歸取松明，予隨之出。洞右得巖林觀，期觀中炊以待。遂同導者入，仍過

紅白甍，始由岐北向。則佳偉殊麗，繁錫嘉稱。最深入，遇潭淵沓，當橋澗上流，導者阻進，謂「前炬數日鮮竟，游屐抵此，從無入者，況當夏漲，襄陵可嘗不測乎？」乃返，計自棲霞達會公巖，徑約二里，復自巖口出入盤旋三里，洞之觀止矣。飯慶林觀。望來時所見搔首峯，卽立其東。從問道出其下，則峯下西開一竅，圍者廬之。北復有巖洞，種種遍會公巖上下左右，殆難數計也。循七星南麓，北向草芥中，連入三洞。計省春嘗在北，可踰嶺達。遂北循嶺坳微徑，里半，至山頂，右骨峻嶮，不容着足，石隙少開處，棘刺沉翳，愈窮攀躋，然石片布奇，峯辨分異，遠望掩映，愈披愈出，令人心目勞遷。又里半，踰頂下，復得鑿石之級，級級卽省春巖。巖三洞排列，俱東北向，最西者駕雲上飛，有倒石下垂，如枯槎老龍；西入南轉，洞漸黑，惜無居人，不能索炬入。洞右旁通一竅，以達中洞，甚深，難遠入；洞前垂石，亦作槎勢，又透一門，以達東洞。東洞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水注，寒碧成潭。由洞前循崖東行，洞上聳石，如人立獸躡，東則危崖互空，仰望如劈；其下拖劍水縈之，卽癸水也。源發堯山，抵山北麓，西出葛老橋入澗水。時予轉至山東隅，仰見崖半裂，層竅者三，乃披莽隙梯懸累上。既達一竅，西通中竅。中竅卑伏，首不得伸，從外橫度，有同臺榭。不由中與，竟達第三竅。穿隙入，後有一龕，窗開其前，中懸玉柱，柱左又有一龕，圓頂平座，前正對玉柱。予同靜聞分踞柱前窗隙，下臨危崖，行道者仰望，無不徘徊忘返。二邨樵仰眺久之，亦躋登，謂中竅之上，尙有一洞，甚宏，欲爲予攀躋上求。予乃下倚松陰，從二樵仰眺處，反眺二樵在上，懸枝索級，終阻懸漢，莫能階升也。仍

西入省，出西洞西，又得一洞，門北向。西者高五丈，內稍下，西轉雖漸昏黑，勢崇宏愈甚，以無炬中阻，左崖大書深刻五美章，乃張南軒筆，惜無知者。洞莫定其名，或以爲會仙巖，彈丸巖，巖壁宋蒲田陳繡題，則清巖洞也。洞之曰拖，水自東北直逼崖下，崖愈穹削，插霄凭淵，良竭雄偉。石梁跨水而渡，已爲七星山西北隅，名彈丸口云。由其西南度葛老橋，東望崖巔，有洞高穹，上下都極峭削，南有一崖久廬，東向登山。山下一刹，與佛寺七星嶽南北鼎列，南爲七星觀，東上卽七星洞，中爲壽佛寺，東上卽棲霞洞，北爲此刹，東上卽朝雲巖也。仰攀磴數百級，入巖。巖亦西向，在棲霞北，洞口高懸，內北轉，穹危愈峻。微僧太虛，駕閣洞口絕壁，下瞰江城，遠揖西山，獨踞勝概。遂停宿。因問上巖道，大虛曰：「此巖高聳，雖予近在崖右，曾無級可登，約其洞之南壁，與此洞北底，隔止丈許，洞內可鑿空以通，洞以外更無懸杙纒級處也。」憑欄北眺，洞爲石掩，反不能近，矚惟洒髮向西山，歷數諸峯耳。西山自北而南，極北爲虞山，稱南爲東鎮門山，再南爲桂山之木龍風洞，其南爲伏波山。此城東一支也。虞山之西，極北爲華景山，稍南爲馬留山，再南爲隱山，最南爲侯山，廣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隱山中爲獨秀，其南對踞水口者，爲滴山，穿山皆滴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初三日——追錄游記於巖閣，薄暮乃返。

初四日——北二里，至靖江王禮懺壇。入藩城北門，門內池水一灣，南透獨秀北麓。由池西南經獨

秀西麓至靖藩精舍。主僧爲予言：「君欲登獨秀，須先啓王。」期以十二日可登乃出。藩城西穿榕樹門，門北向，大樹正跨其頂，巨本虬根，盤鬱閭闔。昔爲唐宋南門，元時拓城於外，門久塞。嘉靖乙卯，大將軍周子德舒塞閉而門之。門之前，匯水爲大池。後卽頂門，巨石疊級，分東西上，亦有兩大榕南向，東西夾之。上建關帝殿，南面臨池，甚爲雄暢。殿西下，卽大將軍幕府，益西循城南一里，西出武勝門，北溯西江，又一里，達隱山。山北倚馬留，西接侯山，四面有六洞環列，東爲朝陽洞，寺在其下，洞口東向，下層通水，上層北關一門，就石刻老君像，今稱老君洞。山北麓下爲北牖洞，洞東石池一方，水溢麓下，匯而不流，外竇卑伏，而內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後披隙入，洞圓整危，朗後復上盤一龕，左有一窗西關，石柱旁列，不通水竇。其北崖之上，爲白雀洞，在朝陽後洞西，門北向，入甚陰，前有線隙橫列，上徹天光，漸南漸下，直通水。又西爲嘉蓮洞，亦北向，與白雀並列。洞分東西兩隙，俱南向，下墜，洞內時開小穴，彼此相望，數丈輒合，內墜淵黑，亦抵水。又西過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度錯孽中，絕勝瓊臺，乃南轉爲夕陽洞，西向，洞口飛石，中門爲兩，門左一側壑匯水，由水竇東通於內，右有曲穴北轉，內甚凄暗，下墜深潭，蓋南北皆與水會焉。又南轉西南山麓爲南華洞，洞南向，勢漸下，匯水當門，可厲入，深入則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交連中絡，惟北牖則另關一水竇，初不由洞中通云。聞昔唐宋，西江東榕榕樹門，隱山匯巨浸中，是名西湖，其時諸記勝者，俱云乘舟載酒入。今則西江南下，繁厥桑田，甚損浩蕩觀。予初至朝陽寺，月印上人導由殿後入東關，穿老君側，

出山北，西過白雀嘉蓮，皆北隅洞也。南過西隅夕陽洞，又南盡東轉，過南華，則南隅之洞也。予欲從此涉水入，月印謂「秋冬水涸蟲蟄，窮幽無所憚；今漲甚，深處莫測，蛇龍窟宅其中，老僧不敢導。請北游北隴。」乃東過西湖神廟，北轉過朝陽，踰隱山東北隅，其處石片分列，如張幕，如裁雲，如透月，幻極紛紜，潤以采澤，不啻削芙蓉，綴蛺蝶也。又西入北隴庵，予與靜聞分踞北隴關，西窗內外周覽。久之，出飯庵前松蔭下。復抵南華，遇一田叟曰：「此水竇旁通，雖深淺疑迷，予獨熟過其內。君欲入，明晨當炬導。」予強之即入，曰：「松明未辨。」乃以詰旦期。予遂南，過武勝門，及甯遠門，度橋而南，西江走其下，東分兩支入漓。予東西循西江南分派，一里，抵漓山，山之東，即漓江也。後山西麓轉其北，則漓水自北，江水自西，俱直搗山下，山怒崖騰，力扼其衝，由磴上盤山腰，得雉巖寺。寺後躋石峽，躡青蘿閣。既隕，下宿巖寺。

初五日——客序遷除，遂成午節。令願僕入郭市蔬酒，出坐雉巖亭，以蒲酒雄黃，自酬節況，復散酒青蘿閣，時方禁龍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權山下，鼙鼓雷般，迴波陷日。既暮，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門西向，高穹中平，上鑄「樂盛洞」三字，出洞，東循雉巖崖麓，沿江東，憩其東隅。一石上自山巔，下垂江底，中剝穴透虛，深二丈，高三丈，若闢門然，江流自北匯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即爲千手大士庵。予濯足弄江，抵暮，上宿雉巖，雉巖者，統志以爲即漓山，在城南三里，陽水南支經其北，漓水南下經其東，東有石門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庵，俱列其足；雉巖寺高懸山半，北迎兩江頽浪，飛檻綴崖，倒影澄碧，寺

西爲雉山亭，所爲雉山洞，洞外卽飛崖斗登，裂隙迷峽，直自巔下徹，旁有懸龍矯變，石色都異。前大石平湧爲蓮臺，臺右根身後峽相接處，下透小穴入，西向臺隙，壓崖登臺，則懸龍架峽，正出其上。昔有闍曰青蘿，今移置臺端，登之不知其爲臺也。然勝概麇集，不以闍掩。是山正對城南，爲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頭淨瓶山荷葉洞，俱東逼漓江，而是山在中較高，志遂以此爲滴山，范成大又以象鼻爲滴山。二山形頗相似，但雉巖石門，不若水月曠然巨觀，故游者捨彼趨此。然以予權之，潯江午向三山，不特此二山相匹，崖頭西北山脚，石亦剝空嵌水，跨成小門，其離立江水衝合中，三山俱可名濟也。

初六日——南下山，二里，過南溪橋，南溪之山，高峙橋東，南溪來自西南，直逼西麓，繞山東北入漓去，白龍洞在山椒，洞門高張，西向臨溪，下廣列崇殿，仰望不知爲洞。由殿左透級上，得旋室如層樓，內有窟自然，爲一洞絕勝處。從此北向東轉，遂成昏黑。先是，買炬山僧，僧謂洞內可竟達劉仙巖，不必更出；及篝火入，中寬敞多岐。先極其東隅，上躋一隙，予以爲劉仙道也，竟途窮，莫進。又南下一窪，支竇旁，予以爲劉仙道，導僧謂此乃護珠巖道，嶮巖莫逾，躑躅香冥中，不若出洞平行爲便。乃下山至橋，望白龍北，復有洞盤空。予渴赴劉巖，遂從橋東循山南東轉，南面一崖，層突彌聳，將捨之，忽山雨至，奔壑巖下，躋隙坐飛石上，雨簾外窺，內映乳幕，飄飄有餐霞想。久之，雨止。下巖，轉其東，至劉仙巖，巖與白龍東西分向，有

觀在巖下。從觀右登級，先穿一門西入，即踰其上，復透門出，得一巖，東南向。又左由透門之上，再度而北，亦開一巖，巖前懸石甚壯，當洞門爲屏，若垂簾然。予至巖，卽周覽各竇，詢與白龍潛通處，竟不可得。乃知白龍所通，卽避雨巖下竇，導僧所云謹珠巖是也。

初七日——由觀左登穿雲巖。巖在上巖東南絕壁下，亦東南向，後與左右，分穿三竇，而左竇旁透洞前，洞東爲文昌祠。由其前東過仙人足蹟，躋北更上，卽爲仙蹟巖。巖在穿雲東北，上巖正東隅，洞口亦東南向，外甚危亮，內乳柱倒垂，界爲兩重，若堂皇之後，屏列窗櫺，分內外室者。洞後穿竇兩岐，俱不甚深，奇在玲瓏殫致，返至觀南二里，出十里舖。舖在門雞西，郡往平樂大道。又東向岐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高懸隔江空濛雨色中。再前，望崖頭北隅梳妝臺下，飛石嵌江，剗成門闕，遠望較水月似小，與雉山石門形勢倫比，然急流湧其中，蕩漾尤異，共一里，東至崖頭廟。崖頭在雉山南，漓江西合陽江於雉山，又東會拖劍水及漓江支水於穿山，奔流南下，此山當其衝。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當熊勢。北崖有臺曰梳妝，卽飛石懸嵌中，剗成門處，崖突波傾，不能下瞰，但見迴瀾素波，觸石奮出，鏗然送聲至座。坐久之，返廟中。由其後入一洞，門西南向，穿門歷級下，其後呀然通望，一石肺乘空，色正綠，是爲荷葉洞，穿葉底透山東北，卽通望口也。漓江復濤其下，由葉前南下，東轉深昧中，勢穹然，不及索炬入。山東北隅，石崖插江，山稱「淨瓶」，以此——復汎舟沿流觀之，其上莫窺也。仍出大道十里舖，經白龍洞，北隨溪探前所望

白龍左洞，元巖也。巖東向，洞門高聳。下峽，由南腋東入上洞，東登，必由北與，俱嶮深幽邃，無炬不能遐歷。洞前乳柱繽紛，不減白龍。上鑄「元巖」字甚古。出洞，入甯遠門，返寓。

初八日——北出安定門，東轉，北入支徑，登劉巖山。有庵在山麓，後爲劉巖洞。洞西向，東下淵黑。由洞右躋危級上，至明月洞，洞高縱危崖半，門亦西向，東入，斲然，昏昧莫辨。出洞，下崖半，循崖少北，復一洞西向，門紛給高懸，僧伐木縱橫洞前，無由上躋。乃梯登以上，一石當門樹屏，由左透隙，則宛轉玲瓏，踰石脊東下，穹然直透山腹，闢門東出，外臨層崖，內皆乳柱充隙，迸徑竇裂；北一徑，高穹下墜，東轉，皆黑，亦有門東出，闕不復下。此洞東西透豁，然有脊，有門中界之，不若穿山疊嶺中隱南峯諸洞，擴然平通，下望明皎，內無餘奧也。下山，西過北門，門西峯當面起削山爲城，循山北麓，轉而城西北隅，下下盤層石，上削危城，南即志所稱始安嶠也。而北門在兩山夾中，東西峯各峭豎起，因依爲門，鎖鑰甚壯，予少憩盤崖上，旋入北門，當一里，各桂嶺碑側，西向瀕城，復得一山，爲華景洞，洞東向前對大池，後乃倚山，則亦因爲西城者。洞前巖平朗，上外敞，後穿穴爲門，分爲三，南入者，窪暗而邃，西透之穴，昔穿城外，因爲門，今已甃石塞，北轉者，上出巖前，遂西登城，循南而升，已從石蔓叢錯中，攀躋山頂，頂門寶積山。志稱寶積與華景相連，上多詭石怪木，然今名臥龍山，想以武侯祠易名耳。下山，二里，抵寓。

初九日——出文昌門，乃東南門也，正對南溪山，南過石梁，梁下即陽江北分派。東轉一里，抵石山

南麓三敘，庵後爲古雲崖，其山亦稱滴山，粵人呼爲象鼻山。山東南隅亦有洞，南向，循崖東北，抵滴江。盤山溯江，從右崖危嵌中得一洞，北向，曰南極洞。出其前，直至西北隅，爲象鼻巖，水月洞貫其下，飛崖自頂騰跨，北插中流，東西俱高剜成門，陽江從城南西來，流其中而合之滴，上空明如月，下復內外濺波，而插江之崖，下跨於水，上屬於山，中垂外掀，正作捲鼻勢。水洞之南，崖半又開陸洞，其崖亦自山頂東跨江，中剜竅若長廊，直透水洞上，北踞窠口，下瞰水洞，適有漁舟泊洞中，崖石間，令棹予逸出洞外，復穿入洞內，水陸勝觀，一時兼盡。乃南行一里，渡滴江東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山西與門雞山對。門雞在劉仙巖南，崖頭山北，滴江西岸，瀕江之山也。東西夾滴，怒冠鼓距，兩山嘗合名門雞，特東山透明如圓鏡，故更以穿山之山之西，又一峯危立，初望竟爲一山，上有豎石，至其下，始見豎石下剖，直抵山根，亭亭獨立，山固以脆薄靈學見奇，土人名爲荷葉山，殊得之。穿山北麓，嘉熙拖劍水直漱崖脚，循山之西南，與滴合。予始至其北，隔不得渡，望崖壁危懸，洞門或明或暗，紛紛錯列，即渡亦不得上。乃隨溪南行，隔水東眺，則穿巖已轉，不睹空明，山側成峯，尖若豎指矣。又以小舟東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撥草尋磴，一南向巖最高倚半山，疑即穿巖，乃其中乳柱中懸，有曲折致，掩入漸窈黑，水匯於中，知非穿巖，乃出。由其西上躋，始得崇巖廓然，平達山腹，徑山十餘丈，高闊俱五六丈，真徹望澄明，一空障蔽，攀外崖東轉，又開北向一洞，列並穿巖，而後不中通。其東尙有三洞門，下可望見，至此則削峭絕徑，而穿巖南口，上復盪一洞，後亦不透，然

內多重幃，殆爲穿巖架閣也。仍東下匯水巖，巖東復有南向洞，內亦支竅西入，陰黑無奇。遂出。西渡荷葉山下，北過普家洲，度浮橋而返。

初十日——抵玉城後門，登懺壇，訂主僧獨秀期於十三日。

十一日——出浮橋門，過花殿，問龍隱巖道，爲橋東之南崖，乃來時所過夾道兩山，北卽七星，南卽龍隱，至是始得其詳。橋上南眺龍隱，與月牙並列東崖，第月牙稍北，度橋循山，其路易道；龍隱稍南，須從橋下涉江上，其大道則自山北端拱石，南躡嶺坳，循隱真而西，又從怡雲北轉始達。予欲并眺龍拱石人，遂自橋東直走嶺下，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得一大塘。塘北循山西轉，崖石俱盤削飛突。里餘，抵山西南隅，峯益嵯峨，巖壑異，中空外聳，上若鵲橋，度虛，攀隙，登，則怡雲亭廢趾也。由其上轉罽梯，空，穿石鏗上躋，石片懸綴，側爲透峽，平爲架橋，如上竿，轉塔，無不曲折匠意。下至怡雲，右卽龍隱，洞門西向，高穹廣衍，頂石平覆，洞右近口，復垂柱環爲層竇，重洞，接影深流，此爲最勝。出巖，仍從怡雲，返花橋，南沿西轉，隨流歷磴，半里，入月牙巖。巖西向，南卽龍隱，第此則級石成磴，彼則斷壁斗崖，路殊通塞耳。巖上環，西缺其口，內不甚深，政以圓缺分明，有同鈎，月下照清冷，亦幽境也。出由街北過七星，登於朝雲巖。北度葛老橋，覓屏風山，或有以黃金巖告者，謂去城東北五里。乃買東北趨，三里，過問負擔者，指邨北之山曰：「此卽是。」至邨問之，仍不知也。及抵山東麓，則削崖列障，平展危懸。已轉北麓，得洞門如峽，山頂高穹，兩崖闕

五丈，高十餘丈。初南向平入，十丈之內，少東南轉，忽明穴上開，自下望之，殆巖市重樓矣。從此高躋，又十餘丈，抵明穴之口，採嫩松栝兩崖，開蘇剔翳，得「程公巖」三大字，西有記一則，蓋鄱陽程公崇督帥柱時所開。志載「屏風巖一名程公」，至此，乃爽然自釋也。遂西向歷級，上登穴口，其內巖頂之石，層層下垂，極爲雄峻。將至出穴處，地少平，北與有大石壺，盤疊至頂，色碧形詭，何設奇至此。山穴而西，山迴峽轉，石骨森豎，下卽盤峯成窩，窩底一洞北向，覓徑西南下，抵窩入洞，洞不甚深，卽西踰窩出，兩石峯駢枝並起，一爲石工剝蝕殆盡，一猶亭亭孤立。從石峯東更西南三里，已出葛老。西於是循朝雲，星西麓，度花橋，紛傳「流警薄水郡，省城戒嚴，門已鍵」，亟馳過浮橋，門尙半啓，得返窩。

十二日——西出麗澤門，門外巨塘匯水，水自西北城角馬留過香處，南抵振武門，北入陽江，石梁跨之，曰涼水洞。橋南北塘中，蓮花盛放，坐蔭橋樹下，殆不能去。予欲覓中隱山，乃南至振武門，西度定西橋，一里，忽路右一山，有洞呀然，卽北趨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讀之，西山也。洞門南向，東又裂石，山峯頂下跨成門，乃捨洞趨之。其門南北豁然，亦如雉山象鼻，但彼急流中貫，異於此之外邊澄潭耳。然外跨之石，欹疊錯出，尤露穎異。遂先趨其東，抵山北，北向亦有洞。穿洞而南，橫透山腹，竟與南洞貫徹，中有夾門垂柱，不似他洞徹望竟目也。出南洞，洞左疊磴蟻蟻，循之北躋峯頂，石皆峯巒攢簇，中旋爲平凹，長若溝壟，光滑特異。下至南洞前，始東入石門，門乃片石下攢，中門高闊，旁通衆竅，故以小巧見奇。望西峯石亦

聳列。從寺後西歷其上，歷級南下峯際中，西循大道，三里，聞木陵邨有巖曰佛子，遂從西北岐入。二里，石峯在侯山東麓，洞門高懸。北抵巖下。巖之東，二洞南向，最東者，敞而不深，稍西則洞門側裂，外垂列乳，中橫一屏，屏後深峽下墜。屏東西俱有門可下。由峽中北入，其窾旁裂漸隘，乃復出。西上，入大洞，洞南下北，穹然高透，頗如程公以松枝拭石崖所題，則宋呂中題中隱呂公洞詩也。後署云「假守洛陽呂叔恭游中隱山無名洞。客有言此洞因君顯，當以呂公名之」，因書五十六字鐫於壁。始知佛子巖，卽中隱山呂公洞也。由是北躋後穴，內雲翼倒竊，與洞俱上，不作逼隘觀，穴口高朗，大過程公後穴也。北出口，石磴二道。一東北下山麓，——予先從其下者。北向之麓，皆巖，岫慢覆，外有倒口，界而爲門爲窗，內蜿蜒傍通，繞若行廊，復道。此下洞，以幽奇勝。既復上，從西北磴，復得一洞，洞北入南穹，擴然平朗，頗似穿巖。南一石，聳立如臺，上有石佛，不知其自來，佛子巖所由名矣。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東西界爲兩門，西窾廣正，自下遠眺，此窾直透北山，東則偏隱無所睹。窾外循崖東轉，又闢一門，下臨中洞之上，爲關帝座。仍由洞北東下，穿中洞南出，西循山，又開南向一洞，與中洞並列。由其西攀磴上，又有洞南向，雨漬磴滑，捨之下山。東南半里，飯木陵民家，民謂西南侯山下有銅錢巖，可透出前山，北向趙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又有陳搏巖，頗奇。予念諸峯不能徧歷，侯山爲衆峯冠，其巖不可交臂失。遂由中隱舊道，西一里，抵侯山廟。廟後山麓漫衍，蹈水披叢，茫不復覓，但見有級上躋，鼓與登絕頂，山前行者，高呼日暮不可登，乃遙望大道南。

削峯東轉，有洞東北穹立，望之趨。南去里許，抵其下，洞高倚山半，前有瀦水匯潭。潭上拾級攀刺，遂入洞。亂石堆洞門外，外高內深。歷石級西南下，直墜洞底，水涯淵漠，內望一石橫突出，下有側崖嵌水，裂隙受趾。予抵突石下，畏崖仄峭滑，乃出。下山轉出其東南，山背復有門匯水，卒莫定其為何洞也。其處西峯駢筮，無侯山之高，而峭拔過之。暮歸急，姑留爲後遊。二里，南出大道，路旁夾道之山，上有竅東西透空，與佛子穿巖正等，亦不及入。執途人問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則架梯巖，一名石鼓洞也。紛傳城門已閉。踴蹶東五里，過木陵分歧處，已昏黑，又三里，抵振武門。將闔矣，側入身，始從容行街市中。

十三日——入靖藩城，過獨秀西庵，主僧入內宮禮懺，登峯約復移之他日。乃出就日門，過木龍南洞，由其下渡江，還望木龍下層，復有洞濱江穿麓，滌流可愛。上江東崖，溯流北半里，入千佛閣，前有大榕一株。問所謂辰山者，俱鼻曉。隨大路東北五里，堯山在東，屏風巖在南，獨辰山茫然莫辨，忽北望一山，去不一里，穹然有洞，洞口一石當門，赭色斑爛，彪炳有異，問負芻者曰：「老虎山也。」予謂靜聞：「何不先了此，後覓辰山？」遂北一里，抵山下，望高先登，由洞口穿入，其內天光自頂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門，支峽後裂，層度上懸，俱莫可度，南向重門內，攀崖上躋，遂履層樓。徘徊未下，忽一人來候洞前，下問之曰：「此洞名獅子，一名黃鸞。山前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共此巖爲三。」出洞，見山頂石叢參錯，乃循路上躋，石片片稜鐵色，下嶺石稜就夷，棘道俱險。前候者復趨上，引予左入道士巖。巖亦南向，在黃

鷗東稍下，洞前壁左右各鐫詩，拂讀詩序，是山即辰山也。穿洞側門出，東向下山，東北一里，飯所候者家。主人姓王，字慶字，訂予宿此，束炬肩梯前導，趨辰山北麓，爲青珠洞遊。洞北向，裂峽上並山頂，內界兩層，始南入十丈許，攀崖上，稍西，乃豎梯向北岸上躋。既登，北入峽中五丈餘，透出橫峽，峽東西橫互，上高俱不見頂。東行四五丈，漸闢生光，一大石柱中懸，繞出柱西，峽又南北裂，南入臨洞底，北出正臨洞門上。洞門中列二柱，界爲一門兩窗，延耀內射，正當圓柱，予詫爲奇，導者曰：「未也。」轉進橫峽口，西行四五丈，有竅南入，甚隘，悉去衣赤體，伏地蛇行。其穴長三丈，大僅如筒，又曲折中多懸柱，時從遊兩人以炬先入，次及予，度稽一時，過隘，洞復穹然，上崇下陷，俯躬南降，垂乳紛列，迥與外別。導者曰：「未也。」又西躡一梁，梁橫南北若闕，越梁西下，石乳愈奇，西窮，復轉北上，藻纒滿眼，彌轉彌勝。此洞與山南黃鸞巖，正南北相當，然一山皆空，環峙分門者尙多也。北向開洞門者三，此爲中，東西二門俱淺。東向開洞門者五，北爲高穹，中爲三曲，狗頭，南爲道士東峽，和合小巖，而三曲最深，南向者三，卽平地，道士黃鸞也，志稱辰山有洞三級，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窮。出青珠洞，過北洞一，東麓洞五，循南入平地巖。初入欵仄側身緣，東隙而上，內境旣穹，外光漸闕，火炬已棄北隅，暮色亦上。乃出。東北返王慶字家。

十四日——別慶字。東北三里，過矮山。山在堯山西，漓水東，北聳一技，如附，拇指，乃桂林石山最此首峯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巖洞。洞南向，三竇旁通，內垂石如蓮葉捲覆，下多透漏，其後少窪，下輒復平。

曠，轉西入數丈，仍見南穴天光，出洞，東有庵。於是東向溯小溪，二里，抵堯山西麓，又二里，爲玉虛殿，山迴成塢，西向開洋。由殿右轉入山後，兩山夾澗，南向湖澗，半里，踰澗東上，登嶺角。益東北上，升降三四，又二里，始登堯山絕頂。此中石峯森立，間得此土山，反以爲異，故堯山名特着。山之東石峯叢合，有溪聲，透其間，當即大壩上流，出廖家邨西者也。下山，仍返西麓，南度橋，五里，出堯山東南塢。其南石峯森森，東南一峯尤兀突。益東南，馳松篁間，出林，夾右轉石山而南，即鐵峯山，頗似獨秀。下有巖洞，不可入。西南二里，抵冷水塘，小橋跨流，急湧西南去，一邨依山逐澗，亦幽棲之勝。邨南石峯如屏，東西橫互，從西嚮望之，薄若豎指。由其腋東轉南山之坳，出山南大道，直西馳，共三里，過萬洞寺，則石山四開，寨山兀立其中，望寨山東崖，穹然壁立，而不覩其徑。循山南抵西麓，乃歷級北上，當寨山西北隅，崖開一罅，上架橫梁，踰梁入，東貫山腹，已在嵌室內。遂托宿。

十五日——曉起徧觀洞中，其洞西北東南，前後兩關，中通隘，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飛石下，旋躡其上，卷石爲橋，以達洞門。門西北向，門內洞界爲兩，南北並列。北洞後即通隘透腹處，隘長三丈。旣入，卽寬闢爲巖，懸乳垂蓮，紛綸左右，東巖上下，俱極崇削，下亦有深洞，路當山麓，南轉始得東上。予旣晨餐，西北望黃金巖甚近，亟趨之，不復東尋下洞也。下西麓，過竹橋，由邨右西北行，三里，抵巖之陽，山骨立路北，下卽裂爲洞，南北交透，前卑後峻。後門之半，石橫架空中，門界爲二。由洞內上躋，北出架梁之下，

俯瞰北麓，拖劍水直嚙其下。土人俱指此爲黃金巖。予南下出洞，西復有洞，南向高裂，深入不透，僅如重峽。已從西麓北轉，山西北垂亦有洞，西向中穹，不甚深透，對面有東向一洞，與此相向，若門廡對列，洞內分四支如十字，東北二門外透而明，西南二峽內入而黑，然西北皆懸崖上與，東其所入，南乃深潭也。拖劍水在東峯北，抵此洞前，轉北循山。當洞有橋跨之。橋內匯爲池，亦山竄水曲之奧。出洞，不知其名，問汲水池中者曰：「此洞不知何名。上更有一洞，可尋躋也。」亟披簪透崖上，南北兩石屏並立起，微徑界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後，門亦東向，不甚宏。洞有舊鐫「黃金巖」三字可辨，是洞始爲黃金。前乃其東峯之洞也。出門左，見北屏內峽，有路上躋，爲宿莽所翳，雨濡蔓濕，不堪置足。予強登之，南轉，卽下洞也。門向北，門外棘蔓交絡，縷分之，乃得入。入則旁竇外通，重樓三疊，度閣之石板裁蟬翼薄，然無級隙可攀。惟中洞之內，旁竇玲瓏，懸隙宛轉，可穿而上，第甚隘，層折難舒。於是解衣蛇。遂出上層平度閣上，踞洞口飛石，高呼靜聞，乃下。迴望黃金巖，西北麓諸洞尤多。乃隨拖劍水，透出北麓，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遂西趨屏風山，將渡拖劍水，望屏風。兩山中，又南界一山，下有洞北向，迂道從之。洞亦旁分兩門，一北向，一東向，西有級上躋，再上，級崩助，又有洞北向。乃下抵西北隅，則旁透中空之洞，峽連闢，與黃金西北同。正西一洞，高穹層裂，紛峯傑張，此又以雄武見奇，非尋常窈窕窟也。問之土人，知爲飛石洞。遂西渡石堰一里，入程公巖北二里，仍飯王慶宇家。西再探道士巖諸洞，過屏風西麓，至是，已四周其山。入浮橋門，浮

橋共三十六舟云。

十九日——始定陽朔舟。

二十一日——日中乃行。南過水月洞東。又南，雉山，穿山，鬪雞，劉仙，崖頭諸山，皆從陸遍游者，惟門雞未到，今舟出其東麓。崖頭有石門淨瓶勝，舟隔洲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崖頭之南，江流浩然自放。又東南二十里，過龍門塘，岸有山嵯峨，中峯最高處南北透。東五里，橫山巖突立江右。又東南十里，江右削崖屏立。南五里，至碧崖巖，巖南石峯，隔江排立起，橫障南天，上分危岫，幾罅巫峯五，老扼江使東，江流嚙其北麓，怒濤翻壁，赤壁采石，失厥雄麗；崖間一石紋，黑縷白章，成泛海大土，曰沉香堂。其處南雖崇深極致，北岸猶夷豁。共五里，下寸金灘，南轉入山峽，江自是左右皆石峯巒，爭奇炫詭。入峽，下斗米灘。五里，爲南田站，當臨桂陽朔界，山遂轉峽爲塢，四面層圍，僅受此邨。過南田，山色暮昏，舟人夜棹不休。江爲山所泥，俯南俯東，盤峽透崖，凡二十五里，抵畫山，月猶未起，山隱空蒙中。又南五里，爲興平，月從羣峯東隙出。舟泊候曙。漓江自桂林南來，兩崖森壁迴峯，中多洲渚分合，無翻流之石，直瀉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間，無妨夜棹，第月起稽緩，聞行明止，未免悵悵。

二十二日——蚤起，曉月光流，奇峯合棹。南三里，爲螺螄巖，一峯盤旋上，轉峙江右，與平水口山也。又七里，東南出水緣邨，山乃斂鋒。予掩篷就窠。南三十里，則龍頭山，復鏗鏘骨立，而陽朔四圍，又攢作碧

蓮玉笋世界矣。陽朔北自龍頭。南抵鑑山，二峯巍峙，當漓江上下流，中有掌平城。乃東面瀕江，以岸爲城，而南北闕於兩山，惟西南壘垣爲雉。城西山最近者爲來仙洞，石入牛洞，龍洞……諸山，通省大道從之，蓋陸從西，水從東也。其東南門鑑山下，則南趨平樂，水陸並道；正南門亦西北轉通省道。直南爲南斗山，延壽殿，旁建文昌閣，無徑他達。正北卽陽朔山，層峯駢峙，東接龍頭。東西城俱屬於南隅，北則以山爲障，竟無城及門，東北一門，在北極宮下，僅東通江水，北抵儀安祠，讀書巖，然俱草塞，人罕行其徑，惟東臨漓江，開三門以取水焉。予上午抵城，入正東門，從文廟西入縣治，蕪寂殊甚，縣南半里，有市橋，橋下水西自龍洞入城，出橋東，卽懸流注深壑，整大四五丈，四面蓋石盤突，是爲龍潭，但飛流下搗，不見下流所溢。潭東卽城，大江流城外，蓋地穴潛通也。橋南，鑑山獨聳——一名易山，卽南借以爲城者——東麓有鑑山寺，寺倚山臨江，通道設門，卽東南門也。西麓則正南門。予初抵北麓，覓道上躋，南東二面，就崖爲城，惟北面在城內，有微級，久爲莽棘翳沒，乃攀條捫隙，直造峭壁下，莽徑并絕。復出其旁，躡巖石，盤旋半空，終迷所欲登，乃下，時願僕守舟，期東南門外，於是南經鑑山寺，出東南門，覓舟不得。渡江，東一里，至白沙灣，舟泊其南，乃下舟。白沙灣去城東南可二里，民居盛於城，有河泊所。其南三峯列峙，最東一峯曰白鶴山，江南抵其側，曲而東北，抱此一灣，沙上雲潔。其東南一溪，南自二龍橋來，北入江，溪在南三峯之東，逼白鶴西趾出。溪東又有數峯，自南趨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書童山也。江至此，乃東北逆轉。

二十三日——從白沙依江東北行，一里，南渡江，已出東界山之東。江東北岸，有高峯矗四尖起，特障江南趨。既渡，陂塘高下，林木翳然，有澄心寺，可憩。東一里，過穆山邨，復渡江而東，循四尖南麓，趨出其東，山開日曠，奇致愈出。前望東北，又起一峯，上分二歧，東歧若僧帽垂空，西歧尤高聳四尖東枝，銳若脫穎，與二歧西岫，建標絕頂，各見雄振，迴眺西南隔江，下皆尖崖並削，下懸雙岫，此卽書童之南，東界峯峯所幻出。降江東五里，出二歧東南，踰嶺下，是爲佛力司，司當江南轉處，北去縣十里。間之居人，始知二歧西峯最高者，爲狀元峯。乃仍踰前嶺北去，西一里，抵紅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北上斷磴間，三里，踰山坳，坳乃東西峯分歧處。西北度亂石重蔓，直抵高峯，崖畔有洞東向，門高穹，上懸竅兩，重簷覆出，無由得上。洞前東向之峯，卽似僧帽者，其峯亦有一洞，西與北山對，懸壑隔莽，音阻不得達。予必欲一登峯頂，南北俱壁立，纒磴從洞南緣峭梯險，轉從峭壁南直抵崖半，則穹然無片隙，不復手足力所及。遂下，飯佛力司。居人蘇姓者，謂此峯懸削，曾無登路，數年前，峯側有古木一株，其僕麟而登，縋級備窮峻阨，然止達木所，亦未造巔，後遂開津者絕軌。乃返白沙灣。佛力司之南，山益開拓，內雖石峯離立，外俱引山亘嶺，桂林秀出雲峯，南盡於此。聞平樂以下，四顧皆土山，曉厲之石，不挺於陸而藏於水，山自此而頑，水自此而險也。

二十四日——由白沙截江渡南峯下，循麓東南，又轉一峯，有巖高張東向，爲田家洞，卽在白鶴山

下軒朗平豁，上繁垂乳，白鶴東對書童山，排闥而南，內成長塢，塢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龍橋。出白鶴，循北麓湖江，三里，入東南門，肩炬由正南門出，西北循大道向龍洞巖。二里，東越小橋，有兩洞西向，其南列者爲龍躍巖，地稍下，門極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門徑。先入南洞，東五丈，層陟一臺，臺右有竅深入。出，由洞北登龍洞門，巖炬入，洞闊丈五，高一丈，南崖半壁，平互如行廊，入數丈，洞乃南闕，頂始高，後壁下方圓，池各一，深五六寸，泉澄明如鏡，屢樹輒滿，池上連疊小龕，俱無通道處。由左壁窪陷處伏地入，漸入漸小，穴僅巨管大，蛇行南透五六丈，始可屈伸。已而遇旁裂龕，得宛轉達躍龍後腋。出洞，東望龍洞南列峯，闔重啓，異之。遂渡溪，東行棘莽沮洳中，共一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門，高穹如峽。東入數丈，北轉，愈昏黑莫窮，乃南轉，得明穴西透，西出洞門之上，蓋南上西向第二門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門，洞東入，成峽如初洞，峽底迫仄，峽上層疊，有同閣殿。入五丈，下峽既盡，上懸重門，圓整凝剝琢，第峽壁峭削無可上，與靜開索慮躋躡，得上峽一層，最上層仍懸互莫達。出洞前，仰望洞頂又連啓南門，此又南上西向第四門第五門也。冀其中下通峽內重門，於是又過南上西向第六門，仰望懸崖倍高削，彌難懸卽。又過南上西向第七門，見石紋層異，突出者可置足，竅入者可鉤指，遂反躬上躡，陵數十級，抵洞門。洞北又夾砌豎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層，其夾光膩無級，計絕所攀，予獨審視周夾，雖無級縷，而夾壁宛轉，可以手撐足支，不虞懸墜。遂聳身從之，如透井，皆橫縹縱發，不階級磴也。既升夾脊，其北復墮成峽，穿映明透，知與前

所望洞，必有一通。因騎牆坐，上睇洞頂四達。大呼促靜，聞久之，至，教之如前法。登同從脊北下峽中，峽底平，曲折北進，西上高懸一門，則第六門也。不及上，循峽更進，轉西出第五門，門有石龍下垂三四丈。由龍側北循崖端，得第四門。穿門東入，稍下，次層中廓然四闕，右向東轉，深黑無窮；左向西出，即前第三門上層也。知否門若剝處，當在其內。循崖窮之，復隔一柱，轉柱隙入，門內另環一函，不違亦不透也。自第三門上，連關四門，初俱攀躋無路，一入第七門，宛轉俱達，升陟重樓複閣間。有莫公臣者，徧題「珠明洞」云。仍從第六門峽內，西向攀崖上，門雖高張，內外都無餘地，不若四五二門，外懸臺榭，內疊樓楹也。乃逾脊南下第七門。門外循崖復南，又得南下西向第八門，洞亦成峽，東上雖高峙，鮮所旁徹。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二洞不交引，中央四洞最高，紛紜曲暢，較他處一二洞勾連，輒攪奇譽，真霄壤矣！下山循麓，南半里，路東西各一峯屏峙。遂由南門抵市橋，入龍潭庵。莫姓者隨予至，問「遊巖樂乎？」予以珠明巖誇之。曰：「牛洞也，數洞相連。然不若李相公巖更勝，即在西門外，不可失。」予仰視日尚高，亟出西門，攜火炬從歧北行，復西岐，已繞此山東北兩面，蓋即前屏峙路旁東峯也。繞至西麓，洞正西向西峯，門右鐫閩人李杜記，題爲來仙洞。入洞東行，不甚高爽，南轉遂昏黑，乘炬東南入，乳竇初隘，漸進愈宏放，瓊葩雲葉，繽紛上下；東北轉成穹峽，高不見頂，其垂突踳裂，各極開勝，益深，峽忽下墜淵昧，不可以丈計，炬火星散投之，沉沉杳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右乳柱紛楞，窗戶歷歷，隔崖探以炬，內若行廊，玲瓏似可遠達。松光

將盡，乃由舊道出，東入西門，出東南門渡口，桂林舟人已候，舟待遂下舟宿。

二十五日——舟過水綠邨。北七里，西岸一巖，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曰蛟頭巖。由巖右峽深入，漸高黑。由巖左登，前互爲臺，後結一竇，尼棲之，竇後深陷成峽，以無炬返。時舟已先移待與平。出洞，循麓溯江半里，達螺麓峯下。繞峯東麓，又二里，及舟。北過與平，二里泊。

二十六日——北五里，抵畫山。山橫列江南岸，江自北來，至是西折，山受矚，半剖爲削崖，石質錯結成章。舟入泊舟晨餐，予乃登其麓，與靜開選石踞勝。崖半洞北向，望之甚深，高下都無著足處。返而登舟，北上小散大散灘，至鑼鼓灘，共十里。其山南巖竅，尤奇絕。又北八里，過攔洲，西北岸一峯純透，初望之，疑卽龍門穿穴，以道里計之，始知另穿一峯，前以棹棹失之耳。又北三里，爲冠巖。先是江東岸峭崖，丹碧煥映，采豔畫山，冠巖卽在其北。山上突崖層出，麓穹一洞，西向臨江，水自中出，外與江通。棹舟入，洞門甚高，內更宏朗，悉懸乳柱，惜通流之竇下伏，無從遠溯，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羣峯叢合，憶前攔洲所見穿山當正對其面，惜溪迴山轉，并其峯亦莫能辨識。頃之，忽北見皎然一穴，另懸江東峯半，卽近在冠巖北。亟登岸趨之，期舟候南田站。一里，抵山腋，踰嶺，度明穴在東。南面絕崖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則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罅，北下俱巨石磊落，南則削崖懸互，故登洞道必由此。洞東皆旁門複室，東北彌深，仍

轉洞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橫貫其北峯之麓，透而不敞。仍南出，西北行平曠中。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陸路望之，更覺嵒嶙。東則石峯離立，後託崇巒。共四里，至南田，入舟。

二十七日——經橫山碧崖諸勝，奮遊如昨。橫山巖東向，右腋有竇旁穿而南，南復闢一洞，甚宏，有門有奧。與西上則深入昏冥。與之南墜，皆嵌空透漏。門在墜與東，廓然凭流，與前門比肩立。又西北過龍門塘，南望橫山巖，西透頂峯，雖似穿石，無從上躋。夜過新江口，十里，泊。

二十八日——味爽，啟推蓬，已過崖頭山，十里，抵水月洞。北城下，入浮橋門。

二十九日——入靖藩城，訂禱秀期，主僧詞甚遼緩。予初擬再至省，一登獨秀，即往柳州，至此失望。便。

三十日——突感莫支，倦臥河所。

六月初一日——訛傳流寇薄衛永，藩城愈戒嚴，予遂無意登獨秀。獨秀山北面臨池，西南二麓，予俱已透其下，西麓亦已再探，惟東麓與絕頂未登。其異於他峯者，祇亭閣耳。

初二日——同靜開再爲七星樓霞遊。由七星觀左入，即登，爲聚虛閣，閣在摘星亭左。予昔遊急於七星，以謂此軒閣無煩屐屐，後累經其下，上見巖石倒出，異之。至是遂先入，仰視閣上，爲瓦所掩，不見巖頂。既轉入元武座後，豁然透空，高跨頂上如梁，類穿山月巖，惜人坐閣內不見。出閣後石垣外，始見亂

峯巖石森列互映。訊開僧後山道何向，曰：「須南自大巖庵。」乃出。仍登摘星亭，入七星前洞，由閣後東上數十級，得小坪，石盤其中。遂北轉透重門出，門東壁外崖裂竅懸雲。予亟解衣上，連躋重龕二層，俱列戶疏窗，勢同垂幄。北下，即棲霞洞盤空西向矣。此山巖洞駢峙，棲霞在北，下透山之東，西七星在中，曲透西北出，碧虛閣在南，亦東西上透。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巖皆西向。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下棲霞，南入大巖庵，望碧虛巖後，山石叢薄，可由庵外東北登。遂從庵右草坪中上，共一里，得坪一區，小石峯環拱之，秀薄層雲。西即碧虛巖透明穴，北即七星山頂，與餘峯攢成斗列者。覓小徑，出東南坳中，下山，共一里，得一巖，東南向，西下即曾公巖也。曾公西又有洞在峯半，攀莽上，洞口亦東南向，初由石峽入，得平展處，稍北轉，外復有龕東列，後則穿門西入，內益崇空，深轉杳不可睹。遂下山，出花橋東街。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三，曾公巖北下同列者又有二巖，予昔遊省春，先經此，俱東南向。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若北麓省春三巖，會仙一洞，旁又淺洞一，俱於前日履經者，則七星北面之洞也。洞凡五。

——一山凡得十五洞云，返寓於肆得桂林故勝，西事洱百粵風土記諸書，按部考勝者，竟兩日。

初五日——讀清秀巖記，即出西清門覓之。門在西北隅，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出渡城濠墻，西有二岐：一循山北行，即北門西來大道，皆石峯突峙，其北片若削，下開大洞，西南向，曰橫洞；一從山南入峽，疑即清秀道。遂前西行，一里，峽南北山俱中斷，開徑四交，徑西北有洞南向，覓道北入，愈入愈深，旁

絕他資，夾危底平，灣環以進，莫測幽際。出問行者，曰：「黑洞也。」問清秀何在，曰：「正西有山屏立峽中者，下有牛角洞。由北徑出峽，有塘曰清塘。西南瀕塘爲下庄洞，無所請清秀者。」予意清塘當去清秀不遠，遂北轉從大道出峽，峽門東西崖俱有小洞，無徑道可登。北出臨塘，瀦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循之西路南嵌崖末，北俯淵碧，忽一歧南上，攀躋漸高，沒仰望都無懸竅，知非洞所在，乃下出塘之西。其南山迴塢轉，別成一壑，門殊杳然。仍返過黑洞，西向屏立峽中山，一里，抵屏東北，卽有洞斜窺。門東北向，南下漸窄，味爲牛角洞。出洞，遶屏北而西，轉出南麓，屏南崖峭削，色黃赭，下有窪瀦水，從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中若陸洞，卽牛角洞南通穴，至此墜成水窪也。又東抵南峽門，北入，問清秀於道上人，其人曰：「惟北峽有清塘。上有洞，南與黑洞通。此外無他洞。」乃悟清秀所託，必不出北峽。時已當午，遂捨之。南炊隱山，西過西湖橋，一里，抵小石峯下，峯片峭裂，中界衆峯間，南瀕陽江，東北西三面俱短垣環之。從西北隙踰垣，披其東北，抵小峯南麓，峯雖小如蓮之間，辨列房，半崖坪中，有石高丈許，如犀一角獨聳，後又盤空上，片攢支削，尤瑋奇幻。搜剔久之，出問其名，曰秋兒庄。西卽陽江西來，有登堰可渡，南卽趙豕山，穆陵邨，中隱……諸洞云。循陽江北岸，西一里，爲獅子巖。西又聳一峯，與獅巖夾，有巖東向，凭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樞裂，正東瞰獅巖，首北轉又一洞北向高穹，曰天慶巖。由巖南下，中互壁界洞爲兩，入數丈，兩峽復合。其北峽之上，重門複竅，懸綴甚高，望不可攀，登此可直逼山南。北出洞，西北行石山叢薄間，山俱森立圓登。

松陰石影又北里許經石山西麓。兩洞比肩西向。捫棘入南洞，遂五六丈，轉從北洞出，仰望洞上飛崖片，片欲舞，爲蝦色山。西有竹，迴叢平疇。陽江西環之，王太守園也。仍從雙洞南，東北向登，得石磴，一里踰坳，西攀石鏐上，所攀石銛若劍戟，石斷崖絕，中俱棘刺。遂出舞空石上，瞰北麓，斗懸難下。尋舊磴下西麓，繞出其北，東一里，至宋家庄。出牛角洞南，北過北峽門，北眺西峽半，有洞呀然，當即清秀。暮色已迫，遂趨入西清門。

初十日——始出振武門，取柳州道。西五里，過茶庵。庵南小徑，二里，至琴潭巖。巖東有邨，土人俱訛爲陳搏。余得桂勝方信儒記云：得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巖；故前日首索清秀，幾及復失；以下三洞無知者。予疑陳搏卽琴潭。及今抵其邨，覓一人爲導，聞東南有七寶巖，先趨之。乃東南渡南溪，上流，共三里，至李家邨。邨南石峯，西向巖突，巖不深而峭，蓋在南溪白龍洞正西，向遊白龍洞時，西望羣山迴曲處也。返陳搏邨，導者負松明并梯，至西趨小山南，先覩水洞，門向南，水匯其內，浸洞口，洞中衍，四旁皆水所際，其左深入，洞前左崖瀕水趾刻「琴潭」二大字，卽信儒筆。洞左復開一門，後與洞通，中多立柱垂葩，嵌空虛度，予旣得琴潭，知荔枝常不遠。導者篝執火炬，請遊幽洞，徵幽洞何名，果荔枝巖也。遂出琴潭，沿山左澗塘行，遠塘北轉而西，至荔枝巖。門東向，不甚高，西進數丈，循洞底右窺，入其下穴，有方池，四旁甚峻，再東南轉，平入數十丈，兩度低隘，右崖半一窺，高闊僅盈尺，內洞平穹，瀦水齊窺，引首窺中東望，其水廣遠。

中石龍蜿蜒，南崖石盆一方，平度水面，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進，循右一竅入上峽，東有石壘圓立，繞出其後，忽度爲兩層，下穴少西轉輒止，上穴以梯上躋，內復列柱分櫺，穿櫺少西，遂下南峽中，平入數十丈，又南旋成龕，龕外洞頂，亦復龍形天竅，仍出洞底，又循北竅入上峽，則層壁紛垂，懸蓮徹柱，雜然縱壁。大抵此洞以幽闕見奇，而深入在右。水竅側，小石彈丸大，多磊落痕，稱荔枝，以此出洞，西北三里，抵大道平塘街。其西石峯峭甚，夾立如門，南峯山頂，開穴達山腹，予向尋銅鏡巖，過此神動，今亟問道，知道旁油坊後，轉東南至古廟，可容，乃曳杖過油坊南，無徑可入。逡巡得蛇道伏草間，隨山麓東行南轉，將抵古廟，見有路西上，從之。始捫級，既乃梯崖，崖窮陟峽，棘蔓擁沒，髻頂，鈎不能出。久之，抵叢石崖下，其上分形設詭，計透明之穴，已與比肩，乃橫陟而北，愈轉愈出峯頭，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下有高呼路誤，指予下踐之級者，隨其指下。呼者乃二牧翁，云登岸道尙在古廟南。遂從廟南歷級上，西南轉出山坳間，眺其南，一峯枝起，頂豎一石，高數丈，予所見石峯綫立，宕雁翔鸞，龜峯靈芝，及此地筍石駢發，未有靈怪至此者。度已出崖後，遙瞻石壁下，猶未見洞門。日暮，遂返宿平塘，期明日導遊。

十一日——從古廟南登山，導者揚鏹斬棘，共一里，抵昨返步處。石隙中登數步，望見洞門，西南向。又攀石崖數步，卽入洞。其門前向東北，後向西南，徹望通明。後洞正對豎石峯，導者謂洞曰榜巖，山曰楓木云。下山，過古廟南，由田廛中渡西來小澗，水自兩路口西塘，迤邐東穿山麓，卽南溪發源也。東南入石

巖洞門西北向。後門東北向。中空洞旁裂。後門右崖有臺架虛。上又盤蓋隆起。悉窗櫺隱透。出後洞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石峯。巖旣若屏。東隅有崖東向。曰社巖。街西北尋銅錢巖。即前所遊鼓架巖也。西二里。經兩山峽。峽北山巍然負屨。下爲廣福王廟。陝南山東有巖。門東向西出峽。是爲兩路口。市肆盛列。西北爲義甯道。予往柳州。則從西南永福道。路東有巖。西向。門甚紛紜。多所像類。西四里。路右小峯。如佛掌高擎。下合上岐。於乘峯中尤詭異。其南又駢峙兩山。東成峽。峽南之山。東層裂兩巖。上巖明透。山後。亟南趨之。祇下巖可入。上巖懸疊莫登。乃入下巖。巖中列柱牽絙。爲峽爲窗。轉透其後。亦橫貫山腹。予意由後窺西出。又攀躋上巖透處。乃上下俱削。旁絕階援。仍東出洞前。東北隅石頗坎坷。披隙登上層。則前後二門。俱與下巖並列。門內乳幄蓮柱。左右環轉。以達後門。數丈之內。紆折無竟。前門一臺。正對東北佛掌峯。凭後門龕牖。遙瞰西南塢外之奇。收攬郡盡。予所見重樓之勝。此爲第一。既下。西向行。又見重樓北麓。復有巖北向。此峽南之山也。在峽北者。西向亦有二桐層列。洞門俱石色赭黃。獨爲標異。但一出峽。匯水直浸兩峽。西中。疊石堤互水面。旁皆巨浸。無從渡水。一登赭巖。既又開有八字巖。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匯水中。望西峯之東。崖壁高亘。上懸三洞。相去各二十餘丈。俱東向駢列。其山在匯水西南。與東峽南峯。東夾塘成匯。遙眺崖端。俱有微痕。自南之北。可上躋。惟北洞巖然懸絕。不可階升。遂得埭西草徑。傍水而南。已抵南洞下。梯崖入。洞門甚崇。內崆峒宏峻。規榜迥別。稍下。一岐由右入。西南轉。漸昏管。莫窺底止。

一岐由右入，不五丈，一門西透山後，一門北通中洞。先西披後巖，門洞高與東埒，上下俱懸崖斗巖，遙望西南，對山亦有洞若覆梁，門廣中邃，曰牛洞，東向黯黑而不知甚涯。仍入內，北上中洞，洞亦北轉而東透。探其北，轉至洞門，有石內茂，架爲兩層，上悉閣倒向洞內，下裂門嵌壁間，卽所望北洞也。仍入中洞內，東臨洞門，門愈高穹，下則崖危路絕。遂循南洞出，由舊級下一里，北出大道，西循南山北麓行。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巖洞甚多，不暇詳步。南至通城墟。又南一里，爲上巖後洞，門北向，前臨深塘，入其內，廓然崇宏。峽分左右，進右峽，下墜爲淵，石壁東西夾，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迴覆淵上，予所駐足下瞰者，壁東則絕壁之下，駢通二穴，若環橋連亘，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則石壁自洞頂下插淵底，壁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峽，由左峽上入，則躋石當門，中聳爲臺，臺上一柱支洞頂，路從柱南北入，內復有石崖自洞北南突若塞門，與洞南壁夾成罅。路循崖南西出，繞崖後，外穹爲門，門下橫闕，而上多垂簷，踞闕坐，門外峽復峭峙，兩旁多倒懸下擡之石，若龍爪猿臂，紛拏其門，俯仰兩絕。出洞，循其東麓，復開東向門，內窪下，滴水空聲，轉南漸黑，當卽通後洞環橋水穴者。洞南則上巖邨。邨後臺石開徑，曲折上，爲上巖前洞，門東向，高齊後洞肩，深折不及。洞側有臺址。由臺直躋洞後，迸竇成竈，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離一綫者，有中懸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輪困其中者，有爪攫分出其岐者。其東南對山，有泉源，曰龍泉。云下洞，仍出後洞塘北，西向入東來大道，度高橋，共十里，至山蚤舖，其四旁雖土阜間出，石峯尤突焉。又

三十里，抵蘇橋，爲洛青江上流，水始捨桂入柳去。予遂與桂山別。

丁丑六月十二日——自蘇橋登維容舟，順流西南五十里，過永福縣。又八十五里，泊新安鋪。

十三日——一百二十里，抵維容縣。陸去柳州府五十里。水須三日溯柳江乃至。遂定騎，爲明日陸行計。

十四日——出城南，西二十里，爲高嶺鋪，南寨山秀立其南。乃南折登嶺，共五里，直抵南寨山，西柳江逼其西崖，舟人艤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西注柳江，曰山門沖。江東西爲維容馬平界，去治各二十五里。登西岸，瀕江南向行，爲馬鹿堡，東望隔江，南寨山分枝聳秀，亭亭露奇。又五里，西向踰坳，則石峯森立夾道。南峯曰羅山，頂北向，有洞斜窺，開兩門，仰眺無躋攀路，西麓又有洞駢峙，其北峯南面，峭削尤甚。西二里，小峯中夾立，曰獨秀峯，迴眺羅山，西麓洞心異之。遂從岐東南披宿草，一里，抵羅山西南角，衆轉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遜北巔，而面背正相值。轉山之東，踰坳北入，一坪中開，其右峯北，巨石數十丈斜壘起，衣折古勁逼肖。左崖之北，雙洞墜峽下，內洞北向，深削成淵底，伏流澄澈，兩旁俱削壁數十丈，南進管然，莫窺其源。北抵洞口，壁亦巖絕，上有橫石，高二尺，如闕可坐。瞰其底，無能踰險下也。北出峽門上，有道直上西峯，得石坊，坊後有洞東向，中甚高平寬朗。探其左，北轉漸黑陰，右則西上愈昏邃，窺後有透明處，久之不得。出，仍從石坊，共二里，轉是山西麓，先入一洞，門西向，左轉而西進，黑不

可捫，乃右轉東下，窮於水。出洞又北，卽向大道所望洞，洞門亦西向，連疊兩重，洞外一大石，橫臥當門，峻不可踰。北有陰側身以入，爲下洞，中懸一石，復界洞爲兩，南北列。先從南門入，稍窪下，南壁峻列，非攀躋可及；北崖有微隙，正穿入北門內，內亦下墜，東入洞底，水聲汨汨，與南洞右轉之底，下穴潛通。由北門出，仰視上層，石如荷葉，下覆虛懸，徑絕上躋，復從南門側，左穿外竅得旁竅，竅外有峽對峙，相距尺半，其上南卽竈頂盡處，北卽覆葉端。從峽中手攀足撐，遂挺虛凌其上。上層洞，東入不深，惟洞北裂崖成竇，環柱通門，石質乳態，各各劍變，攀隙西透崖轉，南向開二楹，下跨重樓，陽朔珠明外，此爲最。出洞，返獨秀峯下，西向大道馳五六里，北望兩尖峯，亭亭夾立，南則羣峯森繞，中有石綴出峯頭，纖幻殊甚。又西五六里，柳江自南而北，卽郡城東繞之江也。西渡江，二里，入柳郡，郡三面距江，故曰盡城。江自北來，復北折而去，南環甚寬，北夾束，形正與壺等。寓郡治西，因辭聞病臥，予亦數日不出。

十八日——始出大南門渡江。江之南，稍西爲馬鞍山，最高，而兩端並聳，爲郡案山，稍東爲屏風山，起伏處方正，東北爲登臺山，則又高，——乃扼江北轉者也。馬鞍西尖峯聳削，曰立魚山，山特起，南復有山映之，非近出其下，不能辨。立魚當賓州大道，在城西南隅。由山東北麓躡級盤崖上，巖門東向，踞山半門外，右上復旁裂一竅，若綴閣，其左下拾級數層，又另穴一竅，雙峽夾壁，高穹直上，皆門以外景也。入巖張巨吻，中寬夷整朗，接通兩臺，一南一北，皆穿腹西入。先由南竅進，內忽穹然高盤，西復透一門，踰闕出，

西臨絕壑，遙眺西南羣峯開繞，延攬甚曠。由門石穿峽窳以下，復有洞西向，石柱中懸，柱後穴，卽前洞所通北窳也。門內左循巖壁上，洞橫南北，勢愈高盤，頂有五穴，乘空紛若列星，其下東開一穴，前達僧棲，置鍵不通行。稍南，西轉下峽，復西透一門，前亦下臨西壑。門左轉入，內亦下墜成峽，直進東底，深峻不可下。緣其上捫崖透腋，又南出一門，前一小峯枝起，與大峯駢立成坳，從其間攀崖梯石，直躡立魚巖。是洞透漏山腹，東開門二，西開門三。南開者一，頂懸側裂復十餘穴，真異境矣。遂仍出前洞，門右歷級南上，少憩僧廬。東瞰山下，澹匯水一方，內沁不知所去。東北所對者，卽馬鞍山西北麓，爲仙弈巖，居人祇知馬鞍，不復曉仙弈，實無二巖也。東南所對，乃馬鞍西北枝峯，峯有壽星巖。巖後重巖迴復，爲馬鞍與境，非一覽可盡。予欲候靜聞，并仙弈俱留爲後遊。

十九日——留顧僕伴靜聞寓中，予獨挈囊爲融縣遊。出西南門，得沙弓小舟，同舟者明晨行，竟宿沙際。

二十日——上午，始發舟，由城西北溯柳江。江之西，鵝山亭獨立曠野中。自柳郡西北，兩岸山上石間出，土山迤邐間，忽石峯數十，挺立成隊，所異陽朔桂林者，甚四顧石峯，不受寸土，此則如錐處囊中，尤覺有脫穎異。北二十里，泊古陵堡。

二十一日——過杉嶺，江右尖峯疊出，共五十里，抵柳城縣。城西江道分爲二，自西來者，慶遠江也。

其源一出天河縣爲龍江，一出貴州都勻司爲烏泥江。經忻城北，龍江合流至此；自北來者，懷遠江也。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經懷遠融縣至此。二江合爲柳江，所謂黔江也。下經柳郡，象州，與鬱江合於潯，今分潯州，南甯，太平三府爲左江道，以鬱江爲左也；分柳州，慶遠，思恩爲右江道，以黔江爲右也。然鬱江上流，復自爲左右二江，則以雲南交水，南盤江爲右，交趾，廣源州，麗江爲左也。二江合於南甯，西合江鎮。古左右二江指此，今則以黔鬱分耳。南盤，交水，田州，至南甯，合江鎮，合麗江，是爲右江；北盤，自普安，經忻城，爲都泥江，入黔江，經象州，至潯州，合鬱，亦爲右江；是南北二盤，在廣右俱爲石江，但合非一地耳。雲南志以爲二盤分流千里，至合江鎮，合，則誤以爲南甯，左右二江，俱源自盤江，不知南盤無關於麗江，北盤且不出合江鎮也。下午，自柳城北湖，懷遠江入，又十里，抵舊縣。

二十二日——暑雨時作，僅行三十里。

二十三日——西北十里，過草墟，江右崖壁甚峭秀。又十里，江左山崖迴互內，遙峯森列，攢合大半。於是舟反東北轉，十五里，抵沙弓——融縣南界也。江之西南，卽爲羅城縣東界。西望隔江，羣峯匯聚，處昔羅城道中所由也。

二十四日——仍附原舟，向和睦墟。先是，沙弓人謂明日乃和睦墟期，墟散，有融縣歸舟，原舟亦往墟買米，故仍附之行。舟自沙弓西，卽東轉，北一里，有江來自西北，舞陽江也。內灘石甚險。又東北，里，抵

和陸墟已散，不得舟。得一荷鹽歸者，乃附囊與之行。北二十里，大道直北向縣，而荷行李者，家東梁西北，遂洞西北行。二里，上雞籠嶺，西大山曰古東山。山東北隅爲東梁，抵縣大道所經也。越雞籠，三里，抵其家，去真仙巖尚十里，去縣十五里。

二十五日 北取真仙道。過讀學巖，巖有二門，俱南向，東西並列，相去數丈，外障駢崖，中通橫穴。若複道行空，層樓內朗，垂蓮倒柱，鈎連旁映，甚軒爽可憩。西有小石峯，特起田間，旁絕延附，亦有門東向，并越水畦入之，初入，壘峽逼無奇，穿門西進，繚繞十字，西既通明，南北俱裂竅，土人架木竅間，若欲爲懸閣以居者。又西循溪陸里許，抵赤龍巖，巖北向，高穹山半，洞前北突兩峯，洞當其中，高曠宏遠，底平而上，穹門內石臺兩重，界其間，洞右列柱分，樞別成，欹室中洞直入數丈，春稍隆起，成仙田，中每貯水，更入，漸窪黑，間內門束如竇，止容平身入，入則廓然，通別竅，恨不攜炬一竟其奧。山前有溪自西來，分兩派，東抵東梁，北匯安靈潭，爲靈壽溪，上流云。下山，北越溪，北山有洞駢立，門南向，雖高穹側裂，中乃下墜如墜螺，門外右躋，復飛嵌懸崖，趣登筇踞，乃下。此山正與赤龍南北對，讀學則東西肩列，北趨間道，正由此山讀學兩峯中。此山東隅，復開東向兩巖，曰鐘洞巖，北巖淺峻，若豎鐘剖其半，南巖門高，層穴屢引，上透無級。入下洞，當門巨柱中懸，環轉無餘地。遂下，直北趨二里，越一脊，脊北爲百步塘，尖峯四列，中開平壑一圍，循山右轉，又一里，山分突三峯，北向列，西一峯，山半洞門西向，舍之，中峯洞東向，東峯洞西向。先登東峯。

洞洞南北進橫峽斜竇，有石自山巔下嵌峽底，四面可繞而出。次登中峯，其河北竅下裂，上懸南簾，石飛架其間，上牖前突石臺，憩臥甚適。下直北徑百步塘，三里越塘北，小溪自古鼎來，橫涉之。又大溪自南趨北，卽赤龍巖前水，東過東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一石梁橫渡，於是東西俱駢峯成峽，溪流其中，曰靈壽溪。北一里，匯爲安靈潭，神龍之所窟也。又北里餘，山當面橫列，洞門開張山半。余疑真仙巖至矣，至則路轉出其西麓，遂東行環遶其北。北復有洞，不識中貫南洞否？時望真仙巖山尙在北，北卽安靈溪水流入真仙後洞處，予初未悟。遂東循山麓出，北轉一里，與東梁大道會，峯轉溪怒，始見真仙前洞，東北高懸，溪流從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越梁而西，南向入洞，洞門圓迥，如半月高穹，中剜一山之半，其內水陸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迴流中貫。由北畔陸崖入，數丈，中壁橫拓分二道，壁之西有竅南入，僧棲倚之，壁之東南溯溪岸深入，巨柱中懸，上下綴旒紛鬱，稍後則老君巍然，鬚眉皓潔，皆玉乳所幻結，故又名老君洞。其後則千門萬戶，乳像愈極繽紛，以無炬未及入。下則溪匯爲淵，前趨峽壁，激石轟雷。其隔溪東崖，南與老君對者，溪上平聳爲臺，後倚危壁，爲下層；北與僧棲對者，層閣高懸，外復疎明，爲上層。但非鶴橋不能度。遂出，憩僧樓。同僧參慧入市，隨之北一里，過下廊。又北，則大江在東，——則潭江，北自懷遠大融南來者，菜邕江西自丹江橋遶老人巖，至此東入江，二水合流下廊旁，道當其中。北渡菜邕橋，入融南關，約二里，城居寥落。問老人巖道，復從下廊北，循菜邕江西南行，西抵一峯，石勢疊聳，迴削千仞。老人巖當北

湖溪岸，予誤南入山峽，峽乃老人巖南支，與南山夾成者。南峯北麓，石磴盤山而上，有僧方汲，趨問之，其上爲獨勝巖，非老人巖也。巖北向，高巖峯頂，僧廬塞其門，入其下，不知爲巖也。穿穴入，內開一龕，稍窪，亦隙裂成槽，但無光透耳。獨勝北有鯉魚巖，卽古彈子巖，聞乳柱甚豐，不及往。仍東北出下，廊湖西北小溪，抵老人巖山下，下有洞東向，捨之。西向拾級上，兩崖合東，懸磴其間，取道甚勝。已透入一隘，轉北上，至巖之前門，其巖一洞兩門，前門東南向，後門東北向，石崖高跨而東突，洞徹其下，前後相去不遠，亦穿巖類。惜前後俱障以佛廬，遂令空明頓失。從廬側轉入後巖，仰見盤空之頂，後巖僧樵未返，門閉不得入，遂留爲後游，下山，出獨勝東峯，披葦草行二里，暮，抵真仙巖宿。

二十八日——參慧東炬，導游真仙後暗洞。始由天柱老岩像後入，溪之西崖陸洞也。千柱層列，衆竇競啓，前之崇宏雄曠，忽爲窈窕靈奧，窮搜殆盡。石下巨蛇橫臥，火燭之，不見首尾，驗之出入，竟伏不動。然此奧雖幽邃，猶溪西一隅，時時由隙東瞰溪流，冀得一當，終未能下涉。既出，迴顧溪竇，內透天光，對崖旁通明穴，益神動，不能已。託參慧入布兜袋，以爲必入水洞計。參慧復齎炬引予，由巖前左右下，北入深穴，穴雖幽深，無乳柱幻空，然下多龍脊，盤錯交伏，鱗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參慧卽往覓舟，予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索之，且以了老人諸憾。乃出洞北大道，西望山峽間，峯巒盤巒，內有劉公巖，草深無道。仍從下廓先趨老人巖，入下巖，門東向，西北竅深入漸暗。聞秉炬以入，徑甚遠。從門左仍躋石峽，抵上巖，轉透

後巖，內結開盡蹠洞口，閣前臨眺，上下懸崖峭絕，采芘江西來，濼其北麓，自爲分合，抵巖下北轉去，大江當其前，渺然如天表飛仙，直北卽爲香山。遂下山，絕流渡江，水淺大及膝。溯江北行，望其西，江所從來處，峯嵒瑰異，內有雞場洞，幾隨之西，遇荷薪僧，指香山在東北，乃轉循北山東麓一里，西登級，抵香山廟，廟虛無人。東北至縣西門，又南過下廊，遇樵者，令覓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許之。先是，予屢覓之居人，俱云此地無筏，而舟爲陂阻，無由入洞，須數人負之趨，不意此乃漫相許，予心不以爲然。竊計巖中有遺橋，可結桴浮水，獨巨木不能自移，遠與參慧圖之。既抵巖，參慧已歸，亦覓舟不能得，惟覓人結桴爲便，意與予適合。

二十九日——晨促參慧覓結桴者，未行，昨所期樵者呼羣至，謂予曰：「已入洞否？」予應以待舟。樵者謂：「舟不能至，若聯木爲桴，予輦水中挾之入，正與舟等。」參慧卽以覓人錢畀之。遂羣負木入溪，斬竹爲筏，頃間，桴已就，復以巖中大梯架其上，更置木盆，予踞坐盆中，諸人前者引繩，旁者挾篙，後者肩袋，遇深淵輒浮水引之。遙不能引，輒浮水挾之，始由洞口湖流，仰矚洞頂，益覺穹峻，兩崖石壁，劈翠夾瓊，漸遇漸異，前望天光遙遙，層門複穴，交映左右。既入重門，兩旁俱有層竇，盤空上嵌，前後明光皎然，彼此照耀。挾桴者欲從中竄炬登崖，以窮旁竅，予令先溯流出後洞，乃復浮水引桴抵洞門。門西南向，吸川飲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爲所格，不能入溪，捨桴踐石出洞，又善然一天也。溪右坎坳不受躡，望左崖有懸級在伏莽中，援莽躡空上，不數十步，輒得蹊徑，四望平曠，中圍衆峯環繞，卽予昔來橫道北巖之東北隅。

也。返登桴，順流入洞，中局，東西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難攀，且前遊暗洞，彷彿近之，東崖則透錯門紛，曾未一歷。遂懸炬東入，其上垂乳環柱，與老君厓後暗洞諸勝，工力悉敵。從其內穿隙透折，多有旁穴星，星上微雲影，知其東透山層甚薄。從其側宛轉北出，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因崖爲臺，下臨溪流，再出，卽爲對崖之上層，上亦列柱縱橫，石崖峻阻，與此層無徑相逢。仍引桴下浮，欲從溪中再上，溪崖亦懸嵌，無由上躋。計取道當從洞前南轉，抵東北山椒可入，洞中非架飛梁，不能上也。乃絕流引桴還，登東崖，諸人釋桴歸舊處，予急呼其中一點者攜餘炬，令導遊劉公洞。北半里，西南轉入小岐，向山峽二里，抵山下，一洞在南山東向，一北向，北山中突峯，又一洞東向，方莫知適從，忽聞牧者警歎聲，遙詢之，北向高騫者是。亟披莽從之，其人見予所攜炬一束，笑謂：「入此洞須得一枚炬乃可竟，僅此將何從？」伏莽中石磴隱隱，隨之躋，洞門巨石前橫，從石隙入，崖石上大鐫「西峯之巖」四字，爲寶祐三年李柱高書，前又有碑記二方，其一不可讀，其一爲「紹定元年，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巖，桂林司理參軍饒記拜書。」始知名洞以此入洞，先懸炬從其後右畔入，乳柱環轉，不數丈出，又從其後左畔入，數丈後，愈轉愈廓，玉廊左右森羅，升降曲折，杳不可窮，紀恐火炬易盡，踟蹰嘗鬱出，不知蔗境更何如也。西望北山中突同，石態秀出，門若雙列，中必相通。趨其下，崖懸無路，導者已先歸，見予徘徊留眺，復至，引入南麓小洞，內甚淺，不通上巖。上巖危嵌峯半，遙望多姿，今迫視了無警目處，且路絕莫援，不得不爲却步。及東行，回首再顧，紛綸之態，復

樛異撩人。仍強導者，芟翳級石，猿引以登，予接之，遂歷其上，削壁層懸，雖兩崖並列，中不共貫，外復淺踞，徒負巧質耳！與索然返，東南抵真仙巖，阻雨巖中數日。

七月初三日——出洞，往覓對崖明竅徑，東越洞前石梁，循山南轉而西，徑伏草中，時不能見。抵後山邊，竟不得西向登崖徑，乃莽然躋山半覓之，皆石崖壁，無竅可入。度其處，似過而南，懸崖復下，忽二巖過其前，詢之，果尚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莽棘中果有一竅，止容一身，然下墜甚深，俯瞰之，深餘三丈，即北崖僧樓對望處。已聞搗碑僧笑語聲，但崖峻下懸，不能投虛墜。眺視久之，見左壁有豎隙，雖直上無容足攀指處，隙兩旁相去僅一尺五寸，可臂糊足撐下。乃左轉向隙，轉處石皆下垂，無上岐，圓滑不受攀踐，摩腹過。既至隙中，兩臂兩足若膠釘，稍動，即且溜脫下，然即欲不動，支撐久，力竭勢必自溜，不若乘其勢蹲股就之，迨溜將及地，輒猛力一撐，遂免顛頓。此法亦窮窮所生，非問學可至也。既下，巖寬四丈，中平，下臨深溪，前列層柱若護欄，巖內四周環壁，皆紛紜茂蕨，非雕鏤所能殫。前與西崖掩映，後復得洞頂雙明竅。從中遙顧溪兩端出入處，俱一望皎然，收一洞全勝。真仙爲天下第一，此又真仙第一也。巖右一石平突溪上，由其側攀崖而北，又連開兩竅，內俱明潔，石壁迴嵌，色態交異，如初墜處。其前崖亦有一柱傍溪起，中織網類指，上抵洞頂，復結爲幢絡蛟龍，繞織指下垂，環而天矯者數纜，內近竅處，復有石圓起三尺，拍之聲若鐘，其旁倒懸之石，皆能傳響。此皆溪東上層之崖也，南與下層並峙，崖相隔無幾，中有石

壁下插溪根，無能外渡。稍內，有隙南入，皆倒垂龍形，縱橫交折。冀其中通南崖，尚有片石，隔若鑿空。取道於此，從下層臺畔，結浮橋渡老君座後，宛轉中通，無假道於外，免投空險，真濟勝快事也。時雖溜下，計上躋無援，隔溪呼僧棲中，搗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上，搗者不識外轉道，欲以長梯涉溪，溪既難越，梯長不及崖之半，即越溪亦不能下，傍徨久之，擬候參懸歸覓道授索。因午過猶未飯，反覆環眺，其下豎隙，雖無可攀援，其側覆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見，下可躋，因養身從之，如鳥斯翼，不覺透井出。仍從莽中下山，返飯真仙巖而臥。

初四日——聞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龍巖高懸，鐵旗新闢，且可從真仙後溯靈壽上流，幾欲命履，爲候搗所竊。

初六日——搗事竣，始探鐵旗巖。晨餐即行，過來時橫列之北洞及南洞，南過安靈潭，西渡溪，從岐西向山坳半里，踰坳，路漸大，透山峽出，共一里，南越小橋，即來時橫涉小溪上源也。橋南山半，洞北向，無奇。循麓西至古鼎邨，問鐵旗巖，居人指西北峯半里，抵峯之東南，又西，始見洞懸山半，閣倚於前。稍上，得層級，大木橫偃級旁，上叢木耳，芝結其下，予時急入巖，不及細簡。抵巖，巖南向，正與百步塘南山相對，內亦無奇，外勝頗饒。鐵旗名以峯著，非以洞著也。因問僧龍巖所在，僧初住山，誤以沸水巖爲龍巖，指予東南入，龍巖實在東南古鼎邨後山，予不知，從僧半里，至沸水巖下，穴東北向，滿漚水，內聲礫响，東穴亦

如之，蓋其下皆中空故也。予所聞龍巖在山半，乃望高上躋，上岐兩峯，中峭千仞，東西各有淺穴側罅，終無危巖注水。乃下，東下古鼎，邨後山南向開洞，一高峽上穹，一圓竅並峙。即從岐東上，皆無峽中之水，如所云龍巖者。既下，仍由邨北舊路，過小橋，溪挾雨暴漲，橋沒水底二尺，杖傘以渡，念小溪如此，若靈壽石堰，漲高勢湧，必難東渡。適土人取筇歸古鼎，問之曰：「大溪誠難涉，——可不必涉，踰嶺抵溪，即隨溪北下，止涉一小溪，竟繞出老君洞左矣。」予聞之，喜甚，踰坳，抵向所云安靈西堰，果水勢洶湧，非揭厲所能及。即隨溪左北行，約里半，近隔溪橫列之南洞，溪遂西轉，又還西面一獨峯，從其西麓轉北，東向趨老君後洞，靈壽大溪已東去，惟西山夾中，有小溪西來注之，上有堰可涉。循溪而東，從左越坳下，坳皆懸石層嵌，藤刺冒之，不覺陷身沉頂，手足失勢，傾蕩洪濤中，汨汨終無出理。久之，竟出坳脊，俯攀棘蔭崖，出洞左蕪畦，得達洞，參慧已下鍵支扉矣，呼啓者再，得入洞，若更生焉。

初七日——別參慧，入城訊舟。

初九日——始得一小舟，過午，主舟者至，發舟東南行，已轉西南，共六十里，泊沙弓。

初十日——四十里，俗羅巖邨。巖在江右，層沓斑駁，五色燦列，南崖稍低，石芝堰峯頂，崖半匏窺一洞，常有勝可尋，惜來時以暴雨掩遂，今去僅隔江遙睇耳。又四十里柳城縣。縣南二里，江之東爲蠻欄山，削崖截江，爲縣城南障，西即峭峯叢立，土人指爲「筆架穿山」者。棹月順流，瞬息二十里，一山兀聳江

東山排列而南，江亦隨之南折。灘聲轟轟如殷雷，爲倒催灘。又南四十里，抵柳州府，泊南門，城鼓猶初下也。

十一日——早入寓，靜聞未瘥，顧僕亦病，往返二十日，冀其霍然同行，加以顧僕庭弱尤甚，爲之悵。

十三日——出城南渡江，循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南塢中登山，草沒石級，濕滑不能投足。仙弈巖在山半削崖下，門西向，正與立魚對，祇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巖內逼如合掌，深止丈餘，巖右有石端聳，上迸裂成紋，參差不齊，雖可登憩，以爲「黑肌赤脈，分十八道可弈」，似未確。崖左東南上，又裂一巖，形與仙弈等，西南向；其下東南抵坳中，又迸一巖，亦淺隘不足觀。仙弈三巖，齊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西下山麓還望，復得一巖，亦西向，正在中巖下，巖前砥石如枰，其北石窟成峽，北透通明，中開朗可憩。出巖，西盤一山嘴，轉出東南，山半有洞西南向，登之，洞門岬然，中高穹上出，下深墜，縱橫成峽，樓殿層疊，雖不甚寬放，固以危峻逼裂見奇。入門，有石突門右，青踞若牛，背後高突一石，圓若老人首。先是，立魚僧指其處有壽星巖，必即此。由突石左懸級下墜，西出突石下，則下墮淵削，上級虛懸，皆峭裂不通行，東入峽道中，濤環以進，忽天光上映，仰睇若重樓空架，兩崖上覆下嵌，無由渡虛上躋，遙見光映處，內門規列，高懸夾崖末，外戶分透前山，頂此若覆帷，恨不牽綆一登。下山，東仰北山半，復有門南向，計其處

嘗即前洞光映所通也。下俱迴崖層互。稍東，循崖西北上，踰下崖，抵中崖，上崖卒懸絕不得上。復從前道下，更東循崖角，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則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線，盤崖可達。前有平石如露臺，內旋室方丈，四壁俱環柱駢枝，分布密嵌，西北內通一門。下臨深峽，果即前所仰望透空處也。仍循崖端東南下，南復有山鵲起，從西麓仰眺山半，懸崖穹拓，黃斑赭影，欲登無路。循山南行，得微徑，從草中東上，抵一門，外雖穹然，內僅如合掌，無可深入。望黃赭削立處，已在其北，崖嘴間隔，不可盤陟。復下至山麓，再從莽中望崖登，久之，抵崖下，崖危削數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雲，互接天半，每當平削處，裂孔一方，中多紛繪奇詭，第瑣隘不能深入。循崖脚北行，上有飛突之崖，升降石罅中，如度凌虛檻榭。披覽久之，下山東出前峽，踰界峽石垣，又東，兩崖石皆巖嵌，叢翠倚之。共一里，出馬鞍東麓，得北來道。截大道東，一里，爲郡東門對江渡。於是瀕江南岸，倚屏風山北麓，東行里許，抵登臺山，江爲山扼轉北去，路從山南繞東麓而北。一里，有山橫列三峯，其陰卽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來自維客，從其北麓渡江者也。山南有洞駢立，南向，岢然，其山倒石虛懸，內裂三峽，外通三門，宛轉迴合，惜不甚深曠，西峯之陽，復有一巖南向，皆赭赤之石，中甚淺。遂下西坡，小徑，北循西麓，踰一岡，竹塢蕩叢，共一里，於是東倚山麓，西臨江坡，坡上密箐蔽空，連麓交映，道出其下，行空翠中。一里，抵姚埠東門渡，由邨後南向登山，入竹塢中，篔簹萬個，俱碧玉森翔，聲喧開濤頓壺。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南折，穿榕樹根中，又東上，過一度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

度出，薄齊架板。上爲王氏山房，小樓三楹，橫洞前，北臨絕壑，勝膽遐眺，樓後卽洞。洞高，不受樓掩，曰東林洞。洞後分東西竅，南入西竅，稍東轉，黑隘不堪進，東竅亦從南入，轉東忽明，踰東闕出，巨石迸裂成兩巒，北透者石叢而平臺中懸，其東下隙則茅閣虛嵌削崖，四旁聳石成雲，非若他山透腹出，一覽竭致也。從洞東南躋嶺頂，石磴危峻，收望愈曠，直南盡登臺。久之，下山渡舟適至，由東門二里，返寓。

十七日——同靜聞輩下潯州船，以中元節無旅客，故留滯數日。

十八日——晨餐後，放舟十里，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東北曲。小山東爲龍船山，又西南爲夾道雙山，乃北門陸路所出也。又五里，爲油閘，江始東轉十五里，乃轉而南。南十里，爲山門沖，卽向日維容來渡江處；江東爲南樂山，西麓琴崖迴返，下嵌江流。又南十里，爲羅峒。前有山兀突坪中，罅裂其南，上連下透，如石門，巔又一圓石突綴，作一僧倚崖南向，肩與崖齊，頭顱上出。又五里，諸峯森叢江右，由山門沖至此，江稍西南轉。又東五里，轉而南，一崖懸突江左，層巒疊嶂，光采離奇，更有尖峯若牛角，遂東轉五里，迴瀆成涯，曰犂沖。山脈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環其東南西三面，中成盤涯，宛似犂尖云。忽北轉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復轉東去，灘聲如轟雷，久之乃止，懸流迴湍，一瀉數里，曰橫旋灘。自犂沖北轉至此，若破壁出。東南下灘五里，山海開。又東北二十五里，至三江口——洛青江自東北來注——日已西，遂泊。

十九日——乘月放舟，五鼓抵賓江。有巖特立江左，下削上突，江因之西轉。二十里，至象州。城在江

東岸，隔江卽爲象山。西二十里，過大窰堡，遂西南行，兩岸始廓然無山。又東南十五里，都泥江自西南來會，江東北岸一小山，北面分岔，西岐爲兀突東峯峭削尤甚，正對都泥江入江口，特建標以識。都泥江者，北盤之水，發源楊林梅子，抵普安州，由泗城下遷江，歷賓州來賓出於此，溯流舟至遷江止，上流卽土司蠻嶺，人不敢入，水多懸流穿穴，故鮮核其源流也。又按慶遠忻城有烏泥江，由縣北合龍江，詢之士人，咸謂忻城絕無北合龍江水口，蓋卽都泥南下遷江者。且遷江忻城，南北接壤，烏泥都泥，音聲相亂，實無二水也。又東南二十五里，東下大灘，曰菱角灘。又二十里，泊瀧邨。

二十日——放舟五里，下大鷺灘，江右石峯復駢列出。又南五里，至武宣縣，隔江西岸山卓立岐分，引墜南下，巖皆奇詭，若垂首引項，僂僂比肩，種種怪異。——志謂縣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巖山，當卽所望諸異峯也。東南十里，兩岸復巖然。又二十五里，爲勒馬堡，過此卽潯郡桂平界。南十里，兩岸山漸合。又五里，爲橫石磯，石自江右山麓橫突江中，返流倒湧，遂極頽洞勢。兩崖連山逼束，至此爲入峽始。又東南二十五里，爲鐘峽堡。又十里，兩岸山勢益高聳，獨冠諸峯，間出石峯懸峙。江至是轉而東，其南迴東轉處，江左瞰流之石，有大書鐫石，傳爲督憲留題云。東北二十里，小溪自北破壁出，其內峻崖屈曲，如夾塔牆。又東，卽大藤渡峽處，南北兩岸，俱有石突立江心，首有巨藕架江上，故南北兩山猿賊，此追彼竄，得藉爲津衢，韓公雍破賊斷之，因名斷藤峽。過斷藤五里，下弩灘，遂南出峽口，一水自東來注，曰小江口，合而

西南下，勢甚峻急，蓋北自橫石磯入峽，南自弩灘，其中山勢迴逼，正如道州瀧江，嚴州七里瀧。但此峽相去六十里，始入爲東西峽中，轉爲南北，並無居廬，叢木蔚蔽，兩旁悉猿獠窟宅，故得因勢展暴，使刊木開道，則亦丹崖釣臺，勝概相麗矣。出峽，西南循山下十五里，抵潯州府，日已暮，泊於北門。

二十二日——留靜聞顯僕寓潯之南門，覓擔夫爲白石勾漏，邛嶠三山遊。從驛前南渡鬱江，八里至車路江，小水自東南西北入鬱郡，舟上水可抵此。又南二里，爲石橫邨，南望白石山與獨秀山，各挺峙三十里外，——實尚六十里而遙，爲山道迂復也。邨南二里，得迴石一壑，清流中瀟，石皆玲瓏迸裂，爲蕪原生采。中南，隔潭益盛。東有山自南抵北，從其西漸升而南，益迸穴，平地陷，爲峽爲井，中悉叢石合嵌，淵水澄其下，蓋地中二丈下，皆伏流潛通，石骨阻巨，偶骨裂土迸，則石出陷成穴云。又南二十七里，抵姚邨，依山匯水，真山中樂墅也。渡小溪南踰嶺，五里，爲木角邨，邨在白石山北麓，去山尚十里，炊宿山邨春舍間。

二十三日——東南越嶺，岐徑白石趨。其山峯攢崖絕，東北特聳一峯，爲獨秀，孤懸峭削，上齊白石頂，下則若傍若離，直削其根，崖石獨多赭赤色。五里，路漸沒草間，嶺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趨問白石道，尙在西瀆。由其右登山，東向上，南轉山脊，五里，度坳稍東，即南折直抵山北麓，獨秀已不可見，惟危崖盤削，下多平突之石，盤亘疊出，又作一態。直上抵崖石下，南出，共一里，爲三清巖，巖西向，橫開大

穴闊十餘丈，高二丈，深及闊之半，石特平燥，不作紛紜滴瀝勢。即白石下洞也。又南半里，爲大寺，後倚崖壁。寺左水自半崖下滴，曰圓珠池，池無他異。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西事洱，百粵風土記俱謂其泉暮聞寺中鐘鼓，輒沸溢起，止則寂然，詔爲異；及抵白石寺，并漱玉名不知，何況聞鐘聲沸！非寺僧之養，卽著書附會之談也。遂由池前，南循崖壁行，已東上入石峽，峽兩峯中剖，上摩層霄，裂罅相距不及丈，磴懸其中。時有巨石當關，輒置梯以度，連躋六梯，始踰峽登坳。坳南北猶重崖摩夾，稍北轉，循坳左行，則虬木叢篁，迷雲暗鳥，身度霄漢上，不知午日之中。東障稍開，始見獨秀峯東北立，東南塢中，又起一峯，正與獨秀對峙，高殺三之一，宛然蓮蕊中擎，但四面爲諸峯所掩，惟此得覩全體耳。又北攀懸崖上，木根絡石間，爲梯爲廂，得受手足緣躡。已轉一壑，礪自山頂西向墜峽，壘搗潭穴。峽南復懸梯上登，宛轉三梯，東行平岡間，外則萬仞下削，內卽絕頂漱根之峽。內外皆長松一道，深碧間，日影下墜，風烟濛濛，閃映萬端。林盡，鑿石成磴，躋磴轉，會仙巖，岬然南向矣。巖皆黃赤石，上下開穿，內漸湊合，無紛紜滴瀝，與三清同而地位高迥，已窮極幽暢，乃從巖右躡削崖，凌絕頂，崖雖危削，盤阻處中有子石，鵝卵大，嵌突齒齒，上露其半，藉爲麗趾級。不覺一里，已踰出峯頭，東向與獨秀對揖。此峯正從潯那來，所望獨秀西白石絕頂，獨秀四削如天柱，非傳翰不能翺上。此峯三面亦危崖特立，惟南面開罅，砒隙得躋，頗似大華三峯，上分仙掌，下懸尺峽，透險蹠虛。此真青柯嶺家，他未見其比！卽桂湖柳融諸峯，非不干雲直上，然石質青幻，片片芙蓉撥合，

窳受躡，浪受攀，無難升陟；此則一劈萬仞，雖曲循隙窳，何管蹈空自奮也。獨秀蓮蕊二峯，爲此峯門戶，其內環壑深塹，磨蝕日月，重岡間之，人無至者。久之，上會仙，歷三梯，三里，至峽坳之上。峽南一石倚崖起，下有綠罅，穿其中，僅容側身進；其上或連或缺。既而漸下，南轉出罅，飛石上下懸嵌，危不可躋。返出石峽坳，倚石側，復有道，上出石端，危懸殊甚，攀根引蔓，僅躋其端。透入石闕中，即倚石西盡處，與前崖夾或闕。穿出闕南，抵飛石南懸之上，瞰前罅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頂，則一臺中懸，四崖環峙，上又連者如橋，缺者可瞰如井。下峽坳，歷六梯，一里，西出峽；又一里，北返寺。

二十四日——西向下山，三里，過周塘邨，倚山環池，樹木掩映。南七里，爲麻關墟。又二十五里，宿中都峽。

二十五日——南二十里，下核桃嶺，大溪自南來，西折去，即潯郡西繡江上流也。發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東西有兩繡江：一南自廣東高州，北至北流縣，合大容東南水，經容縣注於鬱，此容縣繡江也；一即此水，爲潯，上流之繡江。循溪三里，涉流渡江，水及腹，爲橫塘渡，潯郡南界止此。江南即鬱林地，屬梧州西北境，由江南岸溯流蹶嶺南，五里，過白堤，亦深山奧境。溯溪右南行，八里，得大寨邨。自白堤至此，山迴谷轉，夾塢成塘，溪木連雲，修篁夾翠，宛然避秦處也。

二十六日——西南十五里，過箬帽山，山稍開，南見大容。又五里，爲平山邨，東望大容，在三十里外，

猶有層峯間之。南十里，轉陝西山，爲勒菜口。於是山分兩界，大容東北峙，寒山雄倚西南，排闥東南去，中大培溪，南注爲羅望江源十里，過馮羅廟，廟南峽愈開，寒山南盡，而大容東轉，於是平疇曠望。南有岐，東涉羅望江，循大容南麓，過陸馬廟，東四十里，可出北流縣，予取鬱林道，南十里，止松城墟。

二十七日——十里，鬱林州西南一里，南流江自東而西，其流較羅望爲大，涯下泊舟鱗次，上有堤。內環爲塘，堤下臥石片片，橫列涯間，紫泉在堤下石片中，石南北夾成橫罅，橫三尺，闊二尺，東迴環而西，缺其南，水從底上溢，潄江中，停泓者三尺，上從南缺處流瀉去，時日珠泡浮出水面。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橋，跨南流江。橋北文昌閣，當江流環轉中，虛敞可眺，爲此中勝覽。橋南爲廉州大道，予由岐溯江岸東行，水月巖道也。東北共二十三里，踰山峽東下，峽東石峯森森，自北而南，出峽，循西土山東麓而北，一邨倚山東向。又北一里半，東轉得龍塘邨，邨踞岡脊中，其南水南流東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東又北一里半，直東抵石山中峯，度石橋而北，則上巖西向，高穹山半。巖者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石山自東北來，南引而下，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蕪，削崖懸竇層結，皆不甚深，而此層最下，亦極擴。環峯石皆青潤，獨裂巖處色變赭赤，石質尤窮極神詭，尋丈之間，穴穿蓋偃，無不具足。巖前架廬當門，敞其上，不使掩巖勝。由巖石腋穿竅上，復出一層，如偏閣，其左腋可環柱出，柱側緣崖上躋，轉出巖末，復得巖西向，自分左右兩重，左重在下，垂柱裂竅，仰瞻上，即右重也，然屢礙無陷。由外北躋，始入右重，閣綴絕壁，與左層

翼十增妍，皆巖之中層也。其上削崖絕頂，尙虛懸一重，級絕攀躋，惟供矯首耳。水月洞在上巖北，地稍下。龍塘水經石橋，北過上巖，乃東向搗入水月洞。洞門亦西向。路由其南，水行路北相沿入，水北透後洞出。前後洞門，一望通明；水旁蹲石夾流，兀突俱作獅象形；洞頂垂石天矯，交龍舞瑞，繽紛不一。其水平流洞中，無真仙巖之大，兩崖亦非其深峭可褰裳涉溪。崖右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爲陰洞——左則沿溪笋乳迴夾，上亦裂門綴穴，層閣之上。又匯水一池爲奇；此明洞以內勝也。後門崖口，列大柱數條，自門頂合并倒懸洞內望之，蜿蜒浮動；此明洞以外勝也。陰洞乃明洞旁穴，中又分水陸，流不甚大。東南自牛隴又開一門，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漸沉黑，崖益斗，水益深，結筏積炬，曲屈約二里，出牛隴。此陰洞中水勝也。從陰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竇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巋然上穹，上下垂聳盤柱，詭狀百出，升降其中，洞心駭目，遂曲莫盡。此陰洞陸中勝也。是日，予抵上巖，已過午，道流方扁，戶出，予坐崖下，荔陰間。久之，道流罷釣歸，即促其束炬爲水月遊。既入明洞，篝火入陰洞，道人不隨支流入，由其側伏窅穿隙，遍收陰洞陸崖勝，中崇宏幽，森羅衆詭，凡五易炬出。欲溯流窮水崖，道人以無筏辭，請別由牛隴探其後崖，不必從中出也。乃出明洞，涉水，窮左崖之勝，仰眺後洞，諸垂虬舞龍石，出飯上巖，宿。

二十八日——予曳杖窮最上巖，下憩右竅偏閣中。既午，循山而南，至昨來所渡石橋，橋側東折入峽中。是山石峯三支，俱鋒稜巉削，由東北走西南，中支爲水月巖所托，是峽則中支南支相夾者，南支多

削崖裂竅，予來時循其西麓，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今故從峽中。轉其北，得平窪一圜，羣牛散寄其中，知爲牛隴。窮隴西北，水匯成潭，陰洞後門，即東南臨潭上，四旁皆陡石無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虛敞，隨水西入，漸北轉，石崖成峽，水亦漸深，與水月陰洞所見等，雖未徹其中，兩端源流悉見，可無煩暗中摸索也。洞門右崖，馬蹄痕莫紀其數，疑卽志所載天馬洞。出洞，益遵峽而北，東西兩界，峯石翔聳，蔚成霞綺。二支北盡處，北支又兀突起，與中支北麓對峙成峽。下有三洞南向，上蒸雲流電，閃爍陸離，東畔二門駢列，雖懸乳續紛，俱不遽進，其西畔一門，孤懸峯半，洞門嵌空，中忽淵墜，深且數十丈，宛轉內透，極杳渺之勢，但兩崖直削，無級下降。踞崖末望之，飛鼠千百成羣，見人蓬蓬內竄，聲傳遙谷。出洞，望中支西北山嘴頗近，以爲由此穿水月後洞，抵上巖甚便。趨一里，至其下，攀陟山岡，則巨石飛聳，中都蔓絡，腳嵌沉淵底，遙探洞外諸奇石，杳不可見，卽溪流破壑出者，亦盡沒其跡。乃仍出，向峽返上巖，復至水月後洞，睇望所陟路斷處，尙隔一峯嘴也。

二十九日——由上巖過牛隴，共三里，出峽，有兩岐：直北循北支石峯東麓者，爲北流大道；東向踰嶺者，爲間道，乃從東岐，二里，抵塘岸墟——墟爲陸川北境，北轉卽北流屬。二十里，爲橫林邨，北石山一支，自北而南，叢簇尖翠。予初望之，以爲勾漏，在是，漸近，路出其東南，西望而行，秀色飛映。蓋此山在北流西十里，勾漏尙在北流東十里也。自橫林共東北十里，抵北流縣。縣當大容南面之中，山脉由大容南下，

曰綠藍山。水分東西流，東流者爲北溪，循城東，下登龍橋，入繡江；西流者卽南流江源，西南合水月洞水，經鬱林南門，西合羅望定川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縣實爲南流源，其曰北流者，以繡江東自粵東高州來，至此始勝巨舟，東過容縣界，合洛桑渡水，經容邑南門，下藤縣，北入鬱江去，非謂北流源此也。縣西十里爲鬼門關，東十里爲勾漏山，二石山分支聳秀，東西對列，而鬼門顛崖邃谷，兩峯合立，路經其中，勝與勾漏質相伯仲。予自橫林北望卽奇之，不知爲鬼門也。至縣始悟，已從東南越之過，以不及經其下爲恨。出縣東門，飯於沙街，北出隘門，抵北山下，循南麓東行，五里，度溪橋，入石山夾中，南爲望夫石，卽黃婆巖西垂山也；北則石峯逶迤，愈東，石骨益瘦，疑卽獨秀巖所托，今已失其迹；峯東崖大書「勾漏洞」三字；此南北二石峯俱東拱寶圭洞。予東行夾中，凡五里，石山迴合，中復突一峯，勾漏庵正倚峯南麓，其西隅卽寶圭洞。庵頗整潔，內堂三楹，西則葛令也。葛像繪巾朱履，飄然欲生，前庭佛桑盛放。乃令道人多覓竹束炬，爲明晨遊具，道人欣然願前驅。

八月初一日——先作寶圭行，約道人肩炬篝火後至。洞在庵北半里。庵後先有兩巖，一南向，一西向，望之俱透；寶圭更在其北。漫流自西北來，東向直漱山足，北涉之登山，抵洞門。門西向，左開巖軒敞，平臨西峯，右則深入窪嵌下，一石柱當門端，石斜飛磴。道由其側，下至洞底，交關爲四岐：由東入，由南入者，二岐俱深黑，岐而虛明，則一西向豁，一北透焉。西向豁者，卽正門所由入，內與窠岐黑穴對；北透者，偏門

另啓，正對南岐黑穴也。岐交於中，成「十」字。東岐之南，頂側忽倒垂一葉，平度半空，外與當門柱適對。上下憑虛，各數十丈，卷舒懸綴，薄齊蟬翅，葉間復分開竅竇，若眼之決背。由東岐南崖攀級上，抵葉根垂蒂處，盤躡蒂側，出葉間，踞孔坐其上。坐久之，復盤蒂下，向北透岐，岐中一乳倒垂，長數丈，水由其端涓涓下。更北入峽中，右則窪而北出，爲下門；左復稍高北度，疊成上關，關前平臨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瑚洞西北二岐也。道人負炬至，燬火先入南室，兩旁壁峽起，高而不廣，入半里，側皆裂竅垂柱，少進，忽下墜成淵，由洞抵水，深二丈，水之深，不知其幾也。兩崖俱無可著足。南眺其內，皆黑莫竟。促道人涉淵，言水深曾無徒涉者，促之覓筏，則又云隘逼曾無以筏進者。「然則若何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墜崖涉。」

「入何如？」曰：「內甚深，能見明而不能升也。」予聞之，悵其捫石投水，淵淵不遽及底，旁獨之，仰見左壁有旁通隙，入則漸束，無除竅，乃下。退出四達處，史人東穴，初兩旁亦成峽壁，下漸高，中闢如堂皇，稍北而東，徑遂窮，比之南竅，雖有穴宛轉，深不及其半。乃謂爲白砂洞遊。道人復肩炬束火，從北透偏門下層出，循山西北麓行，始見其山前後兩峯，駢立而中連，峯西南突者，卽寶圭，東北峙者，乃白砂所伏。白砂亦前後開洞，前洞北向高敞，分爲三門，兩旁峻壁，中可俯級入，後洞南向，高隘僅通一線，前對寶圭背，東卽二峯中連脊也。先經白砂後洞，草沒無徑，道人不之入。北去一里，東北轉，繞山北麓，南躋前洞，入門卽窪下，數十級及底，仰視門左，各有隙高懸，卽所謂「左右門」也。逆光流影，豐照四徹，然虛巖莫得攀其

處。從洞中東轉，頗崇宏，漸窮漸黑。予遍探四面，無深入路。出，促炬命導，仍入其中，以火四面燭，旁無路也。導者忽從南壁下，投炬蛇伏入——竇高不踰尺，廣如之——既入，忽廓然盤空，衆象羅列，方騰接不暇，而崇宏四際，復旁無餘隙，透東轉南，倏開倏合，凡經四竇，皆隘若束管，薄僅透屏，故極陰忘暑，屢經不厭其煩也。既而東崖之上，大書「丹砂」二字。南有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轉，再南，則天光四射，後洞門在望矣。導者欲仍從前洞返，予強之出後洞，見竇圭後峯，特立爲當門屏，乃西南披草棘出，仍過竇圭北偏門。將及庵東探清泉巖，卽前所經南向巖也。還飯庵中。下午，探近山諸勝，西南人黃婆巖。黃婆巖者，竇圭西南諸峯所裂巖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東來，巖當其東北隅，與竇圭東西對，稍南遜，巖門外極危聳，黃崖綴其中，巖頂峯石，分歧發異，惜內無深入竅。西抵望夫山西麓，環觀東西南三面鼎立諸峯，巒岫無出黃婆一面者。按其攢簇之勢，疑卽志所載巫山寨云。已乃循黃婆東麓，南抵東南隅，石罅懸峭，片片飛雲綴空。自外崖峯峭石上，歷豎隙，屢出層空，達峯頂，遂盡發其危嶽態，下山，轉循南麓，峭崖穹立，石色雄赭。乃東由下房，橫過勾漏庵後峯東南角，蓋竇圭所托之峯，南面駢立而中連，西立一峯，卽庵後清泉巖所倚。東立者與之比肩南向。循峯東麓北行，路左得一東向巖，內頗深，漸縮如牛角。出洞又北，清流一方，淙淙自亂石中出，上皆草石蒙茸，莫辨其自來。忽一少年至，曰：「欲覓洞乎？其上翳草中，二洞相距數十丈，可探入也。」予亟攀棘踐刺覓之，深臺中，洞門果穹然東向，外爲臺石擁蔽入洞，卽隕然下墜。俯瞰之，有溪。

自南而北，其底崖勢峻立，攀緣可下。四躡其上，南崖有墜而未盡者，片石懸空，若棧道架壁，闕不盈咫，而竟墜處，直達西崖，但中棧有二柱駢立，若樹柵斷路，外一柱已爲人截去，下存尺許，可跨而過，但其處益狹，必以兩手握內柱，外柱始得越。臨深蹈險，莫此爲甚。過棧，達西崖，與洞門正隔溪相向。乃明炬燭之，崖之下，深墜與外崖等，上則垂列乳柱，迴錯開闔，疎樞窈窕，深入猶徹外洞光。乃出崖臨溪，從深墜處投空下，低溪中，仰視洞頂高穹，延照內映，側棧凌虛，尤瓊飄渺。溪水深不及膝，南從崖脚湧出，北墜崖去，即由此東出，爲亂石泉源也。於是從南崖溯流入，穴極低，垂覆水間，距止尺，遂衝沫過額，南入數丈，望前有流光褶縠。又兩數丈，洞復穹然高盤，轉而東西橫貫，上則東闕爲外門，門高聳，與前所入門等勢。時從人亦至，乃令其以炬更前，西向溯流，洞愈宏敞，流益深闊。又數丈，石砥中流，登石內望，洞闕如廣廈，淵潭四際，其下以杖測水，不竟其底，不知更幾轉，得抵寶圭南穴前所望深墜處也。返步，隨流，仍抵東關外門下，從人將垂首及膝，腰橫炬匍匐，北向低穴出，予止之曰：「此門雖峻，與先所入者無異，不若攀空躡危，竟登此門爲便。」遂攀崖出洞口，門亦東向，與所入門比肩，特翳於突石連蔓，遂相顧不見。洞外循左崖平出，返眺門頂，又上闕一帶，惜無躡級。蓋北洞與室內羅，此洞外綴層樓，所異者此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蔓影中，彷彿并北洞見之，迨極下仰視，仍茫然失所睹矣。乃自東南山角共一里，入勾漏庵。

初二日——錄詩寶圭者竟日。

初三日——飯勾漏，即東北行，由營房轉山之東南角，過亂石透泉處，徑草坡，五里，越坡，一塘匯水，環浸山谷，度橋約二里，堰塘愈大，石峯至此東盡，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爲列屏。又東十里，水自西北大容來，東南入繡江，爲容鬱分界，曰洛桑渡。水頗急，以藤橫跨西崖上，繫船於藤，渡者引藤就進，謝絕篙楫。又東二十五里，爲景清新橋，則大容東峯，巍然北臨，若負辰。又五里，入容縣。出城南門，門外繡江自西而東，西南合涓龍江，北出藤。涓龍源出天塘山，北向石寨邨，始入繡江。渡江，南十里，宿古樓邨。

初四日——西南循大道，盤都嶠而過，蓋都嶠北俱削崖懸互，無級可階，必繞出其南，始可北向以登。共五里，過石寨邨，又一里，抵石嘴鋪。鋪東南八里有黃土巖，不及登。東度一橋，始從歧北向上山，循池東上，五里，抵南山寺——古稱靈景寺。大巖倚東崖，門西向，外欄高垣，設蓮座於中，雖云寺，實巖也。蓋都嶠北穹高頂，南分兩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塢，清塘一方當其中，兩腋石崖，皆重疊迴互，一巖甫斷，復開一巖，層穴之師，復環層穴，外列多門，如絳帷紫幄，紛披競綴。靈景爲東腋首巖，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倚闊十餘丈，兩端稍低，中穹如半月。北有三巖，皆西向，差小。三清則當分股兜合處，巖高深橫闊同靈景。東有南向二室，與西向巖易隅齊列。其西有飛巖，則南轉東向，爲西腋戶，迤邐南下，與靈景分門對峙。若兩廡，此下層也。三清上又列重門，爲中層，無緣陟道。其上又啓一巖，爲上層，是名寶蓋巖，高十五尺。

深二丈，闊五六丈，後倚峯頂，地愈高上，獨當中幹，平臨兩腋巔。再上，卽中盤頂。上午，先抵靈景，門外竹光旁映，巔中霞幄高張，心樂其幽曠，僧留午餐。聞三清觀道者已他出，竟止寺中。

初五日——由巖石北行，歷西向三巖，盤磴上，入南向二巖，共里半，然後抵三清巖。巖孤境寂，樹拂空明。又西麓東向虛巖，乃仍返西向三巖間，取道北上，又一里半，沿躡崖末，抵寶蓋巖。下視中巖，嵌入足底，而下巖三清樹杪若浮空載之者。巖左循崖躡石，石迴互如盤髻上突，俱不中空，雖峭削無容趾級，而子石嵌崖，一同白石絕頂，可緣之上。上一里，遂凌頂。乃知是山東西駢列，惟三峯最高，皆北聳南俯，此其最西者也。迴眺最東，層巒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橫互一峯，爲此峯北護——卽縣南望之趨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則旁插一峯，頗尖銳，爲此峯附。西北兩附間，下開一門，內環爲峽，乃北護山與西高峯夾而成者。峽中又突嶂中盤，爲當門屏。由屏東進峽南轉，則東西二高峯交夾隙也，迴合甚深曲。乃從舊道下，至靈景巖，飯石嘴鋪。北過石寨邨，東望峽門窈窕，聞其內山半有竹筒巖。遂東向峽門入，一里，抵當門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爲三崖，西則下屬北護峯與之並起，東面危崖獨展，與西高峯麓相對成峽。峽南堰水爲塘，環匯南隄三崖下，西附小崖，卽椎立於南，塘上一家結茅居之，環戶以竹，致幽甚。由此渡峽，東上西峯北麓，一里，越嶺少下，下又成峽，細流南向，直墜椎立小峯腋。溯流北入，澗壁萋森，藤竹蔭其上，菖蒲覆石嵌水，根葉交加，足之所投，知菖蒲不知爲石也。緣澗上東南躡嶺，共一里，飛石二丈當道。懸

梯入，則竹簡巖在其北，兩巖並列，門俱西北向，高爽殊快，南有飛泉外墜，巖下崖直達澗底，計巖後即西高峯絕頂，當與三清巖胸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峯頂，次第下諸巖也。返至環塘西，探南面裂罅，罅相距五尺，兩罅並起，界崖爲三，俱危懸絕峭，仍東抵危崖獨展處，循崖北行，夾澗藤樹密，深綠空濛，徑西飛巖千尺，盪影流空，隔絕天地。若不有此行，止謂都嶠南北峭秀，可一覽罄，幾失此幽邃！凡二里，危崖北窮，與塢西轉，即當門屏北麓也。較南麓三裂崖，稍遜其峻，亦環互成塢焉。路仍捨塢東向，復登嶺，嶺乃西高東北支，北走屬北護峯者。踰嶺，復開南北塢，塢東乃中高盤互，上亦有巖懸綴，下與西高夾爲此塢，北更有重崖間之，南則灣環以出，不知所極。旣而南見兩三家倚西峯北麓居，則石背塢也。時日已下逼，抵縣尚二十里，亟返出石寨塢，北過古樓塢，昏黑中抵繡江南涯，叩昨來炊飯家宿。

初六日——出容縣北門，即西行，已復北轉，循大容東麓十里，水自西北來，東入繡江。三渡溪，循溪溯流，行夾谷間，五里，爲石頭鋪。復亂流涉水，山勢愈夾。西折入山峽行，透峽，共五里，山復開爲李塢。度一橋，更入幽阻，盤折山峽間，樹蔓壑底溪流，藤箐沉翳，舉首不見天日。五里，躋嶺，復盤折其上峽。又五里，山迴谷轉，瀦水滿腹浸山脚，皆平溢不流，左右幌漾，真山樓佳勝處！南出峽，水遂西流爲水源——蓋大容北下脈所盤夾成者。西北二里，至同山墟，山乃大開。西轉，仍見大容西峯，巍然穎出也。又五里，止鷄黍山北塢秦窰塢。地多大竹，裂竹片大至尺許。

初七日——西北七里，踰長嶺，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峯外。又八里，爲平地墟，西羅江自東南北注，源出大容西北，至此始勝舟，東兩日程，出頭家寨，下繡江云。又十五里，抵羅秀。北三里，將至盧塘，道旁空樹一圓，出地一尺五寸，圍大五尺，中貯水一泓，水面上不盈圍者五六寸，下浮出平地幾及尺，澄碧涵瑩，杖抵之，深不可測，珠泡沸沸上發，塵樹出之，輒齋齋痕，不與地平，尤爲可異。又二十里，渡大水河，抵陳邨。

初八日——西北八里，上一嶺，正西瞻獨秀下山，二里，爲陳沖，已出獨秀東北，正予昔登白石頂東望深塢中聚落也。又三十五里，至陳坊墟宿。

初九日——西十里，渡鬱江，返潯郡寓中。兩病人比柳州時，少有起色。橫州船以明晨早發，遂攜囊下舟候。

初十日——未明發舟，曉霞映江，從蓬底窺之，如行紫絲步障中。三十里，望白石山亭亭峙東南，甚迫。西北三十里，泊鎮門。

十一日——二十里，爲白沙。又五里，登涯，向羅叢巖。東北里許，北望數峯叢平疇中，南一小峯如立指，中三四峯東西駢立，再北，一石峯稍低而橫互，卽羅叢所倚也。由小徑四里，透小石峯峽。又三里，北抵羅叢巖，門南向。索炬同導者入，洞頂高處，盤窩成蓋，又倒石捲空上垂，但無登處。北入五六丈，遂分東西內外洞。西外洞亦南向，擴然透明五六丈，由西竇北入，則西內洞矣。其內時夾時開，時高盤，時垂下，覆頂

平若幕，裂隙成紋；至石形之異，有壘蓮縱空，挺笋特立者，隨處布置，不專以乳柱見奇也。計里許，北過一隘，西轉有峽，北透天光，時數炬更盡，不復能由內洞返，北躋後洞，出穴北向，從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東行，過東北隅，導者指其上列竇曰：「此東洞後穴也。」予即欲從之入，導者曰：「無炬，須仍由前洞攜炬出。」從之，環其東麓，麓東一峯圓峙，高踰此山，竅穴離披，導者謂「都無深入竇，然其北有石一枝，離立起，不由此不得睹也。」復入東前洞，縛炬內遊，乳石奇變，與西內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屢轉愈擴也。東崖上穴駢迸，亟躋上，則有門三穴，聯翩北向，而下無階級，導者謂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出，飯後，導者復肩炬，爲水洞龍洞遊。水洞在山西南隅，門亦南向，中寬數畝，潭水四際深不測，其外淺處，紫碧浮映，日光所爍也。洞左右俱有重崖，迴環潭上，可循行以入，各抵潭北，崖插底，兩路旁絕，上無歧穴，不識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轉東得龍洞。洞在山西北，西後洞西門亦北向，中有水夾，其上片石東西交，成天生橋焉。五丈以內，又度一梁，篝火入，西穿石柱，夾漸大，南入可半里，路窮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潛水莫測，其大更逾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也。已而熄炬消燄，南望隔潭深處，杳杳光浮水面，導者神以爲怪光使然，予謂穴影旁透，導人曰：「昔邨人結筏窮之，至其處，輒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雖去洞頂甚遙，然由門南出，計去水洞不遠，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但從上矚，不及悟光從水出耳。若係靈怪，豈有自古不一息者。」

哉？乃復明炬出洞，別導入，西南十里，抵安祿營，爲潯貴兩縣中道處。蓋羅叢巖西北有崇山橫亘，其東北自潯之西山，直西控貴縣北山，二山兩角高張，東西相距幾百四十里，中間峯巒橫疊，翠環雲繞，頗似大容。大容爲鬱江南條山，北續鬱兩江間，此山爲鬱江北條山，亦界黔鬱兩江間。貴縣之倚北山，猶鬱林之於大容，西嶺潯州之倚西山，猶容縣之於大容，東峯皆東西突聳兩角，中則連亘焉。第大容東西八十里較近，中有北流縣界其間，茲山較遠，而別無縣治，惟今安祿營爲中界耳。

十二日——自安祿西南二十六里，直抵石山下，爲平碣營。營東石峯峭立，曰大巖山。巖甚巨，中容數千人。南又突一小山，上有平石，架若橫橋，其下透明出，小山西爲馬鞍山，亦峭聳起，皆平碣近峯也。南望銳鋒若筆架，若卓椎者，在數里外，望之趨。三里，度石梁，又南十二里，直抵衆遙峯西麓，曰劈竹鋪。眺路左諸峯，分歧競異，卽貴縣東山也。又西南十八里，抵貴縣南門，則大江在其下。靜聞與顧僕所附舟，已先泊南門久。下船，追暮放舟，乘月西行，不五里而泊。

十三日——行十里，西抵西山南，東南轉十里，爲宋邨。由貴縣南至南山，十里，南山至宋邨，亦十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予先擬一至貴縣，卽往宿南山，來朝從南山間道候舟，詢之舟人，既不得地名，且云舟將連夜發，遂不得行。及發，不過十餘里卽泊，今上午過宋邨，悔不從初所擬，至此登舟也。又四十五里，夾江兩山起，溯之入。又乘月十五里，泊香江驛。

十四日——過鳥司堡已十里，爲橫州界。

十五日——掛帆三十五里，抵橫州南門，猶上午也。是日爲中秋節，以行李及兩病人入南甯舟，予獨入城。傍江而東，二里，抵下渡。渡南岸爲寶華山，道甚大，共十里，過蒙氏山莊。又一里，東向入山。二里，抵山下，披叢久之，寺尙在半山。渡澗拾級，又半里，得寶華寺，門西向，寺旁無他勝。問所謂山後瀑布，僧謂「墜自後嶺，高百丈，峽爲叢木所蔽，行絕蹊徑，望之無所睹，惟從嶺而上，可聞其聲耳。」予乃曳杖上嶺，自巔至峽，皆粉植蔽虧。予直造山頂，風瀑怒聲不止，瀑果不可見。嶺南下五十里，卽靈山縣矣。乃返寺，宿十六日——自寶華下山，十里，望東北鳳凰諸石峯，在三十里外，路遠不及往。遂西抵州，由上渡渡江，入南甯舟。

十七日——舟西南行，四十里，抵陳步江——內通小舟，欽州鹽俱從此出。是日，靜聞病轉劇。

十八日——舟至是多西北行，旁皆土山繚繞，蓋自入鬱江，惟鳳凰山石崖駢立瞰江，餘皆土阜耳。又三十五里，泊江西岸。

十九日——平明行，五里，過火烟驛，爲永淳縣界。於是舟北轉，歷十二磯，磯在江右涯，盤石橫突江畔。又四十里，抵永淳南門。

二十日——北繞永淳東，旋西繞其北，江幾環城四隅矣。於是始西北行，共四十里，過伶俐水。五里，

泊。

二十一日——西南五十里，八尺江自西來入江，發源自欽州，通舟可抵上思州。遂西泊黃花驛，驛去南甯府尚五十里。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凡游南甯者，皆缺。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余自南甯崇善寺別靜閣，下太平舟，泊建武驛。

二十三日——下午，始解維，行八里，泊審頭。

二十四日——放舟西，五十三里，爲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會。聞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自隘止。由右江口北望，其內俱高涯平隴，無崇山爲間，而左江南岸，則衆峯內突兀一圓阜，頗與衆山異矣。西入左江二里，泊大果灣，乃兩江中交沓盡處，北有小峯三，石圓互如覆鐘，——山至是始露石形。

二十五日——西南二十里，爲楊美，石嘴錯愕臨流。又二十里，泊金竹洲，上流野岸。

二十六日——西南十里，過蕭邨，入新甯州境，石山復出，若屏列，若角挺，顏江兩岸，奇石棋置，競露崢嶸。又五里東折，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門，如猛獸擊立，空其趾下；北岸則斷崖爲峽，飛梁駕其上，兩端又五里，仍西南轉，與石山倏忽向背，兩崖突石愈奇，上下覆嶼，如劈雲，如肺葉降垂，紛幻沓換，但崖洞

未甚深擴，竟成閣殿耳。又十八里，石山始在江南岸。又三里，西透兩山腋，兩岸始石山對列。舟狹江北石峯，北轉而循其西麓，於是東岸之南峯，列三洞，門北向，北駢立兩崖，崖壁兩疊，疊各有洞，是名獅巖。南向爭雄，北三里，直抵獅崖下，乃南轉，二里，又西一里，逼一尖峯下，仍南向，西岸復有駢崖平削，巍臨江潭者，擎架山也。而東岸石根愈透盤，共三里，過象石下，泊新甯之西門，自南甯來，過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楊美江，石始奇。過蕭邨，入新甯境，江左始有純石山，抵新甯北郭，江右始有對峙之岫。舟行峯石中，如梭度緯，應接不暇。且江抵新甯，不特石山最勝，而石岸尤奇，蓋江流擊山，山削成壁，流迴沙轉，雲根迸出，或錯立波心，或飛嵌水面，皆洞壑層開，膚痕縠縵。江旣善折，岸石與山，輔之恐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余謂陽朔山峭瀨江，無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無此石之奇，雖連峯夾嶂，遠不類三峽，湊泊一處，促不及武彝而疎密宛轉，在伯仲間。至其一派玲瓏通瀉，別出一番鮮巧，足奪二山之席矣。

二十七日，西南行八里，江東岸石根，空中上覆，已屬創境，忽一轉，雙崖前突，碧石高連，下關如圍闔，更巧幻中雄觀。又一里，沖江自東南來，會南三里，東岸一峯甚峭，其北垂環腋轉截處，有洞西向，巖特懸空無路。又西曲南轉，共六里，過那勒。余泊舟於此，爲穿山犀牛二巖遊。西南三里，透兩峯下，南至稜峯邨，市肆西臨江澗，穿巖在其南一里，羣峯排列，巖在峯半，門西向，攀崖石上，抵門，始西見江流橫其前，洞直透山腹，又見隔山迴環後門外，翠壁掩映，乃由門上躋，踞其中，則東西兩門對關，上皆垂石駢

柱，凝結峭旁，但其內西下東上，故東透門高出西門頂，自外望之，都無所見，必入門始知爲穿巖也。兩門外俱削崖，丈，矗立雲表，而東門地勢旣崇，壁尤峭，趾尤峻。所環對諸巖，自門北迤逦東轉，又南抱深谷，若另闢一翠微境，其下旋轉西去。谷口崖石交錯，不得窺。下山，過穆窰，聞犀牛洞在麒麟邨，邨倚依那勒，東與穆窰三邨鼎立。乃東北三里，至邨，邨人指洞在北山東峯上，相去祇里許。至其下，不得路，聞巖下伐木聲，呼覓之，不答。時已過午，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今卽舟去，不能願也。乃盤山東北，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峯。二里，一岐北轉，有燒痕在焉。先是，麒麟邨人謂抵山下燒痕處，卽登巖道，余謂在是矣，益前趨。北入山夾，兩峯崖巒，中平，遂有車道，循之。里許，道旁停車四五輛，數牛布牧於麓，樵者徧崖，歷叩之，俱不知有巖者，蓋皆遠邨樵，以車載至此。過此，車路亦塞。入一里，夾且東轉，四眺重崖，皆懸絕無徑，西崖尤爲峻峭。抵其北，轉抵其東，共二里，環夾爲塢，四間迴崖截嶂，深叢翳之，道遂窮，出沒莽棘中，索終不得路。仍西南五里，返至麒麟邨大道旁，望隔隴，有燒痕一區，亟趨之。前至伐木聲處，痕間有微徑，石環叢隔，故前不遽見，今當在是矣，益厲勇而前。乃愈上愈遠，西望南垂橫脊，東突迴峯，余皆已出其上，獨一徑北躋。二里，路返逾頂北下，躋不可行，仍逾高頂返，下至燒痕間，見石隙復有一道，望東峽上。其間徑正進南突孤崖下，始與麒麟邨人所指台。凡三誤三返而後得之。日色漸下，亟望崖上躋，半里，抵孤崖北。是崖危聳高峯南，從東轉西向，若獨角中突，犀牛擬稱以此。崖北一脊，北屬高峯，與東崖轉處對，脊上巨石

巍峙，與獨角並而支其腋。巨石又中裂，豎穴嵌一石圭，高丈許，兩俱旁石夾，上復覆之，若窟空特置其間者。圭石赭赤，迥別一山石色爲尤異。脊東下墜成窪，深若迴淵，上削崖四合，環轉無隙。踰脊，俯瞰淵底，南崖下，有洞北向，門高張，內深不知所極，四崖樹蔓蒙密，淵底益盛，崖旁有徑可循，至淵底，驟不可前，使支除稍盡，可達洞腹，則奇邃盡發矣。日已墜，乃踰脊西下，由麒麟邨北西二里，抵那勒下舟。

二十八日——放舟南行，旋轉西北，三里，直逼雙峯石壁下。再折東南，五里，小水自東南來入，卽穆窰也。又西南一里，過穿山西。又一里，西入兩山隙。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絕，小峯如浮圖插其前，山半綴一南向洞。又六里，界牌山蜿蜒江北，西卽太平境。蓋江之北岸，新甯太平，以此山分界，南岸俱屬新甯也。又二里，舟轉北向，西岸列岫嵯峨，一峯前突，俗名爲「五虎出洞」。舟遂東轉，已復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共六里，過安定堡，北山盡，南山復出，亦西循之。三里，隨山北轉，過花梨邨。又西北轉，隨江北山，二里，轉而西，隨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南岸晚夢邨。

二十九日——循南岸山二里，北轉；又三里，轉而西；又五里，山開水繞，百家之市，倚江北岸，曰馱廬，屬太平崇善縣。是日，止行十里，泊舟。

十月初一日——循馱廬西北五里，北岸爲左州界，稍南，南岸石峯復突。又二里，西北轉，乃見北岸峯。三里，西南入峯夾間，十里，西岸迴崖雄削，駢障江流，南最高，有三洞東啓，極南一峯稍低，上關洞尤

巨，洞南崖石外跨，自峯頂下，插江潭，崖南灣復透門出，中巉峒交透，舟行望之甚奇。又南二里，東岸石壁與之爭奇，而峯壁合映江濼，其間更爲勝絕。又西南行六里，已而東折，則北岸雙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磯嘴盤疊，飛石凌空，無不穿嵌透漏。二里，西南轉，上銀壘灘，灘始有巨石，中橫如壩，西五里，西北盤東岸迴崖，一里，抵北山下，仍西南六里，山開江曠，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捺利——在江西岸，屬新甯。

初二日——西北三里，抵江北危崖下。南七里，響源水自南來注，聲傳如雷，源發自江州，水之西岸，卽江州屬新甯江州，以此水分界。水入江處，有天然石壩截江口，高十尺，東西長十餘丈，水踰壩墜江，雖不甚高，而雪濺雷擊，勢特闊悍，亦一奇觀也。北岸爲上果灣，有巖西向臨江上。於是北一里，抵北山下，又西北轉，兩岸山復出。二里，爲宋邨，邨有八仙巖，絕勝。又八里，西岸石崖，疊出屢變，奇態盈望。又四里，北轉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洞列雙穴，東向如連環，北大南小，垂石外間，通其內，既而大者愈穹，忽剴然中劍，光自後透，洞前上下，皆翠崖危臺，倒影江潭。南有馱梯邨，轉登山後，聞可攀躋。又北一里，東岸臨江，巖然者爲銀山，劈崖截山之半，斑爛綴色，與天光水影，相爲飛動，疊勝湖畫山，竟遜一籌。崖下有上下二洞，門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懸石作大土形，上嵌層壁，下瀕迴潭，無從中躋，其北紛窳甚多，裂紋錯綴樹間，吐納雲物，獨含英潤。一里，轉而西，遂止馱村，爲明日陸行計。

自入新甯至此，石山皆出「巴豆樹」「蘇木」二種，樹殊小。「巴豆」葉色丹映，每葉聚重疊，孤懸絕壁，丹翠觸目，如楓葉著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四平坡，隨處俱生，葉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癭，點點盤結同垂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輒刈爲薪，又擇其多年新幹者，光削之，乳紋旋結，柔柔作胡桃痕，色尤蒼潤。余昔日天台覓「萬年藤」，一遠僧攜此，云出粵西蠻洞，余疑爲古樹奇根，不知卽「蘇木」叢條也。

馱朴西至太平府，陸四十里，水倍之，水源直通高平，——爲安南地——由龍州換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爲高彝，聞龍州山崖更奇。其地分水至思明府，東換小舟，可溯流四日至天龍洞，過山半日，卽抵上思州。州屬南甯府，有十萬山，山水西流爲明江，出龍州，東流卽出前八尺江。

初四日——由馱朴取道至太平，南溯江八里，爲新鋪，江從正南來，陸路遂西南轉。又十二里，轉一山嘴，乃循山南麓西向行，迴崖聯翩，上壁極峻拔，多玲瓏石。二里，路南復突一危峯，遂西入山夾。又一里，南登媚娘嶺。東南五里，路側石簪一圓，曰龍井，下墜五六丈，四圍大徑三丈，俱純石環壁。墜空纒磴，下底甚平，東北裂一門，透門入內，水聲潺潺，路遂昏黑。踐崖捫隙，下忽深不可測，久之，光漸啓，迴見所入處，一石柱細若碧笋，中懸其間，上下連屬，旁有石板平度，洞雖不宏，旁與窈窕，得之路旁，亦異也。自馱朴陸行至太平，輒見岡陀盤旋，四環中墜，深者爲井，淺者爲田，上下異穴，彼此共簪。蓋他處水皆轉峽出，必有一

洩水門，惟此也。明洩澗甚少，水皆從地中透去。竅之直墜者，下陷無底。旁通者，則底平可植五稼。路旁大抵皆是，惟龍井下陷猶有底，故得墜阮焉。西南出山，四里，江自壺關東垂北向。至湖之南，升降岡阜，又西四里，抵壺關。關在太平郡城北里許，麗江西自龍州來，抵關之西，南折，繞城南東轉，復北抵關之東，乃東北去。關東西正當水束處，若壺項然，相距不及一里，垣之設，關於中，爲北門鎖鑰。其南江流迴曲，壺腹間，則郡城倚焉。城中縱橫相距，各一里，東西南三面俱瀕江。余以下午抵關，留憩關左映霞菴。

青蓮山在郡城北二十里，重巒北障天半。其支南向東下者，卽媚娘嶺。西下爲碧雲洞。洞在壺關正西二里，石峯突兀，洞穿峯半，門東向。先從北麓，上三折坂，東向透石隙曰天門，得平臺焉。洞門峙其上。門狹而高，內南轉，空闊深暗；上透山頂，引光一綫，空濛下；光下爲大士龕，北向，中坐像；後有蒼深陷，炬燭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層也。其上層隔簷之南，復闢爲門，門前列雙柱，上平度兩盆，曰寶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簷側，由雙柱中抵寶盆下，透門入，始頗隘，連進門兩重，漸漸東上，則穹然高張，天光下透，一門南向出，爲通天竅。歷級上，出洞門外，亦有臺甚平，下瞰平臺，與東向門無異。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兩壁狹轉，下伏爲隘門。透門進，忽上盤如覆鐘。凡進四門，連盤而上者，亦四五處，乃出於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漸北轉，則豁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門北向，號曰盤龍窟。——此洞中勝也。北門外，崖石橫帶山腰，東達天門，西抵一飛崖下，上覆下嵌，崖不甚高，上下俱絕壁，中虛

而橫帶者，若平廊複榭，無愧「羣峯獻翠」名。北瞰深塢，重巒前拱，較東南二臺，又作一觀。由崖東，攀石竒，西望峯頂，蓮瓣錯落，中有一石，東刻空明，爲蔓深石削，不得攀接。仍從盤龍窟入，出東臺，仰眺洞南，峯裂岐崖，迴環一峽。乃攀枝援隙上，直歷峽峯攢合中，復有東向洞，內皆鑿石攢空，隙裂淵墜，削不受趾，俯瞰窺窺其底，石塊投之，聲歷歷不休。下卽大士龕中，承接靈光處也。至山，洞外勝始盡。

初五日——聞壺關東四里有白雲巖，乃由郡城東渡江，經歸龍洞，東抵石壁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瑩潔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較大，下復疊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從石隙透門入，窪敞可容三百人。內無旁通竇。洞北有小徑，東上山夾，兩旁削石並登。攀級而登，踰山坳，南亦有窪下陷，木醫不能窺其深。其北更聳層峯，西瞰江流城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雲巖頂，其坳中窪巖雖多，然深莽密胃，終不能下通巖中洞也。此處巖洞，特苦道路蕪阻，若能巖外懸梯，或疊磴中竇，其委曲奇勝，當更居碧雲上。陔西歸龍，南湖江岸，三里，抵金檀洞，兩山間，金檀江峙，崖洞中立，大容數百人，茅棘溼泥，亦莫覓入洞沿，祇三週其東，南北三面，又再越其頂，對彌江城，若斷巖屑於鏡中。東卽將軍山，片崖立峯，頭迎江，有干城赴勢，環郡四眺，峯不特聳者，此爲最。下江，趨壺山，山雨忽來，暮色亦合矣。

初六日——余欲走歸順，中富州入雲南，聞歸順爲高平所阻，意未決。且從歸順行，必假參戎馬牌，

方得前會庠友滕王賓，肯與書參戎道意，遂留壺關菴中。

初八日——有僧自南甯崇善寺來，謂靜聞以前月二十八日子時故，去余別時纔五日，爲之哀悼，終夜不寐。

初十日——滕始以參戎馬牌相與，又爲余作諸士官書。連日阻雨，不得行。

十八日——始同顧僕出壺關北行。關外有三岐，東北向馱朴，走左州；西北走龍州；今直北取中道，太平州道也。西北十四里，登樓沓，兩旁山崖陡絕，夾隘頗逼。踰隘，少西下，輒有塘一方匯水。西行峽中二里，踰二硬，高倍於樓沓；西下，崖石嶄削夾深塢，北一里，上大峽，陡絕更倍之。踰塢北下，夾壁截雲蔽日者一里，塢窮西轉，其北四山中墜，下窪不測淵，又西一里，踰隘西下，懸磴旋重崖間，直下山脚，幾于級。按郡北有蕩平隘，乃青蓮山中裂成峽者，東南自樓沓，西北出此，中爲梗者凡四重，兩崖重互，水俱穴壑底墜，並無通流隙，真阨塞絕險也。既下，循麓北行，一深窞懸平疇中，墜陷如窞，上開線峽南北裂，中跨石橋，界爲兩其南可循磴下，泉流巖澗，仰望如處囊內，引首窺天也。北十里，山始離立。西北十四里，小水東自嶺峽中西南去。絕流西渡，聞水聲動山谷，余疑卽所渡上流。忽見大溪洶湧，路右，闊比龍江之半，自西北注東南，下流與小溪合而去，上流水懸壩石下，壯齊湧雪。蓋此江發源歸順州，至安平州北，又合養利思城二州水，至此下抵崇善水口綿埠，入龍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云。西四里，水南層峯秀起，瀨

水一小峯孤突上分岐，怒流橫噴其脚，北則巨峯巍踞，特當關阨之路，抵巍峯東，即北轉，共十里，爲叩山，屬太平州境。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

十九日——西十里，渡江，止太平州。州西南峯俱峭立，西北一峯，特倚州後，下有洞南向，門突巨石，有一鐘，在梁下石澗中，亂石磊落，窺之卒不辨。又十三里，爲安平州。江在州東北，東南赴太平州去。西南有一山壁立，觀音巖穹其下，門北向，高敞明潔，四旁多玲瓏竇壁，洞後懸壁上，坐大士一尊，下開兩門，內復橫拓爲洞，從其右入，夾隙東轉，甚深窄，以暗逼出。大士座下，右裂一門，直透東麓，座左拾級上，從東轉，跨梁飛棧，遂出懸石巔，西入則深竇墜峽，已而南轉昏黑中，久之，忽南見光隱隱動，望之前，一門東南透壁出，門稍隘，門以外穹墜高懸，南眺平壑，與前洞頓異，仍出前洞，返州宿。

二十一日——取思城道。思城在安平東北，由安平西北抵雷，日半可達，而東北向思城走龍英，須四日抵雷。雷通雷界者，曰十九，與交彝接壤，慮彼竊掠，用巨木橫塞道，故必東迂二日。於是由安平北一里，與江遇。江源出歸順州，即志所稱邏水，勢比太平州減半，蓋養利思城二州水尚合於下流故也。渡江，有山橫障江北岸，循山麓東五里，路北一峯，枝起如駢指，其東北崖嶂間，高裂中透，特

峻不可登。穿山東峽，東北轉，峽之東，復起層峯，夾而東北去。五里，折而東，東峯少斷處，尖岫中懸，如人東向坐。忽一江自東而西，石梁開五碧跨江上，江水透梁，即東南搗尖岫峽中，下瀝水。踰梁，即思城州。

二十二日——仍從州前西越五碧橋，循江東向，五里，山峽愈東，江漸小。山峽東盡處，有峯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峯西，水始大而成江。又五里，直抵中峯北，北峽山始盡。循北夾東崖，渡一小溪，峙中峯北畔，大溪北向行夾崖中，二里，峽東西轉，西峽有小水，東入大溪。乃越小水，向東峽溯大溪北崖行，一里，舍溪，登鼎促嶺。二里，至頂，爲養利思城界。北下，又二里，入谷底，四山重護，惟東面少豁，向之行。余以爲水從北出。一里，北渡溪，水乃自東出西者，竟不知西峯迫合透河峽去。東北行山叢中，疊岫歷亂，共五里出峽，始開大塢。東西遙望，皆峯領疊合。而南北夾壁，有同韓嶮，極崔巍勢。出峽，北向三里，橫度此塢，直抵北崖下，若無路可達者；至則東北開一隙，穿入之，峽峯峭合，愈覺宛轉難竟。二里，東山大開，出達養利止數里。從小徑北，一里，西北入北夾中，南北兩夾山，皆引錐怒竦，俯仰神境者四里，於是復開大塢，東西亘，南北兩界山如南塢，但南塢東西，俱有叢岫遙登；此則前後豁然，不知直去西達何地也。東北斜徑塢中，共五里，至北山東盡處，東山益大開，爲龍英屬，其東隔江即養利。養利西北至江止，不及五里云。循北山東麓，北一里，有小石峯，駢立大峯東。穿之，即西轉。至是北條始見土山，與南條石山夾成塢。又三里，止登銅坊。自登足來，已五日，雖行路迂曲，去養利止數里，而所闕山川特奇，且兼辰晴麗，即春秋不及也。

二十三日——北度塢，抵土山，共六里；土山自西南石峯攢合處旋亘東去，北塢復石峯特立，東北繞石峯東麓，二里，一土岡復前橫，西抵遙峯隙，東則南屬於土山北逾岡，水淋漓道間，叢木沉覆，無躁地，下益深，始知橫岡之南，猶在山半也。北下二里，至平寮，渡溪橋，一里，直北抵石壁下。壁西裂一隙，攀隙西登，曰大硬。南北石崖，駢夾極峻。西穿其間，乃墜至塢底，共一里半。其處山壁叢合，茂林蒼蔽，州人採木者，皆取給大硬云。西北三里半，北望石峯間有洞並峙，俱南向，路出其西，北透峽，多巨石夾道。二里，踰翠邨，嶺北下。東北二里，有溪自西而東，兩岸石崖深夾，度橋，東北透山隙，出田塢間，共七里，復逾土山，西北十里，入山，度石橋，橋東北特峯懸削起，曰牛角山，極似縉雲鼎湖峯，西北又特立一峯，爲龍英東面水口山，又西一里，抵龍英州。

二十四日——候夫不至。

二十五日——因往遊巖。州北數里外，土山環繞，中一小石峯如筆架，南開平曠一塢，大溪橫於前——即東入養利州，爲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灑水者也。水之東，有山當塢立，爲巖巖山，聳拔州東，即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峯也。山東崩崖之上，有巖東南向，高倚層雲，下臨絕壁。聞龍英被寇時，州人悉避懸崖中，交藤環守其下，終不能上。余挾導至巖脚，攀絳崖間，轉一橫木，度石夾而過，輒有竹梯層層，宛轉懸綫，長短不一，凡十四層，抵巖口。巖兩旁俱危壁下瞰，惟巖口直下，崩趨綫痕，梯故得宛轉依之。巖口上覆

甚出。由中洞入門，甚險，已而漸高，中懸石拱把，翠澗若玉柱，旁又有兩柱，上下垂接，斷僅寸，相對若天平針。由柱左北入，穴漸黑，既得東透光一線，返由柱右，東穿低窳出門，與中洞並列爲兩，西入暗陰中，復穹然，不甚深。仍由中出洞外巖，北杙一木，透石隙間，復開一洞東向，內稍寬，盡處乳柱懸樞，細同柯節。右有穴，潛通中洞後，即東透光處也。左稍下，有穴空懸，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所杙木，歷梯以下。下三梯，復見一梯在梯左懸崖間，亟援之上，循崖端橫度而北，徑狹僅尺，長三丈餘，外橫木爲欄，崖窮又開一洞，亦東向；前一石自門左下垂數丈，端懸小石一，長三尺，圓徑尺，洞中高敞，不似中洞低口暗腹也。後壁環一隙，更覺宛轉，即上層懸穴下窺處，徧探各洞，久乃復歷十一梯下。是洞高張路旁，遠近見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見。余西遊所登巖，險峻當以此巖冠。貴溪仙巖，雖懸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巖崆峒，而得水則仙巖爲勝。

二十六日——由州治前，西南溯大溪，二里，石山復攢繞成峽。八里，踰一岡，溪南始見土山，與溪北石山夾而西。涉溪，南踰土嶺，凡八里，西南轉入石山中。里許，西過石峽。連陟二石脊，共五里，仍穿石山塢中，山脈自石脊南去，脊峯攢鬱，叢結甚固，直東南盡於安平，由安平東北經龍英，抵下雷，凡迂數百里，皆以此山支叢沓故也。西登石磴，又平行峽中，始直墜峽下，磴道與澗水爭石。共八里，復與土山遇。踰土山脊，望東南隔塢皆石峯攢合，翠浪萬疊。升降土山中，七里，西南抵石峯下，宿安邨，食冬瓜，土人以爲時物。

始知江南種當從此去。

二十七日——西北盤陟土山，共十六里，及西塢，復穿石山間，又二里，大溪自北而南，溪之西，即下雷州，州沿開於萬歷間，屬南甯府，宣統志不之載。州南北三十里，西與高平接界。沿西大山外，向亦本州地，近爲高平莫彝所踞，西爲州界者，止一山，州衙即倚之，其外皆莫彝境矣。州南城外，崇峯攢立，從西南轉山峽者，即高平接界，東南轉山峽，即隨州東大溪，爲十九峴故道云。

二十八日——西北溯大溪，二十里，抵胡潤寨。寨西南有大峽，與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西北長峽十五里，兩峯湊合處，曰鵝槽隘，隘正西大山之陰，即歸順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鵝槽嶺之北，爲鎮安府地，至其府亦兩日半程。是日下午抵胡潤，聞歸順道有交彝警，乃決意返轅，東北取向武州道。

鎮安與歸順，近族也，而世仇。前剎高平莫彝破歸順，擄州帥以去，爲當道燭其奸，僅贖州帥弟以塞責，未幾，鎮安身死無後，應歸順繼嗣，而田州以疏族爭之，歸順度力不敵田，反乞援於莫，莫向據歸順地未吐，今且以爲功，遂驅大兵象陣，代營鎮安。莫彝過胡潤，即在是月十八日。今其事未定，不知當道作何處分也。聞當道遣官往詰莫，會厚賂之，報云：「彼以仇國，無與中國事。」當道懼開邊釁，亦曰：「土司交惡，與中國事無與。」不知土司絕世，國有定憲，今龍英鎮安，正宜如昔日太平立郡故事，繼理其地，若莫彝助歸順，得鎮安而自取歸順地，是中國自撤其籬籬，而日近狼虎也！此邊陲一大利害，彼當道者烏

乎知之！

二十九日——候夫未至，散步樂署前後，始見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鵝情隘來者，發源歸順南境，一北自土山峽中來者，發源鎮安南境，合於樂前，流始大。卽志所謂邏水。爲左江西北派，南下安平，出馱綿埠云。

三十日——下午，夫始至。溯北來大溪，僅東北七里，止南隴邨。

十一月初一日——南隴東北一里，渡大溪。北岸溯溪，二里，溪來自東南山峽轟墜下，兩山峽口，巨石橫亘如堰，高數十丈，闊十餘丈，奔雷傾雪，勢極健壯，西南來未之見也。水由此西南去，路由峽北山塢東北上，踰嶺，四里，復與溪遇，橋跨大溪上，溪北自石山腋中來，橋北溯溪入，卽鎮安道。度橋，東半里，抵羅峒邨。邨倚塢北石山下。從邨東南山隙去，又上英峒，卽康州道也。余走向武道，則直東去，由邨前南渡溪，循石山嘴東向上，里半，脊隴上，復見石山四合。五里，上嶺。西北有土山排列，北則來龍大脊，與東南石峯分界東北去。循東南石峯北，平行其陰，升降者七里，下壑底。東北入土山，四里，宿上硬，胡潤境。至是始盡。

初二日——北行三十二里，過上蔘燕邨。東南折入石山夾，三里，宿那硬。

初三日——東半里，常前有石山巍然，大溪自南峽透出，經巍峯西麓，抵其北，折而搗巍峯北峽中東向去，路亦循之，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陞入，置柵爲欄，曰北岸寨，東過寨，南向循崖，再出隘門南下，東

行山塢間，南北石山排闥立，大溪貫其中，共東北六里，循路右山崖東南轉，始與溪別。又東二里，稅駕向武州鋪司。土州守黃君，一見如故，遂歡飲十日。

十三日——始往百感巖。先經那山東，回望見東面懸梯，乃新縛以升巖者，晚出百感巖，度橫棧，木下梯，有岐東循屋，一巖在百感東，晚不及上。

十四日——出州城，北半里，覓大溪，溪即枯榕江。隨其支流而東，遊那巖，竟，再往百感，遊東上巖。復從百感大巖內，暗中穿洞北，下百感邨，溯水觀水巖，巖外水深不得入，約明日縛筏以進，遂東北度橋，由百感外邨，東南踰嶺，南出東來大路，西入隘門，過紅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月下共行五里，還鋪舍。

十五日——東渡南曲小溪，循東流，有巖在路北，循之。將往水巖，過百感邨僧，言邨氓未得州守命，不敢縛筏。乃返至那巖東北，觀枯榕江三分水，北爲龍巷邨，北渡溪，東隨所分北溪入山隘，水東潛入穴。巖屋上西向洞者久之。

十六日——黃君命人送遊水洞。

十七日——復以銀燭贈予。凡留向武者十六日。巖洞奇勝，詳列於左：

向武石峯，其洞甚多。余所遊者七，爲百感洞，又東洞，又下洞，又後巖水洞——爲那山洞，又下洞！

一爲龍巷邨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過而未登者。三爲瑯山東北二里中江墜穴之上，高崖南向洞，又爲瑯山東南二里南江所繞獨峯西南向洞，又爲州東北巨峯南向洞，——洞在紅崖峯北。其聞而未至，最以奇著者，尙二爲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洞界吉祥洞——洞前後通明，溪流其間，又東南二十里風磬洞——共十二洞云。

桔榕江，卽州北大溪，自西南境東經北岸，抵向武北龍巷邨前。江東石峯一枝東西列，江當其西垂，分爲三：北支東循石峯北入峽，爲正派；東循石峯南者，爲中江；南支直東南流田塍間，爲南江，入峽者東北五里，山勢四逼，東搗入石穴中，北透其下，爲水洞；循山南者，忽下墜土穴，亦北通百感洞，南行陸間者，東遠平疇間兩獨峯南，又東抵陰門嶺西麓，北折直趨百感東洞下，稍東入峽，亦下墜土穴，北入百感三流分列石峯西，隔山岐壑，皆復合百感一巖內，北出爲大溪，始通北流，經土上林縣之刁邨，入右江。

百感巖，在州東北七里，巖西南卽分水橫列山，中江水所由入者；東南卽陰門嶺，北邇而屏於東，南江水所由折而北入者；西北卽巖背，環爲龍巷邨東入塢，北江水所由下搗者；東北乃此山後門，繞爲百感邨，衆江合於巖中北出者；此巖外四面也。巖則中關於山半，南通二門：一前門，一別穴，皆隘；北通後門，甚拓，而北面層巒阻闕，不通人間。故自州來，必從南門入。初抵山下，東北攀級，上仰削崖，高數百仞，杙木橫棧，同雲氣出沒。西上危梯三十級，達崖半，得坪一掌，東緣崖端石級，左爲東洞道，入正門，則西錢棧。棧

闕二尺，長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無少痕竇，虬枝古幹倒懸，上輒就之，橫木爲杙，外藉樹杪，而內者則鑿石壁，架長木梁其上，削斲枝鋪之，又外就垂簾爲縲索，資人移踐棧上。懸枝外，時時下窺絕壑，奇險甚劇。棧西盡，又北上懸枝外，梯十餘級，入洞前門。門南向，高三尺五寸，闊半之，僅容偃僕入。下丈餘，中平，石柱四環爲一室，旁多細穴，延光外鑿，宿火種於中，爇炬由西北隙，下懸梯三十級，底開北夾，上益峻。梯脚一小穴，伏壁根。南透出，亦明室一圍，在前門下層，當懸梯下。由北夾入，路西穴平墜，深不測，乃循東壁行。西壁下窪穴益多，斜傾西墜，深入可下通水穴，然流沙坳瀉，不受墜。由夾東又北過下隘，下懸梯三十級，底復平曠，石紋粼粼，俱作荔枝盆。其西懸乳委蛇攀隙入，如穿雲葉。稍北轉西上，望微明，躡沙坡從之，透隘西出，則南北高穹，赫然大觀。此處內抵西南爲偏門，外抵東北通後門，長四十餘丈，闊十餘丈，高二十餘丈，上皆倒垂乳柱，紛紜無慮千萬紀，兩旁懸臺卷室，樞榭縱橫覆，殆無曠隙。由東崖躡入西南洞底，上層龕，龕西則偏門，光自頂射，照耀幽壁。攀峻峽西上，達偏門，門西南向，頗隘，下臨無地，惟樹杪叢雜，沉疊石間，岨嶂懸截，不辨其處爲前山，爲後山也。西龕既窮，仍東北下，趨後門，門東北向，高二丈，門外兩旁，石崖直墜。山脚爲水洞門，門內洞底中陷，亦直墜通水洞，陷處徑一丈五尺，周圍如井，井北巨石東西橫，高洞內者五尺，當門爲之闕。由井東踐闕門上，踞門之中，內觀洞頂，目壓雲物，外又下俯絕壁，立重淵破壑中，采色豔絕。此闕內井外峽，下透水門，正作一架空石梁，第勢極崇峻，無從對囑耳。闕東透石隘東北

下，磴倚絕壁，壁石皆崆，樹根穿隙，怒發。磴斷處，間橫木以度。下半里，至百感邨，餘勝猶擬目不得合；西來第一，無以易之也。

百感東巖在百感前門東。由棧東危崖端，緣石痕一縷，東數十步，得洞，門亦南向，向不甚深，然高爽窈窕，石備五采，詭裂成形。峽中東入三四丈，輒北轉，石特中峙，踰隘進，漸昏黑，中又南北成峽，深十丈，底平上峻，北盡處多巨柱迴環，其外通明。躋級北上，一窳歌側東透，僅納天光，由窳內北轉，又連關二室，一室中通外障，乃由此北達者；一室則北盡東向，先入中通室，西隙俱旁環，東亦多瑣穴外徹，紛光縈引。北透一隘，達北室前，遂虛敞高門。門東臨絕壁，巖爭中立，北復有懸崖倒垂於外。下聞水聲潺潺，則南江北轉至此，由其下入穴，室內西壁，羣乳環爲小龕，皆編竹架欄，疑昔人棲隱所。

百感下水巖在百感洞後門下，百感邨之南。百感有內外兩邨。山從百感洞分兩界，北向迴環，下成深塢，水出巖爲江，曲折北去，邨界於其間，源闢土沃，中豐腴產。洞在內邨南二百步，門東北向，上卽後門也。水自洞出，前涯爲廣潭，溢注兩崖，石壁倒插水底。道從潭中浮筏入，洞頂飄緲似出雲表，不意乃向所凌跨處。洞內兩壁排空，南向入，滂水甚深。西壁一木梯懸嵌石間，東壁石隙中拓，有廬架絕頂。而石壁削懸二十丈，無可攀躋。聞縛梯可綴壁上。入洞十餘丈，窳窮，上峽懸透，遙眺西南峽竇深入處，日影輝燁浮動，下峻不可及，又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下壑石根插水，水面無內入隙，水由下泛溢出，其中衆水

交今處，尚啞洞內，層古竟無間津者，返後出洞，從門外潭西躡崖登門左壁，透峽上，亦開巖一圍，東向
下，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對崖，旁竇紛繪，可橫木跨洞門度也。

百感前下巖在百感洞前門下，路西坑腋間，門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後漸下，值水漲
時，山前水亦自洞外驅而入，今乃無滴漉。洞東北隅北進峽，上透隙光，下皆重石嵌嵌疊數石下，窺其底，
水淵然涵深竇，石輒浮綴兩崖間，遂不得循隙下。架空入，亦窮。惟倚石內望，西北峽盡處，亦有返照光，隙
長且狹，倒影浮動壁間，亦不知所通爲山前，爲山右也。

龍巷東北塢上洞，在州東北七里，卽百感西崖，第道由龍巷邨東入，山北折成塢，枯榕北支大江，分
搗塢中，崖迥塢絕，乃東墜穴。洞正臨其上，門西向，左右皆危崖，下臨激湍，都無入徑。惟由其北攀線紋，踐
懸壁入，上下雲芝疊發。東進五六丈後，忽烘然中暄，殆無霜且，又三丈，北轉，漸上稍隘，又三丈，止。中亦豐
懸柱，不及百感林立。下有丸石，圓潔勝珠，散布坡坂間，坡坂上紋皆縹縹鱗次簇，邊隆起，中窪，圓珠堆
嵌紋中，如恆河沙數。邨山巖在州北半里，形正如猶秀。始見西向門三疊，不知登道，反在東峯半。余至州，
黃君始命縛梯通棧。攀東麓危梯數百級，入東洞，門豁然高敞。門以內分三徑：北徑平開一曲，卽透北向
門，直瞰龍巷後北山，大溪西來界其中，抵樓列峯西，三分之一；北面巒嵐溪翠，遠近悉攬。南徑反從洞門內
東折出，外復豁然，卽東洞門側竅也。一石屏橫斷，故假內峽中曲達，其內下有深窪，循深窪上崖，南入峽，

躋漸隘，石梁上橫跨。透梁下，再上，峽南盡，東壁開穴度空，延納倒影，西竅高穹，南透出，爲南洞門，前正與州東北巨峯對，屏立當前，不知其下乃通行峽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至十丈，後卽側堰曲房，爲陰門，然其上盤益穹，當隘處亦上裂成峽，高聳尤劇。透陰門西出，堂西開，光明四溢，以西洞門高敞特甚也。堂左右分嵌樓龕，至洞門，石闕高阻，透窳出，始俯瞰門下崖穴，層接如壘棋。已出，西望第三門最上，下卽爲中門。坐其上，倒樹外垂，環流下湧，較南北門爲最暢。

下洞卽在瑯山西麓，門西向。東入三丈餘，輒止。仰其上，層穴競開懸崖頂，凡疊門兩重。余初至此望之，深苦不能上通，明日又至，亦不知上層可由東達，并不知有東洞可級也。既而由南歧往百感，出山之東，回望見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由東入，但無通中洞道耳。

向武多「何首烏」，生石山穴中，大有至五斤者。余於州墟，以十二錢得三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爲「馬檳榔」云。

十八日——始別向武州，東過紅石崖下，直東卽出東隘，可五十里至舊州。又三十里爲刁邨，又三十里爲土上林縣。余從鎮遠道，乃南入山。五里，南踰石山脊，亦置隘門，曰硬腋。下巖，入土山峽，東南二十里，宿桐槽邨。

十九日——曉起，半里，過甯墟，從南峽去，抵天燈墟。聞有營懷洞，乃龍英分界，爲左右二江脊。東十

四里，飯蔬瀨邨，地已鐘遠。初至邨，遙見屋角黃花燦爛，以爲菊，疑無此盛，逼視之，乃繡花叢，不知其名，又見白梅一樹，折之，固李也。黃英白李，錯紅霜葉中，亦仲冬一奇景。東十七里，又與石山遇，循南崖入崖上石竇，歷亂下壘石，屬南山，傍崖設隘門，南北兩石山，復崢嶸立，共一里，抵鎮遠州，州屬太平府，在郡東北二百里。

二十日——鎮遠東一里，出石山隘，東北六里，山峽開東西界，俱深木密藤，叢障不辨土石，北七里，東臨于山嶽，共二里，爲鎮遠借倫界，東四里，宿借倫州。

二十一日——東南二里有岐，西南溯大溪，乃結安養利大道，爲借倫入郡者。正南一里，東折入土山峽，其處西爲鎮遠來所踰，石峯峭聚如林，東爲土山，自借倫北南繞而西，遙裹西面石峯，中開大塢，亦自西南轉北去。東三里，登南嶺巔，東望盤谷東，復有石山遙列，自東北環峙西南矣。踰嶺東南，四里，一邨倚東山之麓，爲都結舊州。其站夫絕點詭，與借倫互委，往返者凡五日。乃散步邨前，東隨溪入山峽，里餘，水西南轉，墜深峽中，東峯崖下，有兩洞，南向，東洞頗寬邃，一圓石界門爲兩，右門爲大，右入深十丈，高三丈，闊如之，後壁北轉漸隘黑，而中若穹然甚遠，無炬不能入。出從左，南擴復分兩岐，一東北，一東南，皆不深，然明爽玲透，有上下旁穿者，上則青石穹覆，盤旋竟尺，圓石密布無餘地，又黃石倒垂，其間紋色俱異，此中一異境也。

二十七日——夫始至。從舊州東北七里，上一嶺。嶺畔多叢木，木中行嶺上者三里，林木少斷處，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合葉阻，飛鳥不能墮。一里，木山始盡，一山皆黃茅彌望。東十里，踰二嶺，得一平脊，東從嶺北行，漸入叢木。出山南，又度一脊，南望皆石峯排列，東南一峯尤峻，出衆峯上，過脊稍下，輒東上，直造門所望東南峻石峯北，始東南下。一里半，及塢底，兩崖壁立，叢木沉翳。循水穿峽，一里，峽流南匯成陂，直漱峯足。又一里，始東南出峽。東十三里，都結州治倚南山麓。土守農氏，求余作兩院申文，留飲者三日。

十二月初二日——乃行，東五里，一石峯東峙峽中。先是，南北兩界山，自州西八里，卽排闥而至，至此則東石峯中峙，塢始盡，由石峯北，東走北塢，十二里，復穿山峽。峽甚逼，石骨稜稜刺人趾，不堪著足，出峽，路忽降而下，已復南轉石壑中，高下亂石，共三里，山漸開，路左右穴曲折，墜成兩潭，清流中瀦，心目怡霽，東折五里，北渡一西來溪，溪水穿石壑中，路隨之，水石交亂。從溪北轉入北壑，共二里，水復自南來，又渡之東。東一里，水復自南而北，又渡之，乃東向出峽，忽墜峽直下者一里，下山，是爲隆安界，亦爲太平南甯兩郡分壤處，乃知界地直在西山頂也。北溯溪一里，得巖邨，民居始有瓦房高甍，如見漢儀矣。南行六里，抵西峯石山下，峯皆尖若卓錫，巖有空者。行石山下，嵌石中，南四里，乃循東界土山，東南五里，宿巴灘邨黃姓家。

初三日——東南踰土山，共三里，溪自西北石山下東來，汨汨有聲。南隨溪一里，西南平壑大開，西

界石山至此南盡，而石猶未盡，於是平疇曲陸中，怪石森森，儼離儼合，高下不一，流泉時漱之，環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石林精舍，勝無敵此者。行石間一里，得郛曰把定。東北六里，至隆安縣，縣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甯，入郡堂觀屏間所繪合郡圖，此縣繪右江北，故余自郡結來，以爲必渡江後抵邑，至此乃先邑後江，非躬遊殊域，則郡縣圖殊不足憑也。地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爲牢柵，婦人每擔四竹筒汲於溪，筒節長至四尺。縣北關外爲壘閣，右江自西北來，經閣下東去，江涯深峭，遙望竟不之見。涯下得南甯舟，期明日發。

初四日——舟忽改期初八，進以初五定擔夫，爲步行計。

初六日——夫至，始行。出城南六里，土山南盡，一石山如錐，中央立，南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山自北遙望，若屏列，近循其西麓，愈見平展。已遠其南，復東向，三里，山忽東西兩壁前環，中央則北壁後遜，皆削崖布空，三面圍合，南獨缺。前復有土岡，橫接兩峯盡處，爲當門闕焉。先按百粵志，記隆安有金榜山，金脊成城，至是心焉其山，問之，皆不知所謂「金榜」者，問此山何名，第曰石巖山也。余乃北半里，踰土岡下，直抵北崖脚，東崖上，兩裂壁透光，若日月高懸，又望西崖頂裂罅，層懸疊綴，嵌空天半。乃先從北崖麓入一門，門南嵌壁，可層疊上，內不甚寬，而外皆登透，連躋二重，猶飛軒下臨，爽朗可憩。左轉，一罅西裂最深，直自崖巔極麓底，麓夾縫，僅可脅肩。上乃下，趨西崖懸扉，門東向，仰眺皆崇崖莫躋，惟北崖有可攀緣。

痕，乃逆上，兩盤短峽下復上，始凌洞門。門以內隙，西北穹起，門外隙，直從崖麓墜，下峽深數十尺，前巨石立掩之，故自下望，祇知崖石懸立，不復知內有峽也。然峽壁峻削，上俯之不得下，即欲攀入門內隙，亦傾側難措手。內窺漸暗，於是從舊法攀緣下，南出大道，過路左魚泉，邨人勞余曰：『遊金榜大洞樂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問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環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後高峯半，中開四門，宏朗靈透。』余乃悟所遊者爲前崖小洞，尙非大洞也。東南七里，右江自北來，隨之南下，抵江畔，一水西自石峽中來注，水亦深廣，可勝舟，但峽中多石，不能入耳。下有渡舟，曰龍場渡。渡谿東南二十六里，至那同邨，宿。

初七日——東南三十七里，抵半陸邨，已爲宣化屬。暮，黑行四里，至那吉——土人呼爲屯吉云。

初八日——二十三里，至宋邨，卽來時左右二江夾合處，南面臨左江爲大果灣，宋邨正在兩江夾中，實卽古之合江鎮。土人莫知其名矣。東一里，卽右江口。路從東北一里半，渡右江，南望兩江合處，在半里外，正猶前日舟過右江口內望此地也。渡右江東岸，東北四里，兩阻王官邨。

初九日——淋漓雨中，僅行二十三里，煨溼木，爇衣宿羅環邨。

初十日——東南十五里，至南甯崇善寺。聞靜聞永訣事，歿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時。止隔余行一日耳。寺僧引至窆骨所，拜哭之。南甯橋上，顧奴行李適至，遂寓城外梁店。一別南甯，已七十五日矣！

十一日——余在南甯，行道莫決，聞靜聞訣音，必窅骨鷄足山，遂至崇善寺，拜檢骨起置大竹撞間，北取慶遠府由黔入滇道。

十九日——乃行，以積日雨阻，今始得夫也。出南甯朝京門，東北六十里，至施燧驛。

二十日——由施燧東北十七里，爲韋邨，朝著山如展列邨後。按郡志東八十里，有橫山，高險橫截江，卽此山南走截江特立者也。宋置橫山寨，爲市馬所。又十七里，溯流入山峽，峽東處截塘堰水，兩崖山甚逼，曰關山，土人又名爲山心。按志，崑崙關在郡東北九十餘里，必此地無疑。然土人皆謂崑崙關在賓州南，謝在杭百粵志，亦謂在州南十里。在賓州南者，乃古漏關，非崑崙關也。世因狄武襄駐賓州，以上元鑿士夜二鼓破崑崙，遂以賓州古漏當之。而今在南甯者，皆以崑崙爲關山。在賓州者，又以古漏爲崑崙。若崑崙果去賓州十里，則兩軍已對壘，武襄十日駐飲，二鼓起，破之及曙，反不足爲神奇矣。又十五里，抵長山驛，又十里，宿裏段墟。

二十一日——北十里，東入一隘門，門以內屬賓州，爲柳州南甯分界處，土人名隘爲界牌嶺，又指爲崑崙關。按志，「崑崙爲南甯地，去郡東九十五里。」此與賓分界，去南甯已一百二十里，今徑行者見其處有隘，遂以崑崙當之。故西華涓云，「崑崙關不甚雄險，其上多支徑，欲守崑崙，須慎間道。」亦誤謂此也。又十六里，小水自南來，東渡之，爲上林縣境。自界牌嶺至此，皆屬賓州，獨此水東又爲上林屬，以上

林思隴一驛，孤懸其中也。過橋，東北升陟岡陀四里，抵思隴。其地東西南皆賓州境，惟西北五十里達上林。驛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並障，東曰北斗山，西曰晒麴嶺，遙山層疊正西者，曰陸蒙山。溪自界牌嶺東北至此，扼於北山，遂轉西南去，惟陸蒙隔於溪西也。由思隴東下塢，南北皆崇山逼夾，乃高尖北斗二山東垂也。東二里半，至二山度脈脊，水遂分二派，脊東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爲黔鬱兩江脊。踰脊隨水行峽中，峽甚束，半里稍下，復爲賓州界。蓋賓州之地，東西夾思隴一驛於中，屬上林南界者，橫過僅七里耳。既下，山愈逼，路益東轉，已越高尖山東麓。按志，「賓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水出焉。其關曰古漏關。」當卽此地，然土人無復知者。隨水東北出峽，三十里，至山口，溪北山東盡，溪南山亦漸東南轉，其東平疇齊望，天嵐空豁，萬山阨塞中，乃有此浩蕩區。東可十五里，至賓州。州在正楚中，謝肇淞謂崑崙在州南十里，此何據也。余取三里道，從山口北渡溪，二十里，至公邨。

二十二日——公邨北越山，七里，西望雙峯峻極，雲表者，大明山也。山在北斗山西北，爲上林武緣分界。北渡大明山大溪，共八里，登思落墟。西北二十五里，至開籠山——一名鷄籠——由此西二十里，可抵上林縣。余自隆安西嶺入，土山崇卑不一，皆壤阜無片石，至此復覩崢嶸面目矣。北入石山峽中，山千百爲羣，離合競變，有分三岐者，東岐大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銳，細若竹枝，詭態尤甚——有聳立衆峯間，卓如簪筆者。如此者五里，北至洋渡，大溪由上林西北崇山中，東流至此，直逼溪北石山下，又一溪北

自三里山峽中南向入大溪，二流合，其溪愈大，循石山東抵遷江，入都泥江焉。舟渡北山下稍東，湖南來溪西岸入峽，十里，峽復大開，四山爲大塢，一峯當塢，起平疇中。道經其西，北三里，度桂水橋。水自西北漱崖，南崖瞰溪臨橋上。又二里，抵三里城。城建於萬歷八年，設參府，移南丹衛於此，以鎮八寨云。

三里東西皆石山排列，自後營分支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盡，參府即倚之建牙。城久頽，且無樓櫓。鎮江陸參戎駐此六年，增葺雉堞，創三門樓，南門外又建南樓，壯一方形勢。又前，則東西二溪，交於匯水橋，俱發源後營東西谷，西大，東稍遜，合而下洋渡，而獨山巖又中峙爲下流鎗。前又有獨山邨之山，爲第二重。

三里四境：南踰洋渡，抵鷄籠山，共二十里；北過後營，抵分脊嶺，共五十里；東抵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蘇坑，共四十五里。縱橫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爲賊踞，王文成平八寨，始清出之，編戶三里：一曰上無處，二曰下無處，三曰順業里。曾置鳳化縣，隨廢，設衛與參府鎮之。田糧初輸衛，後收歸上林縣，民以不便，復紛紛議歸衛矣。

三里以洋渡爲前門，李依江西自上林大明山發源，東至此，橫爲洋渡。渡南石峯離立，若建標列戟，渡之北，則石峯迴合，中開一峽，小江自北來，南注洋渡下流，即匯水橋下合流水也。湖小江入峽，宛轉石山中，北數里，兩界山漸拓，平疇中開，獨山邨界其中。一石山中立溪西，爲外案；又有獨山巖，爲內案，北面

石山愈開，土山自北來，結爲城治。其東西兩界石山，迴合如抱，愈遠愈密，殆天成石郭，蓋西來巨脊，高峙爲大明山，分支東走，遶蘇坑南北者，爲西界障；又北轉，東抵後營，乃中抽土山一支，直南四十里，結三里城。其分支東度者，又南轉環遶爲東界障。故周泊蘇坑兩地，爲三里東西腋，正中與城治相值。其處東西最拓，由周泊而南，漸轉漸合；至洋渡東向臨溪，則青獅廟後崖也。蘇坑南下，亦漸轉漸合；至洋渡西向臨溪，則白崖堡東崖也。二崖湊於洋渡，爲三里城之前門。

東西兩溪，俱在兩界石山內，土山北自後營盤伏來，兩源遂夾與俱。西界者南至羅墟北，又合一西來水，曲折遠城西，抵石邨，併汎塘水，東南出匯水橋下，合東溪。東界水南至琴巖東，又南上琴水橋，合一東來水，曲折抵東南石峯下，又穿流山峽中，乃西出合西溪。二水合而南，濼兩獨山，又南注洋渡東，併大江東去。西北夾即洋渡，東北夾爲青獅廟後崖。

仙廟山——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峯之最近城者——石峯中懸，三面陡絕，維從西南拗攀崖上，則三里四際，盡在目中，昔有邨氓登山樵採，遂仙去，故土人廟祀之。

汎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汎塘中。汎塘者，即仙廟山南塢也。自仙廟山前石接佛子塢，塢中塘長數里，水漲時，洪流漫衍，巨魚逆流上，土人利之，故障爲塘而不畝其地。當塘之中，有石壑一區，上浮如敗荷覆葉，支撐旁偃，中空滴水，一潭遠之，石箕踞其上，去水不及三尺，極蜿蜒分合勢，西北里許，即汎塘邨。

邨倚北山下。

汛塘後塢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東來，過佛子嶺，分爲兩支：一支直東，爲汛塘邨後峯；一支北轉，爲韋龜山。二山東北，又環成一塢，東以仲廟山爲前障，中有支峯對其麓；一洞東向，前隔水，內望甚深，中可容千人，所向東峯上，亦有西向洞，高懸歌側，皆巖沓中，俱未及登。

韋龜洞——在城西十里韋龜邨。西由汛塘，踰佛子嶺北，其道近北，由羅墟轉石山嘴而南，道較遠五里。其中羣峯環遶，內拓平疇，小水自北趨南，分流石穴去，惟北面石山少開，亦獨峯中峙爲之標。韋龜山中懸東南，直北向對之，函蓋獨闢，山水皆逆捍，洵世外丹邱也。數十家倚山北麓，以造楮爲業，棲舍纍纍，高下層嵌石障，望之如仙。西卽洞門，亦北向。初入，甚隘，關西南下數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蟠，內朗，四際博通，頂有懸空穴，天光倒映，正中墜，北向躋石上，乳柱前排，環一平臺，可布几席，拾級南下，匯泉碧黛，中周邨汲用。平臺前，西多森立柱，幢蓋縱橫，文采盤潤，東則怪石磊落，如獅象交踞，不少遜。內復可左右深入，秉炬由右西向入，漸下漸南，岐可半里，又開一壑，開由壑梯險上，入甚深，以覓道不得，出復由左東向入，北躋半里，轉一竇返，三里，雖巖谷絕盛，固當以是巖冠，況巖外邨居，又擅桃源谷口之勝乎？

佛子嶺北巖——在城西七里汛塘邨西。佛子嶺者，石山分支東出，爲汛塘仙廟諸峯，嶺界其間，石骨嶙嶙，踰嶺北下，韋龜邨西塢水，南流抵其麓，傾入洞。洞門北向，甚豁，中迴環成潭，潭水際四壁，時久霽

溪澗入無涓流，潭中澗水特澄深不可側。潭四週皆石壁無隙。聞其南隙伏水下，大潦從北下擊，洞滿不能容，則躍出於山南崖門右穿旁竇，南抵潭東，涯上一石，高聳潭旁，上懸洞頂不及尺，若鵲橋坐瞰深潭，橋石下更悠然也。

佛子嶺南巖——門南向。前有石洞，天成若槽，橋橫其上。時澗中無水，卽由澗入洞，洞外高巖，層穹側裂，不能宏拓。北入洞，僅受一人，中甚黑，而光潔類琢磨者。入頗深，卽北洞洩水道，水盛，北洞中滿，水從下反溢出，激湧勢壯，故洞與澗皆若磨礪以成云。

佛子嶺西北巖——去佛子嶺西北一里，門東向。韋龜邨西塢水自北來，又西流一澗，分抵此洞前。穴地墜，洞乘水上臨，外門危朗，入可三四丈，輒止。洞南又一隙，傾側下，下漸黑，轉西南向，無炬出，聞下水遇，循水西南炬行，卽透出後山。乃知此邨水墜穴，山透腹，亦與向武百感同也。

琴水巖在城東六里，琴水橋北，中支土山東南盡處也。東溪自北來環山東。土山旣盡，獨露石山一峯，石參差層沓。山南亦有邨數家。洞在邨西山半，門南向，初入甚窪，下北進數丈，秉炬踰一隘，西轉，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上垂柱續紛，當明處平石闊三丈，臥洞底，可攀憩。躋西穴出，則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轉出山前，騎周玩之。洞前稍下，又東開一洞，門亦南向，邨人以爲積薪寮。北又開二巖，上下立，上者託重巖，苦無徑，下巖多澗水，然亦不能與前通也。

周泊隘——在城東二十五里，東界石山脊也。隘當脊中，南北崇崖高壓，東踰隘，即遷江境，其東北石山內，爲八寨之羅洪洞，東南石山內，爲馬腸洞。地無居民，皆巨木。

獨山巖——今名砥柱巖——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獨山，皆以旁絕附麗得名。一在溪東岸，與東界石山近；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東環之；獨此山高，正當中立，與武瑯岩絕類，省中獨秀。無此峭拔透達也。巖當山腹，南北透，南門尤高，前有巨石，自巖頂分跨而下，界洞門爲兩，正門在東，偏門稍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掛其上，每輕風搖曳，香翠欲流。巖中合掌起，高數丈，闊一丈五尺，平通山後者五六丈，南北徹眺，衆山無不羅列。出北竅上，飛崖倒覆，又分竅西透，亦北轉通一門，內架閣兩重，上穿圓竅，人下竅行，若透橋出。又關西向洞一，洞四門相通，小峯乃出此殊幻！惟東面不通，而崖外一門東向，西入深數丈，是又分門立戶者。

小獨山巖——在城東南五里，與砥柱東西夾溪立。自砥柱東望，似此山偏傍東界，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與西界近，平中望之，兩山去東西界懸絕各等也。山小於砥柱，尖銳特甚，極似一浮屠中立。下亦通一門，石外跨，西透小隙上，懸崖側峙，平石爲臺。上斗絕處，有洞南向，極深，若能階梯上，亦異境也。遊砥柱日，獨隨一騎浮江，并盡此勝。

砥柱巖西峯水巖——在城南四里，有峯兀突砥柱西，高不及砥柱，迴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痕

儼若黃熟香片側立。南多空裂成門。北麓洞北向，兩崖合掌上，並內深杳，有光南透，若甚懸竊。第洞口瀦水溢兩崖，不能入。策馬渡水，水多亂石，不能前。

堡北巖——在城南十二里巨堡北。堡同去洋渡僅三里，洞門東向，深六丈，後窪下，不能深入。

獨山邨西北水巖——在城南八里大道西。門東向，洞口危石磊落欹嵌，正倚西山下，中窅然沉黑，竟不得入也。

白崖堡南巖——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西湖江，轉入山塢，得白崖堡。山南北迴合，又成一洞天。洞在南山上，重門北向，高綴萬仞壁，自堡中仰之，即在目眈末，但無從著足。崖底石脚下插，亦開裂成紋。初攀數隙，如升重樓，復出望之，始知去洞猶極遠。土人秉炬前導，仍出山口，循南山，東抵南麓，拾級上得一門，東南向，爲後洞，正對卓筆青獅峯。洞內東北上躋，甚暗，更北上，益峻，遙見天光中引，愈攀躍以升，得掌大隙。瞰隙外，卽闕巨門，則上洞下層也。隙隘，不受側身過，祇供俯眺而已。內更上躋，透隘出一洞門，呀然北臨無地，向仰眺草可及者，今忽躬立其上。北洞最高，前夾崖下陷，假以木橫架補其闕，卽堦托憩，凭挈諸峯也。仍下內隘，再外窺第二層洞，已置爲必不可到，始以杖從隙中投之，由故道下。抵前遙見天光處，明炬徧燭，洞北崖下得一穴，亟引炬蛇行入。中漸高成峽，數丈後，宛轉東折，又北透數丈，其門北向高裂，巨樹盤根洞中，堰出洞外，爲第三層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懸絕級，上眺盾門重疊。

出數十仞巔，卽上洞與第二層洞也。稍緣平石而東，峽壁間藤樹蟠絡，乃猿接以登。久之，竟歷第二層外洞，前所投杖儼然在。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兩洞間，獨不中通，必藉外躋始達，倍覺幽峭。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後洞西三百步。門亦東南向。洞外高崖氤氳，內橫分二道：一西南，一東北，皆下從窪中入，必以炬。西南者，數丈後輒分兩層，下層一井大穴，由井下墜，卽得平峽，西行三丈，又懸峽下墜，得平窪，中峽窳盤錯，乳柱花萼，垂垂圍簇者千萬計，又白乳蓮花一簇，大徑三尺，細瓣攢合，逆懸洞底，根平貼上石懸一線，盤折久之，忽明光一縷透窳出，井口如前，在前井之南矣。又從上層西南入，中石脊高下，屢見下陷，坑窞無底，疑卽前所探下層也，深入，亦盤互多乳柱，細若駢枝，團聚每千百枝，惟後營東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龍舞虬狀，比列皆數十丈云。於是從東北進，不五丈，有北嵌窳兩重，俱淺，東向攀崖上，進漸曲，盤錯亦如西洞，深奧少覿耳。

青獅南洞——在城內二十里，西南與上外分界處，路由洋渡過江，東西四里，乃至。其山石峯卓立，洞在山下，開東西二門。東門坦下，門高數丈，闊亦如之，直透山西者三十丈，平拓修整，下闢如砥，慢覆其上，間有石柱，倒柱慢下。洞西垂，又石柱一隊，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後西界，別成長榭，從榭內闕外洞，如疏樞紡臚，牽輓自蔽。西門特崇峻，下巨石盤壘爲臺，上忽中架高穹。從臺內眺，已不見前洞頂，祇覺四面層繞，皆雲氣噓鬱，時有窳穴鈎連，空懸無上處，外眺則西面三岐，卓筆諸詭岫，正近當洞門如供設焉。由臺

北下，與窟中復開平洞一圍，外峙巨石爲障，下透中虛，若橋之度空。從此秉炬，北入東轉，穴大而易窮。東從脇陰直入，計其止處，當不下十五丈，已踰外洞半。此下洞最奧處也。出坐臺上，仰視上層，翼一登，不可得。忽見北光墮影，知其外通。陸公令健捷者從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呼曰：『速携炬來，尚可深入。』余從之。乃從西門下循山麓，轉出山北，南向攀崖躋。山半有門北向，穿石竇入，俯見諸君酌臺上，其上石砥平度，石端懸空處，復有石柱外列，分牕界戶，故自下望之，綴竇不一，內竇旁通也。於是秉炬東入，愈深窅，中闊幾二十丈。東窮，西北轉，得一竇，攀而北上，忽倒影遙徹，有峽縱橫駢沓，南北峽一穴高懸，僅納雲日光，道絕升降。更披西北峽，上透得一北向門，愈高，吐納嵐烟，其北腋尙有餘奧，然所入已不甚遙。乃由其門出，欲緣石覓磴，下下皆削立壁。復從洞中故道，降至懸臺下瞰處，諸君自下呼噪，人人皆以爲仙也。

青獅北洞——在青獅潭北岸。青獅潭者，卽洋波下流也。江潭深匯，爲羣魚窟，乃參府禁沼，罟網所不敢入者。北崖亦多穹門，與南洞隔江對。余雨中過此，不及旁搜。又西爲青獅廟。危峯西南來，抵水盡，江至此合流而東，峯絕其灣，愈見帆檣，廟倚山下，遂極幽闕焉。

後營東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卽後營東界石山西麓也。去後營四里，中又界小山一重，山坳中斷處，有尖峯在前，亦曰獨山，則其西護也。直抵東山下，小石峯一枝西附起，遙見當峯半一門，西向高懸，

則西洞後穿別竅，正門尙在南腋間，有兩門，東西列，皆南向。先從西一門入，中平朗若堂皇，石柱後列。從其東轉出柱後，下鑿小穴，上則垂乳窈窕，圍成龕，極玲瓏纖幻，龕中圓且峻，貯水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紺碧奪目。穿西隙而入，又闢後室，高整與前堂無異，門西向，下臨絕壁，——即前從塢中遙見高懸者。既乃列炬從東洞門入，門外隘中窪，入數丈，輒巨乳天矯垂下，繽紛不一，底甚平。岐而西，峽東隙，皆不數丈盡。惟直北踰乳隙進，內復寬，稍東折，遇方石中橫，諺號爲「棺材石」。從石東北轉，石坡高下，乳筍參差立。披竅北入，復闢一最巨室，乳柱迴環，闔闔莫測。道應從西北竅入，余誤穿東南腋，仍下方石邊。聞此洞內透甚遐，行至半日，一大溪中貫，上有空明倒影，飛梁渡溪，直出遷江云。余欲挽炬復入，從者恐束炬不給，強余出。計所入，未及十之一也，瑰麗已歷諸巖矣。

三層閣——在參府廳事東，陸公所新構，長松迴蔭，羣峯四合。松風亭在署右土山巔，松蔭山色，遙接城堦，月夜尤佳絕。余下榻三層閣，幾至忘行。陸公餞余於松風亭，沉醉月中，故以終記。

三里週圍石峯，中當土山盡處，風氣含和，獨盛於此。土膏腴美，生物蕃茂，非他處可及。參署四圍，喬松百餘株，高刺雲霄，大可三人抱，余疑數百年物。考之碑記，植於隆慶初建帥府時，栽踰六十年，其巨如此，爲良區異壤可知。所藝禾稻，特大恆種一郭，長倍之，性柔嘉，亦異庶土所植。鴨大者，重七十兩，方體。粵西鯽魚甚艱，長僅寸，此地有至尺者，木棉樹最高巨，粵西隨處有之，此中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

然。時有素禽羣啄，四面繞之。竹皆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

予以二十二日下午抵三里，二十四日，乃入謁陸公，爲下榻東閣。自後多雨，無霧日。二十八日稍霽，陸公特同予游韋巖。後復雨。至十一年——戊寅——正月十三日，始遊兩獨山巖。十五日，雨中往遊周泊隘，晚酌南樓，觀龍燈甚盛。二十七日，同陸公乃孫——伯恆——遊白崖堡巖洞。二十八日，陸公昆仲至，同遊青獅巖，旣乃觀打魚江潭，抵暮歸，臥荷東閣者數日。二月初三日，雨中復往青獅潭觀打魚。先是，張揮使謂青獅巖南雞籠山，亦有大巖，故陸公以騎送予，命張同往，張謂雨中不可入，固阻余，仍冒雨歸。自後予辭陸公行，陸公擇十三日爲期，至是日，始治裝。凡留三里者，五十日。

十三日——午後出東門，度琴水橋，共六里，北向入山，皆東石西土。凡三十三里，抵後營——營在西畔土山頂。

十四日——東遊東巖。出飯於後營。下山北行，兩界山仍東石西土，小水南流兩山中，經後營南，西南墜壑去，卽琴水橋上流也。北八里，上脊自西而東，橫屬兩界中，爲南北分水脊，南入洋渡，北入羅木渡焉。自此而北，昔皆三里民居，今爲八寨賊踞。北二十二里，爲橋監邨。又十二里，是爲周安鎮，鎮西南古鵬北蘇吉，總爲三鎮，界八寨中者也。今古鵬已廢，周安亦僅數家倚溪西，溪東膏腴，俱爲賊踞，不得成鎮矣。

十五日——隨大溪西岸北行。石峯西突路左，峯四面多開穴竅，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巖。

深黑，須炬入，聞中有「荔枝盆」。於是東西界皆石峯，無復土山中間。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澗。水皆東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峯當塢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鎮山，亦如三里之獨山，但南北易位耳。又六里，抵蘇吉鎮，復與土山遇。又十八里，一江西自萬峯石峽中破隘出，東復破萬峯入峽，則都泥江也。列木小舟二以渡。江闊與太平左江，隆安右江，略相似。兩岸甚峻，江嵌深崖間，所謂北盤江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北渡江，飯維木堡——堡屬慶遠府。賓州、慶遠，分南北，以此江爲界。堡北有小江，南入都泥湖。小江三十里，抵高陽站。站西石峯後，即搖窟，其西有彝江，即羅水渡上流也。

十六日——北二十里，東西兩界俱石山。西界石山突東出，曰橫山，乃忻城縣永定司分界處。緣山嘴盤崖北轉，密樹蒙蔽磊石上，上下莫可窺眺。偶蹶路下石潭淵沉，仰見雲障排空，高下隱現，令人愴怛。二十里，至永定司。又西念十六里，險石山如門，西望曠然，則永順司接壤，南即石峯叢合，皆搖窟。北循石山西麓，升降土阜，上多迴環，中窪如塘如井，俯不見底，水由地行，此其中窪處，一如太平府所見。北七里，歇東峯麓草塘邸。

十七日——北三十里，抵慶遠府之南門。

慶遠郡城——在龍江南。龍江西自懷遠鎮，北憑空山，透石穴出，循北界石山而東，流少殺羅木渡。兩岸森石嶙峋過之。江北石峯聳立曰北山，中爲會仙，東爲青鳥，西爲宜山，又西爲天門拜相山——即

馮京祖墓，皆憑臨江北。中復開塢，直北趨天河（縣名）者也。江南卽城。城南五里，石山一支，自西而東，曰南山，中爲龍隱洞山，東爲屏山，西爲火號山，又西爲九龍山，皆蜿蜒郡南，爲來脈。

西竺寺——在郡城西門外，殿宏壯，爲粵西所僅見。南爲香山寺。寺前平地，湧石環列，爲門爲峽，爲峯爲障，甚微而幻。且小峯頂，每有巨樹箕踞，其根籠絡，與石爲一，榦盤曲下覆，極似蘇圃盆玩。寺西一池中亦有石池，西北爲黃文節祠，後有臥龍石，前有龍溪西流焉。龍隱巖——在郡城南五里，石峯東隅，迴環北轉處也。前三門，俱西向，後通山背，亦有二門，俱東南向，其中上下縱橫，無不貫穿。今中道交通處，以巨石塞穴，洞遂分而爲兩。北偏一門，最高峻，前有佛宇。南偏二門，在山腋間，其中門已無路。余先從南門入，遂北透罅穴，反從上層下瞰得之，無從下。仍出南門，攀搜到其處，再攜炬入，遂盡其奧曲。

北門——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入數丈，洞稍隘，偏南，遂昏暗。秉炬直東入，又數丈，有岐，在南崖上，攀木梯以登，南向入，一窪下陷如筓，橫木板以度。又南，西壁下紋一縷，緣崖根臥，鱗脊蜿蜒，似龍形隱起。又南數丈，踰隘，俯石級下墜，下層穴亦開南北塢，南透，則與中門內穴通，已爲巨石隔斷。遂北透，度二隘，仰其上，卽橫板上渡處。再北，塢隘且窮，遂從橫板窺攀空上。仍北下木梯，直東入，又踰一隘，有岐，亦南去，從之。漸見前窳，流光燁燁，已透山得後門矣。行數丈，抵後門。門東南向，下瞰平疇，山麓溪一支，環而北透，其腋，前復有石山透爲塢，別成一洞天，仍北返分岐處，東直入數丈，遇巨石中踞。由北踰側身入，一智

井灑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如之。懸梯投炬，令一人垂索下，兩人從上援索以繫梯。其人既下，余隨之。東南入一竅，中復有下墜穴，極深隘，一飛鼠驚竄上。從其西南攀崖上，崖內亦皆井空陷，燭之不見底，循其上西南入穴窮，乃依故徑，直西出前門。

南門——在北洞南二百步山腋間，俗謂之雙門洞。東向入，輒橫裂分南北。南向，忽明透山腹，數丈出後門，亦後洞最南者。北向，內分兩岐，一北，一東北。余先從直北者，透腋平入，下伏深陷，循其上若履棧道。數丈北抵透明處，中門西關在五丈下，此則中門上層也。前列柱垂樞，飛崖下懸，與下洞相隔。隙間俯窺下洞，洞前明敞，不啻堂皇也。上層蹙隘北轉，昏黑不能入。乃出南門，索炬於北巖，復入，至分岐東北處，踰石垣下，內寬宏窈窕，數轉約二十丈，透出東門，則後洞中門也。門內五丈，有岐東北去，轉西南，不十丈，輒窮。

中門——在南門北數十步，與南門祇隔一崖，上下懸絕，叢箐翳之，須下而復上，搜剔久之，乃得門。乘炬東入，其後壁頂，即南來上層也。從其下入峽，峽窮，攀而上，南即上層北轉處，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今援側坂可通焉。東直進，又五六丈，穿穴下，爲大石所塞，塞即北洞交通中斷處也。大抵北洞後通之門一，南洞後通之門二，中洞則南通南洞上層，北通北洞與窟，是山東西南三面，皆透達無碍，惟北山不通，而頂有轉蛇洞，另闢一境云。

蝮蛇洞——在龍隱山北絕頂。遵山東北麓一里，溪水從兩山峽中，破壁西北來，漱空倒影，自成一壑。渡水，共一里，攀崖南上，兩崖如削瓜，突石壘壘。綠之躡，佳木叢蔭，蒙密搖颺。上一里，洞門穹然北向，正與郡城對。前有土山，障溪西北去，環麓成塢。門之中，石柱玲瓏疊綴，前浮一臺，東闢洞空朗，多外透竇。東崖窮，南轉，始窅黑，須炬，入數丈，無復旁竅，乃出。仰眺東崖上，復有重竈，攀崖上躋，則外竈甚巨，內竈重綴其上。坐內竈，前對外竈，北竇一圓，恰當其中，照若明鏡。

盧僧洞——在龍隱北洞旁，北數十步即是。門亦西向，最隘，中闢一室。東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東北與垂蓋上懸，下聳圓笋，若人之首——即指以爲盧僧者也。

九龍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岡上，有潭一泓，深杳無底，水常溢流成溪。九龍洞石山在其南。山北有巖北向，前立石屏。由西隙入，內闢巨室，不甚高。後復有石柱一圍，當洞之中。秉炬南入，又得一室，南漸隘。乃出巖西下，又有一南入峽，甚深險，秉炬入，深十餘丈而止；底多石丸，色黃，不及向武鑿白。東下，又一覆壁，橫拓平廣，去巖東北四里，石陣排列，自西而東，如插屏，直止於香山寺前，俗稱爲「鐵索繫孤舟」云。又一里，返香山寺。寺僧謂九龍洞甚深，須易數炬；此洞乃丹霞墓，非九龍巖也。

會仙山——在龍江北，南面正臨郡城，渡江半里即抵麓。山盤崖峻，東西南俱無可上，惟北山腋。裁受汲，道從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東躋第一層，南岐爲百子巖；第二層，南岐爲雪花洞，岐而北，爲

百丈深井巖直東上嶺脊南轉，爲絕頂。此會仙西北面勝也。東麓北向上者，直抵絕壁下，最東北隅，爲丹流閣。西循崖爲東觀，以次漸西爲白龍洞，爲中觀，爲西觀。此會仙東南面勝也。

百子巖——在會仙山西崖半門西向。入下門三丈餘，梯空上，上復疊爲洞，前門復出下門上。洞雖不邃峻，而是山石質皆青黝，洞石獨赭。南又一洞，與上洞並，復青石爲異。

雪花洞——在會仙山西崖，乃百子上絕頂側。洞西北向，前結菴，奉大士。菴後乘炬入，門少隘，漸進乃崇拓，皆石柱石門，宛轉數曲，內復狹，下石始嶽崎，不復平砥。越一小潭，南轉，境遂窮。夜宿洞側臺巔，三面斗臨絕壑，灑氣上接，沖穆萬象。

絕頂——中懸霄漢，江流如帶橫於上。東界青鳥山，西界天門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左右翼對，宜山則近伏西腋，以其卑小宜民，則此山巖巖壓衆，可知矣。峯頂有元帝殿，頗巨，無棲者。

深井——在絕頂北，平雪花洞列。道由二天門東北行，忽山頂中陷下，週圍大數十丈，深且百丈，四面皆巖削下嵌，密樹古藤，垂結相虧蔽，俯不見底，獨南面石崖，自山頂直剖下。下有洞，北向，高穹上及崖半，中特平遠，反可歇矚，以洞崖削無片隙，樹皆莫能緣也。崖西北，峯頭橫突石罅中，踞之，正對洞門。旁又有一棋枰石，可憩。余晚停杖雪花洞，至橫突石上，必自俱動。僧謂洞直通山南，穿江底，出南山，恐未必然也。

中觀——在會仙山南崖下。緣石坡上，至此，則危崖削立。洞南向。洞南三百步，得白龍巖。

白龍巖——在中觀東危崖下。洞南向，入門卽西行，秉炬，漸轉西北入，愈崇放，二十丈內，石柱中懸撐洞頂，殊極偉麗。後有巨石中亘，四旁愈擴，穿隙入，石柱益繁立，北數丈度隘，又數丈，石壁忽湧起，如蓮下垂，下絕無旁竇，上復深昧，去平地三四丈，不得級。乃出至懸柱處，又東上一岐。入數丈，石柱夾而成門，踰門東下，漸北轉，恐火炬不給，未竟而返。

東觀——在白龍洞東北二百步。穹巖覆空，門南向。西復有東向洞，崇峻嵒岫，西入數丈，忽深坑下墜，上嵌危石，北轉益宏深。蓋下陷窟，透石北轉於下，洞上穹，亦凌石北轉，中皆嵌嵌石，橫跨側偃，彼此間阻，故無深入道，一望皆黑而已。是洞乃白龍後洞，前洞東岐未竟處，可通此出云。

丹流閣——在東觀東北二百步，危崖至此，又一折矣。閣西有洞門東向，甚高。洞西入亦數十丈，即隘，無深入處。閣北崖嶺嶺墜，北路遂盡此。

西觀——在中觀西三百步危崖上，上下皆石壁懸互。後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觀，仰眺不見洞，遂東折；既下山麓，迴睇見之，不及復往矣。聞會仙山西南層崖上，又有仙姑巖，由西南山麓攀躋上，當在西觀上層，雪花百子巖，南崖，無正道焉。

多靈山——最高聳。其山四時皆春，瑤花仙果，不絕於樹。登其巔，四望無與障者。山在慶遠西南九

十里永順司鄧宗勝之境，乃龍江西南，都泥江東北，二江中分脊處也。

予以二月十七抵慶遠郡，稅駕香山寺。日方午，乃抵南山。遊龍隱雙門洞……諸勝，卽宿龍隱菴。

十八日——由山北登蝮蛇洞。既下，循南山北，西行二里半，穿山腋南出，循山南，又西一里半，過龍潭；又西一里，渡龍潭北出小溪，南入丹霞墓洞，遂渡龍江北，循會仙巖西麓，東上山，共三里，遊雪花洞。又一里，登絕頂，下宿雪花洞。

十九日——探深井巖。從雪花東坳下，游百子巖。下山，二里，至臥雲閣。携火遊中觀，東觀丹流關，白龍洞。下午，還香山寺。

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日日坐雨寺中。

二十六日——早晴。同僧慧菴往九龍。西南五里，越北流溪，繞丹霞墓洞東麓，南三百步，迴眺丹霞。幕山，峯頂有東向巖，玲瓏幻極，無可登道。又東南三百步，抵東峯北麓，路旁路水坑流貫，路行其上若橋。西有巨楓樹一株，下爲九龍祠，九龍潭在祠南石崖下；水從中北向，經路旁水坑出，丹霞墓洞前平岡潭，乃其下流也。九龍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墓東南，山從丹霞墓山後，繞而東。其北崖有洞，下卽深潭。嵌石壁中，一石中橫，東西界潭爲二。西潭南石壁高數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魚，然水際無穴，穴深入通流處，當沉伏水脚。洞高懸潭上三丈餘，門北向，頗隘，入乃高穹。峽南進，秉炬直入十餘丈，東轉，下雖平，石級

屈曲湧起，中環停澗成仙田。東二丈，忽深坑下陷。由坑上南崖，僂僂出坑之東，下平，仙田每每如西，但其上覆西厓乳，人不能舉首，僅披隙透。稍南北分岐，逼仄愈難入。仍西出坑崖上，投炬諦視坑中，下深三丈餘，復開洞，東西透，石洞直入，與上峽等。東洞，則橫拓空闊。坑南崖平覆如棧，惟北則自上直插坑底，坑裂竅，南北闊二丈，東西長三丈，洞頂懸柱倒蓮，恰下貫坑中，色瑩潔逾衆乳。俯窺久之，恨無梯索，得竟與底也。東三百步，又有巖北向，深十餘丈，在東峯崖過脊處。其九龍西峯高懸洞，在丹霞墓山之東頂，無路上。重崖綴石，逆攀雖險，然石銜競裂，似可援手以發足。乃凌空上躍者數層，從其北得一巖，門東向，前隘峻極，中通一線可尺許。曲折入三丈，內忽穹開，西南轉遂黑。暗中又轉入一小室，似無餘隙，乃出。然非高懸洞也。高懸洞尙任南畔絕崖上，虧蔽不能仰見。稍下，轉崖脚攀隙以升，巖其東向，然無門，環迴前列，高十丈，覆空若垂天之雲，內壁後層削起，上嵌赭石二區，才靈幻。連開二門，纍纍上齊雲氣，惜無十丈梯，凌空上也。下山，五里，返香山寺。

二十七日——渡北門大江，登北岸觀音閣，前爲澄碧巷，皆江涯危石，飛突洪流，就之結廬者。又北一里，過雪花洞下，又三里，循西山轉入西塢，北界皆石峯崔嵬，南則土山間之，中有土岡南北屬。踰岡西下，三門巖在北崖之中，乃北抵山下，拾級上，先抵巖東，則石隙縱橫駢沓，皆可深入。前有徑，循崖端而西，其巖中闢，高二丈五尺，深如之，橫拓四丈餘，外列三石，界門爲四，俱南向，惟中門最巨，東腋一門頗卑狹。

稱三門者，舉其大也。西門崖壁莫能前，其上石態更奇。東門穿隙出，即與東偏縱橫隙並。出巖東，披縱橫隙，亦宛轉三四丈，始闢而大，踰闕東上，前穴明通，另成一境，乃巖外奧室也。透前穴出，石高擎穴前，平齊臺。東又有宛轉小隙，辨孽連簇紛披，無不畢達。由臺前小隙下，即前循崖端而西，復從崖端東轉石山嘴，稍入，有洞內闕，亦南向，深數丈，景致雅美。乃出舊道東，近三百步，北望山坳間，巖高懸絕峽上，輒北向攀崖以登，東入巖，巖前皆棕竹翳峽中。洞當轉峽側，上下懸峭，門西南向，入五六丈，遙望西南銳峯，一線直上，列洞前，洞兩旁石壁，廉列沓合。洞後透石門入，凡三關三合，中連下透，俱若浮橋架空，思躋其上，竟不得受躡處。及已穿三橋，中轉寬黑。從左壁摸索上攀東崖，南出三四丈，凌內梁之東，梁背刀削起，趾不得著。梁西亦峻石柱頂，隔別不容西度。又南緣東崖，凌中梁，不可度如前。益南凌前崖之東，梁背平整架兩崖間，又圓石尺許，聳立上。遂平行西度，梁北轉入峽門，即內二梁西端石所界成者。峽內東豁，即下通梁後西剝，又透入一穴，中皆爲龕，爲門，爲峽，細沙鋪底，平潔如玉，但暗束不能窮深。即反至前梁西崖半，攀石笋南下，穿石窟出，抵洞中央矣。出洞，取棕竹數枝，束可百步，一洞裂削崖間，如「丁」字，上橫下豎，門南向。乃北抵崖下石峽間，疊數巨石上。最上一石，高削數丈，無級，下有斗大穴，蛇穿以入，中遂穹然，上高數十丈，外透起，則「丁」字豎裂也。洞內夾壁入，底傾下，北進七八丈，東折，遂昏昧不可詰。出洞，下疊石，循崖東數十步，又入巨峽，門亦南向。北進五六丈，東折入，黑暗中忽有光如星在履底，近索之，復不見。

益東二三丈，石板盡處，復輝燁微光動，就視之，一外界石如屏，中細孔僅寸，屈曲透漏不一。下亦有斗大穴可墜，乃懸手下，抵下層，外亦開門，南向，門內距石屏僅二丈。屏下又橫竅內通，即前所望履底有光處。門外循崖東數丈，又得一南向巖，內不深折，後壁特石竅玲透。巖前崖磴懸絕，不能東，仍西歷前所入洞口，下至山麓。東百步，又一洞南向當北麓，穿入之，則東轉透峽五六丈出，門又東豁者也。聞古城洞在青鳥山前。東門渡江，三里可至，石壁對夾，中多種蔬者，時日已暮，恐渡舟晚不及濟，返由故道渡龍江，抵香山寺，街鼓發矣。

二十八日——爲多靈山遊。西南十五里，踰土嶺，復與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峽，西循石峯南麓行，二里，爲黃窰邨。邨西石峯前突，曰黃窰山。西二十里，南渡下遷江，共七里，出土山隘，於是塢遂南北豁，東西兩界皆石山，中有溪北流去。南溯流三里，宿黃邨道人茅中。

二十九日——黃邨南三里，峯迴塢夾，藤蘿虧蔽，山窮水盡處，叢密中不知水窮何出，但聞潺潺有聲，來自足底耳。從此躡級西上，踰塢，共一里，抵都田隘。溪自西南來，抵塢窟下，穿穴東出，即黃邨上流也。南八里，登大歇嶺，始見多靈三峯如筆架，高懸西南二十里外。下嶺，又三里，西由塢中入石山峽，漸轉西北行，爲永順境地，皆絕無人居，石峯離立，色青白成紋，態鬱紆若鏤刻。五里，路右二巖駢啓，門皆南向，東洞在麓，可穿窳東出；西洞須攀石始達。門後透腋北入，凌竇隙以上，轉南出，已在洞門上層矣。下石板砥

平薄逾葉，踐之聲蓬蓬。南有穴，下俯洞門，猶層樓通牖，但自外望，不覺上洞中虛也。結構絕似會仙百子巖，勝嘗十倍之。南下山，西北二里，北山麓石崖下覆，橫互如行廊。南一里，路漸降，北望石峯頂，巖穹然東南向，內微透明穴，乃石梁飛架峯頭者。下至壑足，南轉始與溪遇。凡兩渡此溪，南五里，直抵多靈北麓。路左一土山，自多靈天矯下墜。從其南前轉，西南行一里，下土山，渡溪。其溪自南來，乃多靈以西，石山邨以東夾成之者。抵石山邨東北，山環壑盡，擣入石穴。過溪，北抵山麓，是爲石山邨，乃飯一老人家。望多靈，正當其南。問其上，有廬無居者。遂借鍋於老人，老人攜火曳杖前導。仍渡溪，東南上土山，共二里，越岡得塢，與多靈接阪。老人指余登山道，即別去。始踐土麓東南上，轉東北行，二里，遇土峽最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崖峭立。叢木中得石磴，忽聞犬聲，以爲絕巖幸有人，久之不見，但竹捆駢置道旁，蓋他邨竊竹者，聞人至，避去耳。於是攀磴上，磴爲墮葉覆積，幾不得級。磴旁壽枋，大至三人抱者甚衆。上一里，得坪，菴倚之，北向，竹匡木几，濕掃具，悉給，二桶尙存斗米，而苔封古竈，人去已久。菴側斷積薪竹，炊具甚贍，而水不可得。一菴兩旁俱無汲水道。惟東北路，倚草樹伏，循崖甚遠，余從之。半里，果得泉。蓋山頂皆懸崖綴石，獨此腋衆木合翳，水自崖石墜溜不絕，昔人鑿痕接竹，引之以通流供酌。乃搗水返菴，令從人泔米炊。余西南入叢籜中，覓登頂道，初小有路痕，乃竊筍者所踐。竹盡，上皆巨茅沒髻頂，披之不開隙。里許，蹙一西走脊，脊西又旁起一峯，下不能見，至是始陟之。循脊東上，又一里，踰一南走脊，脊南亦旁起一峯，此兩峯卽大歇

嶺所望合中峯爲筆尖者。於是又循脊北上，石崖峻垂，攀石隙乃得移步。直北上一里，凌絕頂，孤懸衆石山上，南北逾一丈，東西五丈，惟南面可躋，餘三面皆嵌空不受趾。頂之北，有崖自頂平削，直墜至菴前石磴下，巨木叢列，翳不可窺，惟遙望四圍，重峯疊疊，南壑下層坑隔坂，時見有水汪洋，蓋都泥一曲也。土人謂此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無素木，然但可採食，懷之輒復迷道。若余所見者，引泉覆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大倍之，花如秋海棠者，色獨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皆薔薇綠枝綴花，殷紅輝耀，又有酸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眺望久之，仍由故道返菴，餐所炊粥，積薪佛座前，爲長明燈。乃架匡展簞臥。

三月初一日——晨至石山菴，覓勝後山，仰見石崖最高處，洞門穹懸，依小徑抵西峽，爲將攀崖上躋，顧乃穿腋下，北踰隘，東峯峭立，西崖多懸巖，然蘿蔓叢沓，無可躋。北隨峽出，又通別塢，不能窮。仍轉出菴前，東索溪水所由入，則洞穴伏山拗，門南向，溪流瀉入之，洞高闊各二丈，深四丈，水至後壁，旁分二門入，昏黑莫可進，洞前石柱當其右，穿柱入，下有石坡尺許，傍流渡入，不煩涉水，柱內西登隙，上復闢一龕，底平上穹，亦石柱前列，與水同並向，出洞，還飯老人家，東北抵黃菴菴前，道人淪茶羹笋以待，乃取所摘多靈山頂茶芽，潔釜焙之，嘗吾鄉陽羨最佳茗，香色都無下意。

初二日——別道人，渡下還江，東上高四山，南阪，踰兩土岡，下塢，有塘一，澗水甚清，西北石峯下破澗去，叢木翳之甚遙，又東踰岡，巨塘匯陂間，北墜下分爲兩流，一北入山穴，一東循山嘴，環流黃菴。

邨前。抵邨，詢觀巖道，道須東經草峽，北出峽口，西轉循山之陰，可得巖，從之，遂東，甫出邨，北望崖壁半穹，開洞門，東向高迥，不及攀。二里半，北入草峽，又東北一里，踰石脊西轉，即黃窰諸峯石山之陰也。山排列西北去，北盡於獨山，而觀巖在共中，循山東麓西北行，凡三里，西南折，至其下，則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滌去中，不見所出，惟從巖北隅瀉入巨門，中皆黑，水聲甚沸。蓋水自山南來溢底出，滌爲此潭，即黃窰西巨塘分流入山穴者也。乃一出輒復北入穴，尤異。覆巖之上，垂柱懸旌，紛紜歷亂，後壁石脚，直迤插潭中，上迴旋龜竇，嵌漏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東北崖間神祠倚之，祠後即潭水北入石門處。門南向甚高，中望壑，疑浮筏可進。神祠東北出平曠，有北趨道，欲從之入郡，既乃愈北，始知獨山懷遠道也。忽見西山下潭淵然，直逼石崖，崖南開穴，則前北向入門，水又透此出也。計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遙，若溯流入，當可抵水聲甚沸處。乃東轉半里，前潭水散爲平溪，潏邨南東去。又東北八里，得入郡大道。又五里，路兩旁多罅井墜穴，與太平一轍。於是聞水聲淙淙，石壑或斷或連，水走其底，俯瞰底水，所墜不一道，皆不甚巨。東二里，踰岡下水，走石壑底復如前。又三里，抵香山寺，宿焉。——是後余於西由南丹州入黔，日候騎那中，至初九日，卒不得騎，遂決意步行。

初十日，晨，飯香山寺，別慧菴，西取南丹道去。二十里，有山中峙兩界石山間，曰獨山，尖峭孤筮，亦獨秀流照。又西北十里，泉一泓，止石甯中，色澄碧。西一巖北向，前大石屏峙門，洞深五丈，後壁皆若蓮

花，葉蕊層綴。二里，爲大洞堡。大洞在南山背，堡後南入峽，尙三四里始至洞。——曰天門洞云。自堡北望之，南峯迴環如玦，入至堡後，又類蓮瓣自裂，可披隙進也。過堡十里，江流自南而北，江闊半慶遠，乃懷遠鎮南江也。江自荔波縣來，至河池州東境，爲金城江，又南合思恩縣東江，南抵永順司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數里，東出於泰順里，又東北過此，遂北與北江合，爲龍江焉。渡江，西岸卽爲懷遠鎮。鎮北有北江，自思恩縣總州來，舟湖南江，至懷遠止。北江通小舟，可四日，直達總州。

十一日——西北四十五里，抵德勝鎮。

十二日——由鎮北抵北山下，半里，過觀音菴。菴左一洞，南向倚山椒，高五丈，後有巨柱中屏，穿東西隙，俱可入。乃東炬從東隙北進數丈，洞遂高拓，多擎天柱，詭勝。東折數丈，北面光熠熠自上倒影，以爲從此出洞也；及東去，尙有道，更張炬覓之，又五丈止。仍北出望明光趨之，則懸石巉岨，光上透如衆月並升。金將攀石登全，忽平峽繞其左而轉，遂透出一北向門，又在前所望通明下也。出洞，叢攀崖南躋，石萼攢沓，正過通明上穴，南向凌山頂。登玉皇閣稍憩。下山，折磴石崖間，凡數曲下，出過前洞，南去德勝又半里，抵韋家山。從山西麓攀級登，崖懸峽轉，樹倒垂其上，類若乘空。上有別柯，從巖門橫架巨樹杪，合爲一；橫架處枝體穿漏，刊空穴竅，工奪雕鏤。巖門在上下削崖間，門西向，前對樹杪，就隘爲門。門旁卽觀音閣。閣左右皆可入洞，不十丈輒止。大約以凭虛勝，無中通奇竇也。北返德勝鎮，西二里，歧而南，渡一小溪，

平原中亂石簇叢，分裂不一，中瀦水一泓，澄無片草，石頂各跨樹盤絡，如香山寺石片更稠合，間以潭渚尤奇。潭西一石峽，下與潭通。南一石獨高巨，僧結茅於上，曰蓮花菴，門就石隙，東西北俱小流環之，地較香山幽麗特絕。仍北出大道，又一里，入河池所。

十四日——爲北山遊。出所城北門行平壑，不半里，亂石秀立路隅，爲門爲標，爲屏爲梁，爲芝爲笋，奇美特出，倍巧於蓮花菴香山寺者。又北向陟山，危磴倚雲崖曲折上，一里，抵菴。菴之西，凌削崖去，上下皆絕壁。菴無他奇，惟臨深凭遠，升眺清曠耳。下山，至所城東北，入壽山寺，亂石一區，水縱橫匯其中，石巔構廡三四處，高下散布。西度橋，遇側石一隊，亦南北列，上下有穴如門，穿而西，一菴北向，前匯爲塘，石所擁成者，菴從聳石獨高，憩久之，返所城。

十五日——西南二十三里，宿於馬草塘北邨。

十六日——西南五里，一江自北而南，嵌深危崖間，所謂東江也。西渡江，江闊數丈，深不測，再南下數里，卽與金城江合入石穴中云。西十五里，又一江自北而南，闊十丈，深與東江並，乃自潞渡來者，是爲金城渡。渡北西，有水懸崖，平瀉三丈，聲轟如雷，東注大江，則官邨南來水也。渡江西十四里，宿鬼巖邨。

十七日——西北三十三里，抵河池州。

十八日——西十六里，爲南丹境。又三十里，宿巖田邨。

十九日——西十里，水自東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闊五丈，是爲大江源，發西北山壑中，南流東轉，順界合東江下流者也。渡江，又十里，至金邨。其地西往錫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

二十日——西北三里，塢底小水自南而北，大道南隨之，錫坑道也。從之，北二里，遂轉爲東西塢，大溪自西來，卽南出爲大江者，於是西溯大溪，二十五里，爲大徐邨，又溯流四里，抵西山。北轉一里，涉水上西山，望北塢山環壑盡，瀑流從山腋乘空下，高及千尺。粵西皆石山林立，故懸水最艱，今於僻壤得觀此，亦汗漫中一奇觀也。西上一里，瞻顧不能釋。又十三里，稅駕南丹州逆旅。

南丹西三日程，抵巴鵝，西卽泗城州界。銀錫二廠，在南丹東南四十里，其廠有三：曰新州，屬南丹；曰高峯，屬河池州；曰中坑，屬那地州。三地相間，僅一二里。由廠訂兩日程，至涯洞，有大江自西而東，爲那地東蘭二州界。其渡處名河水渡，卽都泥江也。上流來自泗城界，下流東歷永順土司，北五里下石堰，爲羅木渡。

二十四日——候夫南丹者數日，始行。西北四里，石峯復出，溯峽西入，三里，一石中立山峽，巖銳殊絕，兩旁危嶂，夾益疊崢嶸。又三里，西出夾山關，數家倚北峯下，後削崖如屏，前接新篁密箐，路行峯竹中。忽北山麓，石崖飛架，小水西來，直漱崖足，北入石洞中，洞南向，在架石東危崖下。又西北二十里，止蠟北邨。

二十五日——北竟邨。四里有洞在西小山坑中，門東南向外甚敞，中壁屏立，又闢內門，沉沉不可測。路由東山上，隔塢行，對望之，藤蘿掩蔽，中有水潺潺，出洞門，成澗南流去。又西北二十七里，抵飄緲邨。

二十六日——西六里，北轉，山開東西兩界，東界山自東突西，凡五六峯，西面悉平削下墜，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湖中北向去。北六里，東界突山既盡，塢大開，東望一尖峯迥立，中空如合掌，懸衆架峯間，空明下透，合處僅湊從枉，千尺白雲，正東映危峯脊，可借名「香爐瀑雪」，不復辨爲山爲雲也。自桂林來，所見穿山甚衆，雖高下各奮，若此剗空出雲者，得未曾有。又北十二里，抵銀邨。

二十七日——北五里，爲晒歹邨，乃丹州極北哨。由此西去，兩日程，曰羅猴，爲泗城東北境，都泥上流所經也。晒歹北五里至山界，與貴州「下司」分界處，粵西西北境止此，余粵西遊亦止此。

黔遊日記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自南丹北鄙晒歹村，易騎入重山中，漸履無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嶺——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爲艱坪嶺，其石極嵯峨，其樹極叢密，其路極崎嶇。黔粵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別，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則石隘之脊，乃自東而西度，盡於巴鵝之境，而多靈大

脊猶在其東也。北下一里，就峽西行，一里，始有田廛。又半里，峽轉北，塢始大開。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塢中，曰由彝。此中諸塢，四面皆高，不知水從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東向，細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猶在東也。至此南丹差騎辭去，由彝人姑許夫騎，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負擔去。余獨坐其棚，從午至暮，始得騎。西北二里，至山寨，則寨人已送擔，亦前去。乃由其東上嶺，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嶺脊，下行峽中。壑圓而峽長，南北向皆有脊中亘，無洩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齒如鋸，橫鋒豎鏘，莫可投足。時已昏暮，躍馬而下，此騎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墜峽底，逾所上數倍，始知前之圓壑長峽，猶在半山也。峽底有流從南脊下隘，遂滔滔成流。隨之西向行，其里計，有村在南山麓，擔夫已換去。又騎而西，半里，擔夫又已去。蓋村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換之行。而又無騎換，騎夫不肯前，余強之暗行。西北半里，有溪自東而西，橫據其中，左右淵深。由堰上北度，馬蹄得得，險甚。又西轉過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嶺，始與雙擔同行。暗中，呼聲相屬，不辨其爲石爲影也。其二上二下，遂行田廛間。共五里，過一寨，排門入，居人頗盛。半里，復排一門出，又行田廛中。一里半，叩門入舊司門，以內茅舍俱閑，莫爲啓，久之，守一啓戶者，無茅無飯而臥。

上下司二者，卽豐甯司也。瀕南界者，分爲下司，與南丹接壤。二司皆楊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爲楊柚，強而有制，道路開治，盜賊屏息。下司爲楊國寶，地亂不能轄，民皆標掠，三里之內，靡非賊窟，其東

有七榜之地，地寬而濕，桀鷲尤甚，其叔楊雲道，聚衆其中，爲亂首，人莫敢入。

舊司者，下司昔日可治也，爲上司所破，國賢移居寨上。——寨在南山麓，與舊司南北相對，中隔一塢，然亦無奇險也。

二十八日——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隨夫以鹽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於南寨，國賢避不出，託言與上司不合，不敢發夫，止許謹送者兩三人送出境，余飯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從舊司北向逾嶺行，共三里餘，下至餓鬼橋，有小水自東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禦人者每每橫行於此。又北二里，逾嶺，已爲上司界。下嶺，二里有村在西塢，而路東有楓木樹對之。又東北逾嶺，二里有村在東塢，其前環山爲壑，中窪爲田，村倚東峯，有石崖當村後，路循西嶺，與村隔壘相向。始敢對之息肩。又西北逾嶺，二里，轉而西向行，於是峽大開，南北相向。南山下邨居甚稠，北山則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復西北逾嶺，蓋此地大山在東北，路俱緣其西南上，雖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透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嶺，路北有峯，迴亘層疊，儼若天盤龍鬚，崖半有洞，門西向，數十家倚之。路乃北轉，又一里，越其西岡北向下。西岡者，大山分支，西突爲盤髻峯，其下橫岡西度者也。西岡之北，山又東西排闥，北望西界山，一圓石高插峯頭，轟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迴沓。卽上司治所托也。東界土山，卽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路與西界轟柱對。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擔夫停擔，各牽笠蔽雨，余持傘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鏢負弩，懸劍囊矢，自

後奔突而至，兩人趨余傘下，一人趨顧僕傘下，一人趨擔夫笠下，皆勇壯兇悍，似避雨，又似夾持，余甚恐。問余何往，余對以都勻，問余求烟，余對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勢少殺，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爲將同往而前者，乃余行而彼復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猶良也。更北半里，轉而西，又一里餘，有營當兩界夾中阜上，壁壘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門，有土垣環繞，門內卽宿鋪。（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欄。）時雨過街溼，余乘溼履，遂由街北轉而西，有巨塘匯其內，西築堤爲堰，整爲馳道甚整。又北半里，直抵團山東麓，北向入一門，有石罅一縷在東麓下，嘗其盡處，鑿孔如盂，深尺許，可貯水一斗，團上下人，俱以盞候而酌之，謂其水甘冽迥異他水，余酌而嘗之，果不虛也。由此循團麓轉入北峽，峽中居人甚多，皆頭目之爲心警寄者。又編竹架圍於峽中，分行貯粟焉。由北峽西向行，已入團後，有脊自西北連屬於團，乃團之結蒂處也。脊東峽中有洞倚團麓，其門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將上團，余問：「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團半，有大洞頗深而有水，須以炬入。由下仰眺，團上居舍纍纍，惟可官所居三四層，皆以瓦覆，以壘飾，團險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隨其人拾級上團，其級甚峻，而整鑿開整，踴蹶而上，共半里，折而東，有樓三楹跨路間，乃團半之隘關也。洞在中楹之後，前爲樓所蔽，不可見。有男婦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團去。余素短於炊者，則楹後卽猪欄馬槽，踐之下洞。洞門北向，窪墜而下，皆汚土，上多滴瀝，不堪駐足。乃復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隨行，

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獨上。然國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見，惟此洞爲樓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舊路里餘，返宿舍，則已薄暮矣。炊飯亦熟，餐而臥。

上司土官楊袖，由長官而加副總，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與南丹爲仇，互相襲殺，故兩土官各退居國上。（南丹州治在國下而居於上；上司則司治俱在上，而國而居者，皆其頭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爲莫所執，第四弟走上司。至今爲外難，日惴惴焉。

其國大而大，四面絕壁，惟西北有脊通級而上，路必環旋於下峽，故爲天險。峽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峽南北諸流，俱透西南腋中墜去。

二十九日——由上司出兩門，仍渡門東小水，溯之東北行，一里，躡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峯突兀，至此北盡。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嶺頭石脊，夾成隘門，兩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轉而東北下，半里，下抵塢。又北一里，復越土山西下脊，是爲上司。山州於是下嶺，循東山行，又二里，有邨在西山塢中，爲直查邨。其處東西兩界皆土山，中間大塢，有水自北來界於塢中，遠直查之東，乃西向破峽去。循東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來，一自西北，一自東北，如「丫」字，會於中支山盡處，西北者較大。路溯東北行，一里半，始渡之。於中支山東麓，得繭子寨村，乃土官豪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時涸時溢。又東渡之，東北上岡頭，共里許，有土環遺址，名白關上，而無居舍。又東北一里，水盡塢窮。

於是躡嶺，其嶺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險中底石如鋪，兩旁有帆立峯，是名雞公關。其脈自獨山州西北，繞州治東南過此，又東南度六寨之東，而下蠻王峯者也。脊西南水，下直查而入都泥，脊東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龍江。從脊東北眺，則崇山蜿蜒，列屏於前，與此山遙對成兩界，中夾大塢，自西北向東南焉。下山，即轉北行，一里，抵塢，轉東，即有小水東南下。又東一里，逾陟岡阜，忽有溪自西北注東南。水於此復出爲龍江上流矣。渡溪東上，於是升陟坡壠，東北行塢中。五里，有數家之村，在東北山下。從其前復轉入西峽，北一里，過一脊，始北向下嶺，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塢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峽層山中出，東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歷石壑而渡其北，又緣西界支隴北行，五里，爲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獨山州之南隘門。其州無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屬皆土人——卽「苗仲」，明官多缺，以經歷署篆，所屬皆客戶。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黃南溪也；其人忠厚長者，家有樓可棲。蓋是州雖無城，而夾街樓房連屬，俱用瓦蓋，無復茅欄牛圈之陋矣。

獨山土官，昔爲蒙詔。四年前觀燈，爲其子所弑，母趨救，亦弑之。乃託言殺一頭目，誤傷其父，竟無問者。今現爲土官，可恨也！

三十日——平明飯。出獨山州北隘門，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東注，涉之。又北

二里，北塢漸窮，山脊自東界西度南轉，乃路轉東北，澗中小水北流。渡澗，循東界山腋間東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間，甚冽，其側有蒙氏修路碑。從此攀石磴東北上嶺。兩大至一里半，北登嶺。是嶺由東南度西北，乃祖山，從其東北，分裂衆枝。其直東而去者，爲黎平平崖之脊；東南分枝而下者，爲荔波羅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卽西轉南走，而環於獨山之西，度雞公嶺而南，爲蠻王多靈之派。（獨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於衆山之中，是名獨山，州之所以得名也。）又東北行山峽間，乃下。共二里，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逼，澗嵌其間甚深，架石梁其上，爲深河橋。過橋，復躋崖而上，登嶺而北，有小水自東北瀉石崖而下，涉之。復升嶺，共一里，遂由峽中北行。又二里，乃下，東北行壑中。有村在東山下。由其前稍轉西北，共二里，有溪自東北來，渡之。溯其西岸，東北逾嶺，二里，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西北來，東北者較大。於是涉西北水，緣中支山而上。東北三里而登其岡。飯於岡上。乃稍下，又北逾嶺而下夾塢中，共三里，又有溪自南峽北向，下墜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嶺，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澗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向西轉，此東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嶺，半里而上，循嶺半西南行。二里，里兔場，西出嘉坑關，隨小水西下。由夾中行。五里，兩夾山多石崖突兀，路側有泉湧穴出。又西二里，水墜南峽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東岡之巔。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窪中墜，墜騰爲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嶺，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稜峭，皆作噓雲裂壑之勢。又西北下

峽中，一里，轉而西。半里，西出峽，是爲獨山州與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卽郡勻長官司。）於是山開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爲橫梁。循溪東轉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賣粉爲餉者，以鹽少許，易而餐之。隨溪南岸西行，道路開整，不復以蜀道爲苦。溪北有崇廟在高樹間，人家田隴，屢屢從斷岸而出。共六里，過鳩村裏。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從溪西岸南行，半里，爲邛母村。由村前西轉，抵復東西開，而其邛重綴岡阜，瓦舍高聳，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復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從北岸懸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來會，乃麥沖河也。卽溯河西行，二里，入麥沖堡南陰門而宿。是晚雷雨大作。徹夜不止。

四月初一日——平明起，雨漸止，飯間，聞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須秉炬深入，中多幡蓋纓絡之物，覓主人導之，不得，曰：「第往關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陰門，溯溪東岸行。忽石壁湧起岸東，勢極危削，漱溯之南，路溯之南，咫尺間，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三里，轉入東塢。其北有小峯立路隅，當麥沖河南下之衝，有巖北向曰觀音洞。又北半里，曰麥沖關。問所謂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峯之半，望相不出四里外。關有東有真武閣，南向，正與觀音洞對。乃停行李於閣中，覓火炬於僧，將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遠，但溪水方漲，湍急不可渡，雖有導者，不能爲力，而况漫試乎？」余乃廢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東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來，路從東北山腋上，遂與麥沖河別。當

坡路濘跡間，有泉汎汎從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隨指而濘，指去而復溢成孔，乃氣機所動，而水隨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轉上後峽，遂向東入，又一里，峽更東去，路復從北峽上，其處石峯嶙峋，度脊甚險。越陞北下塢中，被襲盈塢，小麥青青，蕎麥熟，粉花翠浪，從此遂不作粵西蕪態——（粵西獨不藝麥。）脊東西亂水交流，猶俱北麥沖者。又東一里，轉而北，有塢南北開洋，其底甚平，犁而爲田，（此處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繩」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間。水皆從崖坡瀉下，而不見有滄濘之跡。二里，有邨頗盛，倚西峯下，曰普林堡。又北一里，逾嶺而上石峯，復度峽而下，轉而東，平行石嶺間。一里，東下，盤窩中有小石峯，圓如阜，盤托而出，從路之。經窩東入峽，一里，復北向升嶺。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當爲老龍之幹，西自大小平伐來，東里谷蒙包陽之間，又東過此，東南抵獨山州北，又東爲犁平，平崖之脊，而東抵興安，南轉分水龍王廟者也。越脊北下，峽壁甚險。一里，下洞峽中，有水透西南峽來入，北隨峽去，渡之，傍澗西涯行。有歧路溯水西南峽，則包陽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隨水東北行峽中，又三里，轉而東，其峽漸開，有邨在南山間，曰下石堡。又北二里，過一巨石橋，澗從橋下西北墜深峽中而去，路別之，東北逾嶺。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嶺下，則東南南山塢大開，大溪自西北破峽出，湯湯東去，是曰大馬尾河，以瀑漲難渡。由溪南循山崖東行，溪流直搗崖足。一里，東抵堡前，觀諸渡者，水湧平胸，不勝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從北岸東向行，水從東南峽去，別之。乃東北逾嶺而下，共三里，東渡小馬尾河。復東

北升嶺，一里半，越嶺脊東下。一里半，出山峽，山乃大開，成南北塢，東西兩界，列山環之，大河湯湯流其間。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峽東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來溪上，度之。從梁端循峽西入，是爲胡家司，卽都勻長官司也，以名同本郡，故別以姓稱。又北一里，有邨在西山崖上，曰黃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陸間，五里，度西橋。又北半里入小西門，是爲都勻郡城。宿逆旅。主人家爲沈姓，亦江西人。

初二日——晨起，作書投都勻司尊張——勉行，四川人——乃散步東入郡堂，堂乃西向麟山者，又東上東山麓，謁聖廟。見有讀書廡，東者，問南皋鄒纔憲，成都時遺跡，曰有書院在東門內。問郡志，其友歸取以示，甚略而不詳，——卽大小馬尾之水，不書其發源，并不書其所注，其他可知。載郡八景，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確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門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壘石爲九門，甚整，橫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都勻郡城，東倚東山，西瞰大溪，有高岡自東山西盤，而下臨溪壑，溪自北來，西轉而環其東。城圓亘岡上，南北各一門，西有大小二門，東門偏於山之南，城後環東山之巔。其上有樓，可以舒眺。

郡西對麟山，爲一郡最高之峯，郡治文廟俱向之。其南巖旁聳，有梵宇在其上，須拾級五里而上。以飯後雨作，不及登，謂之「麟」者，以峯頭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爲龍山，九龍洞，在城東十里。按一

統志有都勻洞，在都勻長官司東十里，前門北向，後門南向，當卽此洞。今志稱爲仙人洞，下注云：「在城東，一在城西。」殊覺憤憤！

水府廟，在城北夢遇山，大溪南下橫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東來注。下有白衣閣，倚崖懸危壁，上凭臨不測。上有梵音洞，西向爲門。洞無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出者爲異耳。

初三日——下午，自都勻起身，二十里，文德宿。

初四日——三十里，麻哈州。又十里，乾溪宿。

初五日——十里，麻哈大堡。又十里，乾壩哨。又十五里，平越衛。

初六日——歇平越。

初七日——宿店。

初八日——雇貴州夫，行至崖頭宿。

初九日——新添飯，至楊寶宿。

初十日——龍里歇。

十一日——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貴州。

十二日——止貴州，遊古佛洞。

十三日——止貴州，寓吳慎所家。

十四日——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橋下水，湧流兩崖石間，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度橋，溯南來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橫如列屏於前，大溪由其東腋北出，路從其西腋南進。又南行峽間，二里，歷東山之嘴，曰堰塘。其西南有雙峯駢起，其東即屏列山之側也。又三里，遇雙駢東麓而出其南，漸聞溪聲遙沸，東望屏列之山，南進成峽，溪形復自南來，搗峽去，卽出其東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溪沿東界峯麓，溯行而猶未覲面耳。又南二里，始見東溪汪然，有邨在東峯之下，曰水邊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溝，有一二家在路側，前有樹可憩焉。又南，漸升土阜，遂東賚大溪隔。已從嶺上平行，五里，北望雙駢，又三分成筆架形矣。南行土山峽中，又一里，出峽，稍折而東，則大溪自西南峽中來，至此東轉，抵東峯下，乃折而北去，有九鞏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爲華崧橋。乃飯於橋南鋪肆中。遂南向循東峯之西而行，皆從土坂升陟。路坦而寬。九里，見路出中岡，路東水既東北墜峽下，路西水復西北注坑去，心異之，稍下岡頭，則路東密管迴環，有一家當其中，其門西臨大道，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則此岡已爲南北分水之脊矣。蓋東西兩界，俱層峯排闥，而此岡中橫其間爲過脈，不峻而坦，其南卽水南下矣。是云獨木嶺——或曰頭目嶺，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峯下，而此爲頭目所守處。從

嶺南下，依東界石山行，五里，復升土嶺，漸轉東南。嶺頭有一窪中墜。從其東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則有溪自西北峽中出，至此東轉，石梁跨之，是爲青崖橋。水從橋下東抵東界山，乃東南注壑去，經定番州以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於是又出嶺南矣。度橋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門。其城新建，舊紆而東，今折其東隅，而西就尖峯之上。城中頗有瓦樓閣闔焉，是日，晴霽竟日，夜月復皎。

青崖屯，屬貴州前衛，四地則廣順州所轄，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東北去龍里六十里，西南去廣順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龍脊發源，環城北東流南轉。是貴省南鄙要害。今添設總兵駐扎其內。

十五日——味爽，出青崖南門，由岐西向入山峽——南遵大路，爲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歷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荔樓，木樹叢密，小水南流。從其西入山峽，兩山密樹深箐，與貴陽四面迥異——自入貴省，山皆童然無木，而貴陽尤甚。西北入峽，三里，遂西上陟嶺，一里，逾嶺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徹骨，南下瀉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澗自北峽來，橫木橋於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復北上嶺，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隨現隨隱。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窪，犁而爲田，而中不見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東復有泉淙淙，亦隨現隨隱。蓋此中南北兩界，俱穹峯，而東西各亘橫脊，脊中水皆中墜，不見窪底，故窪底反燥而不瀦。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懸泉一縷，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

有泉聲淙淙成澗，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轉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馬鈴寨。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見路南澗已成大溪，隨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峽來，二溪相遇，遂合而東南注壑去。此水經定番州，與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爲水車壩，壩北有土司盧姓者，倚盧北峯下。壩南有場在阜間，川人結茅場側，爲居停焉。壩乃自然石灘橫截，澗水飛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橋，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廣順來。（廣順卽金筑安撫司，乃萬歷二十五年改爲州，添設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爲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爲白雲山道，隨溪東南下，爲定番州道。乃飯於川人旅肆，送火錢，辭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嶺。又行嶺夾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轉，半里，又東轉入峽，半里，峽窮，乃東南攀隘上，其隘蘿木叢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東南下，截壑而過。半里，復東南上，其嶺峻石密叢，更甚焉。半里，又逾嶺南下，隨塢南行。一里，是爲八壘。其中東西皆山，南北成亦，壑有深坎，墜成智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則有峯橫截壑口，西駢隘如關，東聯脊成嶺。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爲永豐莊北嶺，卽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村在南山下，與北嶺，是爲永豐莊。從塢中東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石級迤邐，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爲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爲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爲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窾，不盈不涸。

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雙金鯉出沒云。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爲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龕，可傍爲榻，其石有小穴，爲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云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託也。洞前凭臨諸峯，翠浪千層，環擁迴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閣名「潛龍勝蹟」，像昔在佛閣，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前瞰蓬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即山之絕頂，逾而北，開坪甚敞，皆層篁聳木，虧蔽日月，列徑分區，結靜廬數處，而南京井當其中，石脊平伏嶺頭，中裂一隙，南北橫不及三尺，東西闊神五尺，深尺許，南北通竅不可測，停水其間，清冽異常，而不減不溢，靜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見有巨魚戲水面，見有掉入竅去，波湧紋激，半晌乃定。穴小魚大，水停峯頂，亦一異也。以其側有南京僧結廬住靜，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猶仍其舊也。是日下午，抵白菴。主僧自然供餐後，卽導余登潛龍閣，懸流米洞。命閣中僧導余北逾脊，觀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廬前藝地種蔬，有蓬蒿菜，黃花滿畦，鶯粟花殷紅千葉，簇菜甚巨而密，豐豔不減丹藥也。四望喬木環翳，如入深壑，不知爲衆山之頂，幽曠交擅，亦山中一勝絕處也。對談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於菴西，復具晚餐，移坐菴後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明映徹，無片翳之滓。至晚，陰雲四合，不能於羣玉峯頭，蓬壺池夜月，爲之悵然。

十六日——夜聞風雨聲，抵曉，則夙雨霏霏，余爲之遲起。飯後，坐小窗待霽，欲往探龍潭，零雨不休。再飯乃行，仍從潛龍閣北逾嶺，至南京井，從岐東北入深箐中，聳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巖透碧，非復人世。共五里，則西崖自峯頂下嵌，深墜成峽，中窪停水，淵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縮不盈，真萬古潛淵，千峯圍墜也。其峽南北約五丈，東西約丈五，東崖低陷空下者約三丈，西崖聳陷空下者十數丈，水中深不可測，而南透穴彌深。蓋穿山透腹，一峯中涵，直西南透爲南京井，東南透爲跪勺泉者也。崖上喬榦密枝，漫空籠翠。又東北攀崖，東南度壑，皆窈渺之極。壑東有遺茅一龕，度木橋而入，爲兩年前匡廬僧住靜處，今茅空人去，將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舊徑返。深靄間，落翠紛紛，衣履沾透。再過南京井，入北僧龕，僧鑰扉往白雲，惟雨中鶯粟，脈脈對人，空山嬌豔，宛然桃花洞口逢也。還逾潛龍閣，自然已來候閣旁。遂下菴，淪茗炙衣。晚浹後，雨少霽，復令徒導，由菴東登嶺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東隅，近山皆伏其下，遙山則青崖以來，自龍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靜室，其室三楹，東向寥廓，室前就石爲臺，綴以野花，室中編竹綠戶，明潔可愛。其處高懸萬木之上，下瞰篁簞叢疊，如非畦沓沓，隔以懸崖，聞以坑壑，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從白雲，蓋與潛龍閣後，北坪諸靜室，取道皆然，更無他登之捷徑也。此室曠而不雜，幽而不悶，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絕人寰，洵棲真之勝處也。靜主號啓本，滇人，與一徒同棲，而北坪則獨一老僧也。白雲之後，共十靜廬，因安氏亂，各出山去，惟此兩廬有棲者。十二廬旁，各有坎泉。

供勺。因知此山之頂，皆中空，醴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雲，暮雨復至。自然供茗爐旁，篝燈夜話，半晌乃臥。

十七日——晨起，已霽，而寒稍頗甚。先是重夾猶寒，余以爲陰風所致，有日當解，至是則日色皎然，而寒氣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廢爐，良有以耳。

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爲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跡。時猶諱言之也。土人訛其名爲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爲螺擁。土人知白雲，而不知卽螺擁山。僻地無徵，滄桑轉盼如此！

白雲山西，爲永豐莊北嶺，卽余來所逾嶺也。東則自滇僧靜室而下，卽東隕頽然，下對青崖，皆爲絕壑；前則與南山夾而成塢，卽余來北上登級處也；後則從山頂窮極窈渺，北抵龍潭，下爲後塢，卽余來時所經嶺南之八壘者也。此其近址也。其遠者：東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廣順，三十里；東南由翁貴抵定番州，三十里；北抵水車壩，十五里。

白雲山中，有元色白色諸猿，每六六成行，輪朝寺下——據僧言如此，余早晚止聞其聲，又有茵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箐，木間，玉質花腴，盤朵徑尺，卽「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擔柴」，土人呼爲「茅菓」，雲南甚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馬鈴寨東溪，其西又有水身壩西溪，皆南流合於定番，而皆自石洞湧出。至白雲南，又有翁貴鑼鼓洞水，及撒崖水，皆爲白雲山腹下流，皆東合於定番州。其南又有水龍埠，在白雲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銀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湧出，而南注於都泥江，則此間水，無非洞出者矣。

東望山脊蜿蜒，自龍里西南分支南下，迴繞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卽障都泥而南趨者。其山迴環而東，中國丹平、平州諸司，卽麥冲橫梁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環之也。

老龍之脊，自廣順北，東度上寨嶺，東過頭目嶺，又東北過龍里之南，又東過貴定縣西南，又東過新添衛之紗木寨，乃東南轉，環蟒山之南，東過爲普林北嶺，又東南抵獨山州北，乃東趨黎平南境，而東度沙泥北嶺，以抵興安分界。

貴州東三里爲油壑關，其水西流。西十里，爲聖泉北嶺，其水東流。北十五里，爲老鴉關，其水南流，爲山宅溪。南三十里，爲華圪佬橋，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東爲最微。俱合於城南薛家洞，東經襄陽橋，東北抵望風臺，從其東又稍北入老黃山東峽，乃東搗重峽而去，嘗與水橋諸水，同下烏江者也。

十八日——辭自然師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數家在南麓，爲永豐莊，皆白雲寺中佃戶。

也。由其前西向尖峯峽中去，是爲廣順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轉，是爲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嶺，是爲土地關道。先是，自然爲余策所從，曰：廣順安順西出普定，其道近，而兩順之間，（廣順知州柏兆福欲歸陸清，安順土知州，近爲總府蔡獄中）苗蠻伏莽可慮，不若西北由東基出平壩，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馴，可免意外。余思由兩順亦須三日行，走平壩，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達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嶺，其嶺即白雲山之西垂也。共一里，越其北，有塢東北向，東南界，即白雲後龍潭之後，西北界，即南嶺所環，轉北而東屬於龍潭東峯之下者。其中平壩一壑，南北長二里，水亦中窪下，兩旁多犁爲田，是名八壘。北竟塢中，乃北逾石嶺，共半里，下北度獨木橋，有塢自東北向西南，是爲乾溝，橫渡之。北上半里，是爲土山關。下關半里，鑿石坎，停細流一盃，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峽。由其北循山東北轉，爲水車壩道，由其西截塢直行，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爲谷精。從村西轉，又截塢而下，一里，轉入山峽，有溪自西南而北，即從北峽轉而東去，是水車壩之上流也；其流自廣順州東北老龍南谷來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折西來小流入，其流東注南來大溪，即同之直向東去，路溯溪南，山峽逼仄，時攀石上下。二里餘，乃西渡此水。從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綴，其門南向，遂從其下西逾坳，坳間石骨稜厲，遍屬南山，迴視前溪在其下，不知從何而出，當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謂余此間如馬鈴堡諸水，多從山穴出，即水車壩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謂南來大溪也。逾坳西稍下，

約一里，有路交爲十字，其南北皆從山嶺上下，有石磴迤透，乃廣順達貴省道也。其東西，卽逾坳而西下峽中者，從峽西下，半里，又聞水聲潺潺，有水深自坑底東注坳下，信乎卽坳東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塢復開，有村在西山下，是爲東基下寨。從其前轉而東北，則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轉，則西界山純削爲石，東界則土脊迤邐，又北二里，有村當北岡之上，是謂東基上寨。寨中懸小支盡處，皆瓦房鱗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十向半里，有泉飛流注腋間，由寨東而出，寨當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岡峻峽，寨後復環一塢，良疇層倚焉，皆此泉之所潤，而透於東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躋者一里，從嶺上復北逾頂者半里，下至塢中，望北峯夾立甚高，其下有塢自西北來者，卽上寨後注腋之水，從水車壩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塢向東北墜者，卽塢中東分之水，從華崧猪橋而北出者也。其塢甚平，中犁爲田。從田塍北上，又東北升嶺，半里，逾峯頭而飯。於是北望遙山，開伏數里外，石峯屏列，俱不能與此山並峻矣。北下甚坦，半里，路分兩岐：一從東北行者，從黃泥堡天生橋而達省；一從西北行者，爲野鴨塘出平壩道。遂從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漸有小水，俱從東北去。二里，復溯水入峽，一里，復陟嶺而上。又二里，遂西過野鴨塘。有堡數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蓄水直逼北山，然東西皆高，不知從何而洩。卽所謂野鴨塘是也。遂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間，有洞高穹，其前隴復有洞伏於下。乃呼擔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獨從西嶺橫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隴不甚高，然四面皆懸削不可下。復稍西下山，葬東向行，遂得下洞，洞

門南向，稍中稍窪；其左透崖東出，另闢一門，門東北向，其後旋墜下陷，四面寬圓，雖窪而不闊。既上，遂透東門而出。稍下，從峽中西陟上洞，洞門東向，前有壘石爲垣，後亦中窪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懸崖雖高，中局之玲瓏，乳柱之夭矯，反不若下洞也。既出，復從峽中下，轉前隴之嘴而西，又經下洞前，則前麓皆水草沮洳，東與野塘相連，而此則其上流也。忽聞水聲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歷沮洳之塢，而東滯於野塘者也。又從西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擔輿顧奴，遂西緣山坳行，西望三峯攢列，外又有峯透之，心以爲異。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繞其前，循之左轉，西南半里，又逾一坳，於是西行峽中。其峽南北兩界，排闥而前，北卽所望三峯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獨白，而狀如羊，是爲羊弔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斷，忽露頂上之峯，盤穹矗豎，是爲唐帽山；蓋卽前望三峯，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後駐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亦幽閔之區矣。又西一里餘，有峽南向下，是爲豬槽堡。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則塢開南北，路交十字。於中，乃橫截之，渡一小水。半里，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隴上。於是循其右，復西上嶺，一里，將及嶺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渾而不清。逾嶺下，共二里，復塢開南北，仍橫截之。有澗在塢中，其水甚小，滯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復上嶺，其嶺南北石峯

駢夾，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見西壑中堰水滿坡，始以爲東出，而實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則大塢橫然西去，陂堰橫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場堡，乃湯吏部之佃苗也。村西平疇一塢，爲膏腴之壤。欲役之宿，村人弗納，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湯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復西循平疇北隴行，一里餘，有石峯界平塢中，削骨擎空，亦獨秀之峭而險者。透北峽而西，又半里，復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閉戶遁去。又西得一堡，強入其中，茅茨陋甚，而臥處與猪畜同穢。蓋此地皆苗，熟者雖爲佃丁，而習甚鄙，令人反憶土蠻竹欄，爲上乘耳。

十九日——味爽，促苗起作飯，忽擔人亦呼之，余心以爲異，謂從來懶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蓋此人名王貴，爲靖州太陽坪人。先自三里抵藍湖，彼同數人自後尾至。告曰：「余儕欲往慶遠，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遠，聞參府以兵送行，故特來附帶。」余憐而納之，途中卽以供應共給之。及抵慶遠，彼已去。及遊南山，復遇之，遂日日來候余。願隨往滇中。余思自慶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貴州界，恐無負擔，欲納其一人，因與之約曰：「余此地尙無所用汝，然旣隨余，亦每日予工價一分，若遇負擔處，每日與工價三分半。」彼欲以二人從，後聞其儕在南山洞中以架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貴來言，誘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於慶，已請獨從。後至麻哈，遂漸傲慢，以凳傷予足。及抵貴州，見余欲另覓夫，復作悔過狀，甚堪憐，余復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見，觀余所藏路費，亦竟竊之去矣！自余行蠻洞中，以數金藏鹽筒

中，不意日久爲彼所窺，乃不失於蠻烟虺毒之區，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悵悵而已！既明，擔夫竊賞已去，無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壩，不及三十里，索價甚貴，已而竟遁去，不肯出。蓋苗習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擔累之，須自負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卽有送者。」逼求之，其語皆然。余無可奈何，飯而東擔，與顧僕共拾而前行，由狗場西苗堡，截塢堰南過一里，逾嶺西下，又過一苗堡，益轉而南。又逾一嶺，半里，乃由嶺頭從岐路北向入塢，路小山窳，又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始爲脊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陽橋下水，東經威清而下烏江者。溪上舊有石橋，已圯。其東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爲九家堡，乃苗之藪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擔而行。復西北上隴，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從其東盤山嘴而北，北界山遠闊曠然，直東遙見高峯在四十里外者，卽志所云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復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峽，二里，出峽，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其處山塢大開，平疇中拓，東有石峯離立，卽與南山夾而爲所從之峽者也。由村東北向抵二石峯下，其峯兀突，南面削崖迴裂，而無深洞。西面有洞在峯半，其門西向。亟令苗子停擔峯下，余先探其南面，無巖可入，惟西南峯下，細流汨汨，向麓下窠中出。遂從其上躋入洞，洞頂甚平，間有乳柱下垂。若帷帶飄搖，其內分爲三層。外層卽洞門之前。曠若堂皇，中有圓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內，卽陷空而下；其下其平整圓拓，深約丈五，而六倍之。從其上下瞰，亦頗光明，蓋洞門之光，既從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於外，以可接入而未及也。

爲下層。下層之東，其上復深入成洞，與外層對，第爲下陷所隔，不能竟達。由外層南壁攀崖而上，東透入腋，列柱如門，頗覺幽暗，而玲瓏嵌空，詭態百出。披窳北下，遂達中層，則外層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內千柱繽紛，萬竅靈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窮。前臨下層，如在樓閣。亦貴筑中所僅見者。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從洞前北行，升陟騰隴二里，有大溪自西而東，溯之西行，有橋十餘鞏，橫跨其上。是爲洛陽橋，乃新構而成者。橋下流甚大，自安順州北流至此，曲而東注威清，又北合陸廣，志所謂的澄河是矣。度橋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來東折處，遂從岐北向小溪行，始由溪東，已涉堰由溪西，已復西北逾岡，五里，抵銅鼓山。其處山塢南關，北界石峯聳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隨峯而出，西界則遙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連裂三洞，其門皆東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數十家當其下，卽銅鼓寨也。是洞名銅鼓洞。接志銅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計之，似卽此山，然其地去平壩僅五里，不平壩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懸峻裂，內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聳之石，環牖分門，反覺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圓穴一規，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盤空頂，下墜深穿，土人架木鋪竹爲墊，儼然層閣。頂東另透明窗，穿內復有穴，自下層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則驅牛馬數十頭藏其中。正巖之後，有裂窳西南入，滴瀝垂其內不絕。漸轉漸陰而暗，似向無入者，乃出。時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淺，不足觀。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轉，不數十步，則峯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門南向。

其下依崖而居者，猶環之爲廬。乃從廬後躋級上，洞門懸嵌彌高，前壘石爲垣，若雉堞形，內深五丈餘，而無懸突之石，擴然高朗，其後窪陷而下者，一丈二尺，然俱面陽而燥，土人置廩盈其間。其左腋裂竅北下，漸下漸狹而卑。土人曰：與東洞通，想卽垂瀝不絕處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時顧僕與苗子擔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則顧僕與擔夫猶待於此。其坳當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稜稜。兩旁駢峙甚逼。過隘，西下塢中窪，其西復有坳環屬，蓋南北夾起危峯，而東西又兩脊如屬垣。窪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滿其中。度窪，半里，又逾脊西下，約一里有歧，直下西塢者，通平壩南上之道；循嶺北越嶺角者，在往平壩道。乃西北上嶺者一里，逾嶺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嶺西北一里，與大道值。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橋，入平壩東門。半里，轉而南，仍停擔肆中。是晚，覓得安莊夫。市小鱸佐酒。時方過午，坐肆樓作記。

平壩在東西兩山夾間，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頗集，魚肉不乏。出西門數里，有聖泉，亦時涸時溢，以迂道不及往。

二十日——早餐，隨擔夫出平壩南門。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管道，其兩叢山橫列，小溪向東峽去。路轉西峽入，三里，又隨峽南轉，又二里上石子嶺，逾嶺爲石子哨。又七里，過水橋屯。又五里，爲中火舖。又二里，西上坳，從坳夾行。一里，爲楊家關。又西三里，爲王家堡。乃南轉，四里，爲石佛洞。洞門西向，不深。

有九石佛，甚古。（其處西抵大茅河，爲安會界，約五十里。）又南五里，平塢間水分南北流，是爲老龍過脊。又南五里，爲頭鋪。又南二里，西入山壠，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過一堡。又二里，上隴，入普定北門。一岐自東北來者，爲廣順道；一岐自西北來者，爲大茅河諸關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闊。南半里有橋，又南半里，有層樓跨街，市集甚盛。

二十一日——出南門，西南行，十五里，爲楊家橋，有堡爲楊橋堡。又南十里，爲中火鋪。又南一里，抵龍潭山下，輕入西峽。西八里有峭，轉南七里，爲龍井鋪。又南七里，過啞泉。大路從東南下山，繞山南入安莊東門，小路越嶺西而南下，度小橋，抵安莊西門。安莊後倚北峯，前瞰南隴，而無南北門，惟東西南門出入。西門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門，遇伍徐二衛舍，爲言此間爲安邦彥所荼毒，殘害獨慘，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一天兵臨之，蕩平甚易，而部院朱獨主撫，以致天討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終，猶以衆窺三汶河，以有備而退。三汶河者，去安莊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烏撒，一流西南自老山中，合併東北行，故曰三汶。東經大茅陸廣，烏江，與安會爲天塹者，惟此。今設總兵官駐其地。時朱總督已斃，輿戶還越。而按君馮士晉，爲四川人，余離貴省日，亦親臨陸廣，巡歷三汶，將由安莊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將巡察要害，分布士卒，爲勦除之計，非與朱爲比者。」不識然否？

普定衛城內卽安順府所駐。余先聞安順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節推，至是始知所駐在普定也。

安莊衛城內卽鎮甯州所駐，其公署在南城內段公祠之東，（段公名時盛，天啓四年，任鎮甯道，雲南普名勝叛，踞阿迷州，段統兵征之，死於難，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於望水亭之西，今普名勝之子，猶據阿迷州。）湫敵殊甚，庭有古杉四株，大合兩人抱，豈亦國初之遺耶？

安南衛城內卽永甯州所駐。考一統志，三衛，三州，舊各有分地，衛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一衛同城，欲以文轄武，實借武衛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錯衛屯，半淪苗孽，似非當時金甌無缺矣。

三衛之西，爲水西所苦，其東又諸苗雜據，惟中一道通行耳！

二十二日——五鼓，大雨達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霧，獨南遵大路，一里，丟嶺，由岐東下。半里，入雙明洞。此處山皆迴環成窪，水皆下透穴地，將抵洞，覆塢中下裂成坑，闊三尺，長三丈，深丈餘，水從其底溢出，卽從其下北去，溢穴之處，其上皆環塍爲田，水盈而不滲，亦一奇也。從此西轉，則北山遂南削爲崖，西山亦削崖北屬之，崖環西北二面，如城半規。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貯水一塘，澗碧深泓，卽外自裂坑中，潛透而匯之者。從崖外稍西，卽有一石，自崖頂南跨而下，其頂與崖並起，而下闊爲門，高闊約俱丈五，是爲東門。透門而西，其內北崖愈穹，西崖之環駕而屬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復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與東門外崖夾坑而峙。昔有結高垣，墜石址，架閣於上，北與東門崖對，以補東向之隙，而今廢矣。由東門又數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屬於北崖，上皆削壁危危，下則中闕而西通，高闊俱三倍於東

門是爲西門。此洞外之雙明也。一門而中透已奇，兩門而交映尤異。其西門之外山，復四環成窪，高若列城。水自東門外崖，北淵泓間，又透石根，溢出西門之東，其聲淙淙，從西門北崖，又透穴西出，門之東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橋下西行環窪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門之下，東映重門，北環墜壑，南倚南山，石壁結氤，氤爲龜臚，置觀音大土像焉。由其後透穴南入，石竅玲瓏，小而不擴，深可十餘丈而止。此門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與南壁夾而爲門，屏後，則北山中空盤壑，極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達之；屏下水環石壑，盤旋如帶。此門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爲門，北界爲洞，洞門南臨，此屏中若樹塞，遂東西亦分兩門，南向，水自東門下溢穴而出，激屏根而入，則循屏東而架爲東橋，而東門臨之；又溫穴出西門下，循屏西而架爲西橋，而西門臨之。此又洞內之雙明也。先從西門度橋入，洞頂高十餘丈，四旁平覆如幃，而當門獨旋頂一規，圓盤而起，儼若寶蓋中穹。其下有石臺，中高而承之，上有兩圓窪，大如銅鼓，以石擊之，分清濁聲，土人以爲一鐘一鼓云。洞西北盤亘，亦多垂柱裂隙，俱迴環不深。東南裂隙下，高迴亦如西門，而掩映彌深，水流其前，濺洄作態，嵯峒清冷，各極其趣。遂逾東橋，仍出西門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躋崖根，復有洞東向，高闊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後北轉，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乾朗，有僧棲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筆携炬，同下窮西門大士後小穴，并錄壁間詩。返寓，已暮。

二十三日——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從隴頭東望雙明西巖，其下猶透明而東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從大道下復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巖腹，而後注於大溪，蓋是中窪壑，皆四面山環，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嶺頭。路從北嶺轉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當路，路左有茅鋪一家。又西下，升陟隴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塢，曰白水鋪，已爲中火鋪矣。又西二里，遙聞水聲轟轟，從隴隙北望，忽有水自東北山腋瀉崖而下，搗入重淵，但見其上橫白闊數丈，翻空湧雪，而不見其下截，蓋爲對崖所隔也。復逾阜下，半里，遂臨其下流，隨之湯湯西去。還望東北懸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擔夫曰：「是爲白水河，前有懸墜處，比此更深。」余恨不一當其境，心猶慊慊。隨流半里，有巨石橋架水上，是爲白虹橋。其橋南北橫跨，下闢三門，而水流甚闊，每數丈，輒從溪底翻崖噴雪，滿溪皆如白鷺羣飛，白水之名不誣矣。度橋北，又隨溪西行，半里，忽隴箐虧蔽，復聞聲如雷，余意又奇境至矣。透隴隙南顧，則路左一溪懸搗，萬練飛空，溪上石如蓮葉下覆，中剜三門，水由葉上漫頂而下，如蛟綃萬幅，橫罩門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數計，搗珠崩玉，飛沫反湧，如烟霧騰空，勢甚雄厲，所謂「珠簾鈎不捲，匹練掛遙峯」，俱不足以擬其壯也。蓋余所見瀑布，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但從其上側身下瞰，不免神悚。擔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猶在對崖之上，遂從其側西南下，復度峽南上，共一里餘，躋西崖之巔，其亭乃復茅所爲，蓋昔望水亭舊址，今以接吾道經，恐其停眺，故編茅爲之耳。其處正面揖飛流，奔騰噴薄之狀，令

人可望而不可卽也。停憩久之，從亭南西轉，澗乃環山轉峽東南去。路乃循崖石級西南下。又升陟隴壑四里，西上入塢，有聚落一區，在東山下，曰雞公背。土人指其東南峯上，有洞西北向，外門如豎，而內可容衆，有「雞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東遙前山，而此塢在其後，故曰背。余聞之，乃賈勇先登，冀一入其內。比登，祇有一道西南上，隨之迤邐攀躋，竟無旁歧。已一里，登嶺頭矣，是爲雞公嶺。塢中有佛宇，問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擔夫亦至，遂逾嶺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隴，曰太華哨。又西上嶺，逾而西。又一里，及迤邐西南下，甚深，始望見西界遙峯，自北而南，屏立如障，與此東界爲夾，互相頽頽，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望之而下，一下三里，從橋西度，是爲關嶺橋。越橋，卽西向拾級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觀音閣，當道左，閣下鑿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東下，是爲馬跑泉，乃關索之遺跡也。閣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爲啞泉，人不得而嘗焉。余勺馬跑，甘冽次於啞，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與啞泉相去不數步，何良楛之異如此。由閣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嶺脊，是爲關索嶺。索爲關公子，隨蜀丞相諸葛南征，開關盤道至此。有廟，肇自國初，而大於王靖遠，至今祀曲不廢。越嶺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塢中，曰關嶺鋪，乃關嶺守禦所所在也。計其地，猶在山頂，雖下，未及三之一也。至纓過午，夫辭去，余憩肆中。

二十四日——晨起，以乏夫爲慮，忽有駝騎至，尙餘其一，遂倩之，議至交水，以筐囊裝馬上，令之先

行，余飯而後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嶺。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與東界復頽頽成夾，中亦有小水南去。從嶺西下，二里，抵夾塢中，有聚落倚其麓，是爲北斗鋪。（關嶺爲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鷄公嶺爲東界高山，而太華乃其西陲，二界高嶺，愈西愈高。）由鋪西截塢橫度二里，乃西向拾級上。迤邐峯頭，五里，逾一壩，東眺關嶺，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爲安莊哨。（自關嶺爲鎮甯永甯分界，而安莊衛之屯，直抵盤江，皆犬牙相錯，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峯峽中，三里，崖木漸合，曰安籠鋪——又永甯屬。按志有安籠箐山，安籠箐關，想此卽是。問所謂安籠守禦所，土人云在安南東南三日程，此屬普州，又非此矣。按此地昔爲安氏西南盡境，故今猶有安莊，安籠，安順，安南諸名。蓋安氏之地，昔以盤江爲西塹，而今以三次爲界，三次以南，盤江以東，爲中國舊武衛者，僅此耳。由鋪兩更南上一里，逾嶺稍下，有塢中窪。又西半里，則重峯夾坑，下墜北去。盤嶺側西度坑壩半里，復拾級上，二里，有菴跨道，是爲象鼻嶺。由其西度脊，甚狹，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闊僅五六尺，如度堵。又宛轉北躋，再過一脊，共二里，陟嶺頭，則此界最高處也。東瞰關嶺，西俯盤江，以西兩界山俱屏列於下，如「川」字分行而擁之者。嶺西又盤塢爲坪，結城其間，是爲查城，卽所謂鼎站也。（有查城驛，屬安南鼎站，爲西界高山，而白雲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稅駕逆旅趙店（江西人）時駝騎猶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入觀於城，而返憩肆間。

其地爲盤江以東，老龍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爲關嶺，第三枝爲鷄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長，不過各盡於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靈者，又從新添東南分支下都勻南，環獨山州北而西，又東南度鷄公關而下者也。

其地東南爲募役長官司（李姓），東北爲營頂長官司（羅姓），西北爲沙營長官司（沙姓）。時沙土官初故其妻，即狼岱土酋之妹，朗岱率衆攻之，人民俱奔走於鼎站。沙營東北爲狼岱土酋，東北與水西接界，與安孽表裏爲亂，攻掠鄰境，上官惟加銜餌之，不敢一問也。按是嶺最高，西爲查城，東爲安籠箐，皆絕頂迴環而成塢者，在衆山之上也。一統志，永甯之安籠箐關，正指此。普安之安籠千戶所，在安南廣南三日程者，即與廣西之安隆長官司接界，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籠千戶所，當作安隆，與廣西同稱，不當作安籠，與永甯相溷也。

鼎站之峽，從東北向西南，其東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開一峽而去，乃沙營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東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墜峽底，西南峽脊，亦環接無隙，遂從其底穿山腹西去，當西注盤江者矣。

二十五日——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餘，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門俱東南向，而上洞尤空闊，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澗，隨之南，半里，山迴壑盡，脊當其前，路乃上躋，水則自其下入穴。盤折二

里，逾壩，是爲梅子關。越關而西，路左有峽。復墜坑而下，東西徑一里，而西復迴環連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復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盤塲中山西南轉。二里，復西北上，一里，是爲黃土壩。蓋鼎站之嶺，至此中降。又與西嶺對峙成峽，有土山中突而連屬之，其南北皆墜峽下，中踞若壩然。其云黃土壩者，以此。有數家倚西山而當其坳，設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嶺脊，共五里，爲白雲寺。於是遂西南下，迤邐四里，途中負擔絡繹，車騎相望，則臨安道母忠，以欽取入京也。司道無欽取之例，其牌如此，當必有說。按母川人，本鄉薦，豈果有卓異特達聖聰耶？然聞阿迷之僭據未復，而「與昇」之紛紜實繁，其才與操，似俱可議也。又至瑯底，西北上，一里，爲新鋪。由鋪西稍逾嶺頭，遂直垂下，五里。過白基觀，觀前奉真武，後奉西方聖人，中頗整潔。時尙未午，駝騎方放牧在後，余乃入後殿就淨几，以所攜紙墨，記連日所遊，蓋以店肆雜沓，不若此之靜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時時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過，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飲，頰去，象輒跪後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旣而駝騎亦過，余方草記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聲殷殷，天色以雲幕而暗，辭檀波，以少禮酬之，固辭不受。初余以爲去盤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駝騎所期舊城，尙在盤江上五里。亟爲前趨，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澗自東而西，新構小石梁跨之，曰利濟橋。越橋，度湖南，又西下半里，則盤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峽不闊而甚深，其流渾濁如黃河而甚急，萬山之中，衆流皆清，而此獨濁，不知何故。（余三見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濁；一在三鎮，北羅木渡，則清；一在此，復濁。想清

乃酒時也。循江東岸南行半里，抵盤江橋，橋以鐵索東西屬兩崖上爲經，以木板橫鋪之爲緯。東西兩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騰於下，其深又不可測。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壘石爲橋，亦多不能成。崇禎四年，今布政朱——名家民，雲南人——時爲廉憲，命安普遊擊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鐵練維兩崖，練數十條，鋪板兩重，其厚僅八寸，闊八尺餘，望之飄渺，然踐之則屹然不動。日過牛馬千百羣，皆負重而趨者。橋兩旁又高維鐵練爲欄，復以細練經緯爲紋。兩崖之端，各有石獅二座，高三四尺，欄練俱自獅口出。東西又各跨巨坊，其東者題曰「天塹雲航」，督部朱公所標也；其西者題曰「□□□□」，傅宗龍——時爲監軍御史——所標也。傅又登穹碑，題曰小葛橋，謂諸葛武侯以鋼爲瀾滄橋，數千百載，乃復有此，故云。余按瀾滄爲□□□，乃漢武故事，而瀾滄亦無鐵橋。鐵橋故址在麗江，亦非諸葛所成者。橋兩端，碑刻祠宇甚盛。時暮雨大至，不及細觀。度橋西，已入新城門內矣。左轉敵橋爲大願寺。西北循崖上，則新城所環也。自建橋後，增城置坊，爲鎖鑰之要云。聞舊城尙在嶺頭五里。急冒雨，踴躍躋級而登，一里半，出北門。又北行半里，轉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漸霽。（新城內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峯北轉，又半里，則舊城懸嶺後岡頭矣。入東門，內有總府鎮焉，其署與店舍無異。早晚鐘號用喇叭，聲亦不揚，金鼓之聲無有也。（青崖總兵姓班，三汶總兵姓商，此間總兵姓胡，添設雖多，而勢不尊矣。）是夜宿張齋公家，軍人也。

二十六日——駝馬前發，余飯而出，齋城西門，始俱西南行，從嶺塢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甬隴下，爲保定鋪，從其側西上嶺，漸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嶺峽下，循峽而上，峽中始多田廬，蓋就水而成者，一時已插蒔矣，又上二里，是爲涼水營，由營西復從山塢逶迤而上，漸上漸峻，又五里，遇駝馬方牧，余先發，將逾塢，坐塢下石間少憩，望所謂海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塢出負罌汲水，由余前走向南岐去，余先是望甬南崖迴削有異，而未見其岐，至是亟隨之，抵崖下，則穹然巨洞，其門北向，其內陷空而下，甚宏，其久人汲於石隙間，隨處而是，皆自洞頂淙淙散空下墜，土人少鑿坯承之，水從洞左懸頂下者最盛，下有石臺承之，臺之側，鑿以貯汲者，洞從右下者最深，內可容數百人，而光明不闕，然俱無旁隙別竅，若堵牆而成者也。出洞，仍由舊路出大道，登塢，卽海馬嶂，有真武閣跨跨塢間，余入憩閣，取筆楮記游，而駝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內卽爲海馬鋪，去城十里矣。其處北兩日半程，爲小米馬場，有堡城，下臨盤江，隔江卽水西地，南兩日程爲乖場河，水漲難渡，卽出鉛之所也。又西循甬嶺而行，見其塢皆北向墜，然多中窪而外橫互者，連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則北度而蠱者，其峯甚高，是爲廣山，其上李芳先新結淨屋，爲文曲星，蓋安甬城東最高之巔也。又西二里，爲茶菴，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負隅之勢者，舊名歪山，今改名威山，余望之有異，而亟於趨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復逾一阜，又二里，稅駕於安甬城之東關外，逆旅陳貢士家。

二十七日——駝馬已發，余乃飯。聞知城東五里，由茶菴而北，有威山，山間有洞，從東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積水甚深，其前正瞰衛城，遙指其內，雖在山巔，然甚近也。乃同顧僕循昨來道，五里，東抵茶菴，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則威山之脈，自北突而南，南聳而北伏，南削而北垂，東西皆巨崖斜巖，而南上，從南麓復起一小峯，亦如之。入東峽，又一里，直抵山後，則與東峯過脊處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無由，由脊西轉，循山北峯之半西行，路無而磴在；循之行，則北塢繚霧從塢中起，瀾漫北峯，呎尺不可見，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處猶朗，而巔亦漸爲所籠。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級而登者半里，則峯之半面，全爲霧籠矣。乃轉東北上，則東崖斜巖之上也。石脊甚狹，由東北上西南，如攀龍尾而升。復見東南峯外，澄霄麗日，遙山如鏡，余所行之西北，則瀾淪如海，峯上峯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爲界者。蓋脊之東南，風所從來，故夙霾淨捲；脊之西北，風爲脊障，毒霧遂得倚爲窟穴。予夙願一北眺盤江從來處，而每爲峯掩，至是適登北嶺，而又爲霧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窺測如此！攀脊半里，有洞在頂崖之下，其門東向，上如合掌，稍窪而下，底寬四五丈，中有佛龕僧榻，遺飯猶存，而僧不知何往。兩旁頗有氤氳之龕，其後直透，而西門乃漸狹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門西徑山腹而出，約七丈餘，前後通望而下不見者，以其高也。出後門，上下俱削崖疊石，路緣崖西南去，十餘丈，復有洞西向，門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與闊各二丈，而洞後石纒續紛，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虛堂，已圯不能存。其前直瞰衛城，若垂址可及。偶霧氣一吞，忽漫無所睹。

不意海市蜃樓。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海外者也。由溝左旁竄東向入。其門漸隆而累。攀石隴上。其中坎柯欹嵌。窪竇不一。皆貯水滿中而不外溢。洞頂滴瀝。下注水池。如雜珮繁絃。鏗鏘遠近。洞內漸轉東北。勢似安深淵墜。訖水池爲下。無可著足。而無火炬遙燭。惟從黑暗中聽其遙響而已。余所見水洞頗多。而獨此高懸衆峯之頂。又瀦而不流。無一滴外洩。向所望以爲樹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後門。抵前洞。從僧榻之左。有旁龕可登。攀而上之。則有隙西透。若窗而皎爲兩。其後復有洞門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門頗敞。第透隙處雙樞逼仄。祇可外窺。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見崖間有鐫「三明洞」三字者。從洞中直眺。但見前後。而不知旁觀。更有此異也。下洞。由舊路三里。出茶菴。適按君馮士俊以專巡至。從來直指巡方。不逾關嶺盤江。馮以特命再任。故歷關隘至此耳。時旌旗穿闕逾壑。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隨其後。抵安南。不免徒騎雜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飲於陳氏肆中。遂入東門。西抵衙前。轉南而出南門。南向行領峽間。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東南。處處東平爲麓。西忽墜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隨之西。循北崖下墜。即所謂烏鳴關也。（烏鳴關在安南衛）土人呼爲老鴉關。西向直下一里。有茶菴跨路隅。飛泉夾灑道間。即前唧唧細流。至此而奔騰矣。菴下崖環峽仄。極傾陷之勢。又曲折下。半里。泉溢峽道。有穹碑。題曰「甘泉勝蹟」。其旁舊亦有亭。已廢。而遺址豐碑尙在。言嘉靖間有僧施茶膳衆。山嶺下汲泉甚艱。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從僧發者。余憶甘泉之名。舊志

有之，而唧唧細流，實溢於嶺上，或僧疏引至此，不爲無功，若神之如錫卓龍移，則不然也。又拾級西南一里，下抵峽口，循西崖之北，轉而西行，北則石崖排空，突兀上壓，南則墜壑下盤，坵埴縱橫，皆犂爲田。雖升降已多，猶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間，宛轉下注，路經其前，爲架橋橫度，泉落於橋內，復從橋下瀉峽去。坐橋上仰觀之，崖隙歛卅，泉如從雲葉間墮出，或隱或現，又瀑布一變格也。循崖又西，逆還平上，兩過南度之脊，漸轉西北，共五里，爲烏鳴鋪。復西北下峽間，一界餘，有小水，一自東峽來，一自北峽來，各有石梁跨之，合於路左而東南去。度兩石橋，又西南上嶺，一里，從嶺頭過一哨，有數十家夾道，又從嶺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復平墜成壑，下盤錯爲田甚深，其南遙山與北里環列者，聳如展屏，而北角獨尖豎而起，環此壑而東度，土脊一支，遙屬於北界大山，所過嶺頭夾哨處，正其北屬之脊也，余先是從海馬嶂西，卽遙從嶺隙見西峯繚繞，而此峯獨方頂，迥出如屏，問騎夫：「江西坡卽此峯否？」對曰：「尙在南。」余望其坳入處，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卽東向分支之脊，路雖對之行，而西坡實在其北。循北嶺升降曲折，皆在峯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墜坡而下者二里，緣嶺西轉者一里，是爲納溪鋪。蓋在北崖墜南之下，雖所下已多，而猶然土山之脊也。由鋪西望，則東西山又分兩界，有水經其中，第此兩界，俱支盤隴錯，若圖嶺之截然屏夾也。復西南下一里半，有水從東崖墜坑而出，西懸細若馬尾。從其北路，亦墜崖上下。又二里餘，抵塢中，巨橋三門，跨兩壟間，水從東一門湧而北出，其西二門，皆

下平爲田，豈水涸時耶？其水自西南諸峽中各趨於橋之南，墜峽而下，經橋下北注而出於盤江上流，其納溪之名以此耶？度橋，復西北上嶺，是爲江西坡，以嶺在溪之西也。路從夾岡中透壁盤旋而上，一里出夾，復拾級上一里，得茅菴，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級半里，抵嶺頭，其北有峯夾塢，尙高，東望納溪塢之綴東崖者，高下正與此等。於是又西向平陟嶺間，二甲，挾南峯轉，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則嶺上水多左右墜。又東北下轉，則一深塹甚逼，自西南墜東北，若劃山爲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嶺頭，其一里，而入西坡城之東南門，是爲有嘉城。

二十八日——出西坡城籠西北門，復西向陟嶺，盤折而上，二里，始升嶺頭。其北嶺尙崇，循其南而西，又二甲，望西北一峯，甚近而更聳，有霧籠其首，以爲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復中日成峽，分向而去，其度脊闊僅二尺，長亘二三丈而已，爲東西聯屬之蒂，也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側出，東西徑僅十里，南北兩垂，亦不過二三十里，而此則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雲籠高峯。又二里，盤峯之南，是爲情納鋪，數十家後倚高峯，南臨遙谷。前所望方頂屏列之峯，正亘其南，指而詢之，土人曰：「是爲兔場營，其南爲馬場營，最南爲新安二所。」（「新」爲新城所，「安」爲安籠所，即與廣西安隆土司爲界者。）由鋪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塢中南度，復起山一支，繞於鋪前，脊東西流水，俱東南入納溪橋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墜峽南搗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嶺橫亘而北，中平而不高，

有傑樓峙脊間，是爲保家樓——已爲裸獼哨守之處。其脊自西南屏列而來，至此北度，東起而爲高峯，卽倪納後之霧籠者；西亘而成石崖，卽與來脊排闥爲西夾塢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夾塢之上，是爲三條嶺。西四里，石崖垂盡，有洞高穹崖半，其門南向橫拓，內其甚平，又有一洞斜裂於西者，其門亦南向，而門之中有懸柱焉。其前塢中水，繞入西南峽，路乃稍降。復西上嶺坳，共三里，爲芭蕉關。數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間，水繞突峯之南，復北環關西而出，過關，則墜峽而下，復與水遇，是爲普安東境之要害，然止鋪舍夾路，實無關也。由其西降峽，循水路北重崖層突，多赭黑之色。聞有所謂「弔崖觀音」者，隨崖物色之。二里，見崖間一洞，懸踞甚深，其門南向而無路。乃攀陟而登，則洞門圓僅數尺，平透直北，十餘丈而漸黑，似曾無行跡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則滿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復北上崖間，其下門多牛馬憩息之所，汚穢盈前，其上層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復下循大路，隨溪憩一里，溪轉北向墜峽去，於是復西涉坡阜，共六里，而至新興城。（自芭蕉關而來，所降不多，而上亦不遠，其塢間溪猶出山上也。）入東門，出西門，亦殘破之餘也。（有碑，爲天啓四年都御史烏程閔公所建。）中有坐鎮守備，（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嶺峽間，二里，連逾二嶺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開一深壑，中盤旋爲田，其水四面環亘，不知出處。路循東峯西南降，一里，復轉南向上。一里，又轉東南上半里，逾嶺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甚急。忽見一洞懸北崖之下，其門南向而甚

高溪水自南來，北向入洞，平鋪洞間，深僅數寸，而闊約二丈。洞頂高穹者將十丈，直北平入者十餘丈。始西關而有層坡，東墜而有重峽，內互而有懸柱，然漸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當亦北透而下盤江者。出洞，微洞名於土人，對曰觀音洞，徵其義，以門上崖端有置大土像於其穴者也。洞前溪由東南峽中來，其峽底頗平，大葉蒲叢生其間，渟綠粲於風前，搖可萍於水上，芑芑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嶺隙間，漸循坡躡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峯下，其前陷溪縱橫，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嶺上。一里，出嶺頭，是爲蘭家坡。西南騁望，環山屏列甚遙，其中則峯巒簇簇，盤伏深壑間，皆若兒童匍匐成行，無與爲抗。從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隴脊西行者二里，有蒼巖峯頭，曰羅漢松，以樹名也。自遼新興西南嶺，羣峯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無喬枝巨本，皆弱幹糾纏，垂嵐拂霧，無復吾土凌霄傲風之致也。其前又西南開峽，從峽中直下者三里，轉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當坳間，是曰板橋鋪城。城當峽口，仰眺兩界山，凌空而起，以爲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猶墜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門。

二十九日——出板橋城之西門，北折入大路，遂拾級下。有小水自右峽下注，逾其左隨之行，一里，則大溪汪然自西南轉峽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謂三板橋也，今已易之石，而鋪猶仍其名耳。橋上下水皆闊，獨橋下石峽中束，流急傾瀉。其水西北自八納山發源，流經軟橋，又西南轉重谷間，至是北揚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橋西，溯溪北麓行，一里，溪由西南谷來，路入西北峽去。於是升降隴坳，屢越

岡阿，四里，直西，山復曠然平伏，獨西南一石峯聳立，路乃不從西平下，反轉南仰躋。半里，盤石峯東南，有石齋起路右，首銳而灣突，肩齊而並聳，是曰鸚哥嘴。又西轉而下者一里半，有鋪肆夾路，曰革納鋪。（土音「納」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納」字也。惟此題鋪名。）又從峽平行，緣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夾路，曰軟橋哨。由哨西復墜峽下，遙見有巨溪從西峽中懸迅東注，下峽一里，即與溪遇，其溪轉向南峽去，路從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謂軟橋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讀真武廟前斷碑，始知爲「軟」，想昔以篾索爲之，今已易之石，而猶仍其名耳。度橋而南，遂從溪南，西向緣南崖而上，其躋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純石，而綠樹緣錯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飛墜，自峯頂直掛峽底，緣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紋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峽底溪從西北而出，嶺頭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過真武廟，按君自新輿而來，越此前去。由其西南向行，遂下塢中。又西南共四里，兩越小嶺而下，有峽自東南達西北，又兩界山排闥而成者，其中頗平遠，有聚落當其間，曰舊善安。按君飯於鋪館，余復先之而西北由塢中行。東北界山逶迤繚繞，不甚雄峻；西南界山崛蹙離立，復露森羅，峽蹤雖遠，然兩頭似俱連脊，中平而無洩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峯中起，分突塢間，神宇界其下，曰雙山觀。按君自後來，復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則西脊迴環於前，遂塢窮谷盡。塢底有塘一方，匯環坡之麓，四旁皆石峯森森，繞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於是從塘西南上迴坡，一里，登其脊，又宛

轉西行峯頭。嶺左右水俱分瀉深谷，北出者當從軟橋水而入盤江上流，南流者當從黃草壩而下盤江下流。又西向從嶺頭升陟，其上多中窪之宕，大者盤壑爲田，小者墜穴爲阱。共五里，爲水塘鋪，乃飯於廟間。過鋪西下嶺，透迤山半。又五里，過高笠鋪，南向行隴間，逾一平嶺，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峽來，石橋南跨之。度其南，北門街夾時岡上。逾岡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爲雲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石橋又南跨之，橋南卽爲普安城，州衙俱在其中。按君已駐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東半下臨東溪，南北二門，正當西脊之東麓，而東門則瀕溪焉。南門外石橋，則三溪合於北，經東門而西環城南，又南去而注於水洞者。北門外石橋，第一橋，卽雲南坡之水，繞城西北隅而爲塹，東下而與北溪合於城東；第二橋，卽小溪自西北來者，一統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橋，卽小溪自北來者，一統志所云「沙莊」之水也；三溪交會於城之東北，合而南去，是爲三溪，經城南橋而入於水洞。其城自天啓初，爲水西叛逆，諸蠻應之，攻圍一年而破，（後雲南臨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調統兵來復。）至今瘡痍未復。然是城文運，爲貴筑之首，前有蔣都憲，今有王宮，蔭名（祚遠），非他衙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龍，其居在八納山下，統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尙少。）後設流官（知州姓黃）並治焉。

州東北七十里有八納，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嶄絕，惟一徑盤旋而上，約三十里。（龍土官司在其下）其頂甚寬平，有數水塘盈貯其上，軟橋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納」爲「但」，而梵經有「叭」

咄咄之音，今老僧白雲（南京人）因稱咄咄山，遂大開叢林，而葬地遠隔，尙未證果。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宮叢峯之上，更起尖峯，卓立於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衛屏列而北，迤邐爲雲南坡，而東下結爲州治。西界之中，其最高處曰睡寺山，正與丹霞東西相對。其東界有山，南自樂民所分支而北，當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橫出一支，東與東界連屬，合併而北，天窟叢沓，西突而起者，結爲丹霞山；東北聳突而去者，漸東走而爲兔場營方頂之山，而又東北度爲安南衛脈。其橫屬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嵐洞，其門北向。水從洞中出，北流爲大溪，經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塢中，又北過趙官屯，又東轉而與南板橋之水合。由洞門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劃然上透，中匯巨塘，深不可測。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進。其中另開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則特拔衆山之上，石峯峭立，東北惟八納山與之齊，八納以危擁爲雄，此峯以峭拔擅秀。昔有元帝宮，天啓二年，毀於蠻寇；四年，不昧師（徽州人）復鼎建，每正二月間，四方朝者駢集，日以數百計。僧又捐貲置莊田，環山之麓，歲入穀三百石，而嶺間則種豆爲蔬，——歲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艱於汲水，尋常汲之嶺畔，往返三里，皆峻級，遇旱，則往返十里而後得焉。

五月初一日——余束裝寄逆旅主人符心華寓。（蘭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門外，東向循城行。（黔陽定自關嶺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甯，彼不能待，計程退價。余倉卒收行李，其物仍爲夫去。）

窮途之中，屢遭拐竊，其何堪乎！復隨溪南轉，過東門，又循而抵南門，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從西崖向南谷，路從東坡上南嶺。西眺水抵南谷，崖環壑絕，遂注洞南入。時急於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上南嶺，從嶺上行。又二里，逾嶺轉而西，其兩旁山腋，多下墜之穴，蓋其地營水洞東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墜處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峽下進，有巖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東門有側竇如結龕，門內窪下而中平，無甚奇幻。遂復上南行，又一里，逾嶺脊，遂西南漸下，行坡峽間。一里，過石亭壘址，其南路分兩岐，由東南者爲新安二所，黃草壩之徑，由西南者，則向丹霞而南通樂民所道也。遂從西南下，從嶺峽中平下者二里，東顧峽坑墜處，有水透崖南出，余疑爲水洞所洩之水，而其勢頗小，上流似不雄壯。從其西，遂西南墜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則有溪汪然，自西而東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橋。（以別於北大道之三板橋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卽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復透山腹也。水從橋東，又合南峽一溪，東向而去，東北合軟橋下流，出北板橋而東與盤江合。其南峽之溪，則自大水塘南山嵐洞來。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橋南，一里，溯而來溪入南峽，轉而西行峽中。又二里，則有壩南北橫截溪上，其流湧壩下注，闊七八丈，深丈餘，絕似白水河上流之瀑，但彼出天然，而此則人堰者也。壩北崖有石飛架路旁，若鱗首掉虛，而其石分竅連枝，玲瓏上湧，嵌空湊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緣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迴水轉，其水又自南向北而來者。其先東西之峽甚束，至是，峽之成南北

者漸寬。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則其南峽開而盤成大塢，南望有石梁橫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東，遂東南上坡，始與南來之溪別。東上半里，過一村。又東半里，轉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過趙官屯。遂由屯村北畔，東南入塢，二里，復上嶺。一里，轉峽處有水飛墜山腰。循山嘴又西轉而南，半里，隨峽東入。又半里，峽中有水自東峽出，即飛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峽而南，石碑剝落，即丹霽山建橋記文也。由橋南西向盤嶺，爲大水塘。余遂由橋東向，溯水而入，其下峽中，簪樹叢密，水伏流於下，惟見深綠一道，迤邐谷底。又東半里，內塢復開，中環爲田，而水流其間。路循山南轉，半里，入竹樹間，有一家倚山隈，結廬，下瞰壑中平疇而棲，余以爲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轉而東，且導余東南登嶺，乃下耕塢中去。及余躋半里，復西入樵徑，其人自塢中更高呼「稍東」，遂得正道。其處四山迴合，東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然無挺拔之勢，而偃仰盤曲，雖小亦然。遂藉松陰，以手掬所携飯搏而食，覺食淡之味更長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峽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塢脊間半里，其塢兩旁石峯，東西湧起，而塢中則下陷成井，灌木叢翳其間，杳不可窺。已而循東峯之南，又轉而東南，盤嶺半里，其兩旁石峯，又南北湧起，而峽中又下陷成窪。又稍轉東北，路成兩岐：一由北逾峽，一由東上峯。余不知所從，乃從東向而上者，其兩旁石峯，復南北湧起。半里，陟其間，漸南轉；又半里，南向躋其塢，則兩旁石峯，又東西湧起，越脊南，始見西南一峯特聳，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窪間，半里，復南上，獨

脊迴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規，其門南向，其西有石峯如展旗，其東岡之上，復起亂峯如湧鑿，而南岡則環脊而西，遂轟然起丹霞之柱焉。其中迴窪下陷，底平如鏡，已展土爲田，第無滴水，不堪插蒔。由岡西向，躋級登峯，隊緣峯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間懸樹密蔭，無復西日之爍。直躋半里，始及山門，其門西北向，而四週籠罩山頂。時僧方種豆隴坂間，門閉莫入，入之一徒自下至，（號照塵）啓門入，余遂以香積供。既而其師影修至，遂憩余閣中，而飲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時不昧募緣安南，影修留余久駐，且言其師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師之同鄉也。余謝其意，許爲暫留一日。

初二日——甚晴霽。余時徙倚四面，凭窗遠眺，與影修相指點，其北近山稍伏，其下爲趙官屯，漸遠爲普安城，極遠而一峯危突者，八納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橫脊擁其後，爲山嵐洞，極遠而遙峯隱隔者，樂民所之南，與亦佐縣爲界者也。其西墜峽而下，爲大水塘，塢中自南而北，山嵐洞之水，出南北板橋者也，隔溪則巨峯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謂睡寺山矣。山西，卽亦資孔大道，而巖障不可見。其東僅爲度脊，上堆盤髻之峯，稍遠則駢岫叢沓，迤邐東北去，爲兔場營方頂山之脈者也。山東南爲歸順土司。（普安龍土司之屬，與西粵土司同名）越其東南，爲新安二所，黃草壩諸處，與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記閣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雞饗菜，藟娘花，（藤如婆婆，針線斷其葉蒂，輒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一叢，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懸蒂間，花色如淡桃花。連叢採之）黃連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

初三日——飯後，辭影，影伴送余以茶醬。（粵西無醬，貴州間有之，而甚貴。以鹽少故。而是山始有醬食。）遂下山，十里，北過趙官屯，十里，東北過南板橋，七里，抵普安演武場。由其西橫嶺西度，一里，望山一溪北來，有崖當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則洞門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題「碧雲洞天」，始知是洞之名碧雲也。（土人以此爲水洞，以其上有佛者爲乾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門中，門分爲二，路由東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則豁然無間。水循洞西，路循洞東，分道同趨。南向十餘丈，漸昏黑矣，忽轉而東，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東遂穹然大闊，遙望其內，光影陸離，波響騰沸，而行處猶闔閤也。蓋其洞可入處已分三層，其外入之門爲一層，則明而較低；其內關之奧爲一層，則明而彌峻，當內外轉接處爲一層，則暗中拆，稍束如門，高穹如橋，聳豁不如內層，低垂不如外層，而獨界其中，內外迴眺，雙明炯然。卽從暗中仰矚其頂，又有一圓穴上透，其上亦光明開闢，若樓閣中函，恨無由騰空而上也。東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則堂戶宏崇，若阿房未央，四圍旣拓，而峻發彌甚。水從東南隅下，搗與穴而去；光從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其內突水之石，皆如蹻獅泛鳧，附壁之崖，俱作垂旒蠶柱。蓋內奧之四隅，西南爲轉入之橋門，西北爲上透之明穴，東南爲入水之深窅，而獨東北迴環迴邃，深處亦有穴高懸，其前有磐窟下墜，黑暗莫窺其底，其上有側石環之，若井欄然——豈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間者，僅五六寸，而鱗甲宛然，或巨或細，是爲懸龍脊，儼有神物浮動之勢。其下西

臨流側，石畦如罽，是爲十八龍田。由窟右循崖而東，有一石痕，亦自洞頂附壁直垂而下，細紋薄影，是爲蛇退皮，果若遺蛻粘附之形。其西攀隴而上，則明窗所懸也。其窗高懸二十丈，峻壁削立，而多側痕錯錐，緣之上躋，則其門橫然，亦北向而出，縱橫各三丈餘，外臨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東，但上下懸絕耳。門內正對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橋門中透之上層也。余既躋明窗，旋下觀「懸龍」「蛇蛻」，仍由磴橋下出，飯於洞門石上。石乃所鐫詩碑，游人取以爲臺，以供飲饌，其詩乃張煥沈思充者，詩不甚佳，而渙字極遒活可愛。鐫碑欲垂久遠，而爲供飲之具，將磨漚不保矣！亟出紙筆錄之。仍入內洞，欲一登磴橋上層，而崖壁懸峭，三上三却。再後，仍登明窗東南，援蠹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視碧橋之背，甚坦而近，但懸壁無痕，上下俱絕攀踐，咫尺難度。於是復下而出洞，日已下春，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間，半載夙垢，以勝流澆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聞崖上歌笑聲，疑洞中何忽有人，迴矚之，乃明窗外東崖峭絕處，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靈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開水洞之上，有梵龕，及至，索之，無有。從明窗外東眺，層崖危聳，心受之，亦不見有攀緣之跡。及出水洞覓路，旁有小逕，隱現伏草間，又似上躋明窗者，以爲此間乃斷崖絕磴耳，不意聞聲發閱，亟迴杖上躋，始向明窗之下，旋轉而東，拾級數十層，復躋危崖之根，則裂窻成門。其門亦北向，內高二丈餘，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樞，僧以石室之爲室，右有峭峽後拆，上頗氤氳盤結，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棲其側，故遊者携樽罍就酌於此。非謠聲，余將茫茫

返城不復知水洞之外，復有此洞矣。酌者僕從甚都，想必王^才林子弟。余遠眺而過之。下山，循溪溯流，二里有大道，卽南門橋。遂從南門入，躡山坡北行，城中荒敞甚，茅舍離離，不復成行。東下爲州署，門扉無一完者，皆安會叛時，城破鞠爲丘莽，至今未復也。出北門，遠抵逆旅。是晚，覓夫不得，遂臥。（按君是早返轅矣。）

初四日——覓夫不得，候於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樓層閣，而寂無人焉——乃構而未就者。還悶悶而臥。

初五日——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雲油然四布。是日爲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黃爲此中所出，然亦不見巨塊。市有肉而無魚。余兀坐逆旅，囊中錢盡，不能沾濁醪解愁，回想昔年雉山之樂，已分零壤！

初六日——夜雨達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賈而儒——索觀余諸公手卷。爲余遍覽夫，竟無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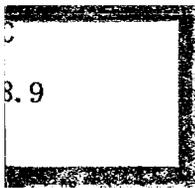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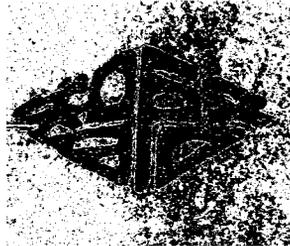
初七日——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免悶悶。是早，金重甫言將往荊州，余作書寄式園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甚鮮而意自可款。

初八日——候夫雖有至者，而惡主代爲指撥，力阻以去。下午，得騎，亦重價定之，無可奈何也。（余

所遇惡人如衛陽劫盜狗場拐徒，併此寓錢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竊，初疑爲騎夫，後乃知爲馮主也。人之無良如此！夫規盜拐徒，無論如南甯、梁冲、字寶檀僧，併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萬里一身，脫其虎口，亦幸矣。

初九日——平明以行李付驛，別金重甫，乃行。是早，雲氣穠郁，從普安北門外第一溪橋北，循西峽入，遇稅司前，漸轉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屢屢從山巔懸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爲雲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過一脊面西，復上坡，共一里，爲馬鞍嶺。越而西，遂循嶺西向西南行，於是升降在嶺頭，盤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塢中，爲坳子哨，（先是，每處有打哨之苦，此爲第一哨，今纔奉憲禁，并於一處，過無問者。）又南越一塢，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峯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鋪，山塢稍開，頗大，中有水塘，卽所謂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爲中火鋪。普安廿二哨，俱於此并取哨錢，過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於此。）哨目止勒索駝馬擔夫，見余輩，亦不甚阻撓。余乃入城飯於肆。復出南門，南向登山，五里，遇駝店，方攸於山坡。雨復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東大山而南，兩旁多智井墜坑，不辨水從河出。又五里，爲大河鋪，有水自鋪東平瀉坡墜下，漫流峽中，路隨之而南，天乃大霧，忽雲破峯露，見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稱爲黑山）雲氣籠罩，時露一班，直上與天齊。望而趨，五里，大河之水，已漸墜深壑，似從西北坵峽去。路東南巒巒透峽東下，則山環塢合間，中窪爲塘，水滿其中，而

四面皆高不知出處。又東透坳下，塢間又復窪而成塘，與前雖有高下，而潛水莫洩同之。又東至南峯而轉，越其東，則東塢大開，深盤遠錯，千塢環壑於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嵐洞西南，余謂壑底水南北透山嵐者，徼之土人云西峯下有入水洞，水墜穴去，不知所出。從西峯稍下，共五里，是爲何郎舖。越舖南，又上嶺，仍依東嶺行，迴望雲籠高峯，已在西北，時出時沒，與雲釀雨，皆其所爲。雖山中雨候不齊，而乘山若稚瞻其馬首者，循東嶺南下峽中，有溪自南而來，溯之行其東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漲流，深湧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東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東上嶺行。余從之，遂從莽棘中上東嶺，已得微道，隨之南。二里，得北來大道，果從東嶺上降者。蓋涉溪者乃西道，從嶺者乃東道，水涸則從西，水漲則從東也。西流之中，有一線深坑，涸時橫板以度，茲漲沒無影，非其人遙呼，幾不免馮河之險矣。從東嶺下一里，則大道西瀕溪，道中水漫數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東山之麓，至是橫折而西，從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轉北去。蓋其源發於西南火燒舖西分水嶺（按志，分水嶺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卽此）。北流經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洩，卽土人亦莫能悉也。石梁西麓，有穴紛駢縱橫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訛爲亦資孔，乃土音之濁也。梁南半里，卽爲亦字孔驛，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繞其東焉。比至雷雨大作，宿於西門內周舖。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三三九丸

MU
K 2819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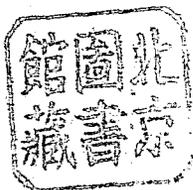
3 2168 0159 1

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二)

已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公以驢至文廟前，再饋殮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卽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卽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茲碧湖南坡厓間，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壑。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邨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卽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崖間，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渡湖，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閔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塢之湖，西山合而攜東崖下，路乃緣崖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邨居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邨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邨，北抵於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陸，稻谷成廩。一曲

徐霞客遊記 滇遊日記



江陰徐宏祖霞客著 (南)



夾通幽入，盤皋夾水居。古之朱陳郟，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東山而南，爲新
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
士，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爲呂揮使夢熊之婿。）呂夢熊先馳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山，其內人
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日——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卽鳳羽之東垂也，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
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王寨。是日，飯於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臺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以避寇
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卽關坪，爲鳳羽絕頂。其南白王廟後，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皚皚，而不及登。
（鳳羽一名烏弔山，每歲九月，烏千萬爲羣，來集坪間，皆此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烏輒投之。）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卽行，循西山南行，五里，過一郟，有山橫巨塢南，大
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潭，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
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關郟，渡三澗。三里，東抵一郟，
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渡東湖之西，乃南躡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廠出鱗，山之東卽鄧川州）
與西之橫互山，又突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逾一嶺。共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卽東湖之
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僅二三尺，亦北向上。

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川縉紳楊南金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人處逼仄深邃，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穿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卽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楹，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窳，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著手卽膩，不可脫。蓋其洞既不高曠，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僇僕，而益增其煤膩。蓋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卽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烟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烟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採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達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與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抗陰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

其上稍覺螻蛄，卽入時由樁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崖出口，滿身皆染淄蒙垢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澆，水從亂穴中汨汨出，遂感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黃梁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攜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愜幽興。飯後，仍逾西嶺，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互山之東坂，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駟邨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邨。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岡坂，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日——尹備鞍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馬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間，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間大聚落也。由邨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岡，三重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邨廬夾之，前閔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爲此中水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掩而來，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里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閔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躋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椽於架上，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邨氓慣走緬甸，皆多彝貨，以孩兒茶點水饗客，茶色若胭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返。

初五日——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塋山，即土主廟北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紛紛，奢者攜一豬，就塋間火炕之而祭。貧者攜一雞，就塋間弔殺之，亦烹以祭。迴憶先塋，已三遠春露，不覺慨然。亟返而臥。

初六日——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暫停。適邨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嶺，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甚懽。

初七日——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源洞之遊。先從白米邨截川而東，五里，遶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崖下迸出，崖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釋耜而趨山走險，呼之趨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勝而返。下午，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君留甚篤。是日，宴張氏兩公子，客去，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同夢熊早飯後，別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願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爲明日行計。何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日——早飯於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盒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

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度之，又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峽口之北，曰隸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壑水口，既極逼東，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莖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流，度橋而東，應山鋪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逼湊，急渡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卽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檢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圯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崖南向行，普陀壑中一里，夾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卽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壑中愈驟，壑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鸞鳥，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不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濺之，百狀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崖夾身，一線透腋，轉覺神怡。二里，顧西崖之底，有小穴，嘗危崖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卽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壑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湯，人入洞門，爲熱氣所蒸，無不浹汗，有疾者輒愈。（九炁莫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壑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

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壘，而隘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壘東之山，卽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脈逶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脊，壘西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直怯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郫當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江兩岸，垂楊夾堤，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所。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涿州守，卒於任。前宿其來風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飯，而擔夫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直怯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悶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山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蔣江，是爲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梁——乃跨彌直怯江上者——西行陸中一里，有橋跨小溪上，卽羅蔣江也。橋之北，水塘激瀾，青蒲蒙茸，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待舟，北望梅花，郫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相盤對，但各間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

時多崩圮。鐘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遶其東麓，南行，兩旁陸低於溪，壘岸行水於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受三人。其中彌直往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從。）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壘舟膠不前。劉君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間，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審畫，俯俯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爲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間，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川州治，當山腋曲，雜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銜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於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直怯江西岸，若由陸地行，不復知此中有湖，併湖中有此景者。又南行港間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互於西山，即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即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劉君臨岐踟躕，時已過午，腹餒，余揮別劉君，余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植互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志，昔六詔未一，南詔延五詔長爲星回會，鄧賧詔之妻，勸夫莫往，曰：「此詐也，必有變。」以鐵環約夫臂而行。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獨鄧賧以臂約詔之還。後有欲強妻之，復以計

詒之，得自盡。不爲所污，故後人以德源旌之。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蔭江。鄧川路從之，山之東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直往閩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傍臥牛山東突之嘴行。臥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峯，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間，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嘴，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而德源橫互之南，尙有平曠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脈，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峽自西山出，橫涉之，而南上坡間，又二里，又坊當道，逾坡南行，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爲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殮，余并探此而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峽底，小魚千萬頭雜沓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嘍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在廟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內遞而抱水，東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崕岨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鳥有矣。崖之後，石聳片如芙蓉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

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覓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邨者，尙隔一簣，踞西峽間，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簣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半里，抵三家邨。問老嫗，指奇樹在邨後田間，又半里，至其下。其樹高臨深岸，而南幹半空，轟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開，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香開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辨其葉而已。乃從邨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衝，入邸舍，晚殮已熟，而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別倩爲早行計。

十一日——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嶺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爲首也。）當山垂泐錯之處，羣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謂

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邨當大道之右，曰波羅邨。其西山麓，有蠟蝶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棲僧舍，而余獨從邨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激根竅而山，清冽可鑿。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激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卽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卽發花如蠟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十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粵西三里城，陸參戎卽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蠟蝶卽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蕊，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鬪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躡，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旣萬里而來，不爲險阻，余何難前導？」余乃解長衣，併所折蠟蝶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躡，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體磔，當石崖間，旭日映之，光豔奪目。下瞰南峯與崖，又駢峙成峽，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營

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巖巖，對崖亦穹環駢透，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上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簫刺空，下崖倒影無底，導者言上崖腋間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間洞有曰古佛，而四眺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攀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闊，中分三層。下層墜若罅井，倚窺杳黑而不見其底，昔會置級以下，燐燈而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下矣。中層分瓣排櫺，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寶絡中掛。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後，盤空上透，望頗窳窳，而中洞兩崖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崖中湊，右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刃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陡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崖間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覺閉塞矣。」余謂不閉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門捫崖直上，崖亦迷隙成門，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層臺之異。峽左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夾窮而躡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刃如竇白，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

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導者乃取樵後峽去余乃仍循崖東下三里當南崖之日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間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爲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邨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衝則龍首關來大道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踴蹶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爲南重自無爲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卽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爲某邨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爲鵝鼻嘴卽羅剎石也不特山從此疊兩重而海亦界爲兩重焉十三里過某邨之西西瞻有路岐出爲花甸道東瞻某邨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岡四里過二鋪又十五里而過頭鋪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間令人神思惘然。

十二日——覺宗具騎挈殮候何君同爲清碧溪游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北西山下卽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泉一方在坡峭間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慈山登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

塔寺，前有龍藏祠、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卷映，最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爲阮尙賓之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崖，其崖高穹窿，上與對崖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崖夾於上，俱逼仄深窄。路緣崖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溪側，願僕亦止焉。余與異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澗，澗旁兩崖巉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掛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筐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搗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烟雲之致，於是盤崖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爲水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著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從澗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項，極躍而出，踞石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躡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壑，其高參天，後面卽峽

底之下，高亦二三丈，而脚嵌巖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盞，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額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面而溢，轟倒槽道，如龍披峽。余從崖端俯而見之，亟攀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濕衣，曝石上，就流躍足，就日曝背，冷堪灑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卽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登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旣前，余欲從其內，再窮門內二潭，以澄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臺石貼壁間，稍北，臺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繞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滯其中，亦澄碧淵淳，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潺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於是無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污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攀之，更崖者則轉

來而梯之。上矚兩崖，危巖直^穿，彌極雄厲。漸上二里，礪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崖轉鋒箚中，崖根有小路，爲密箚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縛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逾。余不信，更從叢箚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余乃披莽，去巾解服，逾竹爲紐，復逾里餘，其下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與垂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聞清碧澗有路，可逾後嶺通深漢，豈尙當從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則負芻之樵，猶匍匐箚中。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即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隙，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僕守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嶺，路當南逾高嶺，乃爲感通問道。余東逾其餘支，三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逾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上躋，望崖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廬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兩旁，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崖逐林，各爲一院，無山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房曰斑山，乃楊升菴寫韻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建醮設法，前，必不在，乃問而法。後有人追至，留還其房，余告以欲覺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

必歎查而後行。」余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從何處。譚審之，知爲王廣虞，乃衛侯之子，爲大理庠生，向會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隨其父來修薦於此。見余過，故父子相訟，而挽留余飯焉。飯間，何君亦令僧來招。既飯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日——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鵝花盛開，各院無不燦然。中定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樹皆高三四丈，絕與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復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賜僧無極歸雲南詩十八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後從大江還故土，帝親灑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臣，皆作詩送歸。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淪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嶺，覓波羅巖。寺後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即後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峯矣；一分歧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瀾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巖。波羅巖者，昔有趙波羅樓，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人即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台。時余

與何君香梓騎而行，離寺卽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嶺而西，其嶺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湖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疊成巖，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巖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壘石，明淨，引水一瓮貯巖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淪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韻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問升菴遺墨，尙有二扁，寺僧恐損剝，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盃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時而來道。所出大道，卽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邨，曰上陸，去郡尙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大理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過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十四日——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君遍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有三塔。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

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岌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鏤所勅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雨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鑄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菴，卽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間，各方七尺，厚寸許，北一方爲遠山闊水之勢，其波流潑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烟汀間；南一方有高峯疊障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門內。二門有碑屏一座，其北跌有梅一株，倒撇垂跌間，石色黯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甯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於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二尺，約五十塊，塊塊皆奇，俱絕妙，著色山水，危峯斷壑，飛瀑隨雲，雪崖映水，層疊遠近，筆筆靈異，雲皆能活，水如有聲，不特五色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尙未盡也。淨土菴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俱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真寺則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菴前爲玉皇閣道院，而路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圯，令人悵然。

十五日——是日爲衙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衙子之聚，設於城外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

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彝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餐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邨，其餘環塔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惟南戶尚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峯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後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邨入寺，飯。同巢阿趨街子，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日——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得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綳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馳騁於中，更隊以規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麵爲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刻邨塾中物，及時文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日——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遂至寺前，余卽入南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郎已先往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旣而辭呂，

觀永昌買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麵爲飯。飯後，覓願僕不得，乃返寺，而願僕已先在矣。

十八日——由東門入城，定市，買竹箱修舊篋溝，再過呂窩，叩劉呂二君，呂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日——早過呂窩，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家西南城隅內，其前卽清真寺。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同堂也。殿前檻陞窗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金索其定錢，仍勸不卽窗。令願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日——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願僕與寺僧先行。余仍入清真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無花，白紋黑質，尙未能如張順會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五里七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夾道，曰上陸，又南，則西山巍峨之勢少降，東海灣環之形漸合。十里，過陽和鋪。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亘而西，海南盡於其麓，穿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卽橫互之山，至此愈峻，北卽蒼山，至此南盡，中穿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穿之溪，城其兩崖，而跨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大道東自趙州，西向濠濱焉。旣度橋，出關

南，遂從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峯北邁蒼山之背，壁立孳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崖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倒崖，始行峽中，纏穿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丈五尺而狹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溪下嵌甚微。又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鋪，其地爲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夾來入，是爲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草房，溪兩旁至此始容廝崖之膝，然猶柢樁之綴於箐底也。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趙州大理蒙化諸迎隙者，變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尙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遊，旅肆爲諸迎者所據，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日——雞再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圯，水沸橋下甚急，是爲四十里橋，橋東爲數家倚東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屬，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犬牙之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餘，爲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披爲隙，其南者，余所從來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漾濞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甯之峽也，峽形雖遙分，而溪流之會合，尙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

而西突，路北逾之，遂併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卽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下行坡嶺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旣而盤曲西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圯，是爲寧水橋。蓋蒼山西下之水，此爲最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漾水，漢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逾一小嶺，共一里，始與漾水遇。其水自漾灘來經此，卽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甯洋山而下澗滄江，路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均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邐西南盡於順甯之洋山。北行五里，有邨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北，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也。題言石門近在橋左，因翹首東望，忽雲氣迸拆，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願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屯，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踞峯而上，十里餘，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遊，今無及也。』著性嚴山中事未完，旣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鑰匙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勝，歿飯，卽扃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陸，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自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逼湊，駢削萬仞，相距不逾二丈。

其頂兩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難爲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險身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益東逼門下，叢篁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躡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倒隙，爲懸壺形，而勢甚束，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歧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凌溪石，其石大若萬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濤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卽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崖，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真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崩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歧躡磴，始猶藤箠蒙茸，旣乃石崖聳突。半里路窮，循崖南轉，飛崖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則石門之根也。雖猿攀鳥翥，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併至玉皇閣，姑憩而草記，留爲明日遊。

二十二日——晨起候飯，性嚴束火負鑪，摘豆裹米，令僮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逾嶺。一里，路分二岐：一東上者，爲花椒菴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崖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崖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旺，獨所踞崖端危險，不能返觀，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束，水自東南跌底而來，其

正東有山一支，巖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即踞其上，尙不能遙望得之。蓋其內木石甚密，非如外峯可以一覽盡耳。於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峭間有頽垣遺構，爲玉峯寺廢址。玉峯者，萬歷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即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菴，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渡其上，復北轉，共二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荆於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然火覓泉，將爲炊，余不及覓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大後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峯，謂即東南清碧溪後主峯。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溯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買勇直前。二里，山石旣窮，而土峯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巒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頂間時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從嶺脊燒痕處行，虎跡齒齒，印沙土間。連上數頂，始造其巔，則猶在外峯上。始知蒼山前後，共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望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分支西夾，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崖墜派，不復開洋，俱下盤夾箐，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搗湖底，有聲沸騰，其形天矯，而上下俱西叢木遙壑，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嶺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潭驛北

之嶺，西盡於漾源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互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互其西南，爲橋後水口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潭子鋪西之山，南截漾源二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覽則橫嶺鋪之脊，排闥西界，北接斜互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東面內峯巖巖，榆城即在其東麓，而間隔莫逾。一以峯高，陡崖攀躋既難；一以山劃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岫中，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入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之路，當即於分支西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塹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即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乃循舊跡下。三里，忽誤而墜西北支，路絕崖欹，無從懸墜，且空山查隔，莫辨眞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尙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歧，且峻崖絕坂，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無棘則流圯，方徘徊間，雨復乘之。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皇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尙隔一箐，樹叢不可見，路絕不可行。盤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於是攀隙墜空，始無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崖之間，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南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烟攬翠，俯掬盡流，令人有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舊址。由岐下北窰，轉峽度塢，一里餘，而得花椒菴石洞。洞亦巨石

所覆，其下半疊石盤，半度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地以碎石隨其簷而望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窺洞者，窺樓，則洞與門兩全其勝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間，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繞水石錯落，亦棲真之地。龕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脚，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鑿桶，晚責下山，嚮以爲殮，亦不能夜宿洞間也。

二十三日——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湖，其瀾自東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蒼山之後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旣渡，西北上西紆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漾濞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漾濞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躡磯嘴，而西半里，南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倚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漾濞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洱海水爲瀾，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驛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瀾水無涉，何以兼

而名之耶。豈源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流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鶴慶，合東西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白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漢」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度，不及北向鐵橋，度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有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綉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間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迴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峽則在南。更西躡坡迤邐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茶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椰當嶺脊，是爲橫嶺。鋪之西，遂西躡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其南臨烟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隘，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潭上流者。又南二里，其峽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脈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逾夾隘，乃既南而北突之峯，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峯，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東於白木鋪，由其南逶迤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脈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西，有小水自東南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

流南轉，始循小東崖下。既渡其西，復涉其東，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又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兩崖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則數家倚東崖下，是爲太平鋪，乃宿其敵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遠流，上跨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連堡東，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日——雞鳴具飯，味爽卽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峯西行，路轉於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郵倚北山坡峽間，廬舍最盛，是爲打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北而南激，橫截山之東麓，太平鋪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其交會之峽，是爲勝備郵。此北來之水，卽勝備江也。盤郵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崖。江流差大於汧水，而不及濞濞，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南。半里，又隔江與勝備郵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從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嚙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而度其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嚙，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卽勝備所破峽之西崖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

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餘，有郵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高連堡，始如此小流，卽雙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卽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尙在北塢中。從橋西卽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峯，復上坡二里，西逾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龍罩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間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狗山卽郡志所謂阿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南壑維沓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雜沓而來。其外遠山，自北互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互脊之半，有寺中懸縹渺雲嵐間，卽能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嶺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峽，由其北，乃陟西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樹木深翳，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道而廬，是爲白土鋪。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南北墜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峭房在坡間，曰松坡民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瀕山蔽谷，更無他木。（聞其地茯苓甚多，鮮食如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嶺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之間，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閣，曰松梵，朱按君秦楨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翠濤聲，

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折曲上躋，二里餘，登嶺頭。又一里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有數家散處峽窪間，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爲天頂鋪。先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也。間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嶺頭之廬，以非常站所歎，強之後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麪爲巴而啖之。臥。

二十五日——味爽，啖所存巴。平明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墜南已墜壑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峽而北，渡坡北湖，卽隨北湖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哨，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崖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卽其迴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錄龍，故名。下流經打坪諸寨，入瀾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卽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路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

普濟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邨，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虛浴溫泉，因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子從銀龍橋市蔬米，即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浴，即隨之南行塢中，如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闕，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池二方，各爲一舍，南男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煮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浴也。舍乃一叅戎所構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矣。既浴，飯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即花橋大道，由其南向逾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爐塘間道行，其路捷。余乃即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即花橋之水。上度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逾橋上坡，東南躋。一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誤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誤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礮廠道。東南逾岡嶺者，爲門樞爛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逾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搗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岸南行豁崖間，幽深窈窕，水木陰闕，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

一二故環窪爲步。黔南之山，則界于二者之間，獨以逼登見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渾濁；（惟撫仙湖最清）粵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而黔流亦界於二者之間。

二十九日一晨雨霏霏。既飯，辭主人行。從街東南出，半里，遶東峯之南而北入其塢，圻而迴眺，始見其前大塢開於南，羣山叢突，小石峯或朝或拱，參立前塢中，而遙望塢外，南山橫互最雄，猶半與雲氣相氤氳。此卽巴吉之東，障盤江而南趨者也。塢中復四面開塢：西則沙澗所從來之道，東則馬鼻河所從出之峽，而南則東西諸水所下巴吉之區，北則今所入豐塘之路也。計其地，北與□□□爲對，南與富州爲對，西與楊林爲對，東與安籠所爲對。其遙對者，直東則粵西之慶遠，直北則四川之重慶矣。人北塢，又半里，其西峯盤崖削石巖巖獨異；其中有小水南來，溯之北，又二里，循東峯北上，逾脊稍降，陡塢復上，始見東塢焉。共二里，再上北塢，轉而西，塢中有水自西來，出拗下墜東塢，塢上豐禾被隴，透之而西，沿北嶺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塢，一里，復西北上。二里，逾北塢，從嶺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霽。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復盤陟其西北坡岡，左右時有大窪旋峽。共五里，逾西塢而下。又三里，抵塢中。聞水聲淙淙然，四山週合，方疑水從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見塢中有坑，中墜如井，蓋此水之所入者矣。從塢右半里，又西北陟嶺半里，透脊夾而出，於是稍降，從長峽中行，西北三里，復稍上，始知此峽亦中窪，而無下洩之道者也。飯於路旁石上。出嶺之西，始見西塢中盤，內皆嘉禾芄芄，北有小山縮塢口，廬舍懸其上，是曰豐塘，東西南

皆迴峯環之，水從西南二塢交注其間，北向遂峽。由塢東南降嶺，循塢南盤南山北麓，共二里，北與縮口廡舍隔塢相對。見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爲分岐之處，過而復還，始登，見其內道頗大，以爲是，再上路，分爲二，西者既漸小，南者又盤南山，又疑爲非，往復數四，莫可從問。而塢北居廡，相距二里餘，往返既遙，見南山有牧者，急趨就之，而隔峯間壑，不能卽至。忽有負木三人，從前嶺下，問之，乃知其非。隨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處，尙在嶺西，此處南岐，乃南塢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塢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黃泥河，正可從刺託宿矣。乃西向入塢，有小水自西來，路逾坡西上，下而復陟。三里逾坳，均不高，而接兩山之間，爲南山過北之脊，東水下豐塘，西水復西北流，俱入馬鼻者。脊西遙開塢直去，循北嶺又西，二里岐始兩分。沿北嶺西向出塢，爲普安州道，橫度塢南，陟嶺南上，爲亦佐道。遂南度塢，路漸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無非行潦。緣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盤嶺角，始望見北界遙山橫互，蜿蜒天末，此卽亦字孔西南東轉之脊，從丹霞山東南，迤邐環狗場歸順二營，以走安籠所，北界普安南北板橋諸水入北盤，南界黃草壩馬鼻河諸水入南盤者也。又西南入峽，一里餘，復南躋嶺巔，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轉，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復疑其誤矣。循磴四下，復轉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復開大塢西去，塢雖大，皆荒茅盤錯，絕無禾陸人烟。於是隨山麓西行，三里，塢直西去，路西南截塢行。塢南北界，巨筍森削，中環一壑，圓匝合沓，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眼色欲乞，山雨復來，而路絕茅深，不知人煙何處，不勝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峽

春而過，其春中平而夾甚逼。出其西，長峽西去，南北兩界夾之甚遙，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復若斷若續，上則重茅偃雨，下則停潦盈蹊，時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躑躅。三里，忽聞犬聲，繼聞人語在路南，計已出峽口，然已不辨爲峽爲坡，亦不辨甯向從何入。又半里，大道似從西北，而人聲在南，從莽中橫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徑，入寨門，則門閉久矣。聽其春聲甚遙，號呼之，有應者，久之，有詢者，又久之，見有火影出，又久之，聞啓內隘門聲，始得啓外門入，即隨火入春者家，炊粥洗足，雖擁青茅而臥，猶幸得其所矣。既定，問其地名，即碧峒也，爲亦佐東北界。問紅板橋何在，即在此北峯之麓，爲黃草壩西界，與此蓋南北隔一場云。

戊寅九月初一日——雨遂旦不休。起觀兩界山，已出峽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岡上，即紅板橋，爲黃州界。）復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飯，欲行，主人言：「此去黃泥河二十里，水漲舟莫能渡，須少需之。」蓋是河東岸無居廬，先有去者，亦俱反候於此。余見雨勢不止，憚于往返，乃掃剔片地，拭木板爲几，匡坐蔽毛中，冷則與彝婦同就溼焰，蓋一茅之中，東半畜馬，西半則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溼薪以爲爨，爨北即所置几地也，與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則鋪茅以臥，日則傍火隱几。雨雖時止，簷低外滴，不能一舉首辨羣山也。

初二日——夜雨仍遂旦。主人言：「今日漲愈甚，舟益難渡。明日爲『街子』，（貴州爲『場』，雲南

爲「街子」廣西爲「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復從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腸爲潤。是日，當午，雨稍止。忽聞西嶺喊聲，寨中長幼，俱遙應而馳，詢之，則豺狼來負羊也，幸救者，傷而未死。夫日中而兇獸當道，余夜行叢薄中，而僥倖無恐，能忘高天厚地之靈祐哉？

碧峒在亦佐縣東百里，蓋滇南勝境之界山，南走東轉，包明月所之南橫過，爲火燒鋪南山。

（接滇南勝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東，火燒鋪西嶺。余前過明月所，即平彝所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則明月所東，火燒鋪西，乃爲分水之脊，即轉爲火燒，亦資孔之南山，東走而北轉，經樂民所，北遠歸順狗場之間，而東南下安籠所，入廣西泗城州境，又東過思恩府北，東峙爲大明山，而盡于潯州，爲黔鬱二江之界。其滇南勝境之南所度火燒鋪南山者，其峽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從其口東度兩分而已。）老脊從此分爲兩支：正支東由亦資孔南，東北遠樂民所北，而轉安籠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東轉，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於江底，又南盡於南盤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爲界，而以南支爲界也。（若以老脊，則樂民所，狗場營，黃草壩，俱當屬滇，以老脊東行，而黔隘小，故哀滇益小，以補不足。）

碧峒北與新興城遙對，南與柳樹遙對，此地又滇凸而東者。

碧峒寨有民哨，有羅羅，共居一寨門之內。其西爲民寨，即余所棲者；其東爲羅羅寨。

自黃草壩至此，米價最賤，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初三日——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飯，出寨門，路當從小岐南上山，誤西徑，大石徑行，初有塢西北去，以爲狗場道，隨石徑西南轉二里，東界石山南去，塢轉而西，隨之二里，峽中禾遂盈隴，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懸坡上，相去向一里，而隔南遂絕。乃莽蒼橫陟其塢而西北，一里，抵北山邨麓，有兩人耕於其下，亟趨而問之，尙隔一小溪，其人輒牽牛避去。余爲停趾，遂告以問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黃泥河應從來處，此誤矣！』再問以誤在何處，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濘間，路倏斷，倏續。二里餘，至前轉塢處，猶疑以爲當從南峽入，方惆悵無路，忽見塢邊一牧馬者，呼之，卽碧峒居停主人也，問何以至此，蓋黃泥河之道，卽從碧峒後東南逾嶺，乃轉西峽，正與此峽東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無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復二里餘，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門，東南逾嶺而下，一里，東南徑塢，半里復上，又半里，又東南逾一嶺，有峽自南西墜，而路則直西出塢，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峽中，遂由峽西行，屢陟岡窪。三里，有石峯踞峽之中，爲當關之標，由其北逾脊而下。時密雲釀雨，見細簪縈崖，深杳叵測，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峽出，下嵌壑中，遠東南而注，是爲黃泥河，其河僅比澧江水，不闊而深，不渾而急，其源發於樂民所明月所經狗場至此，東南與蛇場河同下江底，而入盤江者也。時有小舟纜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嶺，有岐自東南峽底來，爲入小寨而抵板橋者，乃知板橋亦四達之區。

也。又西出峽，見羣峯中圍一壑，而北峯獨稍開，即黃泥河所環，共一里餘，抵聚落中。是日爲市，時已散將盡。入肆覓飯，主人婦以地瀦天雨，勸留莫前。問馬場尙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黃泥河聚廬甚盛，但皆草房。其地四而環山，而北即河繞其後，復東南帶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峽來，北注黃泥，其中多盤塢環流，土膏豐沃，爲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馬駝肩負而去。前擬移縣於此，至今稱爲新縣，而名亦佐爲舊縣云。

初四日——晨起雨止，四山雲氣勃勃。飯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橋，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轉而南，湖流半里，入西峽。又半里，轉而北，其處又有北峽，西峽二流之交焉。於是隨北峽溪，又湖流半里，乃西上山，時東峯雲氣稍開，乃賈勇上躋，仰見西嶺最高，其上皆夾坡削筍，雲氣罩其頂，不能悉。上躋二里，漸入濃霧中，遂從峯頭穿峽上，於是筍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見。又一里，陟其頂，平行嶺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塢。涉塢而西，一里，度一小橋，橋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轉，一里，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場，邨道，有小峯駢立，邨隱其下焉。北乃其處趨狗場營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無石級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躋極難。二里，陟峯頭。又平行峯頭，一里，越其巔。時濃霧成雨，深茅交道，四顧皆瀾淪如銀海，得峯頭一樹如擎蓋，下有列石如錯屏，乃就樹踞石而憩，止聞颼颼滴瀝之聲，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嶺西深墜而下，而杳不可見，嶺東屏峙而上，而出沒無常。已從北下，始有石磴陡墜，筍

木叢水共一里半，陟塢而西，亦中窪之岩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開，路乃稍平，尖峯旁立，若爲讓道者。西向平行塢中，一里半，有水橫滯於前，以爲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窪之坑，畜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復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漲水深，涉之沒股焉。又西一里，乃飯於峽坡之下，旣飯，遂西入竹峽，崇峯迴合，紆夾高下，深篳密筍，蒙蒙不容旁入，祇中通一路，石徑透迤，如披重雲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爲管，瀟漫山谷，杳不可窮，從來所入竹徑，無此深密者。（其處名竹園管。自黃泥河西抵馬場，人人捆負，家家獻客，皆此物也，客出驪淪之耳。）其中坡陂屢更，三里，逾峽南下，其壑中開，又爲霧障，止聞隔坡人語聲，然不辨其山形谷勢矣。南行壑中一西，轉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經峽而西，抵危坡下，復西向躋磴上，於是密筍仍縈夾壁懸崖間，其陡峭雖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嶺頭，竹筍旣盡，循山南轉，皆從嶺上行，路東則屏峙而上，路西則深墜而下，然皆沉霧所翳，不能窮晰也。南向平陟嶺上，共三里，轉而西行，嶺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墜而下，第霧漫莫悉端倪。旣而傍北嶺行，北屏峙而南深墜。又二里，雨復大至，適得羊場堡四五家當嶺頭，遂入宿焉。其家竹牀竹戶，煨煖餉筍，竟忘風雨之苦也。

初五日——夜雨達旦不休，飯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漸轉西，兩旁多中窪下陷之穴，或深墜無底，或瀦水成塘，或枯底叢筍，不一而足，然路猶時時陟岡逾嶺，下少上多也。十里，見路北有深筍，有岐從筍中升，合併西去，有聚落當嶺頭，是曰水槽。其處聚落頗盛，夾道成衢，乃狗場營安籠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岡

頭無田，其上皆耕鋤崖隴，祇堪種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霧翳不見也。升陟嶺頭，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與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歷磴下，遙望西塢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峽底西行二里，復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塢中，其中不深，而迴峯四開，霧條開合，日色山光，遠近迭換，亦山中幻景也。既復西向逾嶺，三里，見嶺西窪中，有水底塘。乃循峯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縣東門。縣城磚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於縣前。飯後，半里，出西門，乃西北行，計其地猶在羣峯之頂，但四山霧塞，上下莫辨耳。從嶺頭西北行二里，乃西向歷峻級而下。其時霧影亦，遂見西塢中懸，東界所下之山，與西界崇峯，並夾南北，中間深壑，而拐潯河自北而南，經其中焉。其形勢雖見，而河流猶深嵌不可窺。西山崇列如屏，南頽尤高，雲氣尙平抹其頂，不令盡露。西山之南，復起一山，斜障而東，此則障拐潯而東南合蛇場者也。於是盤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盡。復西北行坡蛇間，一里，逾岡再下，數家茅舍在焉，然猶未瀕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東來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東北來小水，約半里，有渡舟當崩崖下，渡之。是河發源於平彝衛，及白水舖以東，滇南勝境以西，皆注焉。其勢半於江底，而雨倍於黃泥河，急流傾洞，南奔東，與蛇場合而東南會黃泥河水而爲江底河者也。亦佐羅平南北東西二處，俱以此爲界。西登崖，崖岸崩頽，攀躋而上，遂西向陟嶺。時暮色將至，始以爲既渡，卽有托宿處，而荒崖峻坂，絕無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復來。五里，遇一人趨渡甚急，執而問之，曰：「此無托宿處，鷄場雖遙，亟趨猶可及也。」乃

冒雨踴蹶，轉向西南上，五里，逾嶺而西，乃西轉北行峽中，稍降，二里，得數家之聚焉，亟投煨燻，暮色已合，而雨復徹夜。

初六日——晨起，雨止，四山猶氤氳不出，既飯，稍西下，渡窪，復西北上，漸露昨所望屏列崇峯在西南，而路盤其東北。三里，逾一岡，坪間有墟地一方，則雞場是也。從嶺北稍下，又得數家之聚焉，問之，亦雞場也。蓋昨所宿者，爲雞場東邨，此則雞場西邨矣。從邨北行，其峽西墜處，有石峯竝立，路從其北逾脊，稍東轉而北，涉塢，共三里，遂西北躋嶺，盤坵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嶺，則夙霧頓開，日影煥發，東瞻羣峯吐穎，衆壑盤空，皆昨所從冥漠中渡之者。越嶺西下，一里，抵盤壑中，見秋花懸隙，細流縈磴，遂成一幽異之境，西一里，有山橫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雲樵石之樓，在西峯後，循其東南塢，則大路所從去也。乃隨塢南轉，塢東西山分兩界，余以爲塢中水將南流，而不意亦俱中窪之穴也。南行三里，復逾脊而上，遂西轉，盤橫城之南脊焉。一里，循橫城南崖而西，其處山脊湊合，岡峽縱橫，而森石尤多娟麗。又西一里，有岐自東南峽來合。又西一里，乃轉北下。於是西向山遙豁，而路則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復北向逾岡，轉而西下，望西北塢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塢中，一里餘，又直造其下，則亦中窪之峽也。由其南又西行，兩陡岡塢，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澤河至此，俱行嶺上，未見勺水。）又西一逾岡，一里，南望岡南，一峯西開，洞門高懸，門有木橫列，而下隔一峽，遙眺無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

南流小水，西逾一岡，其二里而抵桃源。其邨百家之聚，與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塢，羅平之道，自塢中東南來，北東西三面俱會，其水南墜入崖洞，而南洩於蛇場江，故知拐澤西岸崇山，猶非南行大脊也。邨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時日已午，就邨舍淪湯餐飯，而木溼難燃。久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峽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塢而上。又一里，逾岡而西，見西塢自西而東，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東界之，其山時露石骨崢嶸，然猶未見豁流也。塢中雖旋窪成塘，或匯澄流，或滯濁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岡西下，有邨當塢，倚南崖而居。於是繞邨西行，始見塢中溪形曲折，且聞溪聲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見塢中又有一邨，當塢西居，始見溪水自西來，從其邨西，環其邨北，又遶其東，其邨中懸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環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橋，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徹不汨，是爲清水溝云。蓋發源於西山之迴坎坡，經此而東出於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復過一邨，其邨始在塢北。又西一里，又經一邨，曰小板，有稅司在焉，蓋羅平北境，爲桃花駝鹽之間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澗，屢有小水自北峽來，南注於清水溝，路截而逾之也。北峽中男婦二十餘人，各捆負竹筍而出，蓋土人羣入箐採歸，淡薰爲乾，以待鬻人者。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邨倚之，是爲迴窰坡，清水溝中，民居峽塢，至此而止，以塢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過一小橋，其水自西北沿山而來，即清水溝上流之源矣。度之，即西上嶺，嶺頭有索哨者，不之與而過。躡嶺一里半，西陟嶺脊，是脊始爲分水之處，乃北自白水鋪，西直南度此，迴

環西南，而峙爲大龜，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諸派者也。而羅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春西漸西北，平下一里，漸轉而西，行塢中。而塢東西直亘，而南北兩界遙夾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聳，暮霧復勃勃籠北峯上，流泉亦屢屢自北注南，窮南山之麓，似有墜澗橫其北，然不辨其爲東爲西，以意度之，以爲必西流矣。然不可見也。塢中皆荒茅斷隴，寂無人煙。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橫列塢口，塢始墜而西下，茅舍二三家，依塢而棲。路乃逾塢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龕當路旁，南與茅舍對，想亦哨守之處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峽來，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塢口而去。旣度梁，卽隨西山南向，隨流半里，轉而西上嶺，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馬場之聚當嶺頭。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無一具。時日已暮，不暇他徙，爨溼薪，臥溼草，暗中就枕而已。

初七日——晨起，雲尙氤氳。飯而行，有索哨者，還宿處，解囊示批而去。於是西北隨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種麻滿坡南，蓋其下亦有塢西通者。西馳四里，始與溪近。隨流稍南，半里，復循坡西轉。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塢中，有數家之聚，田禾四邊，此溪經塢環之。其塢自北山隨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與此水同會於邨北，合而西南破峽去。乃西截北來塢，半里，抵北來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爲獨木橋，想昔乃獨木，今雖石，而猶仍舊名也。橋下溪流，三倍於西來之水，固知北塢之源遠於東矣。逾橋西，卽上嶺，西南直躋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歧隨岡南去者，陸涼道也。岡西塢中，復有數家焉。

亦陸涼屬也。其塢亦自北而南，雖有邨而無塗，路西下截塢，半里，經邨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躡峽而上，而陸涼之界，又西盡於此矣。蓋因其水南下陸涼，故西自此塢東，抵迴窰西山，皆屬之陸涼。其處南抵陸涼，衛路經尖山天生橋，相距尙八十里也。由西嶺而上，又爲海崖屬，乃亦佐縣石縣丞土司龍姓者所轄。（亦佐縣有左右二丞，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縣，即與步雄攻黃草壩者；右丞姓龍，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東自此嶺而西，抵箐口焉，東與亦佐西界中隔，羅平陸涼二州之地，間錯其間，不接壤也。從東麓西上，屢峻屢平，峻者削崖盤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三逾嶺頭，共七里，望見南坪有數十家之聚，北峯則危聳獨懸。蓋自馬場而西，即望見遙峯尖削，特出衆峯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懸磴，西北抵危峯前，其時麗日轉灑，碧天如洗，衆峯盡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獨木西峯，下伏如砥，即遠而迴窰老脊，亦不能上與之抗，惟撈澤雞場西嶺，遙相頡頏。其中翡翠層層，皆南環西轉，而接於西南巨峯，此東嶺之極觀也。其西則亂峯迴響，叢箐盤錯，遠雖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則支條直走，近界既豁，遠巘前環，此獨木諸所，遙帶而下洩者。西南有二峯遙漢，如眉中分，此盤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東峯之外，復有一峯高懸，其南浮青上箐，圓若團蓋，此即大龜山之特峙於陸涼，踞南師宗，彌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諸峯，悉其支庶，而此峯又其伯仲行矣。由峯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懸，平度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僅見者。由此歷級西下，一里有壑迴環，中窪四合，復有中懸之臺，平敞

其中夾坑之岡，橫互其外，石痕墜本，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齒橫岡西南轉，二里，復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懸之岡，有盛哨者，不顧而去。度岡而西一里，復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復有索哨者，亦不顧而去。想皆賡云海崖上司者。逾脊，又不能西見盤江。又西半里，西障始盡，下界遙開，瞥然見盤江之流，自西北注東南而去，來猶不能盡屬焉。於是西向拾級直下，一里，抵塢中。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轉，半里，復稍上逾岡西，復平行嶺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盤嶺，見西南路稍大，從之一里，得數家當嶺頭，其茅舍低隘，牛畜雜處其中，皆所謂羅羅也。男子皆出，女人莽不解語，索炊具無有應者，是即所謂箐口也。海崖之界於是止焉。由岡頭西南去，爲越州道，從此西北下，即越州屬，爲曲靖道。遂西北下嶺，始甚峻，一里，轉西漸夷，於是皆車道平拓，無齟齬之慮矣。又西一里，飯於樹下，又西馳七里，始見塢北來。遂盤東山北轉，一里，始橫截北來之塢，余始意塢中當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塢亦中窪也。塢中橫亘一岡，南北俱成盤壑，而壑南復有岡焉。從中亘者馳而西，一里，復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羅羅數家，問之道，不能對也。從脊西下，三里，連越兩坡，又見塢自北來南向去，其中皆負窪貯水，有岡中間，不通流焉。從坡上西北望，則龍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則越州南嶺，隔山遙障，所謂西峯也。而東峯之外，浮青直對，則大龜之峯，正與此南北相準焉。西下坡，又有一塢自北而南，南環爲丈塢，與東界連窪之塢合，此塢始有細流中貫，夾塢成畦。流上橫小橋西度，有一老人持筐賣梨其側，一錢得三枚，其大如甌，味鬆脆而

核甚小，乃種之絕勝者；聞此中有木瓜梨，豈即此耶？西上一岡，平行岡上，四里，直抵西峯下，則有塢隨其麓，而深澗濼之，所謂龍塘河也，然但見澗形，而不能見水。乃西下坡，約半里，隨塢出西南，先與一小水遇，隨之，既乃截塢而西，又半里，始與龍塘河遇，有大石梁跨其上。橋右卽廬壘，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復茅舍矣。龍塘河之水，發源於東北山峽中，其處環潭甚深，爲蛟龍之窟，卽所謂曲靖東山之東峽也。其山北自白水鋪西分水嶺，分支南下，亘曲靖之東，故曰東山，而由此視之，則爲西嶺焉。南至此，潁河而止。其西腋之中，爲閩木山，東腋之中，爲龍潭，卽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塢中，卽爲越州屬，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疇悉環聚焉。由卽西上披，卽東山之南盡處也。二里，逾岡頭，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嶺馳來，謂余曰：「可亟還上山宿，前嶺方有盜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婦後至，所語亦然。而仰視日方下午，前終日馳無人之境，皆豺狼魍魎之窟，卽深夜幸免，豈此周行，東西夾山而居者甚衆，又有賊當道耶？因詰之曰：「既有賊，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剽行者衣，余夫婦得迂道來耳。」余疑此人欲誑余還宿，故託爲此言，又思果有之，今日返宿，將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況既劫人，彼必無復待之理，不若卽馳而去也。遂叱僮僕行，卽從岡上盤北山而西。蓋北卽東山南下之頂，南卽其山下墜之峽，而盤江自橋頭南下，爲越州後橫亘山所勒，轉而東流，透截此山南麓而斷之，故下皆祖礮路橫駕嶺上。四里，抵其中，旁躡北嶺，石參差而岫飢嶮，覺雲影風枝，無非備人之具，令人錯顧不定，投趾莫擇。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

處土傾峽墜，崩嵌交錯，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綴行，其墜處皆流土，不可着足，必從石瓣中宛轉取道；其石質幻而色異，片片皆英山絕品，惟是風鶴驚心，不能狎憩而徐賞之。亡何，已下見西塢南流之江，知去橋頭不遠，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蓮瓣中人矣。從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復行支隴，遂多聚廬之居，又一里，路北江迴堰曲，中涵大塘一圍，四面豐禾環之；東有精廬，高倚東山之麓；西則江流所洩，而石梁橫跨之。又行畦間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長，時爲南盤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東，直南至此。是橋爲曲靖鎮鎗，江出此即東南流，遠越州之東而南入峽焉。逾梁而西，約半里，上坡西，而宿于逆旅，卽昔之所過石保邨也。適夜色已暄，明月在地，魘畏途，就安廬，樂甚。問主人：「嶺上有禦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卽吾隣人，下午樵于山，數賊自山後躍出，剽三人衣，而碎一人首，與君來時相後先也。」予於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而自媿以私衷臆度之也。蓋是嶺東爲越州，西爲石堡，乃曲靖衛屯軍之界，互相推諉，盜遂得而乘之耳。

初八日——味爽，飯，索酒而酌，爲浴泉計。遂由邨得越坡西下，則溫泉在望矣。塢中蒸氣氤氳，隨流東下，田畦間鬱然四起也。半里入圍垣之戶，則一泓中貯，有亭覆其上，兩旁復磚甃兩池夾之，此有榭三楹，水從其下來，中開一孔，方徑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熱爍膚，較之前浴時覺甚烈，既而溫調適體，殊勝彌勒之太涼，而清冽亦過之。浴罷，由垣後東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

騰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對之覺塵襟蕩滌，如在冰壺玉鑿中。北行十里，過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門。時有戈參戎者，奉按君命，巡諸城堡，高幢大纛，擁騎如雲，南馳而去，余避道旁視之，如赫電，亦如浮雲，不知兩界青山見慣，袒當誰左也。飯於麪肆中，出東門半里，入東山寺。可名青龍山，而實無山，郭東崑崙，高僅丈餘，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層樓配之，置宏鐘焉。鐘之大，余所未見也。殿左有藏經閣，其右樓三層，皆翼於崑崙之旁，而齊其末者。徒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濱，武場大道，又三里，過白石江。又二里，過一坡。又十里，抵新橋，殷雷轟然，大雨忽至，避茅簷下，冰霰交作，迴風湧之，撲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霽，仍北行，溜滑不可著趾。十里，抵交水，入南門。由霑益州署前抵東門，投舊邸龔起潛家，見其門閉，異之，叩而知方演劇於內也。余以足泥衣垢，不樂觀，亞入其後樓而憩焉。（霑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則在交水。）

初九日——余倦於行役，憇其樓不出，作數日遊紀，是日爲重九，高風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獨作袁安僵臥之態，以日日躋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攜菊具酌，不覺陶然而臥。

初十日——寒甚，終日陰翳。止寓中。下午復雨，徹夜不休。

十一日——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復爲強駐，厭其酒脯焉。初余欲從霑益并窮北盤源委，至交水，龔起潛爲余談之甚晰，皆鑿鑿可據，遂圖返轅，由尋甸趨省城焉。

十二日——主人情篤，候飯而行，已下午矣。十里，仍抵新橋，遂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山下，石幢之水，乃從西北峽中來，路乃從西南峽中入。一里，登嶺。一里，陟其巔。西行嶺上者又一里，乃下。初從嶺頭下瞰西塢，有廬有疇，有水濼之，以爲必自西而東注石幢者。迤邐西下者又一里，抵塢中，則其水返西南流，當由南谷中轉東而出於白石江者。詢是邨爲戈家沖。由是而西，併翠峯諸澗之河，皆爲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濼帶不過數里之內，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渡而突攻之，著之青史，爲不世勳，而不與輿坳堂無異也！徵事考實，書之不足盡信如此！於是盤折坂谷四里，越劉家坡，則翠峯山在望矣。蓋此山卽兩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燒箐嶺，又北度響水西嶺，又北而結爲此山，又西夾峙爲迴龍山，繞交水之西北，經炎方，又北抵霑益州南，轉東，復折而南下，峙爲黑山，分爲兩支，正支由火燒鋪明月所之間，南走東折，下安籠所，入泗城州，而東峙爲大明山，遂盡於潯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而分水嶺，又分兩支，直南者由迴窰坡西嶺，西南峙爲大龜山，而盡於盤江南曲，西南分支者，盡於曲靖東山，其東南之水，下爲白石江，東北之水，下爲石幢河，而西則洩於馬龍之口，江而出尋甸，爲北盤江焉。然則一山而東出爲南盤，西出爲北盤，惟此山及炎方足以當之。若曲靖東山，則旁支錯出，而志之所稱悉誤也。由劉家坡西南從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壩，乃翠峯山下橫山屯人也。隨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徑塢一里，有小水自西北，小石梁跨之。從此西南上坡，爲三車道，從此直西溯

小水，自西南岸入，爲翠峯間道。其路若續若斷，橫截塢隴。三里，有大道自東南來，則自曲靖登山之徑也。於是東南望見三車市矣。遂從大道西行二里，將抵翠峯下，復從小徑西南度隴，風雨忽至，頃刻而過。一里，下坡涉深澗，又西上坡，半里，抵橫山屯。其屯皆徐姓。老嫗命其子從邨後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兩小澗合流，涉其北來者，溯其西來者，遂躡峻西上，一里半，盤嶺頭而北，轉入西峽中，則山之半矣。其山自絕頂垂兩支，如環臂東下，北支長則繚繞而前，爲新橋西岡之脈；南支短，即所躡以上者。兩臂之內，又中懸一支，當塢若臺之時，則朝陽菴踞其上。菴東北向，其南腋又與南臂環阿成峽，自頂逼削而下，則護國舊寺倚共間。自西峽入半里，先達舊寺，然後東轉上朝陽，以舊寺前墜峽下塹也。舊寺兩崖壁夾而陰森，其病在旁無餘地；朝陽孤臺中綴而軒朗，所短在前少迴環。余先入舊寺，見正殿亦整，其後遂危崖迥峭，藤木倒垂於其上，而殿得兩柏甚巨，夾立參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錫殿中者，一見即爲余熱火炊飯。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間東登朝陽。一頭陀方曳杖出菴門。余入其菴，亦別無一僧，止有讀書者數人在東樓，余閒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簇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爲之奪艷，乃子種而非苗分，此其異於諸菊者。前樓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樹，幽香飄泛，遠襲山谷，余前隔峽盤嶺，即聞而異之，以爲天香遙墜，而不意乃敷萼所成也。桂芬菊豔，念此幽境，恨無一僧可托。還飯舊寺，即欲登頂爲行計，見炊飯僧殷勤整餉，雖瓶無餘粟，豆無餘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異之。及飯，則已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

始知卽爲淡齋師也。先是橫山屯老嫗爲余言，山中有一僧，損口苦體，以供大衆，有予衣者，輒復予；有餉食者，已不鹽不油，惟恐衆口弗適。余初至此訊之，師不對，余肉眼不知卽師也。師號大乘，年甫四十，幼爲川人，長於姚安，寄錫於此，已期年矣。發願淡齋供衆，欲於此靜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瘋癆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見之，方不忍去。而飯未畢，大雨如注，其勢不已，師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師獨留正殿，無具無龕，徹夜禪那不休。

十三日——達旦雨不止，大乘師復留憩。余見其瓶粟將盡，爲炊粥爲晨餐，師復卽另爨爲飯。上午雨止，恐余行，復強余餐。忽一個頭陀入視，卽昨朝陽入菴時曳杖而出者，見余曰：「君尙在此，何不過我？我猶可爲君一日供，不必噉此也。」遂挾余過朝陽，共煨火具餐。師號總持，馬龍人，爲曲靖東山寺住持，避竄於此，亦非此菴主僧也。此菴主僧曰瑞空，昨與舊寺主僧俱入郡，瑞空歸而舊寺僧并不知返，蓋皆養養，世法佛法，一無少解者。大乘精進，而無餘賞，總持靜修，而能撙節，亦空山中兩勝侶也。已而自言其先世爲姑蘇吳縣籍，與余同姓，昔年朝海過吳門，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師不果而歸，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樓，寒更甚，而夜雨復潺潺。

十四日——雨竟日不霽，峭寒砭骨，惟閉戶向火，不能移一步也。

翠峯山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馬龍西四十里，秀拔爲此中之冠。朝陽菴則劉九菴大

師所開建者。碑言師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曾中甲科，爲侍御。嘉靖甲子，駐錫翠峯。萬曆庚子，有征播之役，軍門陳用賓過此，感師德行，爲建此菴，後師入涅槃，陳軍門命以儒禮葬於菴之東原。（土人言劉侍御出巡，案置二桃，爲鼠所竊，劉窺見之，伴試門子曰：「汝何竊桃？」門子不承，嚇之曰：「此處豈復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將刑之！」門子懼刑，遂妄承之，問：「核何在？」門子復取他核以自誣。劉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棄官薙髮于此。）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益益州，土知州，安邊，舊土官，安遠之弟，兄終而弟及者也。與四川，烏撒，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復同宗。水西，安邦彥之叛，孝良與之同逆，未幾死，其長子安奇，爵襲，烏撒之職，次子安奇祿，則土舍也。軍門謝，命奇益，安邊往諭水西，邦彥拘之，當事者即命奇祿代署州事，并以上聞。後水西出安邊，奉旨仍掌奇益，奇祿不得已，還其位，而奇祿有烏撒之援，安邊勢孤，莫助，擁虛名而已。然邊實，忠順，而奇祿狡猾，能結當道歡。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總羅彩，以兵助守奇益，彩竟乘機殺邊，并奪其貲二千金去。或曰彩受當道意指，皆爲奇祿地也。奇祿遂復專州事，當道俱翕然從之。獨總，府沐曰：「邊雖土司，亦世臣也，況受特命，豈可殺之而不問？」故至今九月間，奇益復机程不安，爲未定之局云。下午飯後，同雨稍息，遂從朝陽右登頂，西上半里，右瞰峽中，護國寺下嵌狹口，左瞻岡上，八角菴。上

踞朝陽後脇，西眺絕頂之下，護國後簷之上，又有一菴，前臨危簷，後倚峭峯，有護國之幽，而無其逼，有朝陽之澄，而無其孤，爲此中正地，是爲金龍菴。時霏雨復來，俱當歧而過，先上絕頂，又西半里，逾北嶺，望見後數里外，復一峯高峙，上亦有菴，曰盤龍菴，與翠峯東西駢峙，夾北塢而下，卽新橋石幢河之源也。於是南回攀嶺脊而登，過一虛堂，額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宮，卽此山之絕頂也。

翠峯爲曲靖名峯，而不著於統志，如闔木之在東山，與此隔海子遙對，然東山雖大，而非正脈，而此峯則爲兩江鼻祖。余初見西塢與迴龍夾北之水，猶東下新橋，而朝陽護國，及是峯東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峯猶非正脊，及登頂而後知正南下墜之峽，則南由響水坳，西獨西下馬龍，出尋甸矣。始信是頂爲三面水分之界。（東北二面俱入南盤，南面入北盤。）其脈南自響水坳，西平度而峙爲此峯，卽西度盤龍，其水遂南北異流。南者從西轉北，北者從東轉南。兩盤之交錯，其源實分於此云。

翠和頂高風峭，兩老僧閉門煨火，四顧霧幕峯滿，略瞰大略。由南塢西下，爲尋甸間道，余擬明日從之而去者。遂東南下，由靈官廟東轉半里，入金龍菴。菴頗整潔，庭中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是菴爲山東老僧天則所建，今天則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肅容具齋，暝雨漸合。遂復半里東還朝陽。欲下護國看大乘師，雨滑不能，瞰之而過。

十五日——達旦雨止，而雲氣靄鬱，余復止不行。日當午獻影，余遂乘輿往看大乘，大乘復固留。時天色忽霽，余欲行而度不及，始期之晚過，爲明日蚤行計。乃復上頂，環眺四圍，遠峯俱出，始斷是山之脈，但東西橫列，而脈從中度，屢伏屢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峯與盤龍二峯，乃東西並夾。而翠峯之南，響水岫之支，橫列東下，而結爲曲靖。盤龍之西，又南曲一支，始東下而結爲交水，又橫亘而北，始東匯炎方之水，又北始轉度霽益之南塢焉，從峯東下，又還過八角菴，仍返鑿於朝陽，爲總持所留，不得入護國。是日以麗江嵩明二處，求兆於翠和靈籤，麗江得「貴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後，竊計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復合。

十六日——阻雨。

十七日——雨復遂旦。念自駐朝陽者數日，飯後欲別而行。總持謂雨且復至，已而果然。已復中霽，既乃大注，傾盆倒峽，更甚於前。

十八日——徹夜徹旦，點不少輟。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閃爍之影，一併無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楫拙作生涯，不復問前程矣。

十九日——晦雨仍如昨，復阻不行。楫樓閒談，總持昔以周郡尊事遠繫析楊甚苦，因筆記之。（東山寺智有藏經，乃唐巡撫所請歸者。那守周之相，石阡人，由鄉薦擢守曲靖，以清直聞。慕總持師道行，請

之檢藏，延候甚密，迤東巡守以下諸僚，皆有「獨清」之恨，而周復不免揚其波，于是悉側目之。中傷于撫臺王伉，羅織無跡，遂誣師往還，爲交通賄賂，以經篋筐篋，坐以重贓。周復代爲完之而去云。

二十日——夜不聞簷溜，以爲可行矣。晨起而霧，復以爲霧可待也。既飯而霧復成雨。及午過夫霽，以爲此霽必有久晴，迨暮而雨聲復琴瑟，達夜菴更甚焉。

二十一日——晦冥終日，迨暮復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陽東數十步。東峽中一菴當峽，是曰太平菴，舊與護國東西夾朝陽者。太平老僧煮芋煨粥以餉。

二十二日——晨起晦冥，然決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總持復贈之以米，恐中途雨後，一時無宿者耳。既別，仍上護國，後夾箒中觀龍潭，潭小而流不竭，蓋金龍菴下夾壁縫中之液，雖不竭而非涵蓄之窟也。遂西上逾嶺，循翠和宮之後，一里餘，又逾嶺而南下，雨猶霏霏不已。半里，及塢中。又一里，有岐北轉，誤從之，漸入山夾，則盤龍所登之道也。仍出從大道西南行，二里有邨當塢中，溪流自塢直南去。路由邨西轉北行半里，涉塢而西，一里，又有邨在坡間，是曰高坡邨。由邨後下岡，有岐從塢中西南去，爲小徑，可南達雞頭邨，從岡上西北轉，爲大徑，乃駝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謂余：「有間道自尋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徑多錯，乃近日東川駝銅之騎所出，無同行之旅，不可獨去，須從響水走雞頭邨大道。」乃余不趨響水，而登翠峯，問道於山僧，俱云山後雖即駝銅道，然路錯難行，須仍出雞頭爲便。至是余質之途人，

亦多主其說。然見所云徑路反大，而所云往雞頭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擬以邨人爲卜，然已過邨。見邨人自山中負薪來，呼而問之，則指從北不從南，余乃從駝馬路轉西北，循岡三里，西北過一脊，其脊乃自盤龍南度者，余初以爲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脈之曲。出西峒，見脊東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則下墜深曲，脊南北又從嶺頭駢峯高聳，各極巉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蓋前自翠峯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間兩度之矣。從峒西隨南峯之上，盤腰曲屈，其坑皆洪墜。北向一里，躋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於南北之中者。於是又一里，再躋北嶺，始西北下。其時天已漸霽，無復晦冥之色，遠峯近峽，環矚在望，二里，下西塢，其塢自南而北，其中橫雲盤隴，邨落連錯，一溪中貫之。問水所從出，則仍從新橋石壠河也。問其所從來，則堰口也。問其地何名，則兔衙子也。始信所過之脊，果又曲而南，過堰口，當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峯，第見其西過盤龍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爲指南者，不曰雞頭，卽曰桃源，余乃漫隨馬跡，再歷龍脊，逢原之異，直左之右之矣。下塢，南行二里，遂橫涉其溪，中流瀉湯，猶倍於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爲堰口，聚落數十家，在溪北岡上，乃入炊。久之，飯而行，陰雲復合。其處有歧北入山，爲麥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峽來：一自北峽，一自西峽，余度其北來者，遂西入峽，漸上漸峻，天色亦漸霽。四里，從嶺上北轉，則北峽之窮墜處。又一里，復逾嶺而西，是嶺自木容箐楊金山北走翠峯，復自盤龍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轉而北，其東西相距，數里之內，凡三曲焉。余一日三過之，何遇之勤而委曲

不遺耶？從嶺西涉塢，其水遂南坡。一里，於是又北轉。逾嶺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塢中，隨小水北向出峽，始有塢成畦，路當從畦隨流西去，而塢北有邨聚當北岡上，是爲酒家（想亦土酋之性。或曰亦屬平彝）。乃一里，經塢登岡，由酒家西向行。一里，越隴西下，有峽自北來，小水從之，是亦麥冲南來之道。遂循其塢轉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廬舍夾道，豐木被塢，其處爲平彝之屯。據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南甯；自酒家之西，抵三車，屯屬平彝，而糧則寄於馬龍，自一碗冲之西抵魯石，屯屬平彝，而界則屬於尋甸。蓋尋甸曲靖，以堰口老龍南分之脊爲界，馬龍南甯，以堰口老龍爲界，而平彝則中錯于兩府之交，而爲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餘，過一塢，有二三家在西嶺，其塢復自北而南。由邨南轉而逾岡西南下，二里，復有一塢，溪疇南環，聚落北倚，是爲保官兒莊，夾路成衢，爲邨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莊也。

二十三日——中夜開隔戶夜起者，言明星煒煒，雞鳴起飯，仍濃陰也。然四山無霧，昧爽卽行，始由西南涉塢，一里，漸轉西行入峽，平涉而上。三里，逾一坳脊，遂西下。兩上兩下，兩度南去之塢，兩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邨在西坡上，是曰三車。由其邨後，復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塢，一里半，坡西峽而入，於是峽中水自西而東，溯之行，半里，漸盤崖而上。崖前峽中，篁木森鬱，微霜乍染，橫黃疊紫，錯翠鋪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餘，漸盤而北折，下度盤壑，更覺深窈。二里，又循西峽上，一里，又逾一脊，是爲南行。

分脊之最遠者，東西皆其旁錯也。由脊西下，涉塢再西，共二里，有峽甚逼。隨峽西折而南行，半里，復西逾嶺。半里，出嶺西，始見嶺北有塢，居廬環踞岡上，是爲一碗沖。於是西行嶺脊之上，其嶺頗平，南北皆塢，而脊橫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轉逾岡西下，共一里，度一峽，想即一碗沖西向洩流之峽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頗長。一里，陟其嶺，於是東望所度諸嶺，如屏層巒，而直東一峯，浮青遠出，恐尚在翠峯之外，豈東山闔木之最高處耶？北望乃其脊之分脊處，至是乃見迴支環壑，而南望則東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環於板橋諸處者，不知此處河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遠甚，當是路南市邑之間，惟西則本支尙高，不容外闕也。由嶺南循坡西轉，半里，又西度脊。從脊西，向西北下塢，約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橫二松渡之，其溪從西峽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復西逾脊，環坡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轉而西下，有塢自北來，頗巨，橫涉其西，膠泥汚滯，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爲魯石哨，其處已屬尋甸，而屯者猶平彝軍人也。由邨南西上逾坡，一里，復逾岡頭，轉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從脊西下峽中。半里，峽北忽下墜成坑，路從南崖上行，南聳危巒，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則崩墮之餘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來之塢，橫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復西南上坡，橫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峽。其南有峯尖聳，北有峯駢立。二里，從南峯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峯之南岡，與北峯隔塢相對，有邨居倚北峯而懸塢北，是爲郭擴，始非平彝屯，而爲尋甸緡戶。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澗，西登坡，循坡北行，又與駢峯東西隔塢，共二里，北上，瞰駢峯之陰。遂西

千里逾岡從岡上平行有中窪之坑當岡之南橫墜而西其西有尖峯絕石而中突兩腋屬於南北者當關之標。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峯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則尖石峯之西麓矣。於是南界橫然，直望一峯最高，遠插天表，余疑以爲堯林山，而無可徵也。（迤東諸山，惟堯林山最高，聳特出，在嵩明東二十里，與河口隔河相對。登楊林老脊，猶東望而見之，今則南望而見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無堯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東二十里，聳秀插霄漢，環州之山，惟此爲最耳。）度壑西轉，二里，越小溪橋，有邨在北隴，是曰璧假。由其西攀嶺北上，旋逾輞而西，一里，復下涉壑，又南見天表高峯，時已追及一老人，執而問之，果堯林也。又西一里，復入西峽，躡峽而上，半里，逾嶺西，西界遙山始大開，望見南龍老脊，自西南橫列而東北，則東川尋甸，倚之爲界者也。其脊平時天際，而西南與東北，兩頭各起崇峯，其勢最雄，亦最遠；從屏時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東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處，山勢獨伏，而尋甸郡城，正托其胸中。由伏處入，爲東川道，西逾分列之脊，爲嵩明并人省道，循分列東麓而南，爲馬龍道。楊林之水，遠堯林之東，馬龍水由中和北轉，同趨而北，皆隨此分列之山，而合於其東者也。但溪流猶不可見，而郡南海子則茫然可揭。從此西下，坡峻嶺巖，二里，抵其峽中，有小水亦南行，隨之西南。又半里，北塢迴環，中有邨廬當坡，曰海桐。由其南，西度塢，復上岡，一里，抵岡頭。隨岡南下，轉而西，共二里，塢自北來，溪流隨之，內有邨當塢，曰果壁，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從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邨倚坡之西，曰柳塘。

於是坡盡畦連，北抵迴峯，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區，而村落相望矣。從畦陔西行二里，則馬龍之溪自東南峽出，楊林之溪自西南峽出，夾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橫架其上，曰七星橋。其自南而北，東北盤上流，正與石堡橋之流，自北而南，爲南盤上流，勢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橋之大也。過橋，有廟三楹，東向臨之。中有舊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爲江外河，或名爲三岔河，無定里，亦無定名。而一統志，又名其溪爲阿交合溪，又注舊名爲些邱溢派江，名其橋爲通靖橋，然注其橋曰城東二十里，跨交合溪，注其溪曰府東南十五里合流，又曰異焉。按舊城在今城東五里，今城築於嘉靖丁亥，年銓亂後，則今以十五里之說爲是。乃屢訊土人，皆謂其流出東川，下馬湖，無有知其自霑益下盤江者。然一統志曰入霑益，後考之府志，其注與一統同，參之龔起潛之說，確而有據，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謂自車洪江下馬湖，其說益訛，亦可見此水之必下車洪，車洪之必非馬湖矣。蓋車洪之去交水不遠，起潛之譜益甚真。若車洪之上，不折而西趨馬湖，則車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橋，則起潛之指示可行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隨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嶺，又二里餘，江折而北路，逾嶺頭，折而南下。半里，由塢中西行，於是循鳳梧南山之麓矣。按鳳梧山者，在郡城東北十里，山脈由郡西外界老香，排列東突，爲是山，西北一峯圓聳，東南一峯斜齧，爲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東來逼其麓，轉而東北入峽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龍東北行之脊也。一統志無其名，止標月狐山在城東北八里，環亘五十餘里，以舊城計之，當

卽此山。第府志則月狐、鳳梧並列，似分兩山。然以山形求之，實無兩山分受也。豈舊名月狐，後訛「狐」爲「梧」，因訛「月」爲「鳳」耶？豈員聳者爲月狐，而後人又分斜聳者爲鳳梧耶？其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水不甚大，而零匯連珠，蓋郡城之流東南下，楊林之川南來，相距於壑口，而不相下，遂灌而成浸者。坡南下處，石漸稜稜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鑑人眉宇。又西數步，又有泉連灌成潭，乃石隙迴環中，下溢而起，汎汎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員若鏡，而無中空之隙，不知水從何出，然其清冽，不若東泉之碧瑩無纖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一「龍泉雙月」，謂郡城東十里有雙泉，相去十餘步，月夜中立其間，東西各見月影中，以余觀之，泉上石環樹卷，雖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爲鳳梧所，土人謂之馬石窩，想未置所時，其舊名然耳。於是西北隨田塍行，披隴間時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舊郡址在今城東五里，不知何邨足以當之。其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塢來，中貫田間，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復有溪自北塢來，亦貫田間，而石梁跨之。此卽所謂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爲最近，乃城西坡與鳳梧夾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尋甸東門，停屐於府治東之旅肆。

尋甸昔爲土府，安氏世長之。成化間，始改流。至嘉靖丁亥，安之裔孫安銓者，作亂，構武定鳳延文，攻毀楊林馬龍諸州所，嘗道奏發大兵殲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尋甸郡於舊治之西五里，直逼西山下，

始築城磬磽爲雄鎮云。(按鳳延文或又稱爲鳳繼祖，又稱爲阿鳳，或又稱爲鳳顯祖，自改名鳳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贅武定，士官婦，遂專恣作亂，以兵直逼省，後獲而磔之。)

尋甸四門俱不正，蓋因山勢所就也。東門偏于北，南門偏于東，西門偏于南，惟北門差正，而又非經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與所所蒞，後重爲文廟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東南。

尋甸之城，直東與馬龍對，直西與元謀對，直南與河口對，直北與東川對，其西北皆山。其東南大豁。二十四日——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觀境圖，出門，左有肆，中二儒冠者，問圖志，以有版可刷對，余辭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釘者，在城外家中，索錢四百。」余予之過半，既又曰：「須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需之。聞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東門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從出也。因獨步往探之，遍詢土人，莫有識者，遂還步城內後街，入儒學城隍諸廟，下午，還寓作記。是日晴而有風。(城中市肆，與廣西府相似。賣粟者，以火炙而賣之。)

二十五日——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謂二本，既而以未釘者來，止得上冊，而仍少其半；余略觀之，知其不全，考所謂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載亦正與一統志同，惟新境所謂鳳梧山雙龍潭之類而已。乃界還之，索其原價，遂飯而行，出西門，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透迤躡其頂，則猶非大龍之脊也。其脊尙隔一塢，西南自果馬山環界而北，乃東度而爲月狐，從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橫障於東，即此山也。志稱爲隱毒

山，謂山下有泉爲隱毒泉。蓋是山之西，與老龍夾而中窪，內成海子，較南海子頗是而深。是山之東，有泉二派：一出於北，今名爲北溪；一出於南……（脫數字）而是山實南北俱屬於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塢中，有小坑瀦汚流，不甚大也。西涉塢，一里半，草房數間，倚南坡，此爲黑土坡。西前有岐，西北由塢中行，爲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爲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復南逾其岡，岡頭多管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開水聲潺潺者。越岡南行，二里餘，乃下坡，遂與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東山之麓。路既南臨水涓，遂東折而循山麓行，南向二里，見其水汪汪北轉，環所逾管井之岡，南抵南岡，東逼山麓，而西灑所聚焉。蓋惟西北二面，大脊環抱，可因泉爲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謂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與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謂之車湖，水灑山麓，清澈可愛，然涸時中有淺處，可徑而南也。今諸山岡支瞰其間，湖水紆折迴抱，不啻數十里。一統志謂四圍皆山者是，謂周廣四里，則不止焉。——想從其涸時言也。又南一里，東逾一瞰水之岡，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遂西南逾岡而行。岡不甚峻，而橫界於東西兩界之間，皆廣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聞水聲，已有細流自岡西峽，墜溝而南矣。有數家，小山下，曰花簪哨。始知其岡自西界老脊度脈，而東時爲東界，北走而西，屬於鳳梧之西岡，是爲隱毒山中環大窪，而清海子瀦焉。南走棉登於河口之北崖，是爲堯林山，前交挾溪，而果馬水入焉。不陟此岡，不知此脈乃由此也。於是隨水南行，皆兩界中之坂隴，或涉西委之

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東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東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則花箐諸流之下洩于果馬溪者，又楊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開峽，重巒兩疊，湊列中有懸箐焉。由此而入，是爲果渡木朗，乃尋甸走武定之間道。蓋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橫列東北，起障最高，如重蓋上擁；南向一支，亦自西東橫列東北，排巒稍殺，如外幔斜簷，雖北高南下，而其脈實自南而北，疊而中懸一箐，爲叢薄，爲中通之隘焉。是曰果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廬頗聚，又有牛街子，在果馬溪西大山下，與羊街子皆夾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於此者，蓋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爲塍耳。時方下午，問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尙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入皆勸止，遂停憩逆旅，草記數則。薄暮，雨意忽動，中夜聞潺潺聲。

二十六日——晨起，飯後，雨勢不止，北風飄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隴，界東西兩界中，路從中而南，雲氣充塞，兩山漫不可見，而寒風從後擁雨而來，繳不能支，寒砭風刺，兩臂僵凍，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東注於西，始得夾路田畦，蓋羊街雖有田畦，以溪傍西北，田與路猶東西各別耳。渡溪南，復上坡，二里，有聚落頗盛。在路右，曰間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岡東自堯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馬南山下，與果馬夾溪相對，中止留一隙，縱果馬溪南去。溪岸之東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轉溯流，作環臂狀。又有郵落倚所環臂中，東與行路相向，詢之土人，曰果馬邨。從此遂上南岡，平行岡嶺，二里，是爲尋甸雲

南之界。蓋其嶺雖不甚崇，自南界橫亘直俟西峯，約十餘里，橫若門闕，平若堵牆，北屬尋甸，南屬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峯頂有菴二重，在松影中，時雨急風寒，急趨就之。前門南向，閉莫可入，從東側門入，一老僧從東廡下煨棧，見客殊不爲禮。禮佛出，將去之，一曇下僧（號德聞）出留就火，薪不能然，遍覓枯槎焙之，就炙濕衣，體始復蘇，煨栗淪茶，腸始回溫。余更以所攜飯乘沸茶食之，已午過矣。零雨漸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卽楊林海子之西塢也。其處遙山大開，西界卽嵩明後諸老龍之脊，東界卽羅峯公館後分支爲翠峯祖脊，相對夾成大壑，海子中匯焉。其南楊林所城當鎖鑰，其北堯林山扼河口，海東爲大道所經，海西爲嵩明所履，但其處竹樹漸密，反不遑遠眺。大道東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爲入州道。余時聞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寺之中，地名大一半邨者，欲往參之，然後入州，乃從岐道下竹坑間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環而東注，卽去月若之循西山出峽，至是放而東轉者。橫木梁跨石湫上，湫凡三砥，木三跨而達涯之西，其水蓋與新橋石壩河相伯仲者也。旣度，卽平疇遙達，邨落環錯，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滕中東南向遵小徑行，二里，過小一半邨，又一里，有大路自東北走西南，是爲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卽爲大一半邨，道之南，卽爲玉皇閣。入訪南京師，已暫棲州城某寺。（其徒初與余言，後遂忘之。南京僧號金山。）余遂出從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東向注，其水小於果馬之半，而頗急，石卷橋跨之。越而西南行，瀦在殊甚。自翠峯小路來，雖久雨之後，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徑行人少。

也；一入大路，遂舉步甚艱，所稱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莊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轉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門，稍轉東，而南停於州前旅舍。問南京僧，忘其寺名，無從覓也。

二十七日——密雲重布，雖不雨不霧，而街濕猶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樓，作書與署印州同張，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雖收而不卽答。初，是州使君爲吾郡鈕國藩（武進鄉薦），余初入滇，已遷饒州別駕，至是東其轅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余故以書爲庚癸呼，乃張之扞戾乃爾，始悔彈鋏操琴之拙也。是日，買得一野鳧，烹以爲供。

二十八日——晨起，濃雲猶鬱勃，惟東方已開。余令肆婦具炊，願僕候管體回書。余乃由州署西踐濕徑，北抵城隍廟，其東爲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數級，右爲文廟，左爲明倫堂，尊經閣。登閣，天色大霽，四山盡北，始全見海子之水，當其前，是海子與楊林共之，卽統志所云嘉利澤也。以果馬巨龍江及白馬廟溪水爲源，而東北出河口，爲北盤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廟後夾衢西入，與文廟前後並峙者，是爲宗錦寺。（寺建于唐天祐中。）寺古而宏敞，踞蛇山之巔——今謂之黃龍山。山小而石骨稜稜，乃彌雄山東下之脈，起而中峙如錐，州城環之，卽爲州治之後山者也。（昔多小黃蛇，故今以黃龍名之。）登此，則一州之形勢，盡在目中矣。

嵩明舊名嵩盟。一統志言州治南有盟蠻臺故址，昔漢人與烏白蠻會盟之處，而今改爲嵩明焉。州

城亦因山斜繞，門俱不正，其向與尋甸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峽口入，竟日而通普岸嚴章，爲尋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澤，與羅峯公館對，爲楊林北境；正東爲堯林山，踞河口之北，爲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嶺爲舊邵甸縣，其北之梁王山，爲老龍分支之處，領挈衆山，爲本州西境，與尋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嵩明中環海子，田澤沃美，其西之邵甸、南之楊林，皆奧壤也。昔皆爲縣，而今省去。楊林當大道，今猶存所焉。

出寺下山，還飯於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門，轉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東南由楊林去。余時欲由兔兒關，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於後者，則管倅以回東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猶置旅寓中。因令願僕返取，余從間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彌雄山東出之支，突爲崇峯者也。路當從西門出。余時截岡逾隴，下度一竹塢，二里而西上山。躡坡盤級而上，二里，逾一東下之脊，見北塢有山一支，自頂下垂，而殿宇重疊，直自峯頂，與峯俱下。路有中盤坳中者，有直躡峯頂者，余乃竟躡其頂，一里及之。西望峯後，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遙巖最高，如負屨挈領，擁列迴環，瞻之甚近。余初以爲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卽梁王之東面也。轉而東，峯頂有元帝殿，冠其頂，門東向。余入叩畢，問所謂南京師者，仍不得也。先是，從城中寺觀覓之，不得，有謂在法界者，故余復迂途至，而豈意終莫可蹤跡乎？由殿前東向下，歷

級甚峻。半里，得玉虛殿，亦東向，仍道宮也。兩傍危箐迴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菴，當懸岡之中，深竹翳門，重泉夾谷，幽寂窅窳，惜皆閉戶，無一僧在。又下，始爲法界正殿，先入殿後懸臺之上，其殿頗整，有讀書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禮佛正殿甫畢，而願僕亦從塢中上。東廡有僧出迎，詢知南京師未嘗至。而仰觀日色，尙可行三十餘里，遂詢道於僧，更從北徑，爲邵甸行。蓋楊林爲大道，最南而迂，兔兒爲中道，最捷而坦；邵甸爲北道，則近衣梁王，最僻而險。余時欲觀其挈領之勢，遂取道焉。由寺前西南轉竹箐中，隨北而南，一里，逾東南岡，出向所來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塢自西北來，卽前嶺頭下瞰重壑之第一層也。由其國南橫度而南，二里，過一邨，邨南皆畦塍相屬。隨塍南下，西行畦中，一里餘，望見北岡垂盡處，石崖駢沓，其東邨廬倚岡上，爲靈雲山；西有神宇臨壑，是爲白馬廟。神宇之西有塢，自北山迴環而成峽，有大溪自峽中東注而出，卽前嶺頭遙瞰之第二層也。其壑西南，始遙逼梁王最崇之下。蓋梁王東突，聳懸中霄，北分一支，東下爲靈雲峯，卽白馬所倚，再北分一支，東峙爲法界寺；法界北壑，雖與梁王對夾，而靈雲實中界焉。故梁王東麓之溪濼注，俱從此出也。其流與東山之巨龍江相似，東東距州城遠近亦相似也。溪無橋涉之，卽西上坡。始余屢訊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邨；邨之東，皆層岡絕嶺，漫無邨居。問去邨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視日色，當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問皆然。遂急趨登坡，一里，有負戴而來者，再問之，曰無及矣，不如返宿爲明晨計。余隨之還，仍渡溪，入白馬廟，廟敞甚。

不堪託宿。乃東過駢杏石崖，從廊廡之後，問宿於靈雲山僧。是菴名梵虛。僧雖不知禪誦，而接客有禮，得安寢焉。

二十九日——晨起，碧天如洗，亟飯。仍半里渡溪，躡西坡而上，迤邐五里，逾岡脊，東望嘉利澤，猶在足下。西瞻梁王絕頂，反爲近支所隱，不可見。計其處，正當絕巘之東，此卽其支岡也。岡頭多中陷之坎，枯者成智井，澹者成大池。稍西北，盤岡一里，復西南下。一里，度中窪之底，復西北上，行山南嶺坡間。二里，復西南下塢中。其塢自西北崇峯夾中來，中有流泉頗急，循塢西崖東墜，此梁王山東南之流也。有歧路，直自塢外東南來，直西北向梁王山東液去，此楊林往普岸嚴章徑，余交截之。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復西北躡岡上，頗峻。一里，躡峯頭，已正當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嶺頭，一里，又西下半里，塢有小水，猶東南流也。一里，徑塢，又西上逾嶺。半里，復下。其嶺南北俱路，崇峯夾之，水已西南行，余以爲過脊矣。隨之下，一里，行峽中，轉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來，同墜壑東注而下嘉利澤，始知前所過夾峯之脊，猶梁王南走之餘支也。越水，復西北躡峻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則當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峯西南與南來老脊，又夾坑東北下嘉利澤，是峯東北與梁王主峯，亦盤谷東下嘉利澤。從脊上平行而西，一里餘，出西坳，半里，始見其脈自南山來者，從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轟峙梁王焉。梁王山者，按志無其名，余向自楊林西登老脊，已問而知之，云在郡甸東北，故余取道再出於此，王欲斷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雖不名梁王，其

注盤龍江，則曰源自故邵甸縣之東，西山，則指此爲東山矣。其注東葛勒山，則曰在邵甸縣西北，高三十里，爲南中名山，遠近諸峯，高無踰此，則所謂三十里者，又指此爲東葛勒名矣。但土人莫諳舊名，因梁王結寨其頂，遂以梁王名之。志無梁王名，未嘗無東葛勒名也。其脈自澠江府羅藏山，東北至宜良，分支東北走者，出爲翠峯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楊林西嶺，而北度兔兒關，又北度此而高聳梁王山，橫互於邵甸之北；其東西兩角並聳，東垂下臨白馬溪之西，西垂下臨牧養澗之東，由西垂環而西南爲分支，則文殊商山之脈所由衍也；由東垂走而東北，爲正支，則果馬月狐之脊所自發也。西垂曲抱，而盤龍之源，遂濬滇海，東垂橫夾，而嘉利之派，遂匯北盤。——宜其與羅藏雄對南北，而共稱梁王云。過春，漸西降，西瞰夾塢盤窩，皆豐禾芄，不若春東皆重岡荒嶺也。一坡西垂夾塢中，上皆側石斜臥。從其上行，二里，始隨坡下墜。一里，及塢，有小溪自東南塢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郁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郁。姑東西開塢。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塢北西注，余所越南塢之水，截塢而從之。半里越之北，又開爲南北之塢。有小水自南來，經西岡下，北合於東塢之水，同破西北峽而下墜，當西出於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來小水，遂西南上坡，盤坡而上，約里許，越其嶺。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餘，始見西塢大開。其塢自北而南，關夾甚遙，而環峯亦甚密，塢中豐禾雲麗，郁落星羅，而溪流猶僅如帶，若續若斷焉。於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塢，有郁倚麓西而處，是曰

甸頭邨，卽邵甸縣之故址也。是邨猶偏於塢東。塢北有峯中垂，亦有聚廬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巒中間，另闢函蓋，正北則梁王正脊，互列於後；東界卽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卽分支之南環者。其西北度處，有坳頗平，是通故潞；東北循梁山，山東垂而北，是通普岸嚴章；西逾嶺，通富民縣；東逾嶺，卽所從來者；惟南塢最遠，北自甸頭，十里至甸尾。塢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爲嵩明昆明之界焉。余既至甸頭邨，卽隨東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潞東深下，南北相並，中止有岸尺許橫隔之。岸中開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間，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測，南倚石崖，西瀕大道，而潭南則祀龍神廟在焉。（潭中大魚三四尺，汎汎其中。潭小而魚大，且不敢捕，以爲神物也。）甸頭之水，自北來流於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東，已而俱注於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則由東界之麓相望而南，塢中屢過邨聚八里，有小水自東峽出，西入於西麓大溪。險之南，二里，則甸尾邨橫踞東南之坡，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兒關，正路入由邨西向行。一里餘，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逾梁，始隨西麓南行，半里，溪水路由西南盤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嶺。一里，登嶺頭，一里，下嶺西塢中，路復轉西南行，大溪尙未出東南峽中，不相見也。蓋其東老脊，收自宜良，經楊林西嶺，度而北，一經兔兒關，其西出之峯，突爲五龍山，則挾匯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壩者也。問北經甸尾東，其峯突爲祭鬼山，則挾邵甸之水，而西出匯流塘者也。於是又西越塢脊，四里，隨塢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峽來，有梁跨之，其勢少殺於甸尾橋下水，有邨在梁之西，是爲小

河口，卽牧漾之流南經此，而與邵甸之水合而出匯流塘者也。過邨，又西南上嶺，盤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窪之窰，既而陡下峽中，有小水自西北峽來，渡之，邨聚頗盛。邨之南，則邵甸之水，已與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峽，至此復折而南入峽中，是爲匯流塘，其潴迴之勢可想也。從此路由西岸隨流入峽，其峽甚逼，夾翠駢崖，中通一水，路亦隨之，落照西傾，窈不見影。曲折四里，有數家倚溪北岸，是爲三家邨，投宿不納，蓋是時新聞阿迷不順，省中戒嚴，故昆明各邨，俱以小路，不便居停爲辭。余強主一家，久之，乃爲篝火炊粥，啓戶就榻焉。

盤江考〔附〕

南北兩盤江，余於粵西已睹其下流，其發源俱在雲南東境。余過貴州亦資孔驛，輒窮之。驛西十里，過火燒鋪，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嶺，嶺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爲衆山冠，此嶺乃其南下脊。嶺東水，卽東向行，經火燒鋪，亦資孔，乃東西入黑山東峽，北出合於北盤江，嶺西水，自北峽南流，經明月所，西塢，東南出亦佐縣，南下南盤江，小洞一嶺，遂爲南北盤分水脊。一統志謂南北二盤，俱發源霑益州東南二百里，北流者爲北盤，南流者爲南盤，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嶺，一東南，火燒鋪，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後西至交水，城東，中平，開巨塢，北自霑益州，炎方驛，南踰，此過曲靖郡，塢互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曠，三流縱橫其間。

匯爲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東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行峽中，懸絕不能上下，乃發陸。十里復下舟，南達陸涼州。越州東一水，又自白石崖龍潭來，與交水海子合，出石峽，乃滇東第一巨溪也。爲南盤上流，余憩足交水，聞曲靖東南有石堡，溫泉勝，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來自西北，轉東南去，入交海，橋跨之，爲白石江，涓細僅闊數丈，名獨著，以沐西平首破達里麻於此，遂以入滇也。按達里麻以師十萬來拒，與我師夾江陣，是日大霧，沐兵分從上流潛濟，繞出其後，遂破之。今觀線大山溪，何險足據！且白石上流，爲戈家冲，源短流微，濛帶不過數里內，沐公曲靖之捷，誇爲冒霧涉江，自上流出，奇夾攻之，爲不世勳，不知乃與坳堂無異也！度橋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門，東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漲溢，至是爲東西山所束，南下伏峽間，橋橫架交溪上，曰上橋。橋西開一塢，東向，卽由上橋西折入塢，半里，至溫泉，泉可浴，泡珠時發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對以六角亭，曰噴玉。東臨坡，半里，抵橋頭，邕西行田疇間，忽一石高懸，四面蒼叢，樓楹上出，卽石崖堡也。與溫泉北隔一塢，徑平畦里許，抵堡東麓，南向攀級，上凌絕頂，則海子東界山南繞於前，西界山自北來，中突爲此崖，又西峙而南爲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橋，前爲東界山南繞所扼，輒西南匯爲海子，正當石堡南。其東北白石崖龍潭，與東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於越州，乃西南破峽去，而石堡正懸立衆峯中，諸水又匯而滌之，危崖古松，倍見幽勝。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迴眺石堡西北兩面，嵌奇竒峭，步步不能去。由邕南東坡，東半里，逾一石梁，——走南梁，下

者，即交溪——溪遂折東南去。又東一里半，抵東山麓，東北上山，從石片中行，土傾峽墜，崩嵌紛錯，石骨競露如裂瓣，從之傾折取道。石多幻質，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絕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嶺坳，下見西塢南流之江，下墜嶺南之峽，乃交溪由橋頭南下，橫截此山南麓以東去者也。余已躬睹南盤源，聞有西源更遠，直西南至石屏州，隨流考之，其水源發自石屏西四十里之關口，流爲寶秀山巨塘，又東南下石屏，匯爲異龍湖，湖有九曲三島，周一百五十里。島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頂有海潮寺。稍東島曰小水城。舟經大水城南隅，有菱荷百畝，皆巨朵錦邊，湖中植蓮，此爲最盛。水又東經臨安郡，爲瀘江，穿顏洞出，又東至阿迷州，東北入盤江。盤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經越州，陸涼，路南，甯州，至州東六十里，娶今甸，合撫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又東至阿迷州，稍東，合瀘江，二江合爲南盤江，遂東北流廣西府東山外。余時徵諸廣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過師宗州，又東北去羅平州十五里，抵一塢，曰興哆囉其塢，西傍白蟻，東瞻羅莊，南去甚遙，而羅莊山森峭東界，皆石峯離立，分行競奮，復見粵西面目，蓋此叢蟲怪峯，西南始此，而東北盡于道州，磅礴數千里，爲西南奇勝，此又其西南之極也。已而至羅平，詢土人盤江曲折，始知江自廣西府流入師宗界，即出羅平東南隅羅莊山外，抵巴且彝寨，會江底河，寨去羅平東南二百里，江東即廣南府境。又東北經巴澤，河格，巴吉，與餘那貢，至霸樓，爲霸樓江。（六處地名，俱粵西安隆長官司地，今安隆無土官，俱爲廣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蟻者，於是爲右江，再下，又

有廣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經泗城之葛園歷裏來合，而下田州云。後余至雲南省城，過楊林，見北一海子，特大，古稱嘉利澤，北成大溪，出河口，溪北有山甚峻，曰堯林山。又東北十里，出峽，經果子園，北至尋甸府，合郡城西水，匯爲南海子。又東北與馬龍水，合于郡東二十里七星橋，爲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霑益州爲可渡河，乃北盤江上流也。按此則南北二盤，但名稱之同耳，發源非一山之水。北盤自渡河而東，始南合亦資孔火燒鋪之水，則火燒鋪非盤之源也。南盤自交水發源，南度越州，始合明目所之水，非南盤之源也。乃一統志北盤捨楊林，南盤捨交水，而取東南支分者爲源，則南北源一由之誤，宜訂正者一。又以南盤至八蠟者香，一水自東北來合，土人指以爲北盤江，遂謂南北盤皆出於田州，夫北盤過安南，已東南下都泥，由泗城東北界，經那地永順，出羅木渡，下遷江，則此東北合南盤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謂兩江合於普安州泗城州之誤，宜訂正者二。至統志最誤處，又謂南北二盤分流千里，會於合江鎮，蓋惟南甯府西左右江合流處爲合江鎮，是直以太平府左江爲南盤，田州右江反爲北盤矣。今以余所身歷綜校之，南盤自霑益州炎方驛南下，經交水曲靖，南過橋頭，由越州陸涼，路南抵阿迷州境北，合曲江，瀘江，始東轉，漸北合彌勒巴甸江，是爲額羅江，又東北經大柏塢，小柏塢，又北經廣西府東八十里永安渡，又東北過師宗州東七十里黑如渡，又東北過羅平州東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經巴澤，巴吉，合黑草壩水，東南抵霸樓，合者坪水，始下舊安隆，出自隘，爲右江。北盤自楊林海子，北出嵩明

州果子園，東北經熱水塘，合馬龍州中和山水，抵尋甸城東，北去彝地爲車洪江，下可渡橋，轉東南，經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橋諸水，南下安南衛東鐵橋，又東南合平州諸水，入泗城州東北境，又東注那地州永順司，經羅木渡，出遷江牙賓，爲都泥江，橋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盤出南甯，北盤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甯合江鏡，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北盤與北盤合也，其兩盤江相合處，直至潯州府黔鬱二江會流時，始合，但此地南北盤已各隱名爲鬱江黔江矣，則謂南盤北盤，卽爲南甯左右江之誤，宜訂正者三。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屬南盤，志書又謂源自富州，是棄大源而取支水，猶之南南盤者，源明月所志北盤者，源火燒鋪也。彼不辨端末巨細，悍然秉筆，類一坵之貉也夫！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邨啜粥啓行，卽西出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音韻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音甯，遠卽啓行。仁吾贖以番脫香扇。

初三日——余欲往晉甯，與唐元、額州守大來、隱君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塗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灣，拜叩楊勝寰，知麗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狂於江川、澱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甯之行不容遲，因延西之期久也。又云：顏旬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余束裝欲蚤往晉甯，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門風，舟行三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味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晉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掛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檣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即西、鄒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甯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甯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闊，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饑渴，遂留款宴。寢夜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倍，夜宴必盡醉乃已。

初八日——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即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廟祀晉甯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旣曰李女，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槩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饋棧禮。（傅，江西德化人。）

初九日——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殷綸。

十一日——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傅暮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傅幕之親姜廷材來拜。（姜，金谿人。）

十二日——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傅署，遇學師趙，相見講論，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異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陞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即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期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

二知己爲吳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斃於長安，今又有此水阨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邀游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麓，崗之，即調治之兄也。（名□□，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讒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塍即南自河湖鋪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有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湖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邨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歧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址，古石兩壘，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不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圓，登來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湫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簷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滇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

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真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郵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在署中。

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皆在州署。

十九日——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在州署，兩日皆倏霽。

二十二日——唐君爲余作瘞靜開骨記，三易稿而後成。已乃具酌演饗，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

來黃沂水昆仲，爲同宴以餞。

二十三日——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贐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蚨贖。乃入謝唐君，爲明早行計。

晉甯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激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北入山塢，與激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倉山徼一曲也。

晉甯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鋪之流，出自關索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與分水之嶺界。二本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其河乃唐公新濬者。

晉甯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峯也，東南距激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山對，亦謂之梁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

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屏，類嶺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王山，而爲果馬月狐之香焉。晉甯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

晉甯東至澂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甯州一百二十里。

唐晉甯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卽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

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緣引，詩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卽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雞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此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峽時，聞其在傅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卽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

外如此。

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曾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德，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李本甯先生爲作序，甚佳。

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詩翰爲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

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河口縣令，卒於任，即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舉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

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黔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若明如藟，月綴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躡而入，大若三四城門，其下旁一竅，潛通滇粵之水。

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耽耽可畏。」（詩曰：何待鑿鴻濛，蠻山窸篠通。五丁輸地力，一竅自天工。域眈華彝界，關營虎豹雄。棄繻愁日暮，驅策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

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遺蛻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

郡真人以正，初名璇，晉甯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閩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遠，（忠子圮，領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

晉時，晉甯之地曰甯州，南蠻校尉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會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乘淮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會爲之立廟。是時，甯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甯州統會之地，置晉甯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歷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甯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於甯，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甯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甯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甯乃嫡家，非支子比，毅以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甯，今雖

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甯實承祧之主，若晉甯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猶家以支庶衆多，互相推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毅一方宗祖，將無若教之恫乎？故余謂唐晉甯唐大來，首以復祀李毅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凄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甯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來，令人另齎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甯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甯公復其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躡望鶴嶺西窻，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卽瀕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簷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與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邨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香平行。香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腋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

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則自南峯之西，遶峽而北，時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邨落當塢，是爲三尖邨，晉甯邨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而晉甯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邨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邨後，逾嶺南上，旣西下，三里，有倚邨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邨，東一支卽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有街衢闔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放下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溪。至日已西景，亟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履。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坳，其

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海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其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長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滇海驅納其中，外若環窩，中駢東月，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滇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螳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都察御史案牘，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甯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士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旣玉澗，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竟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令二騎返晉甯。余飯而躡屨，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轟空，川流直囓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

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透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坑間，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時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見重樓，則阮祥吾所搆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轟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遶最遠，即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邨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邨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玉灣新置石城之勝，土人莫解，謂阮氏有墳在東岸，誤指至此。邨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邨，其邨乃猶羅寨，正與茶埠墩對，從此有小徑，向山後峽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東向阮墳，而西覓里仁焉。即由邨後逾北第一重石峯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錯立之石，北亦開塢，而中無細流。一里，隨塢西轉，已在川北岸轟削石峯之後，蓋峯南激逼川流，故取道於峯北耳。其內桃樹萬株，被隴連壑，想其蒸霞煥彩時，令人笑武陵天台爲燬火矣。西一里，過桃林，則里塢大開，始見田疇交陸，溪流霍霍，邨落西懸北山之下，知其卽爲里仁邨矣。蓋其塢正南，轟立石山，西盡於此。塢瀕於川，亦有一邨臨之，是爲海口邨，與茶埠墩隔川相對，有渡舟焉。其塢之東北逾坡，塢之西北循峽，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會，而里仁邨當塢

中北山下半里，抵邨之東，見流泉交道，山崖間樹木叢蔭，上有神宇，蓋龍泉出其下也。東塢以無泉，故皆成旱地；西塢以有泉，故廣關良疇。由邨西盤山而北，西塢甚深，其塢自北峽而出，直南而抵海口邨焉。邨西所循之山，其上多巖突之石，下多煙峒之崖，有一竅二門，西向而出者。余覺其異，詢之土人，石城尚在塢西嶺上，其下亦有龍泉，可遵之而上。其北半里，乃西下截塢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乾無流，涉溪西上，共半里，聞水聲澌澌，則龍泉溢西山樹根下，滯爲小潭，凡瀉東南去。由潭西嶺上，半里，則嶺頭峯石湧起，有若卓錫者，有若夾門者，有若芝擊而爲臺者，有若雲臥而成郭者。於是循石之隙，盤坡而上，墜壑而下，其頂中窪，石皆環成外郭，東面者巖旣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則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則有石窟曲折，若離若合間，一石墜空當關，下覆成門，而出入由之；圍壑之中，底平而無水，可以結廬，是所謂石城也。透北門而出，其石更分枝簇疊，石皆青質黑章，靡利稜削，與他山迥異。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東轉，復入一石隙中，又得圍崖一區，惟東面受客如門，其中有趺坐之龕，架板之牀，皆天成者。出門稍南，迴顧門側，有洞呀然，亟轉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復出於圍崖之內，始覺由門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計圍崖之後，卽由石城中望，所謂東面巖旣處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峯層沓，高聳無比。復有一老獺，披獸皮前來，引余相與攀躋，其上如衆臺錯立，環中窪而峙其東，東眺海門，明鏡漾空，西俯窪底，翠巒可數，而隔崖西峯穹覆之上，攢擁尤高。乃下峯，復度南脊，轉造西峯，則穹覆上崖，復有後層分列，其中開峽，東墜危坑。

而下，其後則土山高擁，負屣於上，聳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樞，崖脇有二小穴如鼻孔，羣蜂出入其中，蜜漬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兩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復成巢矣。童子競以草塞孔，蜂輒噏噏然作銅鼓聲。凭覽久之，乃循墜抗之北，東向懸崖而下，經東石門之外，猶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從仁里柳望此山峯頂，聳石一叢，不及晉甯將軍峯之偉杰，及抵其處，而闔關曲折，層脊瓊瓏，幻化莫測，鍾秀獨異，信乎靈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蓋是峯西倚大山，此其一支東竄，峯頂中拗，石骨內露，不比他山之以表宜暴見奇者，第其上無飛流涵瑩之波，中鮮剪棘梯崖之道，不免爲兔狐所竄耳。老稽耀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處。今阮氏已買得之，將造菴結廬，招淨侶以開勝壤。豈君卽其人耶？」余不應去，信乎買山而居，無過此者。下山，仍過塢東一里，經仁里東南一里，抵螞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東眺瀨川，石崖聳削。先從茶埠隔川北望，於鑽嵌突中，見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雖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錯，高深嵌空，其中當有奇勝。遂東向從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亂石濼洄。遂攀躋水石間，沿崖南再東，忽見石上有痕，躡崖直上，勢甚峻，挂石懸崖之跡，俱倒影水中。方下見爲奇，又忽聞聲咳，聲落頭上，雖仰望不可見，知新茅所建不遠矣。再穿下覆之石，則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鑿崖墁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僅逾方丈，明窗淨壁，中無供像，亦無鑿具，蓋初落成而猶未棲息其間者。道人吳姓，卽西邨海口人，向以賈游於外，今歸而結淨於此，可謂得所託矣。

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巖影，而滄川漾碧於前，遠峯環翠於外，隔川茶埠，椰廬繚繞，烟樹堤花，若獻影鏡中，而川中鳧舫買帆，魚罾渡艇，出沒波紋間，棹影躍浮嵐，橈聲搖半壁，恍然如坐畫屏之上也。既下，仍西半里，間渡於海口，椰南度茶埠街，入飯於主家，已過午矣。茶埠有舟，隨流十里，往柴廠載鹽，渡濱池。余不能待，遂從椰西邊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達平定，隨川南涯而築之。蓋川水北挾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勢層疊，中多小塢，故築堤障川堤之南，屢有小水自南峽出，亦隨堤下注。從堤上西行，川形漸狹，川流漸迅。七里，有椰廬倚堤，北下臨川，堤間有亭有碑，即所謂柴廠也。按舊碑謂之蘄廠，莫土官鹽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漸不容舟，川漸隨山西北轉矣。堤隨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峽，路西向，度塢登坡。又二里，數家踞坡上，曰平定哨。時日色尙高，以土人言前途無宿店，遂止。

二十六日——雞再鳴，北向循西山行三里，曙色漸啓。見有歧自西南來者，有歧自東北來者，而中道則直北逾坳。蓋西界老山而此度脈而東，特起一峯，當關中突，障扼川流，東曲而盤之，流爲所扼。稍東遜之，遂破峽北西向，墜級爭趨，所謂石龍壩也。此山名爲九子山，實海口下流當關之鍵，平定哨在其南。大營莊在其東，石龍壩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員阜特立，正當水口，故自爲雄耳。山巔有石九枚，其高逾於人，駢立峯頭，土人爲建九子母廟，以石爲九子，故以山爲九子母也。余時心知正道在中，疑東北之歧爲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從之一里，抵大營莊，則川流礚礚在下，舟不能從水，陸不能從峽，必仍還大路逾

山乃得。於是返轍，從峯西逾嶺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峽來，渡之。復西上逾坡，則坡北峽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東，破峽北出，轉而西，遶山北而墜峽，峽中石又橫岨而層閣之，水橫衝直搗，或跨石之頂，或竄石之脇，湧過一層，復騰躍一層，半里之間，連墜五六級，此石龍壩也。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爲梗。昔治水者，多燔石鑿級，不能成功，土人言鑿而輒長，未必然也。石級既盡，峽亦北轉，路從峽西山上，磴之北行，下瞰級澗處，峽中有水一方，獨清潏。土人指爲青魚塘，言塘中青魚大且多。按志，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匯而爲潭，中有青魚白魚，俗呼「隨龍魚」，豈卽此耶？北二里，峽稍開，有邨在其下，爲青魚塘邨。北二里，西北躡一嶺，此嶺最高，始東見觀音山與羅漢寺，碧雞山，兩峯東峙；又北見遙山一重，橫亘衆山之北，西盡處特聳一峯最高，爲筆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峯，與之駢立，則老龍之龍山也；東盡處分峙雙岫，亦最高，爲進耳山；其南迤稍伏而豁，則大道之碧雞關也；而最高之間，有尖峯獨銳，透穎於橫脊之南，是爲龍馬山，其下則沙河之水所自來也。惟西向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從之，而老脊反自伏處南度。（老龍之脊，西北自麗江鶴慶東，南下至楚雄府北，又東北至祿豐羅次北境，又東至安甯州西北境，東突爲龍山，遂南從安甯州之西，又南度三泊縣之東，又南向遶昆陽州之西南，乃折而東經新興州北，爲鐵爐關；又東經江川縣北，爲關索嶺；又東峙爲屈穎嶺山，乃折而東北，爲羅藏山，則滇池撫仙湖之界脊也。）始西一里，逾其嶺。又西北下，一里，則螳川之水，自嶺之北麓環而西，又轉而南。嶺

西有邨，瀕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陽西界止，此過渡，卽爲安甯州界。武趣之河，繞邨南曲，復轉西峽去。路渡河卽西北上坡，連越土壘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東塢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塢中，又北一里半，有邨在路東，又北一里半，坡乃北盡，坡北始開東西大塢。乃下坡西向行塢中，二里有水東北自北界橫亘中尖峯下來，是爲沙河，其流頗大，石梁東西跨之，河從梁下南去。螻川之水，自武趣西峽轉而北來，二水合於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甯州城之南，於是北向經城東而北下焉。過沙河橋，又西北一里，則省中大道自東北來，螻川水自城南來，俱會於城東，有巨石梁東西跨川上，勢甚雄壯。過梁卽爲安甯城，入其東門，閭閻頗集。乃沽飲於市，爲溫泉浴計。飲畢，忽風雨交至，始持傘從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祿祿大道，乃返而至東門內，從東街北行，半里，過州前，從其東復轉北，半里，有廟門，東向，額曰靈泉，余以爲三潮聖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門左，其上累木橫架爲梁，欄上置轆轤以汲，乃鹽井也。其水鹹苦，而渾濁殊甚，有鹽者，一日兩汲而煎焉。（安甯一州，每日夜煎鹽千五百觔。城內鹽井四，城外鹽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觔，小者煎四十觔，皆以桶擔汲而煎於家。）又西轉過城隍廟而北，半里，出北門，風雨淒淒，路無行人。余輿不爲止，冒雨直前，隨螻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邨在西山麓，其後廟宇東向，臨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盤山西北轉，有岐下坡，隨川直北行。余乃下從岐，一里半，有舟子橫舟渡，上川東岸，雨乃止。復循東麓而北，抵北嶺下，川爲嶺扼，西向盤壑去，路乃北向陟嶺，嶺頗峻，一里，逾嶺北，又一里，

下其北塢，有小水自東北來，西注於川，橫木橋度之。其一里，又西北上坡，有邨當坡之北。路從其側，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從足底湧起，俯瞰而異之。亟捨路西向下，入亭中，見亭後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湧出。其北復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則中空如井，有懸級在井中，可以宛轉下墜。余時心知溫泉道，尙當從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從級墜井下。其級或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轉，每轉約二十級，共六十級，而至井底。井孔中僅圍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約四五丈。井底平拓，旁烈多門，西向臨螳川者爲正門，南向者爲旁門。旁門有屏，斜障屏間，裂竅四五丈，若窗櫺戶牖，交透疊映，土人因號之曰「七竅通天」。「七竅」者，謂其下之多門；「通天」者，謂其上之獨貫也。旁門之南，崖壁巖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門，另闢駢開，凡三四處，皆不甚深透，然川漱於前，崖屏於上，而洞門累累，益助北洞之勝。再南，崖石轉突處，有一巨石，下墜崖側，迎流界道，有題其爲「醒石」者。爲冷然筆。（冷然，學道楊師孔號。楊係貴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書「虛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踴其爲何人筆。其上南崖，有石橫斜作垂手狀，其下亦有洞西向，頗大而中拓，然無嵌空透漏之妙，「虛明」二字，「非此洞不足以當之。」「虛明」大書之下，又有刻「聽泉」二字者，字甚古拙，爲燕泉筆。（燕泉都憲何孟春號何，彬州人。又自敘爲吾邑。）又其側，有「此處不可不飲」爲升菴筆。（升菴，楊太史慎號。）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門。右有「此處不可不醉」爲冷然筆，刻法精妙，遂覺後來者居上。又「聽泉」

二字上，刻醒石詩一絕，標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標曰：「譜明」；「譜明不知何人，一詩二標，豈譜明即姜之字耶？此處泉石幽情，洞壑玲瓏，真若紫之勝地，惜無一人棲止！大洞之左，穹崖南盡，復有一洞，見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狹而深，洞門一柱中懸，界爲二竅，有擔糶囚髮赤身，織草屨於中，烟即其所炊也。洞南崖盡，即前南來之境，下而再上處也。時願僕留待北洞，余復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復北盡，遂躡坡東上，仍出崖端南來大道。半里有菴，當路左，下瞰西崖下，廬舍駢集，即溫泉在是矣。菴北又有亭，高綴東峯之半，其額曰冷然，當溫泉之上，標以御風之名，楊君可謂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躡石四下，石骨稜厲，余愛其石，攀之下墜，則溫池在焉。池匯於石崖下，東倚崖石，西去螳川數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臨池上。池分內外，外固清瑩，內更在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內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石如綠玉，映水光豔燦然。余所見溫泉，滇南最多，此水實爲第一。池室後，嘗東崖之上，有佛閣三楹，額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宇三楹，額曰「振衣千仞」。皆爲土人鎮鑰，不得入。余浴既散，步西街，見賣漿及柿者，以浴熱買柿啖之。因問知虛明之南，尚有雲濤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聖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遊也。蓋溫泉之西，漢螳川東岸，夾廬成衢，隨之而北，百里而達富民。川東岸山，最高者爲筆架峯，即在溫池東北，志所謂岱巖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爲龍山，曹溪在其東，隨之半，志所謂葱山也。二山夾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則老脊之東，盤者矣。余時抵川上，欲先覓曹溪聖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

至遂南半里，過虛明諸洞下，南抵崖處，坡曲爲塢，宜仍循川岸而南，以無路，遂上昔來大路隅，由小岐盤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邨在坡南，是爲沈家莊，老婦指雲濤洞尙在南坡外。又南涉塢，半里登坡，路絕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當卽曹溪。有邨童拾薪川邊，遙呼而問，所謂雲濤洞者，其童口傳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見南坡之下，有石崖一叢，漫趨之，至其下，仰視石隙，叢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則磴道逶迤，軒亭幽寂，餘花殘墨，狼藉蹊間，雲牖石牀，離披洞口。軒後有洞門下嵌，上有層樑橫跨，皆西向。先登其樓，樓中供大士諸仙像，香几燈檠，皆以樹根爲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臥室一楹，米盎書篋，猶宛然在內，而苔衣羅網，封埋已久，寂無徑行，不辨其何人所構，何因而廢也。下樓入洞，初入若室一楹，側有一簷，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門，透裂入，有小竅斜通於外，見竹影竄入，卽墮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處甚微，光不能深濁。以手捫隘，以足投空，時時兩無所著，又時時兩有所礙。既至其底，忽望西南有光輝然，轉一隘，始見其光自西北頂隙透入，其處底亦平，而上復穹焉高盤。忽然有影掠隙光而過，心異之，呼顧僕，聞應聲正在透光之隙，其所過影，卽其影也。復轉入暗底，隙隘崖懸，無由著足，然而機關漸熟，升躋似易，覺明處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膽壯也。再上一層，則上牖微光，亦漸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細級，宛轉崖間，或頽或整，但初不能見耳。出洞，仍由前軒出扉外，見右崖有石刻一方，外爲棘刺結成窠網，遙不能見。余計不能去，竟踐而入之，巾履俱爲鈎卸，又以布縛

頭護網，始得讀之，乃知是菴爲天啓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構。（朱，壬辰進士。）其樓閣軒亭，俱有名額，住山僧亦有名，有詩，未久而成空谷，遺構徒存，祇增慨耳。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卽西上曹溪。時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溫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東虛明崖洞，若卽若離，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見川東一崖，排突亦如虛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門俱西向，有大書其上爲「青龍洞」，爲「九曲龍宮」者。隔川望之，不覺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無透明處。此洞卽在沈家莊北，余前從虛明沿川岸來，卽可得之，誤從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爲悵悵，然南之雲濤，北之虛明，既已兩窮，此洞已去而復得之對涯，亦未爲無緣也。又南一里，抵川西邨聚，從其後西上山，轉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寺門東向，古剎也。余初欲入寺覓聖泉，見殿東西各有巨碑，爲楊太史升菴所著，乃拂碑讀之，知寺中有「優曇花樹」諸勝，因覓紙錄碑，遂不及問水。是晚，炊於僧寮，宿於殿右。

二十七日——晨起，寒甚。余先晚止錄一碑，乃殿左者，錄未竟，僧爲具餐，乃飯而竟之。有寺中讀書二生，以此碑不能句，來相問，余爲解示。（二生一姓孫，安甯州人；一姓黨，三泊縣人。）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其樹在殿前東北隅二門外，坡間，今已築之牆版中，其高三丈餘，大人一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纔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余摘數葉置囊中，遂同黨生由香積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覩聖泉。泉從山坡大樹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環爲月池，大丈餘，瀘水深。

五六寸餘，波淙淙，由東南坡間瀉去，余至營上午，早潮已過，午潮未至，此正當漲時，而其流亦不絕，第潮時更湧而大耳。黨生言穴中時有二螭出入，茲未潮，故不之見，即碑所云「金龍」號曰「泉神」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構，扁曰「問潮亭」，前巡方使關中張鳳翮爲之記。黨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緣嶺上，半里，登水月菴，菴東北向，乃葱山之東北坳中矣。菴潔而幽，爲鄉紳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僅逾尺，乃建菴傍地而出者。菴前有深池，泉不能畜也。既復下至聖泉，還至曹溪北坡坳，黨生別余止寺。余乃從歧下山，一里，抵昨郵後上山處。由郵後南行半里，復望川東迴曲中，石崖半懸，飛樓臨丹，卽雲濤洞也。川水已從東盤曲，路獨循西山南下，因其山塢自南而轉也。一里餘，始循南山而東。二里，則其川自塢北曲而南，與路遇。既過，路又循東山湖豁轉而北，一里，乃東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轉東南行。一里，南陟一西來之峽，又南上坡。一里，與前溫泉渡西大道合，始純南行。六里，入北城門，見有二女郎，辮髮雙垂肩後。（此間幼童，女辮髮一條垂腦後，女郎及男之長者，辮髮兩條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猶纏，則辮髮一條，週環於腦額，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從腦後下另挽一小髻，若螺，綴於後焉。）手執紈扇，嫣然在前，後有一老婦隨之，攜牲盒紙統，將拜墓郊外。（此間重子月朝祭掃，家貧不及者，至月終亦不免也。）南中所見婦女，纖足姣好，無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飯於東園，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東北行，半里，有小溪自東塢來，溯之行。從橋南東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東安哨，嶺嶺不

其峻東北從橫亘大山分隴西南下，爲安甯東第一護城之砂者也。過嶺東下，始見沙河之水，自東北來，隨其塢東入，過站摩村，共十五里，爲始甸鋪。又四里，過龍馬山，叭叭北透，橫亘大山之南。路遶其前而東，又四里，始與沙流上流之溪遇。有三鞏石梁東跨其上，是曰大橋。其水自東北進耳，二尖峯西，棋盤山南，峽來，西南至安甯城東，南入於鱉川者也。又半里，東上坡，宿於高規橋村。

二十八日——平明，東行一里半，上坡，爲安甯東界，由此卽爲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漸升陟而上，八里，其塢自雙尖後進耳。山來，路遂由南隴上，又二里，山坳間有聚廬當尖，是爲碧雞關，蓋進耳之山峙於北，羅漢之頂峙於南，此其中間度脊之處，南北又各起一峯夾峙，以在碧雞山之北，故名碧雞關。東西與金馬遙對者也。關之東，向東南下，爲高驪，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處，渡海者從之，向西北下，爲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從之。余時欲游進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邨在西山之麓，是爲赤家鼻，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邨。邨倚山而廬，有池瀦坡側，大不逾五尺，邨人皆仰汲焉。中復有嶽，有垂釣其上者，亦龍潭之淺者也。由川南上坡，嶺道甚峻，半里，登岡上，稍北而曲，有坊當道，則進耳山門外坊也。其寺尙隔一坑，由坊西望見寺後，大山環於上，此岡遠於前，內夾深坑，旋轉而入，若耳內之孔，寺臨孔上盤梁透，以進取名之義，非身履此岡，不見其親切也。進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則沿坑南轉，盤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門東向，登其殿，頗軒爽，似額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

有樓三楹在殿南，其樓下臨環坑，遙覽溟海，顧如太華之一碧萬頃，而此深遠矣。入方丈，有辛貢士伯敏者，迎款懇懃。僧寶印欲具餐，辛揮去，令其徒陳履悖，陳履溫（二陳乃甲戌進士履忠弟）及其弟出見，且爲供葷食，復引余登殿南眺海樓，坐談久之。余欲趨棋盤山，問道於寶印，寶印曰：「由坊東下山，自赤鼻山寶珠寺上爲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無從覓耳。」乃同辛君導余從殿後出，遂北至坳下，東來岐路，始別去。余乃西上，半里，逾嶺，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窪，窪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與東界進耳。復雙尖，并坳北之巔，東西夾成中窪。由窪西，復循西山之東北行，一里，循嶺北轉而西，稍下，一里，度峽西上，其西復有大山，南北橫峙。遂西向橫躡之，一里半，登其岡，見西南隨塢，有路上逾其脊，將趨之，有負芻者來，曰：「棋盤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東，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斷若續。二里半，從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姑望見三家村在西塢中。村西盤峙一峯，自北而南，如屏高擲，即棋盤山也。其脈北自妙高寺，三華山西南來，復聳此峯，分支西度，爲溫泉之筆架山，分支南下，爲始甸後之龍馬山，南環東亘，即爲所逾之脊，而南度爲進耳碧雞者也。脊北山復橫列東北，至寶珠赤鼻而止，爲三家村東界護山。余昔來，自金馬以東，即遙望西界山橫如屏，其頂復有中懸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即此棋盤峯也，而不知尙在重壑之內，外更有斯峯護之，洵西峯之領袖矣。從坳西轉，循東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盤東麓，路當從村西上，乃誤

由邨南度脊處循峽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躡峽中三里，登一岡，有菴三楹，踞坪間，後倚絕頂，其前東敞滇中，乃髮僧元禪，與僧裕菴新建者。元禪有內功，夜坐峯頭，曠露溼衣，無所退怖，菴中四壁未就，不以爲意也。日已西昃，迎余淪茗，粥抵暮乃別。西上躋峯一里，陟其巔，又西向平行頂上，一里有寺，東北向，卽棋盤寺也。時已昏黑，遂覈茗而就榻。

二十九日——凌晨起，僧爲余炊。余乃獨躡寺後絕頂，時曉露甚重，衣履沾透。頂間無高松巨木，卽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頂頗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實，可劈爲板，省中取石皆於此遙負之，然其上反不能見，以坳於內也。西北塢中，有大壑迴環，下有水二方，邨廬踞其上，卽志所載勒甸村龍泉也。其水分青白色，西南峽中水，則循龍馬山東而去，當卽沙河之源矣。東南卽三家之流，是頂亦三分水之處，第一入滇池，兩入螻川，皆一派耳。由頂遠眺，則東北見堯林山尖聳，與邨甸梁王山並列，東南見羅藏山，環峙海外，直南見觀音山，巉巖爲碧雞，絕頂掩映，半浮半隱，直西則溫泉，架山連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餘，則螻川之所向也。下飯於寺，乃同寺僧出寺門東行三十步，觀棋盤石，石一方橫臥嶺頭，中界棋盤紋，縱橫各十九道。其北臥石上，楷書「玉案晴嵐」四大字，乃碧潭陳賢所題。南有二石平度，中夾爲穴，下墜甚深，僧指爲仙洞，昔有牧子墜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螻蛄，但不得其門而入耳。穴側亦有陳賢詩碑，已剝不可讀，乃還寺，錄昆明令汪從龍詩碑，仍令幼僧導往。

峯西南，觀鑿石之崖。其崖上下兩層，鑿成大窟如廈屋。其石色青綠者，則膩而質黃白者，則粗而剛；其崖間中嵌青綠色者兩層，如帶圍，各高丈餘，故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長，方者大徑五六尺，長者長徑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踞，無纖毫凹凸，真良材也！還後寺前東向下，一里，過新菴之左，直下者一里半，過三家邨左，渡湖。又一里半，東逾石山之坳；其山乃東界北走之脈，至此復突一峯，遂北盡焉。從坳東墜崖而下，復漸成一坑。隨之行，三里，爲寶珠寺。未至寺，其西墜峽處，坑水潰而爲瀑，懸崖三級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細如絡絲，不如疋練也。寶珠寺東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墜坡直下，五里，抵山麓，爲石鼻山，聚落甚盛，蓋當海之西，碧雞關大道，即出其下也。由邨轉北，一里半，東北與大道合，於是東向湖堤。二里半，有邨當堤之衝，曰夏家窰。過此，遂遶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窪，堤界其間，與西子蘇堤無異。蓋其窪即草海之餘，南連於濱池，北抵於黃土坡，西瀕赤鼻山之麓，東抵曾城，其中支條錯透，或斷或續，或出或沒，其瀕北者，志又謂之西湖，其實即草海也。昔大道迂迴北坡，從黃土坡入會城，傅元獻爲侍御時，填窪支條，連爲大堤，東自沐府魚塘，西接夏家窰，橫貫湖中，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東行堤上一里半，復有岡有橋，有棲舍介水中央。半里，復遶堤上東行湖中，遙顧四圍山色，掩映重波間，青蒲偃水，高柳灤堤，天然絕勝；但堤有柳而無花，橋有一二而無二六，不免令人轉憶西陵耳。又東二里，湖堤既盡，乃隨港堤東北。二里，爲沐府魚池。又一里半，抵小西門，飯於肆。東過閘橋，濱濠南而東，一里，入城，南舊寓，問吳方

生，則已隔晚向晉甯矣。已而見唐大來寄來行李書畫，俱以隔晚先至，獨方生則我來彼去，爲之悵悵。乃計復爲作書，令顧僕往晉甯謝唐君，別方生，并向大來索陶不退書。（陶諱挺，有詩翰聲，向官於浙。前大來欲爲作書，聞其已故，乃止。適寓中有高士官從姚安來，知其猶在，皆虛傳如眉公也，故復索書往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晨起，余先作書，令顧僕往投阮玉灣，索其導遊緬甸書，併謝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晉甯諸柬，須其反命，即令往南壩候渡。下午，顧僕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負擔人，爲西行計。適阮穆聲來，願已而玉灣以書來，期明日晤其齋中，遂不及入城。

初二日——晨起，余欲自仁吾處，次第拜穆聲，後至玉灣所，忽玉灣來邀甚急，余遂從其使先過玉灣，則穆聲已先在座。延於內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總府宴撫按，當入內一看，即出，故特延穆聲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飲。」果去而即返，洗盞更酌，已而報撫按已至，玉灣復去，囑穆聲必款余多飲，須其出而別，余不能待，薄暮，託穆聲代別而返。

初三日——晨往阮仁吾處，令促負擔人，即從其北宅拜穆聲，留晨餐，引入內亭觀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詢其故，曰：「父沒時，宅爲他人所有，後復業，惟竹在耳。」亭前紅梅盛開，此中梅俱葉而花，全非吾鄉本色，惟一株傍亭簷，摘去其葉，姑露面目，猶故人之兔胷，相見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闊半之。

玲瓏透漏，不瘦不肥，前後俱無斧鑿痕，太湖之絕品也。云三年前從螺山絕頂覓得，以八十餘人舁至，其石浮臥頂上，不經摧墜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頂，徧臥石隙，鳥覩有此類哉！下午過周恭先，遇於南門內，正挽一友來顧。知金公趾爲余作送辭聞骨詩，相與同往叩之，則金在其莊，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字頤肖，董宗伯，風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聲伎，其祖乃甲科父偉，鄉薦，任江西萬安令。公趾昔好客，某奏劾錢士晉軍門，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雞爲餉，餽多烹牛，雜脯而出，甚精潔，其家乃教門，舉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性馬，字雲客，（名上捷，號閻仙）尋甸府人，父以鄉科任沅州守，嘗安會困黔省時，以轉餉功擢常德太守，軍興旁午，獨運援黔之餉，久而無匱，以勞卒於任。雲客其長子也，文雅蘊藉，有幽人墨士之風。是晚，篝燈論文，雲客出所著拾芥軒集相訂，遂把盞深夜。恭先別去，余遂留宿其齋中。窗外有紅梅一株盛放，（此間皆紅梅，白者不植。）中夜獨起相對，恍似羅浮魂夢間，然葉滿枝頭，轉覺翠羽太多耳。

初四日——馬君留晨餐，恭先復至，對弈兩局，又留飯，過午乃出城，以爲願僕將返也。及抵寓，願僕不見，而方生已儼然在樓。問何以來，曰：「昨從晉甯得君書，即騎而來。送君騎尚在，當遲一日復往晉甯。」問：「昔何以往？」曰：「往新興，使道晉甯看君耳。」問：「願行何在？」曰：「尙留晉甯候渡。」知姑方生往新興，以許郡尊考滿，求雷大史左右之於巡方使君之側也。（雷名躍龍，以禮侍丁憂於家，巡方使爲倪于

義係四川人。

初五日——方生爲余作永昌潘氏父子書，（父名嗣魁，號蓮峯，丙子科第十名，子名世澄，號未波，丙子科解元。）騰越潘秀才書，（名一桂）又爲余求許郡尊轉作書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潯素，自雲南別駕陞，與許同僚。）又爲余求范復蘇，（醫士，江西人）轉作書通楊賓川，（賓川守楊大賓，黔人，號君山，原籍宜興人，以建平教中於南場，與又生鄉同年也。前又生有書來，然但知其家於黔，而不知其宦。賓書爲盜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憶昔年與其弟宜興總練同會於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興否。）憐余無賞，其展轉爲余謀，勝余自爲謀也。下午，願行自晉甯返，并得唐大來與陶不退書，阮仁吾所促負擔人亦至。

初六日——余晨造別阮玉灣穆聲，索其所作送靜聞骨詩。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辭，乃出叩任君。任君大來，妹婿。大來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飯，余乃趨別馬雲客，不值，留詩而還。過土王廟，入其中，觀菩提樹，樹在正殿陞庭間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幹上盤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閏歲則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數，不但泉之能應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測象如此，亦奇矣！土人每以社日，羣至樹下，灼艾代灸，言灸樹即同灸身，病應灸而解，此固誕妄，而樹膚爲之癢，歷無餘焉。出廟，飯於任。返寓，周

恭先以金公趾所書詩并璽，又以馬雲客詩扇至。阮玉灣以詩冊并璽至。其弟鎔，亦使人餽璽焉。迨暮，金公趾自莊還，來晤，知余欲從筇竹往，曰：「余輩明晨當以筇作爲柳亭。」余謝之曰：「君萬萬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溫柔夢寐中，余已飛屐峯頭矣，不能待也。」是晚，許郡尊亦以李永昌書至，惟范復蘇書未至也。

初七日——余晨起索飯欲行，范君至，即爲作楊賓川書。余遂與吳方生作別，循城南濠西行，二里，過小西門，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轉而北，半里，是爲大西門，外有文昌宮，桂香閣峙其右，頗壯。又西半里，出外溢門，有岐向西北者，富民正道，向正西者，爲筇竹寺道。余乃從正西傍山坡南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峯也，五里，其坡西盡，村聚駢集，是爲黃土坡，坡西則大塢自北而南，以達滇海者也。西行塢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橫其上，是即海源。側穴湧而出之水，遂爲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橫突而出，反自南環北。路從其北，上一里半，西達山下，有峽東向，循之西上，是爲筇竹，由峽內越湖，西南上，是爲圓照，由峽外循山嘴北行，是爲海源。先有一婦騎而前，一男子隨而行者，云亦欲往筇竹，隨之，誤越湖南上圓照，至而後知其非筇竹也。圓照寺門東向，層臺高敞，殿宇亦宏，而闌寂無人。還下峽，仍逾湖北，令行李往候於海源。余從峽內入，二里半，湖分兩道來：一自南峽，一自北峽。二流交會處，有坡中懸其西。於是渡南峽之湖，即躡坡西北上，漸轉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其寺高懸於玉案山之北。

陲寺門東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稱，而羣峯環拱，林壑深杳，布幽邃之境也。入寺，見殿左庑，瞻暄雞，腥膻交陳，前騎來婦亦在其間。余卽入其後，登藏經閣，望閣後有靜室三楹，頗幽潔，四面皆環牆迴隔，不見所入門，因徘徊閣下。忽一人迎而問曰：「先生豈霞客耶？」問何以知之，曰：「前從吳方生案，徵其所作詩，詩題中見之，知與丰標不異也。」問其爲誰，則嚴姓，名似祖，號築居，嚴家宰清之孫也。爲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與其姪讀書於此，所望牆圍中靜室，卽其棲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懇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願僕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嚴君入殿左方丈。問所謂未木亭者，主僧不在，鎖鑰甚固。復遇一段君，亦識余，言在晉甯相會，亦忘其誰何矣。段言爲金公趾期會於此，金當卽至。三人因同止殿右，循塔坡而西北，則寺後上崖，復有坪一方，其北崖環抱，與南環相稱，此舊筇竹開山之址也，不知何時徙而下。其處後爲僧塋，有三塔，皆元時者，三塔各有碑，猶可讀，讀罷，還寺，公趾又與友兩三輩至，相見甚歡，窺其意，卽前騎來，煇楠酒邀乘客，以筇竹爲金氏諱施之所，公趾又以夙與余約，故期備於此，而實非公趾作主人也。時嚴君謂余，其姪作飯於內，已熟，拉往餐之。頃之，住持僧體空至，其僧敦厚篤摯，有道行者，爲余言：「當事者委往東寺監工修造，久駐於彼，今適到山，聞有遠客，亦一緣也，必多留寺中，毋卽去。」余辭以「鷄山願切，此一宵爲嚴君強留者，必不能再也。」體空謂：「今日諸酒肉漢混聒寺中，明晨當齋潔以請。」遂出。余欲往方丈答體空，嚴君以諸飲者在，退而不出。余見公趾輩同前騎婦坐正殿東廂，始知其婦爲姪

而稱觴者。余乃迂從殿南二門側，曲向方丈，體空方出迎，而公趾輩自上望見，趨而至曰：「薄醴已備，可不必參禪。」遂拉之。抵殿東廂，則築居亦爲拉出矣。遂就燕飲。其婦所備肴饌甚腆，公趾與諸坐客，各歌而稱觴，然後此婦歌，歌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去，余與築居亦別而入息陰軒。迨暮，公趾與客復攜酒盒就飲軒中，此婦亦至，復飛舉徵歌，二鼓乃別去。余就寢，寢以紙爲帳，卽嚴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紙帳，是其姪者，嚴君攜被撲就焉。既寢，嚴君猶秉燭獨坐，觀余石齋詩帖，并諸公手書，余魂夢間，聞其哦三詩贈余，余寢熟不能辨也。

初八日——與嚴君同至方丈叩體空。由方丈南側門入幽徑，游禾木亭。亭當坡間，林巒環映，東對峽隙，滇池一盃，浮白於前，境甚疎窅，有雲林筆意。亭以茅覆，窗櫺潔淨，中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爲春蘭，步透二莖，一爲冬蘭，花發十穗，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花大如萱，乃赭班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於旁，其香盈滿亭中，則亭而入，如到茶香國中。三人者，各當窗一隙，踞窗檻坐。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者。茶冽而蘭幽，一時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故取以爲名，相仍已久，而體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體空懇留曰：「此亭幽曠，可供披覽，側有小軒，可以下榻，閣有藏經，可以簡閱。君留此過歲，亦空山勝事，雖澹泊，知君不以羶來。三人卒歲之供，貧僧猶不乏也。」余謝「師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款一日，

此清淨界，反成罪戾場矣。」坐久之，殿君曰：「所炊當熟，乞還餐之。」出方丈，別體空，公趾叢復來，拉就殿東廂，共餐鼎肉湯麵，復入息陰軒飯。殿君書所哦三詩贈余，余亦作一詩爲別。出正殿，別公趾，則行李前去，爲體空邀轉，不容行，余往懇之，執袖不捨。公趾築居前爲致辭曰：「唐晉甯日演劇集賢，欲留名賢，君不爲止。若可止，余輩亦先之矣。」師曰：「君甯澹不羶，不爲晉甯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師意既如此，余當從雞山同爲師停數日。」蓋余初意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帽，滇中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余不信。及瀕行，與吳方生別，方生執裾歸然曰：「君去矣！余歸何日後，可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圖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見體空誠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築居公趾叢交口曰：「善。」師乃聽別。出山門，師遂送下坡，指對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較山下行近。」旣別，一里半，下至峽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湖，仍來路出峽往海源寺，余同顧僕逾北湖，循湖北入，即由峽東回躡嶺，一里，逾嶺東，稍東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遙見上洞在北嶺，與妙高相並，而路則踐危石，巒嶒而下，下險，即由山半轉而北行，半里，有大道東南自海源上坡，從之，西北上半里，嶺上亂石森立，如雲湧出。再北，遂得上洞。洞門東向，高穹軒迥，其內深六七丈，闊與高亦如之，頂穹成蓋，底平如砥，四壁圍轉，無嵌空透漏之狀，惟洞後有石中突，高丈餘，有隙宛轉，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深人各二丈餘，底遂皆黑，墜隙而下，見有小水自後壁滴瀝而下，至底而水不見，黑處亦漸明。有樵者

見余入，駐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鴿甚多，俱巢於洞頂，見人飛擾不定，而土人設機關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洞門亦東向，深闊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圍轉無他岐，惟門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爲異耳。余從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邨落，盤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綫之路，從嶺北逾岫而西，即從嶺頭行，可省陟降之煩。乃令顯僕下山，海源行李，余即從洞嶺北行，期會於妙高。洞北路若斷若續，緣西山之半，其下皆邨聚，倚山之麓，大路隨之。余行嶺半一里，有路自下邨直上，西北逾嶺，從之。一里，逾嶺西，峯頭有水一塘在窪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復環成高塢，自南向北，塢口石峯東峙，嶙峋飛舞，踞衆壑之交。石峯北，又有塢自西而東，西重塢壑層疊，有大山臨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余望之行，半里，北下之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塢之底。路當從西塢北崖緣峽而上，余悞從西塢南崖躡坡而登，一里，逾嶺脊而西，即見西北層岡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爲妙高，而下有深峽間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覺其悞。循之行一里，以爲當截峽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墜峽西北下，半里，涉底，復扳峽西北上，以爲寺在岡脊矣，而何以無路？又半里，及登脊，則猶然寺前環峽之岡，與寺尚隔一坑也。岡上有一塔，正與寺門對。復從其東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則猶然前塢底緣峽處也。北上半里，岡頭有茶菴，當道，是爲富民大路，菴則有坊。沿峽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爲妙高寺。寺門東向，前臨重峽，後倚三峯，所謂三華峯也。三尖高擁，攢而成塢，寺當其中，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闕，亦勝地也。正殿左右，俱有

官舍，以營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塵木，故境不生塵，無從辨也。瞻眺久之，念行李當至，因出待於茶菴側。久之，乃從坡下上。余因執途人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善擊大道而去，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園哨分岐而入，此間達之小路也，其路近而難知。余曰：「既上，豈可復下？」遂更上坡，三里，遂迤逾嶺頭，即循嶺北西向盤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峯自嶺北來，與南峯屬，有數家當其間，是曰牛園哨。東西之水，從此分矣。從哨西直下，則大道之出永定橋者，余乃飯而從嶺脊北向行，一里，稍下涉壑，即從壑北上坡，緣坡東北上，回望壑底，西墜成峽，北走甚深。路東北逾坡，其東猶下滇池之峽也。又一里半，從嶺頭逾迤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峭，其北遂仍出西峽上。於是東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郵當峽底，是爲陡坡。其峽逼仄而深陡，此郵居之最險者。從嶺上隨嶺東轉，半里，有路自東崗間，透而直西，遂墜西峽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違之。東上半里，逾迤東，於是北沿山脊行。又東半里，稍東北下峽中，半里，有水一池，潴路南，是爲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墜成坑。隨之北下，一里，過峽底，有東來大道，度峽西北去，此即自省會走富民間道也。隨之，復從峽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轉而西。遇一負薪者，指北向從岐下峽中行，將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又從峽西緣坡麓行，細徑斷續，亂崖崩隕，二里半，逾澗，緣東麓，又北一里，乃出峽口。於是北塢大開，南北遙望，而東界老香，與西界巨峯，夾而成塢。始從畦歷北行，一里，有溪頗巨。自塢北來，轉其西去，余所從南來之水，

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峽中。路北渡之。一里有邨，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層疊，是爲沙朗。入叩居停，皆辭不納，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習俗也。最後入一老人家，強主之，意不爲覓米而炊。

初九日——令願僕覓米具炊。余散步邨北，遙斷此塢，東北自牧養北梁，王山西支分界，東界雖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雖環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爲沙朗西山，又南爲天生橋，而南屬於陡坡東峽之山。其山東西南兩界，既夾成大塢，而南北亦環轉連屬。其中水亦發源於龍潭，合南北峽而成溪，西注於富，蟬蟬，然不能竟達也。從塢西南入峽，塢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測——穿山西出，與陟坡之洞合。洞山之山，間道從之，所謂天生橋也。然人從其上，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爲橋，嶺沙朗人拼收於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謂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勸余由邨後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余不從。既飯，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與溪遇，遂同入西峽，其峽南北山壁夾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見北崖之上，石壁盤突，其間駢列多門，而東一門高懸危瞰，勢獨雄豁，而磴跡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願僕并行，李俟於下，余獨攀躍而上。久之，躋洞東，見又一門側迷，余以爲必中迤大洞，遂從其側懸倒入大洞門。其門南向，甚穹，洞內層累北上，深十餘丈，而闊半之，然內無旁竇，即前外見側迷之門，亦不中達也。出洞，欲東上側門，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異，遂直從洞下，西趨水洞。又半里，西峽既盡，山環於上，洞關於下，水從東來，逼南崖，搗西洞入，路從其北墜岡下，余令肩夫

守行李於岡上，與願僕入洞。洞門東向，高十餘丈，而闊半之。始涉水，從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環之。入五六丈，水環北崖，路環南崖，俱西轉。仰見南崖之上，層覆疊出，突爲危臺，結爲虛樓，皆在數丈之上，氤氳闐闐，與雲氣同爲吞吐。從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尙明，水漱之；南崖漸暗，路隨之。西五六丈，南崖西盡，水從北崖直搗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鳴鳴其中，作衝激聲。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東崖，北向隨之，洞轉而北，高穹愈甚，延納餘明，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從北崖，復西轉，余亦復涉西涯。於是水再環北崖，路再環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聞水聲潺潺。又五六丈，復西遇水，其水漸深，既上不可見，而下又不可測，乃出。出復四渡水而上岡。開岡上有人聲，則沙朗人之耕隴者，見余入洞，與負行李人耦語待之，爲余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峽，山之上度，即天生橋間道所從，如前之所標記者。始恨不攜炬，竟西從洞中出也。其人又爲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謝之。乃西上躡嶺，一里半，登其脊，是爲天生橋。脊南石峯，嶙峋，高聳而出，其脈自陡坡東度脊而北，間道循其東陔，陡坡之澗，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屬於沙朗後西山，水從其下穿腹西出，路從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即陡坡澗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盤壑西陔。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懸懸欲一探之。西行山半者一里，見有岐直下峽底，遂令願奴同負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獨下趨峽中。半里，抵峽底，遂溯水東行。一里，折而南，則後洞龐然西向，其高闊亦如前洞，水從其中踴躍而出，西與南來之澗，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後，仰睇洞頂上層

復裂通於門外，門之上，若橋之橫於前，其上復流光內映，第高穹之極，下層石影氤氳，若浮雲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隨之深入數丈，忽有脊石中踞，浮於水面，其內則淵然深匯，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頂亦有石倒簷，以高甚，反不覺其天矯。其門直而迥，故深入而猶朗朗，且以上層倒射之光，直徹於內也。出洞，還顧洞門上，其左懸崖甚峭，上復闢成一門，當即內透之隙。乃涉澗之西，遙窺崖間層疊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轉達，孰可以騰躍上。乃復涉澗抵崖，一依所審法試之，半晌，遂及上層外，門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內，爲竈爲窩，爲臺爲榭，俱浮空內向，內俯洞底，波濤破峽，如玉龍負舟，與洞頂之垂幄懸帳，昔仰望之而隱隱者，茲如纓絡隨身，幢幡覆影矣。與躡雲駕鶴，又何畏乎？坐久之，聽洞底波聲，忽如宏鐘，忽如細響，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層崖懸級，一時不得腴理，攀挂甚久。俟有男婦十餘人，自陡坡來，隔澗停眺，迨余下，問何所事，余告以游山，兩男子亦儒者，問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盡恐前行者漸遠，不復與言。遂隨水少北轉而西行，峽中一里，漸上北坡。緣坡西行，三里，峽塢漸開。又四里，塢愈開。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即沙朗後山所來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爲頭邨。路至此，始由塢渡溪。溪上橫木爲橋，其水即陡坡并天生橋洞中所出，西流而注於螳螂川者也。從溪南隨流行，約一里，過頭邨之西，沿流一里半，復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塢中。半里，路旁有賣漿草舍倚南坡，則願僕與行李俱在焉。遂入飯。又西盤南山之嘴，一里餘，爲二邨。邨之西，有塢北出，橫涉而過之。半里，復上坡，隨南山而西，上倚危

崖，下逼奔湍。五里有邨在溪北，是爲三邨。至是南界山橫突而北，北界山環三邨之西，又突而南，塢口始西望焉。路由溪南躋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峯頭。其峯北瞰三邨溪而下，溪由邨西橫嚙北峯之麓，破峽西出，峽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巔而過，是爲羅鬼嶺。東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過嶺西下，四里，連過上下羅鬼兩邨，則三邨之流已破峽西出，界兩邨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塢來，與三邨溪合併西去。路隨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橫木梁渡之，有邨倚北山而聚，是爲阿夷沖。又從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邨，亦倚北山，是爲大哨。覓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從西邨得之，遂宿其家。

初十日——雞鳴起飯。出門，猶不辨色。西南行塢中，一里半，南過一石橋，卽阿夷沖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樓南去。半里，又一水自東南峽中來，較小於阿夷沖溪，卽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橋，一里餘，得大溪湯湯，卽螳螂川也。自南峽中出，東北直抵大哨西，乃轉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壑，上有亭，其東西兩崖，各有聚落成衢，是爲橋頭。過橋，西北一里，卽富民縣治。由橋西溯川南行七里，爲河上洞。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邨人誤呼爲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猶以爲老和尚也。及拏洞，見有刻爲河上洞者，蓋前任縣君以洞臨溪流，取河上公之義而易之。甫過橋，余問得其道，而願僕與負囊者已先向縣治，余聽其前，獨沿川岸溯流去。一里，西南入

峽。又三里，陸路轉西南，瀕川岸行。又二里，見路直躡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從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爲胡家山道，乃上峯也，乃復下，瀕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覘其旁路皆巖，復隨之，躡山而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嶺脊，而不見洞，其脊自西峯最高處橫突而東，與東峯壁夾川流，祇通一綫者也。蓋西岸之山，南自安甯聖泉西龍山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東北墜爲此脊，以橫扼之；東岸之山，東自牛圈哨嶺分支傳送而來，至此亦聳爲危嶂，屏壓川流，又西與此脊對而挾持之。登此脊而見脊南山勢崩墜，夾川如綫，川自南來，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衝躍。脊兩之路復墜淵而下，以此下必無通衢，而墜路若此，必因洞而開，復經折隨之下，則樹影偃密，石崖虧蔽，情非入境。下墜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峯下，其峯崩削則壓，危影兀兀欲墜。路轉其夾坳間，石削不容趾，鑿孔懸之，影倒奔湍間，猶窅然九淵也。至是余知去路甚遠，已非洞之所麗，而愛其險峭，徘徊不忍去。忽聞上有咳聲，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見，余愕然，問何以獨踞此？余告以尋洞，曰：「洞在隔嶺之北，何以逾此？」余問此路何往？曰：「沿溪躡峭，四十里而抵羅臺。」則此路之幽闕，更非他徑所擬矣。雖不得洞，而覘此奸峭，亦一快也。返躡一里，復北上脊，見脊之東有洞南向，然去川甚遠。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攬南山，凭臨絕壑，亦超然有雲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雖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呼吸日月，此爲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見霧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卽橫脊之東垂也。前誤入南洞，在脊南絕頂，此洞在脊北

窮峽，洞門東向，與東峯夾束螳川，深嵌峽底，洞前惟當午一露日光，洞內之幽阻可知也。洞內南半穹然，內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上，與洞頂或綴或離，其前又豎石一枝，從地內湧起，踞洞之前，若湧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內，螳洞窈窕，頂高五六丈，多翺翔卷舒之勢。五丈之內，右轉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間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雖未窮其奧，已覺幽奇莫過。次第演中諸洞，當與清華清溪二洞，相爲伯仲。而惜乎遠既莫聞，近復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間，雲影苔痕，自成歲月而已。出洞，遂隨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橋頭。又北一里餘，入富民縣南門，出北門，無城堞，惟土堞環堵而已。蓋川流北向，闢爲大塢，縣治當西坡之下，其北有餘支，掉臂而東，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則從此臂逾嶺北去，川流則灣此臂而東北下焉。時顧僕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蹌而前，又二里，及之幽臂之下，遂同上峽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峽出，其勢甚遙，乃河上洞西高峯之後，夾持而至，東注螳川者。其流頗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飯於石關哨，逾嶺北下，日色甚麗，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橫聳，如屏插天。土人言東下極削，而西頗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廬也。山東之水，卽由石關哨北麓而東去。其二里，涉之，卽緣東支迤邐北上。其支從白泥東北，環而南下者，其腋內水亦隨之南下，合於石關北麓。路湖之北，八里，又逾其嶺，嶺不甚峻，田塍疊疊環其上，邨居亦夾峙，是爲二十里鋪。又四里，爲沒官莊。又三里，爲者切關，其處塢徑旁，遂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峽中者最大，卽白泥塘山後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廬，

卽者切關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復過一邨廬，又一小水自西峽來，又一水自西北峽來，二水合於邨廬東北，稍東，復與石梁下西南峻水，合而東北去，當亦入富民東北，蟻川下流者。過邨廬之西北，有平橋跨西峽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嶺。其嶺蓋中懸於西北西澗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盤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鎮鎗」，乃武定所建，以爲八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餘，當山之頂，有堡焉，其居廬亦盛，是爲小甸堡。有歌肆，在西陞門外，遂投之而宿。

十一日——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

季會明曰：此後其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後至元謀縣，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經三姚，（三姚大姚縣，姚安府，姚州。）而達雞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記憶之，其在武定元謀間無疑矣。夫霞客雖往，而其僕猶在，文之所缺者，從而考之，是僕足當霞客之遺獻云。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在官莊茶房。時願行病雖少瘥，而孱弱殊甚，尙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來，同向黑鹽井，迂路幽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衙子也。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而願行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初五日——前上雷應諸僧返。諸僧約明日馬街，隨街往爐頭出大姚，余仍欲隨之，而病者不能。

霍然，爲之快快。

馬街在西谿東坡上，南去元謀縣二十五里，北去黃瓜園三十五里，東至雷應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當大塢適中處，東西抵山，共徑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徑一百三十里，平塢之最遙者也。其東南有聚廬曰官莊，爲黔府莊田，茶房卽在馬街坡北。

元謀縣在馬頭山西七里，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爲臘坪，與廣通接界；直北九十五里爲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爲江驛，與黎溪接界；（江驛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後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書「蜀滇交會」四大字，然此驛在江北，其前後二十里之地，所謂江外者，又屬和曲州。元謀縣北界實九十五里而已。江驛向有驛丞，二十年來，道路不通，久無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檢司帶管。）直東六十里爲墟靈驛，東嶺頭與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爲西嶺，與大姚縣接界。其地北遙與會川衛直對，南遙與新化州直對，東遙與嵩明州直對，西遙與大姚縣直對，東界大山，卽墟靈驛與雷應山也，南自大麥地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橫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層疊錯出，亦皆自南而北。縣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遠縣東來，分支結爲縣治。其餘支西遷者，由縣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爲第一層；又一支南自定遠縣分支來，與縣西之支同夾而北，至西溪口，東支已盡，此支更夾之而北，至扁擔浪而止，是爲第二層；又一支西自定遠西與姚安府東界分支東來，

與扁擔浪之支同夾而北，中界直林後水，卽所謂西尖界嶺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東北分支東來，與西尖界嶺同夾而北，中界爐頭溪水，卽所謂爐頭西亂石岡也；又一支定遠縣西北妙峯山分支東來，與亂石岡同夾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卽所謂舌甸獅木橋西山也。諸山皆夾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直樅而下金沙，故自縣以北，其西界諸山，一支旣盡，一支重出，若鱗次而北抵金沙焉。其東界水皆小，惟爐頭靈驛一支較大，南出馬頭山之南，經縣治東而北與北溪合，自是以北，溪東之邨，倚東界山之麓甚多。官莊之北，十里爲環州驛，又十里爲海關邨（濱溪東岸，卽活佛所生處，離寺二十五里。其邨有木棉樹，大合五六抱，縣境木棉樹最多，此更爲大。）又十五里爲黃瓜園。溪西之邨，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邨，與官莊對峙。北十五里爲五富邨，又十里爲直甯香，又北逾嶺二十里爲扁擔浪，於是北夾西溪，盡於金沙焉。

西界諸山，俱自定遠夾流分支，東北而盡於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頂，矗峙於北，與金沙北岸蜀滇交會之嶺，駢擁天北。從塢中北向遙望，若二眉高列於塢口焉。余初以爲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後知江從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環東山於其北，界西山於其西，始知此方頂之山，猶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猶大姚縣屬，在縣東北百四十里直樅之境，東臨金沙江。是此山又從西北北勝州界，環突東南，界金沙於外，抱

三姚於中，與此西界迴合，而對峙爲門戶者也。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極處。自此再東，過白馬口，普渡河北口，卽從烏蒙山之西轉而北下烏蒙馬湖。巡司之西，其江北來，故雲南之西北界，亦隨之而西北出，以抵北勝麗江焉。

初六日——是早，雲氣少，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隨街子歸人同逾嶺。旣晨殮，或有言宜卽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辭不去，而顧僕又以懨懨不能速隨，諸僧後，雖行，心爲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從此西曲。從其南岸隨之，又一里餘，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從其西崖傍山麓隨之，又北一里餘，有邨當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峽。半里，涉枯澗，乃躡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燁燁，如雲母堆疊，而黃映有光。時日色漸開，躡其上，如身在祥雲金粟中也。一上二里，逾其頂，望其西，又闢一界，有尖山獨聳，路出其間，乃望之而趨。西向漸下三里，抵塢中，有水自南峽中來，至此透塢東北去，其水不深而闊。路北數十家，倚河東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處木棉甚，有高一丈餘者，云兩三年不凋）有枯澗自西來，其中皆流沙沒足，兩傍俱迴崖亘壁，夾峙而來，底無滴水，而沙間白質皚皚，如嚴霜結沫，非鹽而從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則硝之類也。路當從澗底直入，諸僧之前驅者，誤從南坡躡嶺上。上一里，見其路愈南，而底尖在西，知其誤，乃與僧西北望澗底，攀崖下墜，一里，復循底西行。見壁崖上，懸金丸累累，如彈貫叢枝，一墜數百，攀視之，卽廣右所見「顛茄」也。志云：枝上有白漿，毒甚。土人鍊爲弩藥，著物立斃。

行湖北二里，其底轉自西北來路，乃從西南躡嶺。一里半，盤嶺頭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處開壑，灣環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見有水，半里，猶西坑入，見石峽中有水潺潺，其峽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峽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側，有窰如半匏，仰東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瀦水之靜而有常，不與流俱汨者也。涉細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爲坊者，上書「黔府官莊」。西下半里，有數家在坡北，其壑亦灣環而北。中有田廛數十畦，想卽石峽之上流，得水如線，遂開此畦，所謂「黔府莊田」是也。時諸僧未及攜滄，令其徒北向彝家覓火，余輩隨大道遶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書亦如前，則其西界也。從此西下，又涉一枯澗，遂西上嶺。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攜火至，而不得泉，莫能爲炊。上嶺二里，盤峽而西，又半里，轉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環窪中亦無水。余乃出所攜飯分啖之，隨坪稍南，半里，復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岡頭，以爲逾嶺矣，而不知其上乃東垂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遙。西尖又有南北二橫山，亘其兩頭，又自成一界焉。從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轉峽上，循而環之，又西北上，再涉峻嶺，二里，登岡頭，又以爲逾嶺矣，而其上猶東垂之脊也。又從脊西向行，於是脊兩旁，皆深墜成南北壑，壑壙空於下，脊端突起於外，西接橫亘之界，樹叢石錯，風影颯颯動人，疑是畏途。時肩擔者以涉峻難前，顧僕以體弱不進，余隨諸僧後，屢求其待之與俱，每至一嶺，輒坐待久之，比至，諸僧復前，彼二人復後，余心惴惴，既恐三人之欠遲於後，又恐諸僧之速去於前，屢前留之，又後促之，不勝惶迫，愈覺其上不已也。從脊行

三里，復從嶺西上，一里，遂陟橫亘南山之北巔，其巔與中突之尖，南北相對，上有石壘垣橫界，是爲元謀東界，大姚西界。卽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處也。路由其間，登巔之絕處，卽有盤石當頂，於是從南橫之巔，南向陟其脊，東瞰元謀，西瞰爐頭，兩界俱從巖底分塢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側漸墜成峽，石坎累累，尙無滴水。歷石坡直下，一里，抵峽中。峽西又有迴岡兩重，自東北而蟠向西南。於是涉峽盤岡，再逾坡兩里，共七里，乃西南下嶺。一里，始及其麓。其塢乃南北大開，中有溪界之。望見溪西有大聚落，是爲爐頭。時諸僧已饑，且日暮，急於問邸，遂投東麓下草廬家宿。

初七日——土人言自爐頭往獨木橋，路止四十里，不及官莊來三之一，余信之。時願僕奄奄，諸僧先飯而去，余候願僕同行。是早陰翳如昨。西望爐頭大邨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餘，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頗大，自南峽中來，渡之，北上崖，卽爐頭大邨也。其溪環邨之前，轉而北去。爐頭邨聚頗盛，皆瓦屋樓居，與元謀來諸邨迥別。其西復有山斜倚，循其東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東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塢。一里，又南涉坡而上。其坡自西而東突，與北坡東向，環成中塢，溪流北注於前，田塍環錯於內。陟南坡一里，見溪東又盤曲成田，倚東山爲塢。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橫涉之，登其西崖，則見所涉之北，其溪復自北來，有支流自北峽來者，小水也。從崖西行，已復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峽，有數家倚其南岡。從其中西行二里，北峽兩崖對竦，石突如門。其北崖石宇，有流環其腰，土人架木度流。

引之南崖，沸流懸度於上，亦奇境也。路循循南崖之腰，盤崖西下，又半里，則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門，東西又危坡夾壑，攬奇道險。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躡其南，則復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峯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環峽而出，支溪自其北壑而下。有岐西渡支溪，直躡西峯者，小路也。支溪之東崖，陟坡循峽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從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峽平行。一里，隨峽折而北，路緣壑，木叢路旁，幽篁深崖，令人有鳥道羊腸之想。一里餘，峽漸從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兩遇之，遂西涉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即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西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流，即會於岡前。緣岡北上一里，左右屬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嶺，峯隆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躡，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從其北峽中度而北，再起中峯，又亘爲此山一重，即從其北嶺環支而東，又亘爲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條支東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崖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崖，下瞰南峽之底，即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嶺崖最高處，西轉而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雨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即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邨在溪南，倚南山之坡。

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崖，從崖轉西；又一里，逾其西峭，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復開成塢。半里，路循豁北之山，又有邨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邨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峭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坳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東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邨。又西一里，忽塢陸間蹙輒爲壩，半里，遶大邨之前；又西半里，抵邨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甸邨。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邨倚山爲壩，邨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邨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邨西而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則大溪自南直塢其麓。乃逾堰東向，其麓爲水所囿，石崖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堰之西，上流渟洄，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鞏，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逾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橋昔是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幹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蕾朱，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

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逾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有寺當村之中，其門南向，其處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日——晨起寒甚。願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九日——出寺一里半，過口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自北來。）五里，孛乘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春。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哨。西下，二里，有岐轉北。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一里，轉北。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一里，轉而西下。一里，至春間。又西二里餘，乃下春。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狝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山下有村。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嶺。又半里，西南過新塢屯，又西半里，過新塢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初十日——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即姚安水從西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

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界也。從橋南上坡，有邨，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賴山哨。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頭，有岐，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峯路。逾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邨，由邨轉南溯溪行一里，度橋，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逾嶺東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二里，邨落傍溪左右，皆爲乾老邨——此定遠所屬。又東一里半，始傍西水南岸行。半里，東度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邨後，遂東上山，山半有岐，路從岐入峽，半里，度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蘿後有夢庵亭。後五里，碧峯庵。

十一日——待師未歸，看藏——宗景慧大師西方合論。

十二日——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曰梁樹，度其北，卽獐老邨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從邨西上嶺，一里半，逾嶺西行，嶺上半里，有岐從西南下，誤從坡上直西，半里，乃改從岐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岐，從西南者，倚東嶺平上，一里，南逾嶺，由嶺轉而西，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卽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邨在坡下，曰坡寺屯。於是從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繞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

上南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邨。轉南，隨西山東麓行，名息夷邨。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官家。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間。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僧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廂。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卽危峯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臨深箐，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

白塔尙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邨共五「海子」。

十三日——味爽起，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格香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西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東南轉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度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峯，復突其南，遂漸抵東山，則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庵。

青蓮碑記曰：東烟羅，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遠縣；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陞

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井。

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闊，直北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束，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中有小水，西自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透北峽之門而出，所謂青蛉川也。

十四日——飯於青蓮。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抵西麓，是爲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東半也——卽志所稱祥龜寺也。二里，逾頂下。其西環塢北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經；西南盤嶺者，大道也。盤嶺上，一里半，逾其頂，是爲當波院，而實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度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轉而西，二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嶺，二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深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湖水行。二里，飯於邨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入，是名觀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觀音室，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嶮峻。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星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逾三坡，下陟三峽，共九里，有邨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日——味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東。其東北人家曰尾直邨。稍西轉南，是爲龍馬箐。三里，有峭當湖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乃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邨當其西，是爲大大直邨。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嶺，北下陟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直邨。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湖中，小水，即西上嶺，甚峻。三里半，逾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逾其脊，此最高處也。東望烟蘿東界尖山在錢章關者，隱隱連妙峯；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爲孫家灣後山所隔，不可見。又西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焉，是爲老虎關哨。稍西下，半里，行坡間，一里半，是爲打金莊牌界。又西一里半，逾坡。又西上，一里半，是爲絕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脈自南天申堂後，直北分支來，東度老虎關而北。於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巔，從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透，又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東有小脊二重，內隔外有遠峯二抹西浮，不知爲點蒼，爲雞足也。於是西下，頗坦。五里，下至峽中，是爲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盤西山南峽入，一里，又躡坡而上。一里，凌其巔。一里半，稍下，平行嶺上。二里餘，西回下。有溪自西南來，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爲普昌河。西上坡，半里，爲巡司。半里，復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

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棚。

十六日——由普棚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爲金雞廟。又西二里，爲界坊，乃姚州小雲南界。又西行嶺上，五里，至水益哨，乃西北稍下。卽見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窩廠而下元江矣。乃隨北山，臨南峽西行，二里，山坑南墜，峽路隨西春過，有郵當春間，是爲水益鋪。蓋老龍自西南來，從此春北度，時爲一峯，其東南又折而南爲水益鋪，惟中央一線南流下元江云。鋪西北上有關帝廟，就而作記，聽願僕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隨大道西，二里，則嶺北山下，亦下墜成西向之峽。□□□□□□□□，峽北所起尖山，是爲青山，至是其西橫拖而去。於是循南峽之頂西行，二里，忽見路北墜峽西去，路由其峽南嶺脊行，於是與峽北之尖山，又對峽分流，西注雲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衛城南青華洞度東，又聳而南爲水目山，其南又東轉爲天華山，卽雲南川南兜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數起而爲沫潑東嶺，又東過公館而度水益鋪，北聳爲青山。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莊嶺望之，僅爲北尖峯，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卽從東南水益哨過脈，遂東南迤邐於天申宮南，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益哨鋪之南間，相去不過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嶺，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嶺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緣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於是遂出山之西

崖，見其西塢大開。於是直下五里，及麓，為沫滂鋪。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澗，而川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堰塘，堰稍北，復西十里，抵西山，下為小雲南驛宿。

十七日——味爽，餽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即海洱衛青海子之流也。是為練塘，邨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為溫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雨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溯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間。五里，抵西山麓，有邨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邨矣。西上逾一嶺，二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間茶花盛開。又二里餘，為水目寺。余誤從其南大路，幾逾嶺，遇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一又下，過普賢寺。又下，遇行李於靈光寺，遂置於寺中樓上（慧然）。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上新建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有塔。由其後上無影庵，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十八日——往無住處。午過微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

十九日——早，雨雪。無住苦留，因就火僵臥。上午，雨雪倏開。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邨。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邨。一里，越之，乃陟塢循東山北向行。五

里卽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與小雲南來之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盤之，或逾之，又五里，爲狗邨，鋪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路西過嶺，此白崖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減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顧僕亦至，出西門宿。

二十日——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邨。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邨在湖西，曰四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湖流入。五里，梁王邨。北八里，松子嶺。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慕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賓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鋪宿。

二十一日——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湖自西峽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西北連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坡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尙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令行李先去，余草記西崖上。望州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輪，溪至是始曲折濼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

三里半，逾東突之岡，則見有邨當其北麓，是名紅帽邨，溪自東南濳東突之岡，西轉而濳於邨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轉而西，於是歧分爲二，東北隨流遵大塢而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西北從小塢逾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鋪北望，以爲東界大山之北嶺卽雞足，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關滄江，至是始知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關滄江也。其東界大山，乃自梁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小塢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界尤屏互，與雷懸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亘天南，卽前海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卽松子哨度脊而北處也。從嶺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邨，在溪北岸，其流與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尙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二十二日——味爽，由江果邨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乃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升，惟恐其遲。盤嶺而北，一里半，見嶺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卽從牛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邨，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過塢中，邨後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頭，有井在石穴間，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逾岡陟峽。

蓋其山皆自南突北，瀕溪而止，溪東流濼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郵梭——此亦煉洞最東南郵也。又北二里，有郵夾道，有公館在郵頭，東北俯溪，是爲煉洞之中郵。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藝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郵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卽所謂龍潭也。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瀕於塘，土人浣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多，以爲入山之始焉。其郵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遂。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庵當嶺，是爲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筐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崖間。越其西，又北上逾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間。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逾岡之脊，是爲見佛台。由其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峽，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遍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轉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縮會處也。西一里，見有坊當道左，跨南山側，知其內有奧異。詢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須東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里，得危崖於松篁之間。崖間有洞，洞前有佛宇，門北

向，鑰不得入。乃從其西逾窰徑之棘以入，遍游洞閣中。又攀其西崖，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
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
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郛頗盛，北倚於山
是爲沙坵。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郛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
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岡兩旁皆澗水冷冷，喬松落落，北上盤岡
二里，有岐，東北者，隨峽。西北者，逾嶺。逾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潭之北，卽
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皆險峻，然不
見所謂龍潭也。逾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壑矣。時余期行李往大覺，遂
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二十三日——飯於大覺，卽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
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宏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
請移館，余以大覺逼周以足疾期，於是欲少須之。乃遠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任持者留點。此中
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闢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庵，皆其師
用周所造也。

二十四日——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宏辨安仁來顧，即懇移寓，遂同過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間而入。問仙陀純白何在？則方豎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即殷然以瘞骨事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宏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日——自悉檀北上，經無慮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甯福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即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崖爲界者；幻住西水，即與良一蘭陀寺夾塢之水，自上莘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即天香者，時中無人。入訊莘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崖沓藹間，當危崖之西。乃從其後躡崖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松，惟雜木繽紛，而疊路其間，又一景矣。數十曲，幾一里，東躡岡，即野愚廬，西緣崖度峽，即莘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崖，橫陟半里，有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靜室。時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又扃，知翁別有所過，莫可問，遂從其左上，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所寄書畀之，其徒曰：「恐再下無覓處，不若

留此代致也。』從之。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所棲也。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雲端，可稱幽爽，室中諸老宿俱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影空及釋漢壁慧心諸靜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靜侶，遂留余飯。飯後，見余攜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曾雲遊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從念佛堂下過，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龕在磐石上，入間道。從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即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遜，下圍成峽，而旂檀林之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旂檀嶺，即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即爲中支，而淑光首傳寺倚之，前度息陰軒，東轉而垂於大土閣者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過此嶺。嶺之西，石崖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雜沓，以慕師而來者衆也。師所棲真武閣，尚在後崖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之，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閣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躍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回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襪未穿，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襪垢二十年未滌。』方持襪示余，而男婦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轮番迭換。師與語言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崖後有路可躡，復攀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菴，適慧

心在，以返悉檀路遙，留余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首傳寺，暗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寂光一里，過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間，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從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抵其門，則前十方堂已早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日——晨起飯。宏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聞師入塔。」余甚喜。宏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沙內支，其腋間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脈自塔基分派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佛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佛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物，後隨披薙，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計。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聞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嶺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佛陀之師爲便。議遂定，靜聞是日入窆。

二十七日——……（有缺文）余見前路漸翳，而支間有迹，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攀陟，屢懸峻梯空，從崖石間作猴升。一里半，則兩崖前突，皆純石撐霄，拔竅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復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即爲橫巨大脊，披蓋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即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運輓，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凌

重崖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見，不若點頭峯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圍，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西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筭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如展旂東立；自北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嶺，東亘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峯南北峙爲兩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香木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峯，又其東出之支，非老幹矣。山後卽爲羅川，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賓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卽屬鄧川，而曹溪華首猶隸賓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滄浪之所轄，又以此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尙隔一鶴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漢壁、東旂檀嶺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趾北下鶴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崖雪痕皚皚，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遂壑而下者，獼猴梯出銅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束身峽出禮佛台從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獼猴梯在東南，由脊上，束身峽在西北，由壑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卽

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請絕頂不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台，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貌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蓬廬，語意大含譏諷。殿亭四圍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絕頂，與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尅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脈，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尅，將移師雞山，今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開雞之脈自麗來，不聞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尅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尙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按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惜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卽聞河南陝西二僧名，及抵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空，尙在經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正門，毋令從中出入也。南居多寶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煮火供果，爲余談其姪明空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日。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觀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後，即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間，指僂有張憲二碑，最長，獨不及錄。遺飯迦葉殿。乃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淪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豈卽向所謂捨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過一敵閣，乃南下束身峽。巨石雙迸，中啻成坑，路由中下，兩崖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草者，其草生於山脊。循捨身崖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遠庵西轉盤絕頂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元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圯。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究不能俯窺耳。其東南峽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香木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敝，不容無慨。臺之北，崖壁倒懸，磴道斬絕，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迸，若蒂斯啓，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崖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葉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下迸，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仍東過伏虎，循巖傍壁，盤其壑頂，仰視蠹屋，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躡屐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崖者一里餘，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蠹屋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崖平去，小徑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

逾一嘴，已盤繞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舊路，而東南底終無下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過八功德水，於是崖路逾逼仄，緣底緣嵌絕壁上，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昏昏冥冥，而莫斷其根。如懸一副萬仞蒼崖圖，而縱身其間，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崖勢上飛，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戶闕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幾。蓋卽絕頂觀海門下危崖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甃塔囊之，卽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十百千歲，以付彌勒者也。天臺王十岳（土性）憲副詩，偶鐫壁間，而倪按院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效響耶。鯨面耶，在東身書「石狀大奇」，在架梁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半里，蠹崖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扁其門曰傳燈寺，蓋卽絕頂東突，由獼猴梯下墜爲此，再下卽迦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脈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岐：由其北峽登寺後獼猴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轉，過華首門，上束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從來者，蓋寺北爲峽，寺西爲崖，寺後獼猴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崖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突踞峽中，有庵倚其上，是爲架梁石。余初不知其爲架梁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離披作兩壘痕，而上有圓孔，僧指其紋爲迦葉架梁，指其孔爲迦葉卓錫之跡，卽無遺跡，然其處迴崖外

繞，墜壑中盤，此石綴崖瞰壑，固自奇也。僧淪米花爲獻，甚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獼猴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以自然石級，有壘磴痕，可以啣趾，而痕間石芒齒齒，著足甚難。脊左瞰卽華首蟲崖之上，右瞰卽迦葉墜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窺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庵當其中，所謂兜率庵也，已半傾。其後卽絕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庵前峽復深墜。循庵橫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并鶴岫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迦葉寺、聖峯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間道。余時身隨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間也。下半里，爲仰高亭，在懸峽中，因圯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爲迦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迦葉殿，近因頂有新構，溪遂此爲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歧而下，其路峻而大。兩巧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寺南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有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從此北瞻西來寺，高級層崖之上，屏霞巨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林庵，則左右可溪合於前而隴。遂渡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逾中支之脊，從于佛閣前觀

街子街子者，惟隱底爲山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鑪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過西竺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餐後，知沈公（莘野乃翁）來叩，尙留待寺間。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甌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溫。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體，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凜於溫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日——飯於悉檀。同沈公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余市鞋，願僕市帽。遇大覺，周亦出遊，欲拉輿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類爲福甯寺。問道而出，猶不知爲幻住也。由其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良一師出迎。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迎葉事跡記也。」昔暨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曳之頂，將摩鐫新記，良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至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字，而前半篇在下。良一指壁間挂軸云：「此即其文，從碑磨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良一供齋，沈公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能竟，令願僕下取臥具。沈公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也。迨暮，錄猶未竟，願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陀禪榻。願僕傳宏辨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

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莘野至，相見甚感。同飢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較坦，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莘野廬前小靜室。半里，而入莘野樓，則沈公在，而莘野未還。沈公爲具食，莘野適至，遂燕其樓。父子躬執爨，煨芋，蔬，甚樂也。莘野懇令顧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大雅，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奇，而稱樓前以涉松連皮爲欄，製樸而雅，樓窗疎樞明淨。度除夕於萬峯深處，此一宵勝人間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輝燦，下垂，塢底火光，或近紛拏，皆朝山。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日——在雞山獅子林莘野靜室。是蚤天氣澄澈，旭日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隱空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方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不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間，翻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崖，崖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內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崖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匯方池一函，皆菖蒲茸茸。白雲折梅花浸其間，清冷映人心目。余攀危得之，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兩腋，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剝石得手，至今不絕，余益奇。

之後，蘭宗始徵其詳。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得其徵矣。龕前編柱爲欄，蒼翠環透，若短屏迴合，階前繡墩草，高員如壘，跏趺其上，蒲團錦茵，皆不如也。龕其陰，前結松棚，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一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淪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間，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磴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龕禮懺司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樸，何以有此？乃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扁。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即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崖無路，其前則旋崖層疊，路宛轉循之，就崖成台，倚樹爲磴，山光懸透，真如躡鶯嶺而上也。龕前一突石宮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遠筆。（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扁。蓋皆白雲禮懺諸靜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愚室，猶未返。因循其東攀東峽，其峽自頂下墜，若與九重崖爲分野者。頂上危巖疊疊，峽東百巖一支，南向而下，卽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東卽九重崖靜室，而隔此峽障不可見。余昔自一軒野登頂，從其東攀巖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攀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墮壑崩懸，計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廉泉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元明精舍，往從之。元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靜室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翳映，俱不能覺，今從蘭宗之往。

指點得之，則小閣極疎，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爲野愚筆。）諸靜侶方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既仄，野愚輩乃上探白雲，余乃下憩莘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并古德遺跡，日暮不能竟。

初二日——飯於莘野。卽再過蘭宗，欲覓所徵，而蘭宗不在。愛元明雨花閣精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筇西一里，過望台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旃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壑爲塢，諸靜室綴之，層累而下，是爲旃檀嶺。先是，難山靜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崖，而是嶺在獅林羅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窟，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臺嶺，西爲旃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崖自嶺脊分隕南下，旣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菴，又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綰轂云。逾望臺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壑而西，三里，又盤嶺而南，北轉一里，北崖皆插天盤雲，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旃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褶者，幻空師結庵處也，眞武閣倚壁足。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筇爲籬，點石爲台，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

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返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榻間。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栖，而無路達西來寺，必仍下碧雲。由山門西盤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則陝西僧明空所結菴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風翻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幙霞標，屏擁天際，巍峭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潄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間，匯此一脈，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鑿，俱遙引之西峽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嵯峒，僧悉以遊騎墮駐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恨。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崖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既飯，復自寺前循崖而去，二里，崖盡而爲峽，卽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頂經此下，遂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岐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寺迴眺崖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不揮其腕，以補斯末竟，然其上崖石雖飛嵌空懸，皆如華首之類，無

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游檀，仍入獅林，至白雲龕下，尋元明精舍，誤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檀法眷）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辛野，棋已暮矣。

初三日——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來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盒具餐，遍微山中故迹。旣午，有念誠師造其廬，亦欲邀過一飯，蘭宗乃輟所炊，同余過念誠。路經珠簾翠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崖傍峽而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飛懸，垂空瀉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牽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卷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綉綵鋪絨，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瓊枝瑤榦，連幄成陰，雜花成綵。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圓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之，字曲半里，又入義軒廬。軒義大覺之派，新構靜室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卽野愚所栖，是爲東支。辛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元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西支。而珠簾之崖，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最上爲念佛堂——卽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

間徑轉崖分，綴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成境界，正如巨蓮一朵，瓣分子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而南向之，宇下一里餘，過天香禪室，天香幻住菴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覺華野廬，首過此間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菴，其西即蘭陀寺也，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二水始合，渡之，即爲大乘菴，由澗南東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復逾澗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菴，其下即爲小龍潭，五花菴，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崗隴間隔。復逾澗南過迎祥寺，乃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陀東來，至迎祥潭，而東橫亘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黑龍潭於內，爲悉檀第一重案，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潭，其水則界旂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脈遂止於此焉。於是又北逾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宏辨諸上人相見，若并州故鄉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攜之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春色愈淺而繁，後之桃壓更新而豔，五日之間，芳菲乃爾，賸春色之來天地，益感浮雲之變古今也。

初四日——飯於悉檀，即攜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竺之前，逾澗而南，即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誤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季從此來，顧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即逾香，香甚水而不。香南即瀑布所下之峽，香北即石橋所下之澗，香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爲牟尼菴，於大士閣者也。香南大路，從東南循嶺，觀瀑亭倚之，瀑布從

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崖瞰瀑布，從玉龍閣下墮，墜崖懸練，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簞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崖墮雪，下嵌九地，兼之霧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間。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曇花亭上來也。時余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相處，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墮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但覺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閣爲楊冷然師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第所建，有一碑臥樓板，偃踞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逾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十，齒德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快快。師留餐於東軒。軒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甚奇。卽疑雖管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況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崖高三丈餘，水從崖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雁宕小龍湫下，昔有雙劍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斫竅，而水不湧起，是氣洩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于秣陵，見洪武門一肆，盆中

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圓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類也。既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周東軒同餐，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暝色將合，攜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日——暫憩悉檀寺。辛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林是日，遂不及出。

初六日——悉檀四長老飯後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遇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躡峻二里，而登辛野樓，則白雲翠月，元明諸靜侶，皆在。進餐後，遂同四長老遍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間，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過元明，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藥，傳茶實。（茶實大如芡實，中有肉，白如榛，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即吾地之茗實，而此獨可食。聞咸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間有油者，棘口。）過極靜廬，預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辛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乃由幻往前下坡，四里，歸悉檀。

初七日——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柬來招，余將赴之，適良一蘭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由摩尼

寺至，復吾鶴慶人，以庠士爲本無高徒，今主摩尼，間歸本刹，乃四長老之兄行也。有子，現在鶴慶。野
懃師又至，遂共齋本刹。下午，野懃闍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遂乘間往淑光
錄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還悉檀宿。

初八日——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
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龍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
左右前後諸水，俱由出此。路由嶺嶺南度。余同宏辨、辛野，特西探其嶺，隔峽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
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爲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際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聞壑骨處，乃登拜之。又
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東
龍潭諸水，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即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
支也。其脈自絕頂東互，屏立空中，爲羅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重崖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墜，而止於大
士閣，東支由九重崖東南，環爲此嶺，谷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
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其勢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峭如馬鞍，故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大覺四
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淨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遙顧此峯尤奇，
以爲焉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八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晤宏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

盤何在？則正指此山也。時尙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也。人謂雞山前申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令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較低，蓋虎砂正欲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下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舉，虎砂也，而卽以爲前案，東支天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間，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坳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剝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則浮之空中便交通，皆所謂顛倒造化也。）由坳東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開大洋，分支環抱，又成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其二里，登詣本無塔，塔偉甚，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則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靜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餽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莘野諸後裔俱集。若闍宗長一，則本公雁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攜祭品往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閣，下午返過塔盤，叩仙陀，謝其祭靜閣也。

初九日——晨餐，余卽攜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

攝處，額爲僉憲馮元成（時可）所書。（筇竹軒，亦曰息陰，以本無從筇竹披刺也。）其前有三岐：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後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慰林而上聖峯，或陟西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轉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崖之上，則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闕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嶺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菴，嘿菴，真語所建，傳衣大機禪師之友也。又南爲淨宇，徹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彌陀，圓通八角三菴，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剝矣。八角開剝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功，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具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標所題古松詩，止署曰「白岳」。古松當坊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五鬣也。山間巨松皆五鬣，聳幹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大者，遂以糾拏見奇。幹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侔於幹，其第又倒垂斜擡，尾大不掉，幹幾分裂。今築台擁幹，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自中躍起，或自巔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臺鸞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虬龍」，爲王元翰聚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運用，不免疊牀之病，何不以「聲」字易「濤」字乎？寺昔爲圓信菴，嘉靖間，李中谿元陽爲大機禪師宏創成寺，其徒印

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穰，萬歷辛丑元日，燬於火，法界復興，鼎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止菴，一病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浙米，乃去，飯於淨雲僧覺心處，遂入參寺中，入其西藏經閣，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澗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於上者，亦傳衣之裔僧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心，又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菜畦，則猶傳衣之蔬圃也，峽中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臺疊棟，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敞，乃萬歷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選老僧拙忠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慇懃款曲，問之，乃拙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宇當事，昨野恩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宇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長，許之，令願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日——晨起盥櫛，而願僕至，言宏辨師遣僧往麗江已行，蓋爲余前茅者，余乃候飯，即從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菴踞其上，曰牟尼菴，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菴後即觀瀑亭，迴瞰瀑布，真有觀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嘗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轉東，其西有二流交會，即瀑布之上流也，自羅漢壁東南

下，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一支，其上爲慧林菴，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峯白雲寺所倚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圃南湖之西上，一里半，漸逾支脊。其南復有一湖，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湖北湖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頽。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護，宜其然也。由塚西復下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至此而與北湖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發源東下，經毘盧寺北，至此而與南湖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湖，有二岐：隨湖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湖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湖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湖上，乃華嚴藉爲下流之鑰也。度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崖而峙，地勢迥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曾無北拱者，惟此寺迴首返照，北大山諸林刹，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傅衣伯仲。嘉靖間，南都古德目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歷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直達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湖上，卽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躡岡半里，旋岡脊，過毘盧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踞岡。寺北有湖東下，卽前所涉之北湖也。又由其南崖，溯湖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脊，是爲法照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北東

轉管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亘於華嚴之前者，也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岡相夾，無住菴倚之，卽下爲覆瓿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履白路，直北逾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峯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之而，於是南捨法照，北遠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閼，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行人，隨一桃花簪邨戾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躡墜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見香木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簪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照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崖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簪，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簪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嘗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今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壓壑底，以爲光從窅闕中上騰，乃黯栖鴉伏之窟，及至而猶然在萬壑盤拱之上，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拓甚闊，其間雖有翠紋烟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辨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常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爲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則雖山雖不乏層崖，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觀，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狎狎之狀，恍與烟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

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擊下削，構亭於上，蔣賓川題曰「四壁無然」。其北面正可仰瞻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翳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間，陝西僧圓惺所構。萬歷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鑄之，然鑄字不能無訛。其後嗣歸空，更建毘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界之青蚨，乃斲竹爲炬，爇蔬爲供。既飯，東遵大道，一里逾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陔之上，得分岐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嶺北上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嶺，數曲而至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剎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殿也。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崖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羅李二先生游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同爲司道游此。）又上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歷間按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頽，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此。風撼兩崖間，寒凜倍於他處，文字冗，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綠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未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寺前，見有岐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聖峯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峽中，隨壑下，蓋綠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壑東下趨補處，著爲間道。下二里，過補處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峯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

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爲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行南澗之上，二里，則慧林庵踞坡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即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而行中東二支盤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日——飯後，覺左足趾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從之。宏辨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頌，老子元覽，碧雲山房稿）宏辨更以紙帖墨刻（本公所勸）相界，且言逼周師以青蚨相贖，余作東謝之。甫令願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路過持來，余始納之筒。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粟差小，而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麩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間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者，花朵大二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重牡丹，悉檀無山茶而多牡丹，

元宵前，蕊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日——四長老期上九重崖，赴一禱軒供。（一禱軒爲本公所建，守僧歲支寺中粟百石，故每歲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宏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箐，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陟峽而逾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東道，其路甚峻，卽余前所上者。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香木坪一帶，積雪皑皑，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徹，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矣。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衆靜侶先上一禱軒，而獨往探之。師爲河南人，至山卽棲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從九重崖登頂，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棲，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笈有敍，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重崖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鼎足矣。坐少定，一禱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旣而雪霏，師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禱軒。崖中靜主大定拙明輩，皆供餐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四長老以騎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菴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日——晨起飯卽以楊趙州書畧顧僕，令往致楊君。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日——早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菱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十五日——余以嗽故，臥遲遲，午方起。日中雲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燈臥，宏辨諸長老遊過西樓觀燈。燈乃闔中紗圍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挂樹間，或浮水面，皆有熒熒明星意。樓下採青松毛，鋪藉爲茵，席去桌跌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爲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坐諸靜侶環坐滿室，而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西滇南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旅魂無異，爲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魄矣。

十六日——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日——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日——濃雲密布。旣而開霽。薄暮，顧僕返自趙州。

十九日——飯後，晴霽殊甚。遂移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上，看卽迎祥寺。從其南上，土後半里，爲石鐘寺，又後爲圓通極樂二菴。極樂之右，卽西竺，西竺之後，卽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路，已在

西竺之上，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即大覺寺。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即彼岸橋，下流即息陰軒，已爲中支之脊矣。從軒左北上，過觀音閣，爲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同登」。其水從望台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間者，龍華至此，又一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菴。脊之東腋，爲寂光；脊之西腋，爲首傳。僧淨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盤一嘴，東覷一菴，桃花嬌然，松影歷亂，趨之，即積行菴也。其菴在水月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後乃從菴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遂中支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煙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旂檀嶺。嶺從峽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稍帶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爲鬱攸所焚，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點茶，稠疊久之。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旂檀嶺脊而西南行，經煙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即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即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慈處會之，前曾過悉檀來叩，故入叩之。方禪誦會燈菴，其徒供茶而去。後即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

印雪樓前，又西循諸絕壁行一里，爲一眞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崖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崖腳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唵鶴」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岐，由其上涉溜半里，過元武廟。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圯無居人。又上一里，叩銅佛殿，入而棲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日——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架梁石上，念猢猻梯前已躡之，登其崖端而下，東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寬無偏。乃從寺右循崖西行，遂過華首門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間，止通一綫，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崖卽其端，而莫能竟也。共西一里，有岐懸崖側，余以爲下放光道，又念層崖間何能垂墜，下少下，有水出崖側樹根間，剝木盛之，是爲八功德水，剝木之外無餘地，水卽飛灑重崖，細不能見也。路盡仍上，卽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崖間，一河南僧習靜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爲曹溪菴，菴止三楹，倚崖，門扁無人。其水較八功德稍大。其後危崖，稍前抱如袂。余攀石直躋崖下，東望右崖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圓若臬，錐而北並崖頂，若卽若離，移步他轉，卽爲崖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盡其離合之妙，而惜乎舊會累址，今

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雞山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真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束身峽下，轉而南，過伏虎菴，又南過禮佛菴，共一里，再登禮佛台。台南懸桃花箐過脈之上，正與香木坪夾箐相對，西俯桃花箐，東俯放光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台端墜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聳石攢隙成台，其下皆危崖萬仞，棧木以通，即所謂太子過元關也。過棧，即台後禮佛龕。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雖同，然前則香客駢趾，今則諸菴俱扃，寂無一人，覺身與灑靈，同其游衍而已。棧西沿崖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過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菴，由束身峽上，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蓋文殊堂春處乃脊之咽，從東復聳而起者，即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聳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茸，雪痕連亘，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距也。其橫亘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路爲羅漢壁，旃檀嶺，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峯，環爲九重崖之脊，皆遜迤如屏，於是掉尾而南轉，墜爲塔基馬鞍嶺，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衝；皆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

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邱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鶴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是爲鶴慶鄧州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州太和界。抵海東隅，於是正支則遼海南而南，爲青山太。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東隅，北特爲香木坪之山，從桃花塢北度，是爲賓川鄧州界。是雞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雲痕皴皴，卽腰龍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地，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獨瀟瀟，如浮盃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衆壑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謂捨身崖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束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崖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墜咽上其巔也。余攀躡從之，願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住，其徒以菘豆粥芝麻鹽爲餉。余再錄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峭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在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處，亦幽峻之奧區也。其

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不及入迎葉前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扁，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獼猴梗，遇一人，乃悉檀僧，來候余者，以麗江有使來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洞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間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道中支三里，叩息陰軒門。出火炬爲導。又一里餘，逾瀑布東背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宏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柬來至，相與期遲一日行。

二十一日——余約束行李爲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爲山頂游。將午，復吾邀題七松冊子。宏辨又磨石令其徒雞仙書靜聞碑。

二十二日——晨餐後，宏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藏經聖諭，僧留茶，不暇驟而出。問：「盤陀石靜室者，僧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後層崖，并華首上下，合而爲一，所謂九重崖者，必指此而名，聞山後人但知爲華首，竟九重故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陵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躡蹻而上。又一里餘，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簷也。脊

有兩坊，俱標爲「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台眺之，直似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茅舍夾道，爲前歲底湖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爲畏途。其前分歧西南者，爲鄧川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江者，遵之迤邐下二里，有菴當路北山下，曰金花菴。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巔，嚙西，其坡始西懸而下，路遵之。四里，有邨在南山塢間，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這請和光橋也。雞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於大石頭者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衛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塢分爲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色襲人者，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邨耳。邨北有溪，西自千戶房來，卽南衙河底之水。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邨在溪北山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邨在溪北懸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

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山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南北，當山之東北，其塢遙達，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衝，十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嶺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洶沙煎銀者）。乃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逾過嶺，於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即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邨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鶴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日——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又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爲南衝道，腰龍洞在焉；北向逾嶺者，爲北衝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行李同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地名，大道托宿處）。余同顧僕策杖攜傘，遂分道從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岐緣南筭而去，余惑之，候驅驢者至，問之，曰：「余亦往南衝者，大路從此西逾嶺下，約十里。」余問南歧何路？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筭夾崖間者是。然此岐險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即從此夾逾南坳，亦達南衝，與此路由中坳者同也。」余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由岐南行，里許，轉入夾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卽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束身焉。登峽上，

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龕，若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洞皆不甚深，猶依之爲殿。左爲眞武閣，又左爲觀音龕，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崖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余爲再啜兩盃。見龕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跳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卽南峭道，而崖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卽轉崖左西南上，仰見上崖復懸亘，而中呀然有歧，細若蟲跡。攀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磴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藥龕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蘿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綯高捲之幘，障之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卽二僧結庵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崖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峭東出，由坪而墜於崖之右，又分而交灤梓塍，墜於崖之左，崖當其中，灌靈滌竅，遂成異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湖之一里，瀾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澗，絕無水痕，又湖枯澗北行半里，遂窮茅翳，蓋其瀾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躡嶺，攀崖躡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歧，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銜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嶺有人語聲，乃踞蹶攀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

仍東下山，折而北，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川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邨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壩，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關，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亘，以北峭東陰爲峽口，其南卽中所屯塢。塢亦南北亘，以江陰邨爲峽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亘，以羅武邨爲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闊。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燁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旁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底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墜罅，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聳而東削，甃以爲台，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瀦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異。亟由橋返級，穿橋下，緣台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闊約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淳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滍澈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甯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爲腰龍，而文之者，額其寺爲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圓如石城，水灑三面如珉，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瑩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

登前樓，則前楹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肩輿不施。仍一里餘，下至南衙，間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當北衙之南，門東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轟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盤折而東，共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衙，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爲河底，蓋卽羅川之上渡，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脈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登，右崖左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塹山頭，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余入亭飯，一僧以新淪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也，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卽熱水也。既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鶴慶南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於河底之西者爲魯擺，由七坪東度，分支南下，卽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蓋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爲中壑之

岩，脊懸西峽東窪之間，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卽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當路，脊西有卮落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春，尙去松檜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者。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當北峽之口，曰金井邨，始悟前之下窪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也。隘口桃花夾邨，嫣然若笑。由邨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乃東行嶺脊，脊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梵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齒蒼之擊空也。蓋西山屏亘甚高，東峯雜沓而起，日啣西山，反射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尙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鶴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晚照，卽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湖，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卮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者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日——味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望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漸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坡，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

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邨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聚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爲三莊。河底邨，邨北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邨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邨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即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亘，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卽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漾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漾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無縱出，於是自峯頂之麓，北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揭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偈多尊者，修道東山峯頂，以鶴川一帶俱水匯成海，無所遁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瓢還，乃可得，不然，須更努力也。」師未信，攜瓢棄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潛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止，用杖戮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零八，隨珠數也。今土人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一統志作囓，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河底橋，卽逾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也。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同東向，隨溪行，龍珠山

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險甚，而夾溪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踏東北
逾龍珠支嶺，南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即合併出穴之水
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其高，水穴在重崖
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顧僕墜壑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
東，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礮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落，堆疊礮中，水從石隙，泛溢
交湧。余坐大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雪躍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迂從
舊道，一里餘，迂上，既近，復攀石亂躍，又半里，登大道，穿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
也。於是半里，上攢石間，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漾共江，絡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
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遙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邵塘關所踞，漾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
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卽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
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丈餘，隔之，東來之漾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俱
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從崖下遇一穴，輒旋穴下灌，如墜甕口，其聲鳴鳴，每穴遮者丈餘，近
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卮當平岡間，是曰甸尾卮，擔
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卽河底橋北上踰嶺者。於是循西山

又北五里爲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鶴川橋，蓋鶴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橋北有岐，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鋪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廬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旬尾至此，邨落散布，廬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間。其西卽爲朝霞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于滇中，亦麗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邨。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湍，乃自西而東下，漾共江者。時所行路，嘗甸場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邨廬倚之，自此橋之北，磬路石皆齒齒如編，礮石嵌趾，舉步爲艱。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邨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元洞，甚妙，下水出龍潭。又北有黑龍潭。若沿西山行，卽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二十五日——味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邨，邨廬亦盛。甸頭之邨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氏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

而抵馮密，乃沿高岡之南，而東注漾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爲界。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崖畔，卽青元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又字交，是爲三分黃泥岡。其西南腋中，松連箐墜，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邨倚其下，其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爲哨房，四五家當岡而踞，已至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搗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數家倚西山，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邨。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者，麗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諸稱。）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邵塘關在北山上，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間西北上。一里，逾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枯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互，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漾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崖直，又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

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闔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州守，從天朝遷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至，亦俱出迎於此，無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間者二里，始轉而北。二里，過沐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岡南陟其上，是爲東圓里。北行嶺頭，行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曠大開，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下，曰三生橋。過橋，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曠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雲霧其頂，雲氣鬱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爲文筆者也。路北一脊，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水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共五里，有柳徑抱，登立田間，爲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瀦流而東，水北卽象眠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瀦坡帶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也別姓者。其子卽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郡，今以居積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禮，余不能沾唇也。時纔過午，通事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萬字橋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

泄於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夕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橋兀立，與象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後卽關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署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後暮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經，師返則夜郎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鑽獨盛，宜其富冠諸郡云。

二十六日——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本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往解脫林，候見，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日——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之半，蓋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諸刹之冠也。）

二十九日——晨起，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始過西橋，由郡署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近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瀟瀟，有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脈也。）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崖脚院。其處居廡交集，屋角

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湖自西山峽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卽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卽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憇止其間。通事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嘗入都上疏，曾見陳芝台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禮也。敍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己卯二月初一日——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蠟（十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飯，（銀盃二兩，綠縐紗一疋）大簾八十品，羅列甚遙，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所棲林南淨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蠟易所侑綠縐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濼溪墨序。

初三日——余以敍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饋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過於髮，千條萬縷，合揉爲一，以細麵拌之，合

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濛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政，其所書洪武體，雖其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疊顛倒者亦甚。余略爲標正，具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晚，乃以其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一日——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饋酒果，有生雞大如鴉，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圓，蓋肥之極也。余愛之，命願僕醃爲臘雞。

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屏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屏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即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亦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清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台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堂，極其宏麗。內置萬歷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廡中。兩廡之

甫有圓殿，以茅爲頂，而中實磚盤。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列，甚得清淨之意。其前，卽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圓閣一座，而上啓層窗。閣前有三楹，雕窗文楹，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扃而不開。其前卽設宴之所也。其淨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環垣，僅及肩，然喬松連幘，頗饒烟霞之氣。聞由此而上，有拱壽台、獅子崖，以迫於校驪，俱不及登。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妄，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覈已完，聞有古岡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嶺羅，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凝雪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爲首者有神異，手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士人言，有貴人至，士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味爽，大把事齋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饋以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爲烹滌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遂折而東下，甚峻。三里，至其麓。路北有湖，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半里，

有木橋渡湖，西北逾山爲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轉而東，是爲崖脚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漾於天桃素李之間。宿雨含紅，朝煙帶綠，獨騎穿林，風雨凄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窪地在邨廬間，中涵無水，尙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雲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流湖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里和邨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營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遶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迴峙，雄闌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主，所以黃峯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峯左脈，南下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峯擁其後。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酢，衝雨而至，以余尙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

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銘文，併索余書，將令人往省遊。吳方生考：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其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尙有人乎？」余謂：「人品其難。陳董芳躅，後來亦未見其繼，卽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備，而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成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死生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尙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艱於行，萬萬毋以不賞蹈不測。蓋亦其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獠羅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斲。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

是方極畏出豆。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豆者，卽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於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襲那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尙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鶴慶）者，俱出過。公令第四也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把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褥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并懇明日爲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獲復魏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燕燕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豆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其地土人，皆爲麼麼。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卽爲古宗。古宗之北，卽爲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

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巖，高闊皆三丈，崖石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崖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昔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日——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

柳兩三株，在路右墜間，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卽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卽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逾脊渡江，卽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阿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圓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濊，其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鶴慶。其東下者爲邱塘崗，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鶴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看良，而南則登坡矣。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關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而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郁廬，就窪傍坎，桃花柳色，悉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自西而東，於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唧唧語，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巨石獅，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棚於西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迤西

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桌，坐定，卽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佩服。」余領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爲其子斧正書。後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候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萎葢，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尙未全舒，止數十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作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欸，恢有紅氈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作，悉不失其節。爲余言北崖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四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豆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鶴慶爲便。」餚味中有柔豬鬣牛舌，俱爲余言之，縷縷可聽。（柔豬乃五六觔小豬，以米飯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鬣牛舌似豬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爲余言其地多鬣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鬣牛銀爲稅。蓋鶴慶以北多鬣牛，順

甯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鬻象也。抵暮乃歇。二把事領余支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爲劄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卮侯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日——味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近午矣。覓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踞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潑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爲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卽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衝。出關，辭通事以騎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麓峯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復下坡，西南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左復起石山，與西山對夾，路行其中。二里，跨脊南下，脊右在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爲巖業。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一里，其支復東突，再南踰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臺嵌空成門，返步探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

山而南，一里餘，三四家倚西山下，於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鑿爲田，邨之前，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盤渠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人民頗盛。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邨，乃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坡脊，是爲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分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鶴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瑪密，其下已屬鶴慶，脊東盤亘處，南下瑪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賞依東脊，南向漸下，六里而至瑪密，日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會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夫，余炊飯其家，欲往青元洞，陳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同東陟塢塍，蓋此塢即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遜若逗，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即與漾共江遇，溯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溯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闢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爲擎架峯，正西與瑪密後堆殺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

余勸其勿遷，惟來脈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墓右，環流於前，是卽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渡江，共三里，遠寓，隨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陳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日——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旣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貴，遂行。余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貰酒。從其居之西陟一澗，旣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已逼堆殺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度，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東南下腋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闢門，其上迴崖突兀，卽青元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躡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闕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間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屏，旣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乃令擔人秉炬前，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躋，旣登一崖，其上夾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爲通別竇矣，再前諦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

下，乃伏而窮之，數丈，愈險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遙透處也。向明東踏，左審右顧，石雖蜿蜒，而崖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後崖，亦錄其詩。價淪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雷門，猶未全放也。是洞前後分岐竅，前之響映透漏，後之層疊哈峴，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擔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黑泥岡西下，不然，亦須從馮密梭湖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北峽爲黑龍潭，此下爲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潭，其勝如一軌，不煩兩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即平岡之脊，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從中溢於潭，乃橫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門，水分瀼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縈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轟，分流行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其辨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空洞。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崖對夾如門，上下逼透，其中亦有路緣之上。羅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曠，鶴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後，猶歷參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

傳衣寺

古聞信菴。古德大機禪師創建。中谿李先斗護法。後嗣映光禪師宏建。同祿後，映光後嗣法界重建，即今覺悟住持。旁邊八角菴、圓通菴、慈聖菴、雷雲寺、靜雲菴、淨土菴、開化菴、九蓮寺、報恩寺、白石菴。

萬松菴

萬歷間，古德中泉禪師創建。後嗣離微禪師重修，現在。

古迦葉殿

羅漢壁靜室。西師，印宗禪師，幻空禪師。

獅子林靜室。蘭宗禪師，大力禪師。

大靜室。野愚禪師。

旃檀嶺靜室。克心禪師。

九重崖靜室。本無禪師。大定禪師。開聖禪師。

各刹碑記

止止菴記

賓州知州黃崗廖自伸記。萬歷三十二年。

又止止菴記

荆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盛馨御史
郡人李元陽記。嘉靖三十八年。

傳衣寺記

長蘆運使鄒人阮尙賓
記。萬曆甲辰。

鼎建大士閣三摩禪寺記

知賓州廖自伸
記。萬曆丙午。

重建放光寺銅碑

李元陽記。

仰高亭記

柱史周茂相記。
萬曆三十五年。

寂光寺傳衣法嗣紀略

雲洱舉人孫啓祚
撰。崇禎九年。

西竺寺碑記

進士陶崧撰。
萬曆戊午。

寂光寺用周禪師道行碑記

御史昆明傅宗龍
撰。萬曆己未。

麗江紀略【附】

麗江名山，牯岡羣果，俱與獵羅相近（東北界）。胡股必烈，俱麗江北界番名。甲戌歲，先有必烈部下管應大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竊爲害。其北胡股販商，與西北大寶法王之道，皆爲其所中阻。乙亥秋，麗江出兵往討之，彼先以卑辭驕其師，又托言遠遁，麗人信之，遂乘懈返興，麗帥大敗。麗自先世雄視南服，所往必克，而忽爲所創，國人大憤，而未能報也。

法王緣起【附】

吐蕃國有法王人王。人王主兵革，初有四，今併一。法王主佛教，亦有二人。王以土地養法王，而不知有中國，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與二法王更相爲師弟。大法王將沒，即先語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抱奉歸養爲大法王而傳之道。其抱歸時，雖年甚幼，而前生所遺事，如探環穴中，歷歷不爽。二法王沒，亦先語於大法王，而往覓與抱歸傳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遙絕，若祇借爲萌芽，而果則不易也。大與二亦祇互爲淵源，而位則不更也。

庚戌年，二法王曾至麗江，遂至雞足。

大寶法王於嘉靖間，朝京師，參五臺。

麗江北至必烈界，幾兩月程。又兩月，西北至大寶法王。

江源考〔續附〕（諸本作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潮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南自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江，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徙多河），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甯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佛經謂之苑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敘，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峒間，水陸俱莫能溯，（在敘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

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彼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轉，卽此江，乃佛經所謂娑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卽王靖遠征麓川，緬人恃以爲險者，乃佛經所謂信度河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滙，尙不悉其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爲源與否也？（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艦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利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瀕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洋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俱另有說），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善定、度貴、益郡、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

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筆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時爲浙嶺（徽浙界）黃山（徽甯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時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鑰鎖，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鑰鎖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陳體靜曰：此考原本已失，茲從本邑馮志中錄出，非全文也。前人謂其書數萬言，今所存者僅千有餘言而已。考內「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下注云：「俱另有說」其說必甚長，乃一概刪去，殊爲可惜。